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蛟索缚龙

(上)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上百万人口的开封府城，乱轰轰地实在令人受不了，又脏又乱的街道，满城烟尘弥漫，到处都是垃圾，牛马粪臭、羊膻、汗臭、粪尿臭——

即使是王府大街一也同样脏乱不堪，这就是中原第一名城。

两年前，周王殿下曾经一怒之下，要求知府大人封城，禁止外地的人迁入，甚至勒令最近三年在府城侨籍的人，立即遣返原居地，以减少人口的压力。

可是，行不通，天灾人祸频传。

仅从附近府州逃荒而来的灾民，已超过甘万，城外来本的禁建区，已形成拥挤杂乱的市街、假使封城迁侨，不闹民变才是怪事。

四乡群盗出没，治安更差。

勇悍的人，成了各种行业人士争取的对象。

尤其是商旅，极需大量的保镖打手人才，以保障旅途的安全，武功高强的人最为吃香。

称雄道霸的豪强扩展地盘，城狐社鼠聚众结夥。

开封本来没有两家镖局，最近五、六年来，具有实力的镖局已增至六家之多。没亮旗号的小型流水镖局，更是无法计算，保暗镖的单帮客也生意兴隆。

真正信誉卓著的镖局有四家：中州、四海、威远、振武。

这四家镖局的人才济济，镖师都是名号响亮的高手，但每年仍得在阴沟里翻船。赔上几笔有份量的镖。

所以所赚的刀口钱，反而没有那些小镖局赚得多。

总之，乱象已显，挺而走险的人多，讨刀口食生意兴隆，但凶险也相对倍增。

中州与四海两家镖局，已经不再保大宗的红货，因为红货(暗镖)的风险太大，镖一丢就成了赔的定局。

他们宁可少赚些，派出大批人手保不怎么值钱的货物，保人的镖概不考虑。

出动的人手多，利润反而减少，这年头，任何一种行业的生意都不怎么做。

中州镖局正为了有经验的人愈来愈少而发愁，偏偏在镖局当了四年掌鞭，跑遍东西南北的老手姜步虚姜大掌鞭，突然辞职返乡，闹了个愁上加愁。

掌鞭不是镖师，只负责管车，假使途中碰上劫镖的强梁，掌鞭、车夫、骡夫、肩夫、按规矩不能参加打斗，劫镖人也按规矩不能伤害这种人。

但这些人如果逞强硬出头，那就一视同仁，三刀六眼一起算了。

姜步虚十九岁就替中州镖局赶车，高大魁梧孔武有力，赶车的技术呱呱叫，经验丰富机警绝伦，他那根丈八赶车的长杆鞭，具有外门兵刃虬龙棒的威力。

因此在漫长的赶车生涯，十余次大规模的劫镖事故中，没有任何一个毛贼或高手，能接近他的车，更不用想劫他的货了。

在开封城里，江湖行业的人提起中州镖局的姜大掌鞭，多少有些印象，

但谁也没有把他当成人物。

赶车的人物，那配称人物？

傍晚时分，器宇轩昂的姜步虚，提了一只大包裹，那是他的全部家当，混了四年，全部家当也只有这么多，混，当然不可能发财。

他出现在大相国寺，他在这里租了一间房，辞了工，顺便把家当带回来。

大相国寺目下叫崇法寺，但本城的人仍然称旧名，大相国寺比崇法寺响亮得多。

大相国寺位于大南门内。

其实，假使把汴故宫与周王府隔开，那么，将大相国寺作为府城的中心点，不算离谱，所以也是府城的精华区，也是最脏乱的中心。

每月开放五次，开放时香火鼎盛，万头钻动，成为全城最热闹的地方，附近的街巷店铺生意兴隆；

今天不是开放日，但街巷中仍然市况不差，逛街的人摩肩接踵。

天气这么炎热，走在大街上实在令人快活不起来，一股薰臭味与热气，把人的火气逼得更旺。

杂乱人多，是非也多。

这附近一带，本来就是牛鬼蛇神的猎食场。

他左手提了包裹，踏入寺右的大街，再往西，便是府衙所在地。

行人众多，谁也不理会旁人的事。

刚接近他租屋的小街口，对面站在屋檐下的两名青衣大汉，突然举步接近，粗鲁地拨开挡路的几个行人，急跨两步便到了他面前，态度不友好。

他十分机警，警觉地横移两步，扭头回望。

他心中一宽，两大汉不是找他的。

身后，是两个穿青衫，文诌诌像学舍生员的年轻英俊少年郎。

眉目如画没有多少头巾味，手中各有一把出自江南的绢花招扇，明亮锐利的明眸，似笑非笑地目迎气势汹汹逼近的两名大汉，挑衅的意味相当明显，一点也不像是胆小怕事的读书人。

他一眼便看出两书生的破绽，心中暗笑。

两大汉凶睛一翻，劈面挡住两书生的去路。

最右首大汉的大牛眼狠瞪了他一眼，像是看到了讨厌的苍蝇，不耐地伸手将他拨开，手上的力道相当强劲，硬将他拨得暴闪八尺，几乎撞上了街旁的一株槐树干。

“你们这两个小狗还在啊？”另一名大汉向两书生狠狠地说：“还以为你们逃进城躲起来了呢！”

“可恶，你！”为首年纪较长的书生星目生光，唰地一声合拢徐徐扇动的摺扇：“干什么的？”

说的话一点也不斯文，却有地方恶少的气概。

“找你的。”大汉狞笑。

“找本公子有何贵干？”书生这句话总算带了点文味，神气地反问。

“昨天……”

“昨天庙会。”书生抢着说，颇有威仪。

“你们……”

“我们来逛庙会，没错。”

“我家小姐进香，你们两个小狗疯言疯语调戏我家小姐，打伤了两位随从趁乱溜走，可有此事？”

“不错，有这么一回事。”书生笑吟吟地一团和气：“不过，必须更正的是，那个什么汴京一枝花先对本公子眉目传情，而非本公子调戏她。好，你们是……”

“在下兄弟是范府的护院，奉范大爷所差，搜寻你们两个小狗，弄至范府让你们快活。”

开封范家，是本城十大豪强之一，为富不仁，交通官府，甚至与周王府的人搭上线，名列十大豪强之首。

本城的市民，暗地里将这位范轩宇范大爷，叫作犯不得，确也无人敢冲犯这位豪强。

范大爷有三子二女，美称汴京一枝花的范春燕范大小姐，是范大爷的长女，十七、八岁的大闺女满街跑，经常在郊区跑马，拳剑双绝，脾气火爆，谁冲犯了她的，保证灰头土脸。

本城稍有身分地位的年轻子弟，谁也不敢接近这位美丽的的女豪杰，所以十七、八岁还没找到稍像样的婆家。

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恶少纨绔子弟，愿意与她接近追逐裙下，她却不愿在这些恶少中选择郎君，高不成低不就，似乎她并不急于找婆家。

姜步虚对府城附近的新鲜事，有相当广泛的了解，对于一些风闻与奇事秘辛，也喜欢探究来龙去脉。

他像一个冷眼旁观来世外的幽灵，注视着世间人事的浮沉，默默地隐藏自己，置身事外不参予足以引起注意的纠纷，一直不曾发生难以收拾的意外变局。

他并不认识范家的护院，在开封，那一家大户不豢养打手豪奴？

没有人手那能称豪道霸？

两个书生反而比两大汉神气，按理说，秀才遇着兵，两书生应该害怕躲避才合情理。

他避在一旁，有意看结局。

其实，大汉强横地推了他一把，心中难免有点不快，想看结果也是正常的反应，这是年轻人的劣根性之一。

“是不是范大小姐回心转意了？”书生笑容依旧，似乎不介意被人一而再的骂作小狗：“所以派你们请本公子上她的妆楼？妙阿！那就走，领路啦”

“哈哈……”大汉狂笑，巨爪一伸，要扣书生的右手脉门：“我带你走……”

“狗爪子挪开！”书生的折扇，反而敲中大汉的脉门，道：“无礼！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

大汉的手突然发僵，僵在当场张口结舌，状极可笑。

另一大汉一怔，突然醒悟。

“是练家子会制穴术！”大汉急叫，踏出一步猛地铁拳疾飞，一记黑虎偷心走中官兜胸强攻，居然拳风虎虎，有担任护院的充足本钱。

另一名书生却从侧方切入，伸脚轻轻一挑，靴尖吻上了大汉的右脚膝弯外侧。

身形一挫，铁拳落空，随即砰然摔倒，像倒了一条大牯牛。

“你也躺！”稍年长的书生招扇一挥，敲在被制住脉门的大汉肩尖上。

禁制骤解，大汉也倒下了。

引来不少闲人围观，喝采之声此起彼落。

两大汉一蹿而起，羞怒交加，怒吼着要拔藏在腰间的匕首行凶。

哗笑声中，两把刚拔出的匕首，突然落入一位英俊的年轻白衣人手中。

那是一个身材高壮的公子爷，所穿的月白长衫是绸制品，气概不凡，剑眉虎目颇具威严。

他腰带系着精致的荷包，有公子哥儿时兴的如意结系流苏饰物，一看便知是位身分地位不简单的公子爷。

谁也没看清变化，围观的只觉眼一花，白影乍现，一双手便分别夺过两大汉手中的锋利巴首，而且是肉掌握住匕首夺获的。

“滚！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公子爷沉叱，信手将匕首向街旁的阴沟一丢：“你们两个猪一样的蠢货瞎了猪眼，居然胆敢在柏家的嘉宾前无礼，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给我滚？哼！”

两大汉大惊失色，就凭对方赤手抓匕的手法，就令人心惊胆跳，怎敢再逞强？脸红脖子粗地慌乱的排开人丛，狼狈而遁。

“我猜，你是大名鼎鼎的李白衣。”少年书生明亮的星目中，有挑衅的神情：“似乎，你与开封柏家是对立的，没有理由把在柏家作客的人称为嘉宾，到底有何用意？我听你解释。”

“在下正是李白衣。”白衣人笑吟吟地说：“区区与开封柏家道不同不相为谋，迄今为止还说不上对立。他做的他的武林侠客，我做我的邪道大豪，在双方不曾发生利害冲突之前，相互保持尊敬是必要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邪道大豪，有权保护开封豪强犯不得，以免他受报？”

“呵呵！区区绝无此意……”

“你故意赶走两个恶奴，有意截断我进一步追究藉口，用意至为明显。”

“在下只希望不要在大庭广众间闹事而已，以免江湖朋友耻笑你尚义门的子弟，没有容人之量，堂堂许大门主的闺女，当街向奴才们挑衅，江湖朋友怎么说？我在保全你们许家的声誉，你明白吗？”

看热闹的人丛中，突然传出一阵狂笑声。

“大闺女才方便在大街追逐男人呀！”有人怪叫。

人群一乱，有不少人急急走避。

两个少年书生是假货，立即陷入恼羞成怒的困境。

李白衣背手含笑而立，笑容邪邪地。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有计划地将人逼上梁山。

姑娘们脸皮薄，年纪轻修养不够，发现上当已无法克制情绪，除了硬着头皮往圈套里闯之外，别无他途。

稍年长的假少年招扇一挥，向李白衣疾进，扇指处劲流山涌，疾逾电闪走中官探人。

另一假少年一声娇叱，飞跃而起，从人丛上空飞越，凌空猛扑向外溜走的两名大汉。

这两位仁兄，正是发出狂笑，与出言挖苦的人，从人丛中窜走的身法灵活万分。

假少年全神下扑，忽略了人丛中另有接应的人，飘落时纤手一伸，食

中两指虚空下点，无形的指劲发于体外，将八尺外的一名大汉点得向前一栽。

这瞬间，她也感到胁间一震，显然章门穴已被高手所制，双脚失去控制向下载。

李白衣背着丰不言不动，似乎有意等候摺扇及体而不加反抗。

假书生一怔，摺扇劲道倏收，扇骨前缘距李白衣的胸口七坎大穴不足一寸停住了。

李白衣邪邪地笑，毫不在意停在胸口的招扇。

“你在弄什么玄虚？”假书生怒声问。

“等你呀！”李白衣终于说话了。

“你……”

“你是我的了……”

“呢……”假书生身躯一震，招扇失手坠地。

身侧闪出一个青衫中年人，笑嘻嘻地一手挟住了她，挽了便走。

她想挣扎，却发现浑身已僵，想叫骂，却感到喉头发紧，虽能张口，但叫不出声音。

李白衣俯身拾起招扇，得意洋洋地独自离去。

站在街角看结果的姜步虚，犯了看热闹的大忌。

他是冲突发生时最先接触的人，应该放聪明些及早溜之大吉，以免引起双方的注意，但他却留在原地看结果，果然殃及了。

当假书生开始向李白衣递扇时，他便知道要糟。这许家的小姐冲动鲁莽，硬往布置了的圈套里钻，上当吃亏是必然的结果。

他刚想移动，却骇然一震。

两个黑衣中年人，出现在他左右，发出一阵刺耳的阴笑；两双饿狼似的怪眼死瞪着他。

他想转身溜走，免惹是非，但已来不及了，左右肩搭上了两双强劲的手，大拇指深深扣入肩井穴，可怕的劲道及体。

“咦？你……你们……”他不胜惊骇地颤抖着叫。

“你是尚义门暗中保护她们的人，没错吧？”制住他右肩的黑衣中年人狞笑着问。

“不！我……我不是……”

“去你娘的！”黑衣中年人突然一掌劈在他的耳门上，打击力相当沉重。

地方豪强与天下名流，身价是有差别的。

犯不得范轩宇，是开封的地方之豪。而尚义门名列天下四大名门之首，门主移山倒海许正衡，却是天下之豪，侠义道从所尊敬的高手名宿。

地方之豪固然身价比天下之豪低，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却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地头蛇，过往的天下之豪一些强龙，有必要投鼠忌器避免冲突。

本城的另一位侠义道名流，快剑柏鸿翔，也是名气相当高的天下之豪，与尚义门交情深厚；所以许门主的爱女，在柏家作客。

至于那位李白衣；可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十豪强之一，姓李，名叫白衣，绰号也叫李白衣，名头身价，与许门主相等，是江湖朋友极为害怕的邪道名人。

从外表看，令人决难相信他会是邪道的风云人物，不但像一位豪门公

子，更像一位才貌双全的猖狂书生。

大街上掳人，这是极为犯忌的事。目击的人中，必定有江湖朋友，风声一传出，必定掀起了狂风巨浪。

李白衣与范大爷，立即成了丛手所指的目标。

大南门范家，成了风暴中心。

快剑柏鸿翔的家在小南门，两家相距不远。

半个时辰后，身材魁梧的快剑柏鸿翔，带了八名子侄，佩剑劲装登门投帖。

范家气氛紧张，护院打手已经严阵以待；

门子领了客人直入大院，范大爷大开庭门降阶相迎，身后也带了八名随徒，瘦削的面庞绷得紧紧的。

“柏兄枉顾，无任欢迎。”范大爷打礼迎客，死板板地肃客升阶：“请，堂上相见。”

“范大爷不必客气。请。”快剑客气地让主人先登阶，脸上的神色相当难看：“来得仓卒，范大爷休怪柏某冒失。”

“好说好说。”范大爷领先便走：“柏兄如果慢一步，兄弟也将趋府往拜呢！”

“所以柏某不得不先来拜候。”

肃客登堂，双方再客套一番就座。

“范大爷或许已明白柏某的来意。”快剑首先便话上正题，脸上杀气渐盛：“咱们都是有身分地位有人，用不着拐弯磨角绕圈子说话。”

柏某要知道的是：当街设计掳走尚义门许门主的爱女许巧云主婢，是范大爷所授意呢？抑或是李白衣的主谋？为何？请坦诚相告，柏某洗耳恭听。”

“如果我说我毫不知情，已派出大量人手追查，柏兄是否相信？”范大爷郑重反问。

快剑脸色一变，虎目中冷电乍现。

“柏某要听范兄充分的可情理由。”快剑毕竟老于世故，不作正面答复。

“许姑娘在尊府作客，女扮男装满城游荡，在大相国寺看不惯小女跋扈，疯言疯语作弄小女，其实算不了一回事，小有芥蒂在所难免，但要我掳人出气，我还没有这么大胆。”

“你是说……”

“我不否认我认识李白衣，那是三年前在孟津的事。迄今为止，我与他还没见过第二次面，他是否真的悄悄抵达开封，我发誓绝没听到任何风声。”

“柏兄，这是最拙劣的嫁祸阴谋，咱们都被一群居心叵测的人陷害了，我已经派出大量人手加紧追查，请柏兄相信我。”

快剑怔住了，对方一口否认，如何提出证据与师问罪？

“柏兄，俗语说，一山不容二虎，你我正是开封最具有实力的人物，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就希望你我发生不可收拾的冲突。”

范大爷继续陈明利害：“这件事除非你我衷诚合作，全力把他们的阴谋发掘出来，不然必定中了他们的诡计，互相残杀之后，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快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范大爷的分析也合情合理，当街亮名号掳人，本来就不合情理，即使一个没有身分地位的人，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做这种

犯忌的事。

“好，我相信你，相信有人居心叵测，设下阴谋诡计暗算我们。”快剑的盛怒徐消，冷静下来了：“咱们分头进行，获得消息必须尽快通知对方，我就回去安排，先从现场详细调查。事不宜迟，告辞。”

“据目击的人相告，现场还有一个人被两个黑衣人打昏掳走了。”范大爷一面送客一面说：“那人还带了一只大包裹，咱们赶快在那附近调查这个人的底细？也许其中有所关联的。”

“好的，我的朋友也许已查出一些蛛丝马迹，我不信这些狗东西，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飞腾变化无影无踪了。”

姜步虚转了运，转了霉运，真有点不太妙。

在中州镖局干了四年，见过大风大浪，跑遍了半壁江山，运气一直就不错，没碰上大灾大难，几乎幸运之神一直就眷顾他。

刚辞工不到一个时辰，就一头钻入死神的手掌心。

幸运之神舍弃了他，走在大街上，居然祸从天上来，人的际遇真是令人迷惑，也许真的天心莫测。

不知过了多久，一盆冰凉的井水泼醒了他。

首先，他看到老老少少五个人，其中包括打昏他的两个黑衣中年大汉。

五双怪眼恶狠狠地盯着他，每个人的脸上皆有可怕的狞笑。

他只有一个感觉，五头饿狼正对他这头小羔羊猛吞口水，张牙舞爪正要扑上向他撕咬。

谢谢老天爷慈悲，身上每一部分仍是完整的，除了耳门仍感疼痛之外，手脚都是完整的。

有一点不妙，又肩井被怪异的手法封死了穴道。

这是说：他的双手已失去活动自由的能力。

最后，他发现正处身在一处简陋的密室中，阳光从窄小的窗口透入，该是近午时分了。

他想：“两个假书生所受的待遇，可能没有他这么糟。”

一般来说，经过精密设计所获的目标，在设计人目的还没有达到之前，不会受到虐待的。

而他这个无关的无辜第三者，那就糟透了，唯一的可能，是杀掉灭口。

“你……你们……”他惊恐地叫，坐在壁根下直发抖，真像一个窝囊废。

“你先别慌，不要怕。”那位留了鼠须，生了一双三角眼的中年人，用明显的假冒伪善神态安慰他：“放乖些，把你们尚义门暗中保护许巧云的伙伴，详详细细告诉我们，我们保证不会为难你的。”

毕竟你是一个听候使唤的小人物，不需要你承担贵门的恩怨是非。呵呵呵……小兄弟，你贵姓大名呀？”

“我……我不知道你……你们到底在说……说些什么？”他发着抖说：

“我……我叫姜步虚，一脚踏空上下没着落的意思。我……我老爹替我取这个倒霉的名字，注定我这辈子死活都没有着落……”

“少废话！”

“我是中州镖局的赶车伙计，掌了四年的鞭，今早才辞工，准备回老家改种庄稼过日子，正要进入小街我所租的住处，便被你们在脑袋上来这么一记劈掌。我虽然在镖局里赶车，可没练什么武功，你们……”

“去你娘的！少在我面前放泼。”中年人怒叱，三角眼冷电森森：“再胡说八道，就要你好看。”

“老天爷！生死关头，我那敢胡说八道……”

“给他一点颜色涂脸！”中年人怒喝。

一个黑衣人劈胸揪住他的领口，提起抵在墙上，一连五六拳捣在他的肚腹上，再用膝猛撞他的左肋，打得他鬼叫连天。

如果是换了普通的人，五脏六腑必定会震得离位，甚至会严重的内出血，也会断了三两根肋骨。

黑衣人哼了一声。手一松，他重新跌落壁根下，哼哼哈哈成了一团死肉。

“够味了吧？”中年人狞笑着问道：“再不招，就不止一点颜色了，保证足以开染坊，招！”

“天啊！你要我招……招什么？”他穷叫大嚷声嘶力竭：“你们可……可以检查我的包裹，可……可以向街坊问问看，或……或者向中州镖局……”

“再给他三分颜色！”

换了另一名大汉揍他，这位仁兄孔武有力、抓小鸡似的将他一阵损摔，一顿拳打脚踢，几乎存心要打散他一身骨头，拆掉他每一条筋肉。

终于，他昏死在墙根下。

第二盆凉水将他泼醒，他连呻吟的力量都消失了，口角流血，出气多人气少，睁大一双白眼直咽气，大概三魂七魄已有一半离了体。

“小混蛋，学乖了吧？”问口供的中年人，对他的可怜死相毫不动心，狞笑更可怕：“对付不招供的人，另有一套最灵光的手法，那叫做分筋错骨，非常非常的霸道，你是尚义门的子弟，该熟悉那种手法。现在，你愿招供吗？说！”

“老……天……爷……”他嗥声哀叫：“我……我姜掌鞭在……在开封，并不是无……人知道的陌生人……”

“用分筋错骨让他快活，他不乖。”中年人火爆地下令，先踢了他一脚。

两名大汉刚将他揪住摆平，刚准备上手。

他无神的双目一动。手指令人难觉地抽动了两下。

在一旁检查包裹的人，将衣裤杂物摆了一地。

“朱老哥，恐怕咱们真的掳错人了。”检查包裹的人抬头道：“尚义门的保镖，那会随身带着这些穷人使用的杂碎？”

“对，这小子确是走在两个假货的前面。”擒他的两名黑衣人之一说：“擒他不费吹灰之力。两个假货一直就毫无表示，很可能真的捉错了人。”

问口供的朱老哥眉心紧锁，凶狠地打量他片刻。

“是有点不对劲。”朱老哥冷冷地说：“这小子生年壮，确是没练过武，练了几天武功的人，不会这么窝囊，尚义门的子弟是颇为自命不凡的。”

“恐怕真的捉错了人。”检查包裹的人再次表示。

“是吗？”朱老哥三角眼中凶光暴射。

“问问中州镖局的人就知道了。”另一名大汉说。

“那有闲工夫去问。”朱老哥冷笑。

“那……”

“捉错了人，马上处理掉。”朱老哥转身便走：“毙了暂时丢入地窖，晚上再带出去埋了，快！”

“我送他上路。”准备上刑的一名大汉说，一掌劈向他的天灵盖。

朱老哥是为首的人，大概身分较高，所以有权下令杀人，因此领先向门外走。

到了开着的房门口，似乎感觉出身后有点异样，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对，是有点不对劲，怎么突然之间毫无声息了？似乎静得可怕。

蓦然心动，倏然转身察看。

老天爷！怎么所有的人全躺下了？

姜步虚躺在原处像是死人，而四个同伴分别摆平在四方，更像四具死尸，直挺挺地像是僵了。

“咦？你们……”朱老哥狂叫，一跃而回。

蓦地阴风乍起，地面散了的包裹杂物旋走，沙沙发声，抖散了的衣物飞起像的活物。

“有鬼！”朱老哥发疯似的狂叫，抱头转身狂奔。

噗一声响，天灵盖一震，人重重地向前栽倒，便失去知觉，也直挺挺地摆平在房中。

这是南郊的一座大宅，西端两里外的大官道，直抵四十徐里外的朱仙镇。

平时，很少有人经过这条通向大宅的私人通道，因此，大宅里发生任何事也无人得悉，陌生人离开官道踏入小径，便无所遁形。

这种大户人家远离道路的大宅，是策划罪案的好地方，隐密性最佳，几乎可以完全隔绝外界的干预。

大宅内有不少房舍，却没有多少人走动。

堂奥深处发生不寻常事故，除非附近有人，否则声息也无法外传。

姜步虚出现在另一座小院子，重整的包裹改为一只扁袋捆在胸腹前，找来一床棉被撕被单制成拖地的罩袍，头上一只布袋割了四个眼孔。

这时的他，已变成一个略具人物的庞大怪物。

从前面看，只看到眼孔的一双眼睛；从后面看，也可以看到两个眼孔，不论是从前面看或从后面看，都难以分辨前后。

房屋内部光线幽暗，即使是大白天日色近午，也视野朦胧，有些地方甚至白昼也需要点灯。

开封地势低，而风沙却大，秋冬之际，城北近河一面几乎有如沙漠，所以所有的房屋，采光并不比防风沙重要，大户人家的居室简直阴森森鬼气冲天。

他扮成这种妖魔鬼怪的形状，突然现身，真可以把胆小的人吓昏，世间不信鬼怪的人并不多。

那位凶残的朱老哥，武功必定超人一等，但一看四位同伴无声无息被摆平在地，看到莫名其妙的阴风乍起，竟然吓了个胆裂魂飞，糊糊涂涂也被摆平了。

他双手暗藏了两根凳脚。

任何平凡的物体到了他手中，都会成为致命的武器，凳脚本来就是短棒，用来揍人非常趁手而霸道，即使是村夫俗子，也可以用来打破人的头。

他沿着幽暗的通道，一跳一跳地进入同样幽暗的内堂，起落无声，仅可看到布帛飘动。

内堂有人声传出，循声寻觅轻而易举。

这座院子的内堂相当宽阔，有两列兼作门的大排窗，作为向内院采光的光源。

所以比通道要明亮些，反而妨碍眺望通道的视线，必须人进入堂门，堂内的人才能看到来人的形象。

共有八名男女，分三方据案高坐，一面品茗，一面商讨阴谋进行的步骤。

八名男女，都是面貌阴森，年纪约在半百左右的人，内室商谈，居然个个都佩带有随身兵刃。

上首主位是灰发如飞蓬，深目高颧鹰勾鼻，浑身散发出死亡气息的人，腰带上悬挂着笔囊，囊中必定盛有判官笔或魁星笔。

“现在，咱们按计行事，加强骚扰制造一些恐怖事件，姓柏的必定十万火急地派人赴郑州，把尚义门主拖来，让许门主往咱们的圈套里钻。

咱们报仇有望，公私两便，事了带着银子远走高飞，希望不要出差错。这几天，诸位必须提防暴露身分，以免日后祸患不已。”

这人得意洋洋的说着，似乎信心十足。

“有许老匹夫的女儿作饵，还怕许老匹夫不被咱们牵着鼻子往圈套里钻？”高坐左首被许姑娘叫作李白衣的人冷冷地说：

“当年华山正邪大决斗，许老匹夫刺了在下一剑，剑疤永在，刻骨铭心。这次，我要斗一斗他那把追电剑，一剑之仇，誓在必报。”

“你算了吧！小王。”右一席的穿花衣裙女人。叫李白衣为小王，四、五十岁的女人，居然穿了花衣裙：“你可不要难忘一剑之仇，而鲁莽冲动乱了章法。许老狗名列宇内十大剑客之一，他那把追电剑可绝壁穿铜，决不是我这种一流高手所能对付得了的，他是超等的高手。

你如果妄想与他决斗，你送命不要紧，咱们也跟着倒霉，明理些好不好？”

“毒蝎五娘所言不差，王老弟。”另一位金刚型巨人拍拍李白衣的手臂善意地说：“咱们如果真有与他决斗的能耐，还用得着花半年的时光，召集有志一同的朋友，费尽心机等候机会计算他吗？”

“有件事诸位必须留意。”为首那位发如飞蓬的人，拍拍手引起众人的注意：“决剑柏鸿翔与四海镖局的局主神弹周永泰，面和心不和不曾插手。

但与中州镖局的局主多臂熊熊天豪，保持颇为莫逆的交情，熊局主吃刀口饭为人持重，不会因身事外而得罪江湖朋友。

诸位如果不小心，无意中惹上了中州镖局的人，那么，熊局主就会带了他一身霸道的暗器、帮助姓柏的对付咱们了。

因此，诸位的招子务必放亮些，避免与中州镖局的人发生纠纷，以免加树强敌，至要至要。”

“没有什么好怕的，陈老哥。”唯一年轻些打扮颇为高贵艳丽，佩了一把狭锋饰剑的女郎朗声说：“咱们的人手够多了，江湖十豪强来了三位，还有冒充李白衣的王秀士、足以把开封闹个天翻地覆，正好趁机拔除四家镖局，日后咱们的同道朋友，日子也好过些，不是吗？”

陈老哥苦笑道：“桃花仙史，你可不要节外生枝好不好？我知道你很了不起，也是江湖十豪强中唯一的女豪。

你要知道，咱们受托铲除柏老狗，趁机公报私仇一并除去尚义门主一举两得，闹得太大，保证不可收拾，只要有一个人暴露身分，咱们日后谁也休想有好日子过。”

“对，你们已经没有好日子过了！”堂口突然传来刺耳的，似乎不带人味的怪嗓音。

八个男女，几乎同时惊跳起来。

庞大的灰色怪物，堵在堂口鬼气冲天。

“桀桀桀……”怪物的可怕笑声，令人闻之毛发森森，心胆俱寒。

八男女火速离座，在堂下半弧形列阵。

“该死！”陈老哥沉叱：“什么人？胆敢在这儿装神弄鬼，班门弄斧，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亮名号！”

“桀桀桀……”怪物的怪笑连绵不绝，一直不曾停顿，似乎不需换气。

一声暴吼，一名中年人双手齐扬，电芒破空，共飞出六把回风柳叶刀，向怪物连珠攒射而来。

同一瞬间，桃花仙史彩裙飘飘，随连珠飞刀之后电掠而出，绛袖交挥中，桃色淡雾激涌，空间里，流动着醉人的桃花幽香。

另六位高手，也同时撒兵刃。

怪物仍在桀桀笑，六把飞刀旋飞而至，在怪物稍向上抬，似手非手的布帛轻拂下，六把回风柳叶刀回头反飞，速度陡然增加了一倍。

怪物的袖形布帛再次拂动，阴风乍起有如狂飚，桃花飞雾也同时回涌。

“滚！”怪物的叱声震耳欲聋。

手脚箕张随雾扑到的桃花仙史，首先右小臂挨了一棍，强猛的震力，将身躯扭转，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她那诱人犯罪的丰臀也挨了一下重的，身不由己向侧飞抛而起，摔倒在堂下直滚至壁根去。

已撤出兵刃的六个人，以及发射飞刀的那位仁兄，却吃足了苦头。

六把被歪风刮得回头反飞的回风柳叶刀，幻化为六只会交叉飞舞的光环，飞行的破风锐啸慑人心魄，把七个人笼罩在飞舞的威力圈内。

刀、剑、笔、钩狂乱地击打可怕的激射回转光环，有三位仁兄仁姐一击落空，被光环从肩外或肋下掠过，衣裂肌伤狼狈万分。

“扯活！”陈老哥狂叫：“是多臂熊……”

声未落，人已仆倒，间不容发躲过反旋而回的另一把飞刀，奋身急滚，撞倒了大排窗，逃入阳光普照的小院子，亡命飞逃。

“桀桀桀……”怪物的笑声如在耳后。

“我跟你拼了！”陈老哥厉叫，大旋身一笔吐出，身笔合一全力拼命强攻。

一笔走空，身后没有人，还来不及收招，脑门便挨了一棍，眼前一黑，便失去知觉。

失去知觉的前一刹那，看到窗下躺着一男一女两位同伴；女的正是毒蝎五娘。

老家伙心中明白，同伴可能一个也没逃出怪物的手下。

两个假书生被蚊筋捆住双手。吊在秘室的屋梁下，仅脚尖可以及地，身柱穴被制住，毫无挣扎的力道，被吊得天昏地暗。捆索其实不是真的蚊筋，而是被泡制成半透明的牛膈皮条，韧性奇大，通常用作弓弦，或者作为木匠

使用的工具钻洞机转动绳。

假使泡了水再捆人，那就愈捆愈紧，铁打的人也吃不消，保证皮开肉裂。幸而捆她们的人没将蚊筋浸水，不想过早要她们的命，要留她们作诱饵。

正感到昏昏沉沉，心中绝望，突然听到轰然一声大震，沉重的密室门崩倒了。

定神一看，只感到胆裂魂飞。

怪物站在室门外，那可怖的形状真令人作恶梦。

一跳，再一跳，怪物出现在眼前。

“哎……”稍年长的假书生尖叫，她是许门主的女儿许巧云。

怪物的布帛一动，一只手挟住了她，另一手猛地一拉，可禁得起切割的蛟筋竟然应手而断。

“何处被制？”怪人放下她问。

谢谢天！是人声而不是妖物，语气柔和，蛮悦耳的。

“身……柱穴……”她站立不牢，往下倒。

怪人手急眼快扶住了她，轻柔地将她仆伏在地，接着解下假书生侍女小茜。

略一探索，怪人断然用催气疏经手法解了穴道。

“你们听清了。”怪人退在一旁郑重地说：“宅中的人，全被在下弄昏了，凶残的人成了白痴，其他的人罪不至死。所以，你们决不可杀人，你们答应吗？”

“恩公是……”许巧云仍然站不牢，摇摇晃晃虚弱地问。

“不要问在下的来历。”

“可是……”

“不要可是，答应吗？”

“我决不残害他……们……”

“我信任你。这里是城南郊，赶快回城，你们的人应该搜到城外了。”

“我们的人？”

“对，柏家的人。小心了。”

“恩公请留步——”

可是，怪物像闪电般出室，一闪不见。

“老天爷！他……他是人还是鬼？”侍女惊呼。

“没知识！”许巧云精神来了：“鬼会救我们吗？”

“人，那有这么庞大怪异的？”

“鬼也不可能有这么庞大呀！快走，先找兵刃。哼！我一定要查出到底是些什么人计算我们。”

2

陈留县城，在府东南五十余里，骑快马要不了两个时辰，往来十分方便。

这座小小的城池，比一座大庄集大不了多少，却是历史的名城，县境散布着不少古老的市集，以及历史久远的古老家族。

北门外汴河旁的姜家庄，就是众多古老家族之一，虽然庄子并不大，仅百徐户人家，人丁似乎并不旺。

在这里大平原地带，历代兵连祸结，几乎每一次兵祸都被波及的城镇。

人丁不旺几乎是正常的现象，天灾人祸，一死就是上千上万，而太平盛世却又保持不了多少年。

庄东姜二老爹总算能保持家道不致中落的局面，两三百亩地，养了两儿一女，长子已经成家，有了孙儿，一家和乐安份守己，甚获族人的尊敬。

庄东北角有一座汴河神祠，由附近的田庄村集供香火，名义上由姜家庄照料管理。

因此各处村集前来求神祈福的人，多少与姜家庄的人熟悉，甚且沾亲带故，姜家庄自然而然地成为香客的接待站，人人好客蔚成风气。

神祠有两个香火道人，其实他们不是天师道的法师，而是管理祭招的管祠执事，只不过民间一般世俗的称呼习惯上，把他们叫成香火道人而已。

首席管祠人是个右脚微跛，年届古稀却精力仍旺，满肚子文章曲故，但一天说不了三句话，似乎颇有道行的样子。

大概一些所谓有道高人，就是这付德行。

乡人不管他是不是老道，都称他为蔡道人，尽管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天法道法师。

蔡道人与姜家往来最密切，与姜二老爹是廿年的酒友，与其他村民却甚少往来。

姜二老爹是本庄的老好人，年轻时曾经外出见世面，据说在南京做过粮商，经销南方的米，而非北方的麦，安安份份赚了几文。

由于见过世面，在本庄颇获庄中子弟的尊敬。

姜二老爹家中，有静室，有书房，私塾里那两位有秀才身分的老夫子，读的书未必比姜二老爹多，书房的书千奇百怪，泰半被读书士子称之为闲书杂著。

姜二老爹有两个儿子，姜步虚是老二，由于田地不多，通常由地由长子继承，次子必须另行设法买田产；不然分家之后只能替兄长种地。

姜二老爹也是排行第二，目下的所有田产，全是他在外地努力经商所赚来的。

所以，姜步虚没满十八岁，就已经离家在外见世面了，一年后返家，一事无成。

满十八岁，他到府城另谋出路，快快活活当了四年掌鞭，还真赚了不少辛苦钱。

府城的人，包括中州镖局的豪客镖师，都以为他是本地人，却不知道他老家是在邻县陈留。

其实陈留距府城只有五十徐里，也可以算是本地人了。

姜步虚扮妖怪救了许姑娘，便无牵无挂地徒步返乡与家人团聚。

不过，在他看来，这四载闯南走北的掌鞭生涯，算是正式结束了，所以走得心安理得无牵无挂，府城所发生的风波与他无关。

这天午夜时分，他出现的神祠后面，蔡道人所住的静室。另一位香火道人，则住在祠左的小屋内。

静室真的静，似乎空无一物，地面铺了一层细沙，走在上面软软柔柔

地。

两个蒲团，两人南北对坐，中间是唯一的家具；粗木板制的矮长案。

一灯如豆，阴森的气氛充满全室。

“一点消息都没有？”蔡道人的声音也阴森森地，与平日祥和的神情判若两人。

“启禀师父，没有任何线索，”他沉静地说：“上个月在崱山，找到两个曾经在荆山撼天寨落草，担任小头目的老贼，目下沦落为管草料的人。”

“他们怎么说？”

“他们只知道廿二年前那一天，三位寨主同时失踪，大寨主雷霆大天尊一家老少似乎平空消失了，上千喽罗群龙无首，不数天便风消云散，各谋生路。

两个老贼一度曾经进入汉中投奔汉中贼，老了才逃回河南，无处落籍只好在崱山贼割草养马了。”

“难道他们没听到一些风声？”

“他们确是一无所知，猜想是被某些可怕的仇家高手，神不知鬼不觉混入山寨，把三位寨主秘密处决了。”

“废话！没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要得了雷霆大天尊的命。”

“上次徒儿在巴蜀、成都以南的峨眉、三峡荆山一带，扮了一年采药人，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盗窟山寨，那些强盗们互通声息，消息灵通，也都不知道撼天寨事故的任何线索，两个老小贼捕风捉影乱猜测，难怪他们。”

“他一定躲在某一处地方。”蔡道人恨恨地说。

“天下太平，天底下到处都可以容身。”他苦笑：“就算他不隐姓埋名，穷乡僻壤的平民百姓，谁知道雷霆远是廿徐年前，湖广荆山的山大王，撼天寨的大寨主雷霆大天尊？”

“他一定隐姓埋名了”。蔡道人肯定地说。

“廿余年，不是短日子，假使他是个怀有豪情壮志的人，廿余年岁月漫漫，豪情壮志恐怕已经销磨净尽了，甘于隐姓埋名不做出岫之云，想找到他的确不是易事。”他有点沮丧，呼出一口长气。

“你不再帮我了？”蔡道人语气萧瑟。

“徒儿还没有放弃的打算。”

“那你……”

“改弦易辙。”

“随留走遍大河两岸，奔忙四载也毫无讯息，你……”

“以江湖人面目，邀游天下。”他想起这次府城的变故：“从身怀奇技异能的人物着手，很可能找出乾元大真力与天雷掌的线索。”

“唔！有此可能。”蔡道人欣然说：“我还是一句老话，查出下落，务必赶回告诉我。”

“师父，能不能让徒儿概略了解，师父找这个人的原因……”

“你不必知道，那是我与他的事。”蔡道人语气坚决，极为冷森。

“徒儿将尽快的动身。”他不敢追问下去：“一有消息，全力追查，获知下落，立即兼程返报。”

“一切小心。”蔡道人语气不再冷森：“为师一脚已残，已失去奔波天下的精力，一切得靠你自己。江湖鬼喊，波诡云谲，稍一大意，万劫不复。”

“徒儿自当加倍小心，谢谢师父教诲。”

开封正邪再起风浪的事件，轰动江湖。

与范轩宇勾结的几个主谋，已经查出来了。

假李白衣，是无双秀士王士秀，黑道的狂妄高手。

主事人是魔道的凶残名宿，点龙一笔陈伟。

两个女的：臭名满江湖的毒蝎五娘杨春艳，与最年轻身价最高的桃花仙史史芳华。

一是用毒专家，一是使用迷香的高手而且名列江湖十豪强之一。

点龙一笔也是十豪强。

还有一个身材高大天生神力，敲诈勒索专家门神欧礼。

事情的经纬并不复杂，身分一露就真相大白。

十年前江湖大乱，曾经掀起狂风巨浪，正邪双方在华山苍龙岭大决斗。

无双秀士与点龙一笔，皆曾经败在许门主的追电剑下，仇怨牵缠，抓住机会就不择手段报复，这种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

不平凡的是，主谋人竟然是开封十大豪强之一的犯不得范轩宇。

事发后的当天，范家一门老小匆匆逃出大南门，在问罪的快剑柏鸿翔率人登门的前一个时辰逃掉的。

范宅只留下几个奴婢照料，一问三不知。

无双秀士是唯一被许姑娘带回的人证，囚禁主婢俩的人宅是犯不得的城外别业之一，留吓五个成了白痴的人，问不出任何口供，

当天晚上，无双秀士逃掉了。

所有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追查那位扮鬼怪的人是何来路。

快剑柏鸿翔是开封天下大豪之一，消息灵通眼线甚多，终于查出那天同时被掳的人，是中州镖局刚辞工的大掌鞭姜步虚。

按常情，姜步虚可能已经遭到不幸了，尸体虽没被发现，谁都可以估计一个被波及的小人物，其结果和下场不问可知。

但有些人却不作此想，有相反的意见，假使不是被误掳的，真象如何？同谋？诱饵？媒子？

快剑柏鸿翔，就是持这种相反意见的人之一。

一个所谓豪强，决不是受人尊敬的名流仕绅，想称豪称强，必要的条件是拥有爪牙，有助声势的朋友，有势力范围，所做的事难免脱法霸道。

犯不得之所以与外人同谋，问题就出在两虎不相容，双方都住在大南门小南门，地盘近邻甚至重叠，难免涉及利害冲突，找到机会就想假藉外力除之而后快，才闹出这次出了人命事故。

豪强们有自己的处事标准，有自己的看法，自然与那些弱小人士的标准和看法不同。

快剑认定姜步虚有吃里扒外投效犯不得的嫌疑，心中有了成见，并不因为找不到姜步虚的尸体死无对证，而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的爪牙奉命追查犯不得的去向，也积极寻觅姜步虚的下落。

姜步虚所租的房舍还没办妥退租手续，一些家具也还留待处理。

不分昼夜，皆有人秘密监视这间小街内，位于贫民区的小小土瓦屋。

姜步虚并不了解豪强们的想法，就在风风雨雨中回到府城。

这天未牌时分，他背了包裹，穿了一袭宽大的青长衫，一身光鲜，与

往昔穿短褐衣贫民服完全不同，风尘仆仆踏入小南门。

大南门是南北六官道所经处；小南门则是另一条通归德至南京的官道，这条官道第一站便是陈留县，所以他回府城必须走小南门。

快剑的大宅，就在小南门内。

在府城混世的城狐社鼠，对四大镖局的人多少有此认识

镖局算是江湖行业中，最受人尊敬的行业，名列白道的代表，地位仅次于公门人，论声誉却又在公门人之上。

混混们对他这位中州镖局的名掌鞭，并不算陌生。

还没进城，便被眼线盯上了。

他真不该穿得人模人样，准备改变身分，反而引起有心人的怀疑。

数由前定，合该他走上豪霸的道路。

本来，他打算以江湖游侠的面目在江湖邀游，毕竟他曾经在镖局混了四年，对白道与侠义道多少怀有二五分敬意。

游侠可称为侠义道，侠义道与白道是有分别的，甚至有些时候，双方曾刀剑相见。

侠义道英雄，所做的事合情合理，但大多数不合法，法所不容就会有冲突是非。

快剑就是侠，以武犯禁的侠。

严格地说，开封十大豪强，都可以称之为地方的土豪恶霸，距侠的要求标准还差了一大段距离。

所以，快剑有不少打手狐犬，这些人狗仗人势，那将一个混口食的大掌鞭当人看？

开始是两个打手跟在身后，然后是四个、六个，进了城，人数已增至八个。

他脱险之后，暗中留意许姑娘主婢的动静，证实许姑娘仅问出口供，带走了假李白衣，依约并没伤害其他的人，便直接带了行囊返回陈留故里，并不知道府城以后的变故风波。

这时重返府城，怎会知道有人要计算他？

街上行人往来不绝，一个从不与人结下深仇大怨的人，怎会介意身畔的路人是谁？他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背着包裹神情愉快沿街昂然赶路。

扑扑两声闷响，双脚一震，他向前一栽。

双腿的膝弯，被两个打手在身后飞脚扫中了，打击力十分猛烈，几乎踢断了他一双腿。

即使是内家先天气功练至十成化境的人，不运功同样是血肉之躯，也禁受不起沉重外力的打击。

一个好梦正甜的地行仙，同样禁受不起弱不禁风的人持棍一击敲破脑袋，他也不例外。

立即出现另两个人，反扭双手架起了他，往街右的小巷子一钻，避开了行人众多的大街上。

八个人围住了他，摘下他的包裹，将他抵在一处院墙上，八双饿狼似的怪眼，凶狠地盯视着他。

他感到一头雾水，更感到膝弯脱力筋骨欲折。

“可找到你了！”打手头头向他狞笑着说，语气凶狠充满不吉之兆。

“你……你们是怎么……怎么一回事？为何找我？”他强按心头怒火问。

“你的事发了。”打手头头说。

“我什么事发了？”

“揍他！”

两个打手毫不留情地双拳轮番痛击，打得他五脏六腑往外翻。

那天，假李白衣的爪牙，也是这样不问情由，把他打得七晕八素的。

似乎，所有的强梁都喜欢用拳头揍人，都喜欢不听分辨打了再说，打人的才能表尔是强者，强者有理，先把弱者打个半死才能予取予求。

“大概你以为犯不得逃掉了，便不能证明你的罪行了，哼！你以为开封府城的人都是笨蛋？”

“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仍然一头雾水。

“劈啪！”两声巨响，打手头头给了他两耳光，打得他感到眼前星斗满天。

“带走，看大爷如何整治这种贱骨头！”打手头头神气地下令。

前面巷底转角处，转出两个老少花子，老的灰发披散及肩像个鬼，小的年约一卜一、二岁，肮脏讨人嫌，生了一双机灵的大眼。

两人分别挟了枣木打狗棒，背了八宝乾坤袋，城内城外像这种穷叫化，没有五百也有三百，毫不引人注目，谁也没把穷叫化当人看。

“好哇！没有人小的巷子，正是作奸犯科的好地方。”老花子怪叫：“这些混蛋不是快剑柏小辈的打手吗，居然在小巷子里为非作歹呢！”

“对！师父，正是柏大英雄的狗党狐群。”小花子的嗓门更大：“上啊！打断他们的狗腿，让他们知道天涯怪乞也知道主持正义，保证可以替师父增光彩，也让小花子沾沾师父的光。”

任何穷叫化都可以忽视，但忽视天涯狂乞，保证灰头土脸日子难过，甚至丢命。

邪道的顶尖人物，江湖四乞之首。

江湖朋友如果不知道天涯怪乞南宫不正可怕，那一定是初出道一无所知的小混混，早晚会碰大钉子。

取名为不正，当然够邪了。

天涯怪乞为人不但邪得尖酸刻薄心狠手辣，而且可以名列魔道人物，行事只问当时的情绪而不问是非。

对向侠义英雄挑衅的兴趣极浓，不论黑白道的高手名宿，皆把这位可怕的老花子当成毒蛇猛兽，相戒避免招惹毒蛇猛兽上门。

八个打手一听天涯怪乞的名号，全都大惊失色。

“快走！”打手头头焦急地沉叱：“我挡他一挡，快！把人带走！”

“哈哈……”小花子一面飞奔，一面怪笑道：“谁也走不了，小花子我打狗学有专精。”

相距还在二、三十步外，小花子真不该太早亮名号。

打手头头断后，一面狂奔一面留意身后。

两个花子身法快得不可思议，有如劲矢离弦，说话间已拉近至十步之内了。

一声怒吼，打手头头双手发射连珠镖阻敌，小巷狭窄，镖可以有效地封锁整个正面。

小花子领先狂追，对连珠镖不无顾忌，打狗棒共击偏了六枚透风镖，距离又拉远了五、六步。

打手们总算奔出大街，大街人多，两个花子当然不便当街撒野。

“咱们走着瞧！”小花子冲着八打手的背影大叫：“反正花子闲着也是闲着，保证给你们没完没了。”

八打手在人群中飞奔，其中一人将姜步虚扛在肩上，另一名扛了姜步虚的大包裹。

说巧真巧，一老一小两个花子站在巷口穷叫，立即引起行人的注意。

街北，恰好来了两位明艳照人的少女。

街南，也无巧不巧地出现两位同样出色的美丽女郎。

看打扮，必定是一主一婢，主梳了三丫髻，婢梳双丫。

两位少女都穿了黛绿衫裙，而且都由侍女挟带着盛了剑的长布囊。

同样年轻、美丽、自负的女郎，双方碰头各走各的当然平安无事，发生事故突然面面相觑，可以预见的是：必定大眼瞪小眼有是非。

“咦？南宫前辈，发生什么灾祸了？”街北的少女突然笑吟吟地问，明眸却投向对面的女郎。

“哦！原来是惜春宫的小魔女，呵呵！”天涯怪乞欣然说：“唷！两年不见，黄毛丫头变成了凤凰啦！该找婆家了吧？”

“南宫大叔，我可要骂你了。”小魔女红云上颊，大了娇嗔啦！

“别骂别骂，我老要饭的可不希望你老爹出头，请出镇宫至宝凝霜剑，刺老花子百十个剑孔。”

天涯怪乞嬉皮笑脸，一点也没有前辈的风度，难怪被称为怪乞，名实相符。

“南宫大叔，你还没把灾祸说出呢！”

对面驻足看热闹的女郎，脸色微变，明亮如一泓秋水的凤目，饱含敌意地盯视着小魔女，以眼还眼，双方的敌意皆从眼神中流露无遗。

“柏鸿翔那杂碎的爪牙，在小巷子里掳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天涯怪乞瞥了街南女郎一眼：“人已被打得半死，老要饭的目击其事，可惜晚了一步没赶上，被他们带了人鬼也似的溜走了。”

“哦！姓柏的展开报复了？”小魔女脸色一沉。

点龙一笔一群邪道黑道高手，掳劫侠义道许门主爱女的事件，已经轰动江湖。

途经开封的江湖人士，将这件事作为话题，谁都想到这是正邪之间的冲突，都认为是华山正邪大决斗的余波。

自然而然地各持己见，各有立场，道相同的人少不了站在同道上说话，不足为奇。

天涯怪乞是邪道名宿，自然对正道人士有反感。

小魔女既然称魔，当然往邪道一面站。

“可能是的。”天涯怪乞点头。

“被掳的人，是那一位道上的朋友？”小魔女的话带有浓浓的江湖味，和同仇敌忾胳膊往里弯的感情。

“没看清，可能不是老花子所认识的人。”天涯怪乞摇头：“反正被掳的人，决不会是他们的同道。点龙一笔那群臭蛋，做的事虽然不光明，但许门主的女儿不曾受到伤害，而点龙一笔的几位朋友，却被废成白痴，再大肆掳人报复，不是太过份了吗？小丫头，你说老花子在场目击，该不该管？”

“该的，南宫大叔。”小魔女粉脸生寒：“现在，大叔多了一位帮手。”

“好哇！你参加一份？”

“对，算晚辈一份。”小魔女肯定地答复。

街南的美丽女郎，突然哼了一声。

“诸位没弄清真象，便互通声气与风作浪，未免大意气用事了吧？”女郎冷冷地说：“开封城已经是风雨连绵，诸位又何必再添增几许风雨？”

“哦？小女孩，你弄清真象了吗？”天涯怪乞怪腔怪调地问。

“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女郎坦率地说。

“你却责备老花子意气用事。”

“这……”

“老花子是目击的证人。”

“我只是从诸位的谈话中，分辨出意气用事的微候，事实也确是如此。”

“是吗？”

“至少，前辈并不知道被掳的人是谁，据你认定被掳的人是你们的同道，理字上就站不住脚。比方说，犯不得与快剑是同道，假使被掳的人，是犯不得的朋友或爪牙，结果如何？”

“小女孩，不要在老花子面前表现你牙尖嘴利。”天涯怪乞冷冷地说：“假使那八个杂碎所做的事并非见不得人，该与老花子讲理，掳了就跑；就表示他们心虚。小女孩，你打算阻止老花子干预吗？”

“这……”女郎语塞。

“你知道老花子的底细，知道小魔女的来历，居然敢强出头，可知你必定自以为了不起，有阻止老花子的份量，你姓什么？”

“我姓孟，我并不以为自己了不起，前辈不必另找藉口。”女郎悻悻地说。

“唔！姓孟，老花子明白了。”天涯怪乞眼神微变：“三谷四门五世家，五世家的第一家姓孟，一代豪侠幻剑功曹孟守仁，五代以来剑术武林无出其右。

也只有桐柏山孟世家的子女，才不在乎我天涯怪乞，更不在乎三谷之首长春谷，魔道至尊九天飞魔的子女。”

“我要她在乎，哼！”小魔女脸罩浓霜，伸手抓过侍女手中的剑囊：“长春谷惜春宫出外闯道的人，也不怎么介意什么武林五世家。”

街对面，突然传来一阵声不大，但入耳却有如轰鸣的阴笑。

天涯怪乞首先脸色大变，悚然而惊。

是一位穿青衫，背着手站在屋檐下的中年人，粗眉大眼、国字脸膛，不怒而威，虬须戟立目光如炬。

阴笑声是这人所发，是一种可用音伤人的奇功。

中年人笑完发话：“在大街上动刀剑，想掠世骇俗吗？开封府的推官罗凤起罗大人，是刚愎固执，以抑豪强惩贪顽享誉南部的强项书生，他会容许浪人亡命，在大街上行凶杀人吗？开封十豪强就不敢公然唆使爪牙动刀剑，他们相当聪明，亲朋子弟上街就不敢佩剑握刀。”

“难怪姓柏的敢迫不及待掳人报复，原来有了坚强的靠山。”天涯怪乞悻悻地说：“有你排名风云十杰第二杰，刀过无情孙不群出头，我天涯怪乞如果不识相乖乖罢手，脑袋那能安稳地搁在脖子上？”

“我同样不介意刀过无情。”小魔女傲然地说，跃然欲动开始解剑囊锁口带。

“不可鲁莽，小丫头。”天涯怪乞及时伸手阻止道：“冷焰宝刀可怕，魔幻三刀更是无情。”

“哼！这……”小魔女依然不服气。

“姓孙的，咱们回头见。”天涯怪乞高叫道：“好好把守柏家的门户，看你的冷焰宝刀能否把柏家封锁得风雨不透？小丫头，走！”

“孙某随时恭候大驾光临。”刀过无情狞笑道：“看阁上是否真能变成无孔不入的风雨。”

天涯怪乞哼了一声，扭头便走。

风云十杰，才是当代最具声威的江湖风云人物。

本身不但武功杰出各具惊世奇学，在各地武林朋友中，身价、地位、声誉，都有众望所归的号召力。

众所周知的是，每一代的风云十杰，都是白道或侠义道人士，邪魔外道牛鬼蛇神，都不配名列十杰之林，没有人愿意公认邪魔外道是杰。

刀过无情孙不群正是风云十杰之一，手中的冷焰宝刀吹毛可断，刀法与内功火候皆超尘拔俗，绝招魔幻三刀据说十年来罕逢敌手。

这位豪杰在江湖整整风云了十年，盛誉未衰，有人奉承他，捧他是江湖长青树，今后十年，恐怕仍然没有取代他地位的人云云。

盛名之下无虚士，但盛名之下也让一些人得意忘形难保金名。

世间没有长青树，武林更没有长青树，树也许活一万年，十万年，但一定会朽死的，一定。

能在江湖风云十年，已经是老天爷太照顾他了。

上一代的风云十杰之首，至尊剑成武雄，只风云了四年，最后在山东德州，被一个三流混混一小刀刺瞎了右眼，从此在江湖除名。

天涯怪乞名列邪道顶尖人物，横行江湖半甲子，固然人见人怕，许多高手名宿都把他看成毒蛇猛兽，但被人整得灰头土脸的日子也不少。

所以老花子从不敢自以为天老爷第一他第二。

刀过无情不但比老花子的名头响亮，而且四十来岁正盛年，老花子却是花甲出头的人了，所以，老花子必须忍下这口恶气。

初生之犊不怕虎，小魔女就是初生之犊，十七、八岁心比天高的小姑娘，出道没多久没逢敌手，那将一些过气的高手名宿放在眼下？

“南宫大叔，你真愿忌那浪得虚名的刀过无情吗？”小魔女一面走一面不快地嘀咕：“他的冷焰宝刀非常名贵，我的逸虹剑也锋利呀！如果被名头唬倒，初出道的人还有什么好闯的？”

天涯怪乞苦笑道：“小丫头，你说得真轻松。天下各处的泥土里，每天都有蛆虫啃那些闯道者的腐烂尸体，大半尸体是还没闯出名头的人的。

那姓孙的混蛋，对宰杀那些想向他争名的人，是绝对刀下无情的冷血杀手，也许他不敢公然杀你，怕你老爹九天飞魔大发魔威。

但斩掉你一双手，既可保持豪杰的名家风度，又可博得武林朋友的尊敬和同情，你老爹如果敢问罪，他那些猪狗朋友岂肯坐视？”

“你以为我稳输不赢？哼！”小魔女更为不悦了。

“你不要哼，也许你惜春宫的神功绝学真了不起，但凭他杀人的经验，就比你丰富一千倍，只有武功比他强三倍的人，才能对付得了他。

不要急，小丫头，咱们好好策划策划，多找几个人，两个人对付不了他，那就上去四个，甚至六个，就可以埋葬他了，决不可逞英雄，自以为信心十足向他单挑叫阵。喂！你一个人来的？”

“我爹娘在对岸封丘逸园作客，我等得不耐烦，所以带了侍女冬梅过河游览府城名胜，昨天刚到便夜游龙廷，几乎与周王府的卫军打起来，怪好玩的。”小魔女兴高采烈地说，一听便知她是一个闯祸精。

“听说过点龙一笔掳劫尚义门主爱女的事？”

“只听到一些风声。”

“所以 you 有点不以为然？”

“对，双方还没交涉就先伤人命，是不是过份了？”

“所以我老花子也不服气呀！这样吧，咱们分头找人助拳，我也是前天才来的，本来是过境，走关中，不知道附近能否找到朋友。喂！能过河把你老爹老娘请过河来吗？”

“这……我试试看。”

“好，咱们这就分头行事了。”

小南门柏家的大厅，气氛相当紧张。

自从许姑娘主婢失踪的后片刻，柏家的快马传信使，已带了急信向四方飞传，召集朋友应付急难。

他已经知道这件事决非意外，决不是他一把剑所能应付得了的。

次日一早，信息便传抵郑州，到了许门主手中，许门主的人第三天一早就赶到了。

而快剑并没将许姑娘已经脱险的信息传出，也来不及阻止应召赶来正在途中的朋友。

其实他也不想传信阻止朋友赶来相助，正好趁机集中全力对付点龙一笔一群牛鬼蛇神。

赶来助拳的人络绎于途。搜踪的人正有计划地广布搜索网。可是，点龙一笔一群牛鬼蛇神，像是平空消失了一般，连外地的朋友也得不到丝毫的线索。

显然，牛鬼蛇神们仍然潜伏在府城附近。

多日搜索劳而无功，今天居然把姜步虚弄到手，这些侠义英雄们的兴奋神情，真像穷花子捡到了一堆黄金，谁也懒得冷静地分析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情理道义。

消息传得十分迅速，擒姜步虚的事本来就发生在大街上。

来得最快的人，是中州镖局的局主，多臂熊熊天豪，只带了三名伙计登门。

多臂熊不是怕事的人，但镖局不能开罪各方面的英雄好汉，从不介入私门与意气之争，与各方神圣皆保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

所以名义上与开封十大豪强保持友谊，但不与任何豪强走得太近，骨子里，他对十大豪强颇有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

中州镖局人数众多，镖师以下的伙计足有二百人以上，所有的人，都不许在十大豪强的地盘内惹事生非。

这说明多臂熊是个有远见的人，与十大豪强保持距离，因为不论他与那一豪强走得太近，都会发生难以收拾的局面。

十大豪强之间，彼此都有利害冲突。

一山不容二虎，有十头老虎，早晚会出大灾祸。

犯不得终于发难计算快剑，大灾祸终于降临了。

大厅有人满之患，堂上堂下坐满了人。

身分高坐在贵宾席的人，就有九名之多，其中有刀过无情和桐柏山孟世家的女公子孟念慈。

快剑与相貌威猛的许门主，移山倒海许正衡父女，今天是主人。

客人多臂熊四个人，倒像是被审问的囚犯。

“熊局主，姓姜的已经不是贵局的伙计，实在不需劳驾局主替他说话辩护。”快剑的脸色不好看，说话气大声粗：“每一项证据，皆在在指出姓姜的与范轩宇有勾结，你居然说他不认识范轩宇，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多臂熊为人四海，修养也够，脸上虽然仍然泛着微笑，但外露的坚毅神情，仍具慑人威严。多臂熊镇定地说：“姜步虚在敝局干了四年的掌鞭，他只是个和气谦虚，与人无争的平常伙计，双手有百十斤力道而已，他没有与人争名利的理由。”

他一早辞工，还没到家，柏兄便把他看成范大爷的同谋，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他没有与范大爷搭线的价码。

不错，他已经不是敝局的伙计，但四载同甘苦共患难情不可抹，我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愿为他尽一番心力。

柏兄，我以至诚担保他是无辜的，他只是走了霉运，无意中被波及的受害者，请将人让我带走。

你们可以进一步调查，如果有确鉴的证据与他有羊，我负责把人完整地交给你，我熊天豪是个有担当讲道义的人。”

“熊兄，你是说，咱们这些人，是没有担当不讲道义的人了？”刀过无情冷冷地说：“咱们好不容易才获得唯一的线索，易地而处，你老兄肯将人交出吗？”

这位风云十杰排名第二的豪杰，一点也没有风云豪杰的风度。

“至少，我熊天豪决不捕风捉影，在没获得罪证之前，决不伤害一个赶车的小人物。”

多臂熊逐渐按捺不住，说话有了火气：“柏兄，可否将许姑娘擒回的无双秀士；所招的口供让在下明白一二？无双秀士应该知道姜步虚这个人吧？”

“无双秀士任何口供都没招。”快剑讪讪地说：“咱们低估了他的修为，囚禁在秘室没加制他的经脉穴道，当晚便被他用缩骨功钻窗缝逃掉了。点龙一笔主持大局，无双秀士不可能知道一个做钓饵的车夫人是何来历。”

“许姑娘，你应该知道姜步虚被擒时的情景吧？”多臂熊转向许姑娘询问：“真是他引诱你们入伏吗？”

“我只知道他走在我的前面，向侧闪开，范家的打手就出面了。”许姑娘神情有点不安：“双方冲突，他并没走避，在城外被囚的秘室中没有他，这也是事实。”

我主婢俩自信武功颇有成就，被迷香暗算上当，并不表示我主婢武功不如人，我们都无法脱逃，他一个不会武功的车夫，居然毫无损伤在外逍遥自在，也是事实。熊局主，你不觉得可疑吗？”

“你们问过口供了吧？”多臂熊转向快剑问：“好像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他怎么解释那天的事故经过，与为何能在外追逐自在的理由？”

“还在问。”快剑说：“有三位问口供的专家，正在秘室侦讯，不久当有结果。”

“熊某希望见见他，这要求不算过份吧？”

“很难说，熊局主。”刀过无情冷笑：“阁下最好不要见他，万一这件事牵连到你，阁下的处境岂不太糟？是吗？”

刀过无情这番话，不啻指责熊局主也是范轩宇的同谋。

“欺人大甚！”多臂熊咬牙说，拂袖而起：“你们人很多，七嘴八舌心怀成见，似乎吃定了熊某，不留余地，好，咱们走着瞧！”

姓柏的，你给我牢牢地记住，我不管你用何种手段对付姜步虚，在我见过他之前，你们如果不在与范大爷或者点龙一笔对证之前处置了他，我会传侠义柬向你讨公道，我不怕你抬出任何神圣做靠山，是非自有公论。告辞！

“你说清楚再走！”刀过无情拍案而起，鹰目中冷电森森。

“姓柏的，你怎么说？”

多臂熊不理睬刀过无情，转向主人厉声问

“你已经听清孙兄弟的话了。”快剑冷冷地说。

“许门主，你怎么说？”

多臂熊找上了许门主。

“这里由柏兄作主。”许门主避重就轻。

“好，我说。”多臂熊一咬牙。“点龙一笔那一些人是逃不掉的，范轩宇也不会上天入地，当这些人一旦被擒，证明与姜步虚无关，那么，熊某将与诸位公私两了，熊某说得够明白吗？”

“你配说这种话？哼！”刀过无情不屑地说。

“配不配日后自有分晓。”

多臂熊领了三名店伙离座：“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十年前华山正邪大决斗，起因也是小小的冲突，死伤之惨，十年后武林元气未复。

这次事故也自是华山决斗的余波，谁敢说不是再次暴风雨的先兆？看今天的情景局面，诸位像是有意掀起风波，是福是祸诸位心中明白，咱们就坐等灾祸降临吧！”

“可恶：”

有人怒叫道：“马不知脸长！”

多臂熊头也不回出厅而去，身后传来群雄刺耳的讪笑嘲弄挖苦声浪。

3

一间坚牢的内室，暂时克作囚房。

无双秀士钻窗缝逃掉了，所以这间囚房的唯一小窗已被封死，点起灯照明。

姜步虚双手被分开，捆牢在墙钉上。

双脚用三十斤的脚镣管制，动弹不了，由高手制住了丹田气机，即使练了缩骨功，也没有行动的可能。

三个问口供的专家，已经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

他所招的经过很简单，那些人发现他不是尚义门的门人，查出他确是中州镖局刚辞工的车夫，打了他一顿把他丢在一间小房内，没派人看守。

他强忍着痛楚挣扎着逃走，在城外躲了几天，回城另找活路，如此而已。

一再地盘，一再地问，一再地用刑，他的口供毫不改变。

几个身分地位最高的人，由快剑引领进入囚房，其中有刀过无情、许门主父女、孟姑娘念慈与五名男女。

“他招出那些人的下落吗？”快剑向问口供的中年人问：“他好像快要撑不住了。”

“很抱歉，这小子什么都没说。”中年人苦笑：“用了九阴搜脉，以及胡老哥的离魂大法，没有用，他似乎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柏大叔，恐怕他真的是无辜。”许姑娘看清姜步虚扭曲变形的面孔，有点不忍：“要不要派人向中州镖局，调查他最近两三个月内的行踪？便知道他是否有与犯不得勾结的可能了。”

“熊局主本来就袒护他，怎么查？”快剑不同意。

“大爷，不必向中州镖局查。”那位负责看守的大汉在旁说：“前院的追风腿骆老七，曾经向街坊打听，问了好些人。”

“怎么说？”快剑问。

“上次他随镖师夺魂钩罗北，押镖远赴西安，回程转接了西安关中百局的镖，在崤山与混世天王一群强盗起了冲突，僵持了廿日，过不了崤山隘道。

镖是在他辞工的前一天安全抵达的，前后共费时三个月零七日，所以在这三个月内，他根本不在府城。”

“这……”快剑一楞。

“三个月之前便互相勾结妥当，难道无此可能？”刀过无情冷笑：“点龙一笔策划诡谋，岂是临时起意的？说不定早已准备半年以上了。”

“侄女是两天前抵达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侄女的动静，而预早半年策划定计呢？”

许姑娘终于犯疑，觉得不合情理。

“我来问就知道了。”刀过无情阴森森地说：“我不信他是铁打的人，让我用挑筋抽肌的手段对付他，那怕他不招？哼！”

“哎呀！”上刑的中年人惊呼，脸色一变。

“你们让开！”刀过无情乖房地叫。

挑筋抽肌，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用小刀割开肌肉，剔出筋用钩钩住筋徐徐拉长，或者钩住某条肌肉的腱部，往外撕拉。

事后，人即使不死，也会永远残废；是最为恶毒残忍的手法，痛苦非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刀过无情的绰号不是白叫的，为人本来就冷酷无情。

刚拈起刑具架的剔肉小尖刀，负责上刑问供的另一名中年人伸手虚拦。

“孙兄，三思！”这人沉声说：“我召魂使者胡大刚的离魂大法，决不可能有闪失，这人的口供，绝对可信。

孙兄不信任在下的神术，在下不介意，但你要用挑筋抽肌手段对付他，在下从此不再过问诸位的事，就此告辞，一切后果与在下无关。”

“那你为何不走？”刀过无情冷笑。

“胡兄，何必因为一个小人物的死活而伤了和气？”快剑苦笑劝解。

“话不是这样说，毕竟咱们都是侠义道中人。”召魂使者向室门走：“李老兄用九阴搜脉对付他，在下已经心中有愧，诸位如果有这种看法，为何不

加入魔道黑道称雄？你简直无耻！”

气息奄奄，整个人完全走样的姜步虚，突然双脚一收，三十斤重的脚镣拖动哗啦啦的怪响。

“好，姓胡的，我尊敬你。”姜步虚突然以中气充沛的嗓音叫道：“至于这一群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无耻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众人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姜步虚的双手，突然间变成无骨的软肉，滑出了捆绳，像两条变形虫，滑出立即又恢复原状。

他扭曲泛青的脸，一阵抽动随即恢复原状。

“铮铮！”脚镣扣肠的铁箍铆钉，突然变形松脱绷飞，双箍暴响弹开了，灯火摇摇，阴风乍起。

刀过无情手急眼快，手中的小刀猛地脱手飞掷，翻腾着飞向他的心坎要害，反应超生拔俗。

他手脚一伸，挺立原地，左手微抬，小刀入手。

“还给你！”他叫，手将小刀抛回，是抛而非射。

刀过无情见多识广，凭姜步虚那种在众目睽睽下脱困的神技，足以惊世骇俗，便知碰上了可怕的、身怀绝世的奇技的高手，怎敢狂妄地接刀？

身形一闪，让小刀坠落身侧，伸手急拔随身佩带的冷焰宝刀，要拔刀拼命了。

糟了，二十斤重的脚镣，突然飞掣而出。

镣练粗如鸡卵，两端有铁片扣胫箍，张开时宽有两尺，飞舞而出劲道惊人，挨上了必定灾情惨重。

室中人多，必定有倒霉鬼中头彩。

众人惊叫着躲闪，手忙脚乱向外退。

“扑！”一声响，一只胫箍击中刀过无情的左肩，沉重如山，力道惊人，所有的灯火，也同时熄灭。

刀过无情的冷焰宝刀无法拔出，仰面便倒，顺势倒滚翻，迅疾地滚出室门。

他只感到肩痛如裂，勇气沉落，翻起身来便溜之大吉，室内幽暗异象动魄惊心，怎敢不溜？

人都狼奔系突走散了，囚室正开始崩塌。

因室在内院深处，光线不足，地方窄小施展不开，灯一熄敌我难辨，因此所有的人皆急于退出，加以阴风来得怪异，难免令人心惊。

奔出院子得见天日，这些高手名宿胆气一壮。

“那是什么怪物？咱们等他出来！”刀过无情羞怒交加，拔出冷电森森，青芒闪烁有如鬼火升腾的冷焰宝刀，左手仍在伸拇指揉动左肩被击处。

“尸变！”有人惊恐地叫。

“咱们并没把他弄死呀！”那位负责用九阴搜脉逼供的人说。

这位仁兄是大名鼎鼎的侠义道名宿，但声誉并不佳的阴豹李长兴，由于身上没带有兵刃，因此逃得比所有的人都快。

“不可危言耸听，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弄玄虚。”许门主急叫，拔剑戒备：“这个姜步虚扮猪吃老虎，孙兄，你在引鬼上门。”

“老天！那天救我的妖怪。”许姑娘并不糊涂：“无双秀士供说，他们是

被会御阴风的妖怪所击昏的，也……也许……”

轰隆隆连声大震，小院的花厅门崩窗裂。

一声刺耳的怪笑传出，跳出长衫凌乱沾有血迹，脸色青灰，双目似乎有鬼火闪烁的姜步虚。

小院子并不小，设有些盆栽花草，本来就是内眷玩耍的地方，足以让高手名宿放手施展。

共有九个人列阵，其中没有召魂使者胡大刚。

快剑及时发出警啸声，紧急召唤爪牙进入内院。

姜步虚手中轻拂着沉重的脚镣，粗大的铁环链转动时，发出哗啦啦怪响，链两端的扣肠比链重，挥动时重力增加，挨一下真会骨折肉烂。

刀过无情在仓卒间挨了一下，居然不曾受伤，可知盛名之下无虚士。

这位排名第二的豪杰果然了得，必定已修至神功发境界，让体神功在神意一动的刹那间，便可驱发神功护体，至少在刹那间可以发挥四成护体功能。

天赋佳有恒心的人，须苦练半甲子岁月，方能有此成就。

“你们这些狗养的杂种！怎能如此酷待我一个赶车的小伙计？你们心目中还有天理、国法、人情吗？”姜步虚破口大骂：“杀人可怒，情理难容。既然你们不把别人当人看，可知你们的良心早已被狗吞吃了，我就以牙还牙，也不把你们当人看。

姓柏的狗杂种，你将为了今天的事后悔八辈子，也欠我一条命的债，赶快还；其他的人如果也不要良心向我动爪子，必须同样承担偿命的债务！”

“原来你是人啊？”刀过无情愤怒地举步扬刀逼进。

在所有的人中，这位豪杰的身价地位最高，既使主人快剑不催请，也得保持尊严出面招揽所有的是非。

“混帐东西：你以为我是鬼吗？”姜步虚不认识这位豪杰，骂得十分难听：“你又是什么东西？”

“狗东西斗胆……”

一声怪叫，姜步虚向前冲出。

刀光乍闪，破风声慑人心魄。

但见冷森的光芒闪动，却看不清刀身，可知速度与劲道，皆达到视觉的极限，假使再快些，必定连光也看不见了。

“铮！”一声巨响，镣链斜砸刀身，竟然爆出一串火星，可知例方接触刀身的铁链同样会受损。

刀不曾折断，但刀过无情的手，却受不了凶猛的震劲，惊叫有声，连人带刀斜震出丈外，脚撞毁了一只荷花缸，花折木溢碎缸爆散。

“再给你一下！”姜步虚怪叫，疾冲而上。

许门主大吃一惊，但不加思索地一剑急截，抢救身形未稳的刀过无情。

在道义上必须出手抢救，别无选择，侧方出剑逼姜步虚自救，围魏救赵所采的行动十分正确，格斗的经验极为丰富，攻其所必救。

又一声暴震，许门主人剑也被镣链震飞。

刚稳下马步的刀过无情，距姜步虚还在八尺外，刚看到情急抢救的许站主被震飞，突然发觉一只怪手已到了眼角。

他还弄不清手自何来，“啪！”的一声右颊便挨了一耳光，这才看清是姜步虚的手。

这手来得太不可思议，那是决不可能发生的事，姜步虚的身影还在八尺外，怎么手掌同时及颊的？

这一耳光，把这位目空一切的当代豪杰，打得眼冒金星，也打掉了他不可一世的傲气与信心。

他手中有刀，马步已稳，竟然挨了耳光，即使胆大包天的人，也会感到毛骨悚然，心底生寒。

不等镣链光临，这位豪杰采取了最正确的行动，飞惊而起，跃过院墙再飞升屋顶。

扭头下望，只感到心胆俱寒。

下面还有八个人，包括武功比他差不了多少的许门主父女，以及似乎更高明但深藏不露的孟姑娘。

八个人在镣链的八方扫击下，向四面八方窜闪奔逃，似乎他们手中的兵刃皆成了废物累赘。

一声怒吼，镣链缠住孟姑娘的剑，一抡之下，孟姑娘被带起飞旋，半途脱手丢剑，身躯像翩舞的蝴蝶，飞出墙外出了。

几乎在同一刹那间，姜步虚的身影出现在李老兄的身侧，左手扣住了李老兄的背颈像抓鹅，侧跃八尺，镣链有如天雷下劈，光临许姑娘的顶门。

刀过无情感到心中一凉，八个高手竟然在这一瞥之下崩溃了。

“滚倒！”刀过无情狂叫。

许姑娘的经验，并不比刀过无情差多少，声传到身躯已着地，急滚一匝斜窜而起，像老鼠般钻入崩坍了的花厅门，逃为上策。

所有的人，皆趁机逃出小院门。

李老兄逃不掉，被姜步虚扣住颈背左纵右跃，沉重的身躯似乎已失去重量，全身软绵绵地像个死人。

他完全失去挣扎或活动的的能力，张口结舌双目翻白，状极可怜可笑，颈骨很可能裂了。

“你下来！”姜步虚用镣链向屋顶上的刀过无情一指，软镣链竟然直举像银枪：“我听说过你手中那把刀，你跑不了，我会找你讨债，用挑筋抽肌的手段回报你，你最好下来砍我十七、八刀永除后患！”

“放了李老兄，咱们到城外地方找放手一拼！”刀过无情厉叫，色厉内荏。

外院的打手群涌到，但被躲在外面的快剑拦住了，九个武功惊世的高手也一击便溃，这些三流打手上去不育驱羊斗虎，不上为妙。

“你要我放了这位仁兄？”姜步虚一脚踏住李老兄的肚腹，将人踏牢在地上。

李老兄已经回过气来，便手脚只能虚脱地抽动。

“他已经栽了……”刀过无情硬着头皮说。

“他用九阴搜脉整治我，你又怎么说？”姜步虚沉声问，一点也不在乎院门外众多的打手。

“他是奉命行事……”

“你这狗杂种说的话不带人味！”姜步虚大骂，低头向李老兄问：“你是谁？”

“我……我姓……姓李……”李老兄痛苦地回答，似乎一口气很难接上。

“我知道你姓李，亮名号！”

“阴豹李……李长兴”

“你用九阴搜脉歹毒绝技折磨我。”

“放……放我一……马……”

“欠债还钱，对不对？”

“饶我，我……道歉……”

“我不杀你。”

“我……错了……”

“我留你现世。”

“不……不要……哎……”

鼻尖被两个指头捏掉了，接着右手被拉起一扭，肩骨怪响，筋被拉长扭转，手臂失去活动能力，即使能及时医治，这条手臂也废定了。

“你，到城外去！”姜步虚丢下阴豹，飞跃而起登上院墙，脚一点墙头，人如怒鹰向屋顶飞跃。

刀过无情不是傻瓜，九个人也大败亏输，他一个人怎敢再逞强？向侧飘落往屋角一钻像，老鼠般窜走了。

追之不及，姜步虚愤怒地踢毁一段屋脊。

忽地心中一动，姜步虚叫道：“姓柏的，你好好准备！”

他向人群喧哗的院外大叫：“我随时都会来找你讨债，你赖不掉的，今天在场的人，都必须为你们所做的狗屁事负责，我会逐一把你们废掉，以免日后你们再伤害无辜。”

镣链一阵抽打，屋顶遭殃，在碎瓦纷飞中，他消失在屋后。

平地一声雷。

姜步虚大闹柏家，击败刀过无情，废了阴豹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江湖。

最感惊奇的人是中州镖局的熊局主，镖局的伙计们，根本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人伯出名猪伯肥，找姜步虚的人愈来愈多。

小南门柏家人人人自危，召集友好的信柬向八方飞传。

风云人物必定有许多朋友，没有人吹捧，那能登得上风云人物的宝座？英雄本来就是捧出来的。

反之，风云人物必定有许多仇敌。

一个老好人，绝对不可能成为风云人物。

亲痛仇快，刀过无情日子难过。

曾经在柏家露面的人，同样感到忧心忡忡日子难过。

总之，这件事如果摆平不了，谁也休想安逸，谁也不敢对姜步虚的威胁掉以轻心。

因此，所有的贵宾都留在柏家共谋对策，众志成城，人一多，威胁当然相对地减少，人多人强，这是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

人一多，意见也多。

综合贵宾们的高见，可以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

一般说来，武朋友最为世人所话病的事，是好勇斗狠，谁怕谁呀？

所以主战派的力量直线增加，人数超过主和派数倍，主人快剑不得不作破斧沉舟的打算了。

柏家成了风暴中心，不论昼夜戒备森严。

英雄豪杰们纷纷向开封赶，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道义，同时，助拳也是扬名立万的最佳途径。

今天，两天，毫无动静。

姜步虚似乎失了踪，两天不露面，反而引起更多的谣言。

第三天，柏家来了几位贵宾。

尚义门的子弟精锐，也在这天赶到，许门主的十大门徒，全部到齐。

风雨欲来，快剑已欲罢不能，只为陆续赶来的人，几乎全是义愤填膺的主战派。

阴豹李长兴的被废，让那些刚愎自大的英雄豪杰们火冒三千丈，免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些英雄豪杰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搜索网愈张愈广，眼线也愈派愈远。

大南门外不远，大官道两旁浓荫蔽天，与城北有如沙漠的景象回然不同。

那就是有名的玉津园，是府城仕女的游春好去处。

目下有周王府的一名长史，领了几个人管理，而由府库拨银修葺，王府的内眷不时前来游乐，平时禁止闲杂人等在内流连。

由于大官道穿园而过，因此分隔为两园，也就有两座园门，整段两里长的官道平坦笔直，路两旁榆槐成荫。

除了车马在中间驰驶之外，旅客皆走在路两旁的树荫下。

盛暑时节，通常已牌以后未牌正末之间，热烘烘的大官道旅客不多，远在外里也可以看出熟悉的人是老几。

天涯怪乞师徒俩的花子装，就是活招牌，认识老花子的人，远在两里外也可以认出他的身分。

其实，老花子并非真的穷叫化，一个真正的穷花子，那有在江湖叫字号的份量？不饿死已经是天老爷见怜了。

老花子这身花子装，是向各地豪强示威的标志，也是勒索大户对头的本钱；穷花子身分最容易引起是非。

师徒两刚通过路左的玉津园门往南走，后面里外的三匹骏马四蹄突然增快，三骑士已看出老小两花子的身分，所以加快往前赶。

蹄声引起天涯怪乞的注意，扭头一看，三匹马已接近至计步内，脸色一变，一拉小徒弟打出示警的手势，退至沟旁站住了。

“仇家？”小花子漫不在乎地问，紧抓住枣木打狗棍跃然欲动。

坐骑慢下来了，三位穿青衫的佩剑骑士气概不凡，三双神光湛湛的鹰目，不怀好意地紧盯着老花子，坐骑缓缓向前接近。

“很难说。”老花子沉静地说。

“什么意思？师父。”

“应付得宜，就是有成见但没有仇恨的点头之交，应付不好，就是不是你就是我的仇敌了。”

“徒儿懂了。”

“懂了就好？”

“谁？”

“侠义道的仁义大爷，拳剑出神入化，天下七大超凡高手之一，姓贺。”

“伏魔剑客贺世荣？”小花子脸色一变，先前初生之犊的神情一扫而空。

人的名，树的影。

超凡高手的名头，确有震慑人心的强大威力。

“七大超凡高手中，有几个姓贺，笨！”

“另两个……”

“洛阳的魔爪洪钧，妙手海平，难道我没将中州的神圣人物告诉你？”

“中州双杰。”小花子又变了脸色。

嗓音不小、已接近的三骑士当然听了个字字入耳。

“小小年纪便知道咱们中州双杰，果然不愧称老江湖的衣钵传人。”驻马据鞍微笑的一位骑士和气地说：“假以时日，将出现一位新一代的江湖四乞。”

“江湖四乞那比得上洛阳双杰名号惊世呀？”老花子悻悻地说：“我天涯怪乞承认身分名头不如人，姓洪的，你尽管挖苦嘲弄好了，在人矮檐下低头，并不是什么受不了的不名誉事情。何况，目下有贺大剑客在，我这小鬼怎惹得起金刚菩萨呀？”

“你那张闯祸的嘴，最好洗得勤快些。”马上的妙手海平阴笑：“可恶！”

“老海，你不是专程来督促老夫洗嘴的吧？”老花子嘴上不饶人：“你三位大菩萨气势汹汹，是不是大太阳晒得发热昏，想找我老花子出气消火？”

“别耍嘴皮子，老花子。”年已半百出头的伏魔剑客，似笑非笑神情并不友好：“听说你和惜春宫的小魔女走在一起，有其事吧？”

“这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老花子本来就与丘老魔交情不薄。”

“听说……”

“呵呵呵！你一代天下名剑客，只会听说呀？孟家那位眼高于顶的千金，目下在柏家助拳，她当然会把咱们干预柏家爪牙当街掳人的事说出。

武林朋友不论邪正，都有站在自己立场多管闲事的劣极性，不顺眼就只知自己的理而出头，并不是什么天大的奇事异闻。

所以，诸位是冲着那天的事故，而来向老花子提出严重警告的，没错吧？”

“在下说的是另一件事。”伏魔剑客脸色一沉。

“老花子耳目还灵光聪敏，说啦：我在听。”

“南宫老兄往南行。”

“不犯法吧？”

“但如果前往十里庄，去找那位突然冒出土的姜步虚，那就不符合柏老弟的利益，也影响了在下的办事兴趣。回城去吧！南宫老兄。”

“如果老花子不转头回城……”

“你知道后果，是吗？转回去吧！好走。”

马鞭徐扬，三骑小驰。

“混蛋！这些人的心目中，那有别人的活路？”天涯怪乞冲驰出的健马吐口水：“看来，他们已经查出姜步虚的落脚处，前往先下手为强了。小乙，咱们绕道走，看是否有机会浑水摸几条小鱼。”

“走啊！师父。”小乞欣然说。

“可惜小魔女不在，她那把逸虹剑，足以当洛阳双杰。她老爹如果过河来了，伏魔剑客一定心跳加快掌心冒汗，有热闹可看了，走！”

十里庄，官道西侧的一座小村落，村东庄口傍着官道，建了一座十里

亭，亭附近加建了几间小店。

平时，庄户们并不禁止旅客人庄，旅客其实没有入庄的必要，小店可以供应旅客各种日用品，茶水善食一应俱全，庄中没有任何吸引旅客的事物。

小店共有七家，却有三家是食店，本来不接待旅客住宿，除非旅客出了意外，非住宿不可。

姜步虚就落脚在北首第一家小食店，他有办法说服了小店的主人收留，当然多花了一些银子，有钱可使鬼推磨，他本来就是有钱的人。

最北端的杂货小店旁，是一位庄中的大嫂，所开设的裁缝店，专门替旅客修补因出了意外事故，而破损脱线的衣物。

他在府城买了几件现成的青布长衫，有点不太合身，因此早善毕，便在裁缝店督促那位大嫂，按他的意思修改几件长衫。

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他落脚在城郊，也不怕有人知道，只是不想住在城中等柏家的英雄们上门闹事。

在城里，一个毫无身分的小车夫，与那些称大爷的人冲突，绝对占不了便宜，那些势利的巡捕嘴脸难看得很，真正有担当以抑豪强为己任的官吏丁役，毕竟没有几个。

其实昨天他一落店，眼线便发现了他。

当附近村店陆续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凭他闯荡四方的经验和见识，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快剑柏鸿翔是府城的大爷，被一个不值一文的小车夫折辱，柏大爷受得了，其他亲朋爪牙肯干休吗？

有财有势的人有时候是输不起的。

店堂窄小，一座粗制木案是剪裁的工作台，堆放着针线篮、碎布、剪刀、量尺……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位大嫂带了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娃，一钉一线埋头改缝衣衫，不理睬外界的事务。

姜步虚不便在店堂久待，在门外的凉棚下坐候。

棚中有两列排凳，一张小桌，方便旅客歇脚，甚至还备有施茶的桶和碗。

这种路旁纯朴的房舍，不论秋冬皆有施茶水的好风气。

蹄声得得，一匹雄健的枣骝来自路南。

远远地，便感到蓝光耀目，骑士那一身宝蓝色的劲装，以及装饰兼挡阳光的宝蓝轻绸披风，委实神气万分，引人注目，人要衣装的目的是达到了。

接近至百步内，骑士的鲜明形象更强烈了。

年轻、英俊、魁伟、剑眉虎目英气勃勃，腰间的佩剑古色斑斓，鞍后的马包居然是宝蓝缎子精制的，遮阳帽也是宝蓝缎制，

鞍辔鲜明，踏镫虽然不是响镫，但却是银色的，十分抢眼，一付银镫可值两百两银子。

枣骝轻快地小驰，人出色马亦骏，骑士那顾盼自雄的神情令人羡慕崇敬，老天爷所能给他的一切都给了，人间麟凤大概就是指的这个人。

骑士没有留下喝水的意思，鞍袋旁就备有精致的水葫芦。

烈日当头，旅客稀少，人的火气大概一定旺，人际关系不易维持心平气和。

姜步虚是唯一安坐凉棚，写意地喝茶的人。

骑士突然在棚外勒住坐骑，晶亮而光彩流转的星眸，注视着始然自得的姜步虚。

“喂！你。”骑士用马鞭向他一指：“距开封府城还有多远？”

行道树枝浓叶茂，视野有限，但从树梢向北望，府城东北隅的上方寺(清代改大延寿甘露寺)铁色琉璃塔高有三十丈，远在三十里外也可看到一清二楚。

平原地带有那么一座三十丈高的建筑，极为抢眼，蔚为奇观。

“这里是十里亭，你瞧，亭在街尾。”他并不因为骑士无礼而不悦，向北面三十步外的巨型十里亭一指：“片刻便可到府城打尖，不用赶。”

“你还管我赶不赶呀？岂有此理。”骑士的火气好大：“我看你是找挨骂，欠揍！”

一言不合就出口伤人，甚至还要揍人，这就是武朋友的劣根性，一练武就以为自己比别人强。

姜步虚平时为人随和，中州镖局的上下人等，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都不争的好青年，不出风头的老好人，决不因三两句闲言闲语红脸。

但今天，他似乎变了，大概天气热，火气旺的关系吧！不再忍耐啦！

十里亭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停留，附近的几家小食店中也有鬼鬼祟祟的货色。

那么，这位神气的佩剑劲装骑士，藉口问路生事，很可能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有关。

就算他能忍，对方也一定会露出狰狞面目的。

“他娘的！”他粗野地跳起来：“大概今年我冲了那位值日太岁星宿，好心好意说了几句好话，说得不到好报，我到底招惹了谁呀？”

“你招惹了我四海游龙，你真的欠揍，混蛋！那就给你——顿好揍！”

蓝影飞离雕鞍，飞入凉棚，真的矫若游龙，起落间远及三丈外，轻灵美妙落地无声，而且速度迅疾有如飞腾变化，微风飒飒中马鞭临头。

“好！拥若惊鸿矫若游龙。”姜步虚喝起采来，声出人已斜穿出棚外，马鞭距顶不足三寸，闪掠的身法神乎其神，才真的像矫若游龙，更像鬼魅幻形。

蓝影跟踪掠出，跟至坐骑旁。

姜步虚飞上马背，单足一点雕鞍，猛地矢矫飞腾，半空中

连串急剧后空翻，从顶点翻腾至飘落兰丈外，直翻了九匝，姿势不易看清。

反正只可看到依稀的急翻形影而已。

蓝影直立在鞍上，吃惊地注视着远在三丈外，沾地点坐不惊的姜步虚。

“好！”左邻小食店的凉棚中，传出悦耳的叫好声：“比云龙九现身法更高明，困难度更高。”

是一位村姑，但美好的五官与灵秀的明眸，决不属于一个劳苦的村姑所有，穿得老气，而且脸色也姜黄，但气质的流露都相反。

村姑身旁，也并站着一位脸色姜黄的小村姑，五官更为灵秀出色，明醉更晶亮如一泓秋水。

两位大小村姑身旁的长凳，各搁了一只长布卷。

“混蛋！你想抢我的绰号呀？”四海游龙怒叫：“非揍死你不可！”

蓝影飞掠而下，刚飘降，刚想抽出马鞭，姜步虚的身影突然一闪不见。

“咦？”四海游龙飘落，转身讶然叫。

姜步虚站在枣骝旁，右手抓住了鞍右的银蹬。

“你再撒野，我毁了你的鞍具，揍断一条马腿，你信是不信？”他似笑非笑地作势拉扯银蹬：“你这混蛋那像一条游龙？叫泼野的疯狗还差不多。”

“别放泼！”四海游龙怒叫，将马鞭塞入腰带，拍拍手：“来来来，不较量轻功，比拳脚，看你的拳脚是否有轻功一样高明，看我能不能把你揍个半死？”

“好，看我能不能把你打得满地爬。”姜步虚放了银蹬，大踏步接近。

两人身材一般高，同样雄壮，同样英俊。

不同的是，四海游龙衣着华丽，英气勃勃不可一世；姜步虚则青衫飘飘，斯斯文文没有吓人的英气流露。

一时瑜亮，气势相当。

面面对峙，姜步虚一捞长衫下摆，装腔作势塞入腰带内，举起大拳头吹口气，双掌一搓，这才拉开马步有板有眼，丝毫不带火气。

“还欠了一个动作，没在掌心吐一口口水再搓。”小村姑几乎笑得花枝乱抖，出言嘲弄：“村夫打架，就是这付德行。”

四海游龙心中冒火，笑不出来，姜步虚摆出这种好笑的姿态，分明是有意作弄人。

姜步虚瞥了小村姑一眼，吐出三个字：“多嘴婆！”

“去你的！”四海游龙沉叱，一记现龙掌走中宫强攻，拍向姜步虚的胸口、劲道山涌，速度惊人。

高手对高手，用上内力发招不足为奇，这一掌吐出，挨上了必定的受力千钧。

姜步虚左闪，右掌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不可思议地指尖贴上了对方的掌缘。

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四海游龙并没有看到他出手封架，所以并没变招继续攻击。

一沾之下、人影乍分。

“你这家伙掌上有狠毒的鬼劲。”姜步虚在丈外怪叫：“混蛋！你要下毒手玩真的啊？”

他冒火了，四海游龙这一招平凡的现龙掌，假使他真误认是平凡的招式而出手封架，保证手一接触便掌碎臂裂，对方的掌上注入了可怕的狠毒无比奇功。

他的手神乎其神，沾上了对方的掌，幸好是试探性蓄劲蕴的接触，不然麻烦大了。

既使蓄劲内蕴，仍然感到指尖麻麻地，手臂如通电触，气机一阵波动，所以他知道对方身怀可怕的绝学，练成狠毒的惊世奇功。

“去你娘的！相打无好手，谁和你玩假的？”四海游龙也破口大骂，心中暗惊，这时，才知道自己刚才掌上有所感觉，定然是与姜步虚的身体某一部份，有过不明所以的接触，但仍然不知道接触的是手指。

“我怕你，你最好见好即收。”姜步虚不悦地说：“彼此无仇无怨。我不会用绝学和你拼老命。”

“我却要……”

“混蛋！你什么都不要。”姜步虚的嗓门增高一倍：“你这厮人模人样，却面呈忠厚心有奸诈，总有一天你惹火了我，我一定要把你这条龙弄成一条

虫！”

四海游龙勃然大怒，飞扑而上。

姜步虚身形闪动，快得不可思议。但见刹那间共幻现五个虚影，共换了五次方位。

而身形快捷如电的四海游龙，仅能扑向三个虚影劳而无功，共发了三次爪功攻击三位虚影，报费精力，速度已经足以骇人听闻了。

“我要和你捉一个时辰的迷藏，你的宝马保证一定被人顺手牵走，来吧！”姜步虚也心中暗惊，但语气轻松：“用多些劲，谁怕谁呀！”

他确是不想用绝学相抗，以免过早暴露所学。

他总算有点醒悟，这条龙不是柏家请来对付他的，假使是、不动剑死逼才是怪事。

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包括化了装易了容的两个村姑；全都不动声色的热闹而不加入，因此他明白这条龙不是柏家请来对付他的人。

四海游龙总算不糊涂，一个赶路的人，那能耗一个时辰捉迷藏？

既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对付不了不接招不近身的人，何况轻功已分了胜负，想追上姜步虚谈何容易？简直不可能。

马没有人照顾，偷马的人多着呢！

“你是个会逃命的滥货！”四海游龙向坐骑走去：“日后休让我在施展不开的地方堵死你，哼”

“你少臭美，快滚！”

“我，四海游龙蔡永泰。”四海游龙在马上高叫：“亮名号，胆小鬼！”

“名号？”姜步虚一愣。

“混蛋！你连名号都不敢亮？”

“唔！！真需要名号。”姜步虚自言自语。

“快说！”

“喂！你叫四海游龙？”

“如假包换。”四海游龙自豪地拍拍胸膛。

“谁赠给你的？”

“你少管！”四海游龙脸一红。

“自己取的？”

“那又怎样？”

“好，我也自己取。”

“取什么？”

“你取龙……”

“不许你也取龙！”四海游龙怪叫。

“你少管！”姜步虚学对方的口吻惟妙惟肖：“我才不屑取龙，免得日后龙游浅水遭虾戏。”

“混蛋！你……”

“有了。”

“有什么？”

“我和那些侠义英雄有债务纠纷，必须取霸道些的绰号，对，霸道些，叫……叫……”

“那就称魔呀！”小村姑的声音似银铃。

“多嘴婆！”姜步虚第二次挖苦小村姑……

“你……”小村姑跳脚，被大村姑一把拉住了。

“到底你要叫什么？难道要我等到太阳下山吗？混蛋！”四海游龙不耐地催促。

“叫鬼神愁！”姜步虚兴高采烈地高叫。

“狗屁！”四海游龙嗤之以鼻。

“不好，难听死了！”小村姑急叫。

“我。”姜步虚高举右手，不理睬旁人的意见，声如洪钟：“鬼神愁姜步虚。鬼神愁！鬼神愁姜步虚！”

“不要，不要！”小村姑尖声叫：“难听死了，不好，要改……”

“再多嘴，要你好看！”姜步虚板起脸说。

“你……”

“不改，不改，不改！”姜步虚声震耳膜。

“你……你凶什么？”小村姑吓了一跳，被他的坚决与大嗓门发威神情所惊。

“这家伙是个疯子，至少快要疯了，所以取这种狗屁绰号，呸！”四海游龙大摇其头，瞥了小村姑一眼，撇撇嘴，策马向北走了。

4

姜步虚对四海游龙的印象并不坏，虽则对这位称龙的年轻人深怀戒心。

回到凉棚重新坐下，有意无意地留心两村姑的动静。

他已看出两村姑化了装易了容，疑心她们是快剑派来的人，心中怀有成见，也就油然生出敌意。

两村姑在小店的凉棚落坐，低声嘀嘀咕咕交谈，小村姑不住向他注目，晶亮的明眸神情相当复杂。

两个村姑过来了，在姜步虚的对面排凳坐下。

“你知道他们的人愈来愈多。”中年村姑沉静地说。

“是的，人愈来愈多。”他笑笑。

“你怎么还不走？”

“走？为何要走？”

“远走高飞呀：总不能等他们潮涌而至把你困死吧？蚁多咬死象，好手也怕人多。”

“我如果就此远走高飞，他们就会神气地自以为理直气壮，把我追到尽头，谁也受不了。”

“那是可能的，英雄们的行事，不会有始无终，他们是十分可敬的。”

“而且，我刚刚创名号，刚站起来，为了保持我的声誉，保障我的名号，我必须站得四平八稳，坚强地屹立应付一切危难，接受一切挑战。

所以我不能退缩，不能胆怯，不能逃走，一定要撑过这段扬名立万最艰难时期，撑过了，鬼神愁在江湖有了份量；撑不过，姜步虚就成为江湖笑柄，永远爬不起来。”

“需要有人扶一把吗？”中年村姑热切地说：“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不论

正邪，不论侠魔，他的成功，必定背后有不少人替他撑持，或者摇旗呐喊。”

“但我也相信，每一个成名人物，扬名立万前的第一段艰难时期，都是凭自己的努力和血汗撑过的，没有一个真正的雄霸天下人物。是在名家高手卵翼下创出自己的局面的。”

“这……确也如此。”中年村姑点头会意：“所以，每天都有许多壮志凌云的人踏入莽莽江湖，每天都有许多英雄好汉资志以投死在江湖。

真正能成功也跻身高手名宿的人并不多，每一个成名人物背后，都背负着痛苦和辛酸，付出不少血汗代价。”

“我知道，但我仍然感谢大嫂的好意。”他由衷地说：“所以，我必须挺起脊梁，无畏无惧地迎接挑战，撑过这段艰辛时期。”

“也好。记住，必要时，我们母女是站在你一边的。”

“母女？”他一楞。

定下神正想追问。村姑母女已经回到邻店进入店堂，不再在凉棚逗留。

“她们是何来路？”他自言自语。

北面，蹄声得得，尘埃徐扬，”三位骑士正策马小驰，渐渐走近。

天涯怪乞师徒地头熟，越野抄近道飞奔，把即将收获的麦田践踏出两条道，从十里庄的北庄门冲入。

庄内静悄悄的，很少有人在外走动，决非因天气炎热而躲在家里，而是这些胆小怕事的村民，知道既将有祸事发生，或者曾经受到警告，乖乖地躲在屋子里避灾。

奔近东庄门，两人吃惊地止步。

庄门外不远处，就是南北大官道。

庄栅门是大开的，门内二、三十步的出庄车径中间，六个人各分南北面相对，神情都相当沉静，但即使没有任何举动，旁观的人也可以看出双方的敌意来。

北首，是个相貌威猛的中年人，身后的两名随从，更粗壮得像门神，像金刚。三人都佩了剑，背手而立，脸上有令人莫测高深的笑意。

南首的三个人，同样一表非俗，也是一主两从打扮，也都佩了剑。

两方的人，都不约而同扭头注视冲来的两花子。

“喂！南宫花子，见了鬼吗？”北首的威猛中年人含笑打招呼：“你算是三生有幸，快过来见见孟大侠，不要说你不认识武林五世家之首，威震江湖的一代大侠幻剑孟小子吧？”

天涯怪乞闯了一辈江湖，当然认识幻剑功曹孟守仁，上次在街所碰上的孟姑娘，就是这位企业家大侠幻剑功曹孟守仁的爱女孟念慈。

话说得平和毫无火气，捉侠嘲弄的意味却十足。

“要说不认识那是骗人撒谎，说认识却又是实情。”天涯怪乞一面说，一面点着枣木棍走近苦笑：“我天涯怪乞又邪又怪，与孟大侠气不对味不同，幸好没因为名利有冲突，所以还不致于见面就打破头。

老魔，你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悄悄遁过河了？小丫头呢？”

“大概你在渡头等。”老魔说。

“是呀！在柳园口渡。”

“我却是从上游乘马过来的，赶上啦！”

盛暑时节，久没下鱼，黄河水位一天天直降，河面宽不过二里左右，

水深及肩而已。

有些等不及渡船的人，干脆脱掉衣裤徒步往来，乘马而渡更是保险。

而每年雨泛的季节，河水暴涨，河上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渡船也不敢冒险行驶，河两岸断绝了往来，交通断绝极为不便。

开封的城墙高有三丈，兵家必争之地城墙不得不加高。

而黄河的河床，却高出城墙两尺，所以后来李自成攻开封，攻不破就挖堤决水灌城，全城陷入水中，淹死了几十万人。

对面的幻剑功曹淡淡一笑，虎目中渐现杀机。

“丘老魔，你过河来看热闹，实在不怎么聪明。”幻剑功曹也话中带刺：“你与点龙一笔那些杂碎毫无交情；这时赶来不怕瓜田李下吗？”

“我九天飞魔过来看热闹，是因为我高兴。”老魔一阵阴笑：“至于我九天飞魔所行所事，从不理会旁人的看法，更不在乎瓜田李下犯嫌，所以我是魔，魔中之魔。是否聪明，那是见见智的世俗看法，只要我认为聪明就够了，谁说我笨我都不介意。”

“丘老魔，何必呢！”幻剑功曹采取低姿势：“当年华山决斗，你老兄置身事外，目下只是余波荡漾，实在不需劳动你老兄出面干预……”

“喂！你幻剑功曹可是领袖群伦，声誉极隆的名宿，可不要信口开河乱开黄腔，指鹿为马，你说话要负责的。”

“你……”

“我说过我要干预吗？”

“这……”

“我说过是来看热闹的，没错吧？”

“可是……”

“不要可是，我九天飞魔虽不是金口玉牙，但说话算数，那需要你代替我说话声明？岂有此理。你们藉口华山决斗余波，纠众趁机大张挞伐，难道不许别人旁观看热闹？是不是怕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暴露难堪？你说！”

老魔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丘老兄，你是知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彼此必定多少有些成见，一旦在情势混乱时在场看热闹，谁也不敢保证情绪稳定，小风浪也会变成暴风雨。”

“那就做出一些光明正大，合乎义理可以留传后世做榜样的事让人看呀！”

“点龙一笔……”

“你给我少胡说八道，点龙一笔恐怕早就逃出千里之外了。”

“他们……”

“我是指你们正在进行的阴谋。”

“这……”

“姜步虚只是中州镖局刚辞工的车夫，他在中州镖局干了四年掌鞭，算起来也该是快剑柏鸿翔的乡亲近邻，你们是这样任意凌辱乡邻的？”

阴豹用足以致命的九阴搜脉残害他，他废了阴豹一臂一鼻并不算过份。你，把手摸按着你的心。”

“什么意思？”

“们心自问呀！谁对谁错？老实说，你幻剑功曹如果出面，凭你的身分名头，你简直就在侮辱你自己。哼！我警告你，只要你站出来，我九天飞魔

也必定挺身而出，我说话算数，你最好是相信。”

“好吧！我不出去总可以了吧？”幻剑功曹得意洋洋地说。

“我就在你身边看着你。”

“丘老魔，你上当了！”天涯怪乞大叫。

“我上什么当？”老魔问。

“伏魔剑客与洛阳双杰亲自出马，马上就到了。”天涯怪乞苦笑：“这个狗屁功曹把你拖在庄子里，你连看热闹的机会也没有啦！”

九天飞魔脸色一变，粗眉深锁。

“伏魔剑客来了？可能吗？”老魔似乎不肯相信：“快剑够请这位大菩萨的份量吗？”

“不信老花子的话，你会后悔。”

老魔哼了一声，大踏步向庄门走。

幻剑功曹向随从一打手势，也举步向外走。

四海游龙徐徐策马北行。

他人生得英俊孕伟，鲜衣骏马英气外露，到任何地方都吸引人们的注目，再加上目无余子，到处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小小一件问路枝节，也引起一场风波，可知他是存心生事，到处惹事生非以提高知名度的闯祸精。

离开十里庄不过二里地，迎面来了两匹坐骑，骑士是女的，漂亮的轻绸制装饰华美的遮阳帽，泛着珍珠色，穿的紧身女骑装是月白颇为抢眼，剑插在鞍袋旁。

右面超前一乘的女骑士，小蛮腰间多了一具月白色，绘了一个双剑交叉图案。

那是武林五世家，湖广桐柏山孟世家的标帜，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颇具有权威性，也是剑道名家的象征，在武林有其地位。

由于遮阳帽加有边饰，对面平视不可能看到下颌以上的面部，无法分辨出那女骑士是美是丑。

但从月白色的骑装估计，必定是年轻的女性，玲珑的身材，也说明女骑士具有矫捷的身手。

宝蓝色极为抢眼，炎阳下，月白色似乎更为抢眼，反光度更为强烈。

官道宽阔，可宽四车并驰，行人与马匹皆循道去行走，走在行道树的浓荫下，各走各的不可能有争道碰头的事发生，除非有一方故意生事。

相距仍在十步外，四海游龙突然勒住了坐骑，鼻中哼了一声，马鞭向上一拂，一段树枝应鞭断落。

马鞭直悬在手腕上，双手齐动，枝叶纷坠，手中剩下三段拇指粗四寸长的树枝。

这片刻，两位白衣女骑士已到了路对面。

“喂！你干什么？”四海游龙突然向路对面的女骑士高叫。

异性相吸，两个衣着光鲜的人也目光相吸，这是正常的反应。

两位白衣女骑士，早已从帽饰的流苏空隙中，留意蓝得刺目的色彩，当然早已看清人才一表的骑士面貌，因此更为暗中留神。

路外侧，是一片灌林丛，因缺了雨水滋润而萎象毕露，混生的杂草形成不便走动的蔽地。

白衣女骑士勒住了坐骑，前一位女骑士一掀遮阳帽，露出明艳照人的面庞，柳眉一挑，凤目中有怒意，被激怒的面庞一点也不吓人，反而增添了三分吸引异性的神彩。

“无礼！”女骑士可没有姜步虚那么好说话，一言不合便小性大发。

人与人之间，第一印象十分重要，四海游龙人如临风玉树，对女性早有强烈的吸引力，既使无礼，也容易获得女性的原谅。

至少，女骑士掀帽露出面庞的心态，便足以令人回味，用故意装出来的怒意，以掩饰内心的秘密，看不出真正问罪责备的意思。

一声大喝，三段树枝幻化为三只球形怪影，连环飞旋而出，射向女骑士的马头。

女骑士正是幻剑功曹的爱女孟念慈，也就是在大街上与老花子和小魔女冲突的孟姑娘。

只不过那天她穿了黛绿衫裙像个淑女，今天穿了骑装便像武林女英雄，同样明艳美丽，绝代风华。

孟姑娘大怒，也吃了一惊，看不清是何种暗器，不但速度快，旋转更快速，已完全失去树枝的形状。”

路宽四五丈，飞行的距离过了中段速度不减，后劲惊人，马匹绝对禁受不起一击。

她的反应极为迅疾，一抖缰拉高马头，马急退三步，马头拉高时暗器不再构成伤害了。

她对四海游龙有好感，本来就是少女怀春的一段尴尬岁月，对英俊的异性相当敏感，四海游龙却用这种手段来吸引她，未免太不解风情啦！

怒火真的上冲了，正要跃落兴师问罪。

“哎！狗娘养的……”路外侧的灌木丛传出惊呼怒骂，一个刚钻出树丛的蒙面青衣人，被第三根树枝掠过右肩外侧，衣裂肌伤，手一松，掉落一枚淬毒的三棱镖，转身重新钻入灌木丛，如飞而遁。

“是暗算你的人。”四海游龙据鞍微笑：“我在这一面可以从树隙中看到他的形影，情急走险似乎志在必得呢！”

侍女已飞跃下马，但无法追赶暗算的人了。

“是毒手三郎尤成全的毒药镖，小姐。”侍女拾起镖说：“毒蝎五娘的义弟，没错。

毒蝎五娘与点龙一笔同谋，这些人一定还潜伏在府城附近兴风作浪。”

“谢谢你啦！”孟姑娘接过镖向四海游龙道谢，脸上红云益一增三分明艳。

误会了对方，免了一场灾难，又羞又喜的可爱神情，让对面的四海游龙目定口呆，魂不守舍的傻态令人发笑。

年轻小伙子看到心仪的异性，这是就付德行，幸好还不致于手足无措，

“请不要介意。”四海游龙总算能及时定下心神，问道：“是仇家？”

“是，也不是。”孟姑娘嫣然一笑：“只不过凑巧卷入一场是非，各为朋友各施手段，并无私人仇恨，明枪暗箭，各展奇谋而已。我姓孟，爷台……”

“唔！的百宝囊图案……”四海游龙策马越乡路面：“我不陌生……”

“我是……”

“哎呀！姓孟，双剑交叉图案，我该知道呀！”四海游龙欣然说。

“桐柏山孟家，幻剑功曹是我爹。”

“对了，幻剑功曹孟大侠。孟姑娘，你也应该听说过我这号人物。”

“我应该知道吗？”孟姑娘俏巧地白了他一眼，脸上与明眸中的表情丰富。

“四海游龙蔡永泰。”

“哎呀：原来四海游龙就是你呀？”孟姑娘兴奋地说：“你出倒不到两年，把大江两岸的歹徒恶霸整治得焦头烂额。我早就听说过许多有关你这位游侠，崛起江湖的英雄事迹，可惜我很少出门，幸会幸会。”

“我是第一次北游，大江我熟悉，大河却毫无所知，所以北游以增见识。算起来我们是邻居呢！你怎么也来到开封府游玩？”

“随家父游历，打算到京师天子脚下见识见识，没想到途经开封，便碰上一场风波，家父的几位朋友需要帮助，只好留下来。”

孟姑娘说起谎来脸不改色，流利极了。

“哦？什么风波？”

“华山决斗的余波。”

“我知道，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哦！令尊十年前曾经参与了？”

“四门五世家泰半参与了。”

“好啊！算我一份。”四海游龙雀跃地说。

“这……”

“老邻居不欢迎吗？”

“我是由衷欢迎，只是……”

“有困难？有顾忌？”

“有几位老一辈的人作主，所以……”

“放心啦！我会尊重老前辈们的，我也是侠义门人子弟，正邪之斗我义不容辞站在侠义道一边。”

“请到开封等我好不好？我好争取一些时间在老一辈的人面前先容。”孟姑娘本来就无意拒绝，但不无顾忌；

桐柏山在湖广与河南交界处，地望上仍属于大江南北。

四海游龙出道两载，在大江南北声誉鹊起，据她所知，大江南北的豪霸寝食难安，被这位武林新秀整治得焦头烂额。

据说还没碰过敌手，为人骁勇狂野，心狠手辣，像这种年轻气盛的新秀英豪，在那些老一辈的高手名宿心目中，是难以驾驭的危险人物，好评有限。

所以她必须先微求老一辈的人意向，冒冒失失地立即引见，很可能弄巧成拙。

据她所知，伏魔剑客或许忍受得了狂傲的年轻人，但刀过无情或者字内十大剑客之一的许门主，可不是有容人之量修养够的老前辈。

若事先不疏通，很可能双方见面，三言两语不投机，必定反脸成仇，必须先有所准备。

“好，我到开封相候。”四海游龙首肯，显然也不愿冒冒失失的去见那些老不死毛遂自荐。

“开封在江湖朋友口中，最享盛誉的客店是南大街的汴京老店，回头我去邀你，如何？”

“我在汴京老店静候你的芳驾，回头见。”四海游龙喜悦地说，挥手示意，骏马小驰而出。

“回头见！”孟念慈依依地挥手道别。

一见钟情，两人心中都留有对方美好的印象。

四海游龙夸大其词，不问情由便奢言站在侠义道一边，言义不容辞四个字，说得未免太轻率。

其实，这只是藉口，要藉此亲近孟念慈，其他后果概不考虑。男人一旦钟情于某一个女人，只管眼前那顾将来？

当姜步虚踏出裁缝店时，外面凉棚外的路旁，已有七骑士七匹马相候，人坐在鞍上神气万分，全都向他注目，似乎把他看成妖怪。

七骑，两个是一身白的孟念慈主婢、快剑柏鸿翔、那天擒他的八大汉中的一个、伏魔剑客贺世荣、洛阳双杰魔爪洪钧、妙手海平。

他暗感心惊，来的人似乎太多了。

他的目光落在孟念慈已除去遮阳帽的面庞，暗喝了一声采：“好个明艳照人的小美人！”

那天在囚室，他见过这位小美人，那天穿了绿衣裙，看所站的位置，这位小美人的身分地位颇高，但自始至终不曾说过话。

还有另一位同样美丽的少女，好像曾经替他辩护，却不起作用，所说的话没有份量。

那位少女他认识，正是被他救出樊笼的许姑娘，许门主的．女儿。

似乎，他觉得许姑娘总算还有点理智，比那位号称风云十杰之一的刀过无情，多了几分人味。

那天他的脸被折磨得变了形，走了样，已经无法与今天的他比较异同了，所以认识他本来面目的快剑和那位大汉，带了后台高手来指认他。

他左手挟了修改妥当，摺叠整齐的几件长衫，右手抛弄着向裁缝大嫂买来的一根木尺，神色从容，泰然自若到了棚口。

“是他！就是他！”大汉指着他大呼小叫；“只是气色好了许多，是他，没错。”

“你是那天欺负我的八个狗杂种之一，没错！”他气唬唬地用尺指向快剑：“姓柏的，你这狗娘养的杂种那天跑得比发狂的狗还要快，今天又带了一群狗男女耀武扬威，你比狗要卑贱一百倍。你下来，还我公道！”

快剑怎敢下马，用目光向伏魔剑客求援。

姜步虚骂得相当毒，狗男女三个字谁也受不了，本来神情并不激动的伏魔剑客，气得脸都青了。

孟念慈主婢，更是粉脸生寒，凤目中杀机怒涌，把他恨入骨髓。

假使有许姑娘在场，他不至于骂得那么恶毒。

洛阳双杰更是怒火如焚，愤怒地一跃下马。

“你这位年轻人，怎么如此可恶？”伏魔剑客倒是沉得住气，沉静地扳鞍下马，挂好缰往路旁一站：“你就是姜步虚？”

“不错，那就是我，绰号叫鬼神愁，鬼神愁姜步虚。”他顺手向后一挥，一叠长衫飞落身后的歇脚凳上：“不论鬼神，见到我都发愁。”

“胡说八道！”伏魔剑客口气转厉：“你真是中州镖局的车夫？”

“半点不假，在中州镖局本本份份辛苦了四年，到头来几乎送命在你们这些豪强手中，这世间已经没有天理国法人情了。”

他也脸一沉，声色俱厉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你是老几，更不知道你是那一位主宰人间生死的神圣，你最好退在一旁，让那位可敬的乡亲姓柏的还

我公道！”

“老夫……”

“我不管你是谁，你最好保持自尊像个人样，让姓柏的把坑害我的理由说个一清二楚，弄清楚黑白是非你再出头尚未为晚。姓柏的，过来！”

快剑与所有的人皆已下马，屋旁抢出几名打手将坐骑牵至路旁的大树下。

“你是范轩宇的爪牙，设计掳劫许姑娘的媒子。”快剑的大嗓门像在叫喊：“许姑娘在我家作客、等于是陷害我，一石二鸟重新掀起正邪冲突的风波。”

“我要人证旁证！”姜步虚的嗓门也大：“而且必须有人证明我姜步虚在中州镖局，从关中那趟镖抵达开封之前，那三个月零七天的走镖期间，我那一天在开封与范大爷的人在一起勾结？”

“你该是三个月以前就投效范轩宇……”

“该是？”

“这……”快剑愈急愈无法清晰地用言词表达，用该是两个字就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就凭该是两个字，你就把我吊起来加三十斤重的脚镣；用各种酷刑折磨我，用九阴搜脉毁我全身经脉，用离魂大法探求我的隐私，最后要用残酷的挑筋抽肌绝子绝孙的手法凌迟我？好，我等你举证。”

“事实证明你是个武功惊世的高手，必定是点龙一笔那些人请来对付我的可怕邪道凶魔。”

“在下今年二十三岁，十九岁至中州镖局赶车，整整四年出头，清清白白，全开封的人都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车夫。

不错，在下练了几年武功，家传技击术，加上师门的内功心法，到底配不配称为高手，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你们把我的野性逼出来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姜步虚正式以鬼神愁的身分，以牙还牙了断你我的恩怨是非。

现在，你必须举证，举出令人心服，令我满意的人证旁证，你说吧！”

“设下阴谋诡计的人皆逃掉了。”洛阳双杰的魔爪洪钧，忍不住厉声说：“所以你撒赖……”

“放你的狗屁！”姜步虚沉叱：“没有人证旁证，你们就能毫无理性地用酷刑逼供？你简直狼心狗肺……”

魔爪洪钧真不该冲动强出头的，这一挨骂，便怒火爆发地失去了理性，暴露出豪强面孔来。

他急进两步，愤怒地一爪走中宫长驱直入。

先动手的人，既使有理也变成无理了。

旁立的人，谁也没看清姜步虚是如何出手封架的。

伏魔剑客功臻化境，剑术举世闻名，耳目之灵无以复加，居然也没有看清变化。

伏魔剑客假使不被激怒，必可阻止惨剧发生，必定及时阻止魔爪洪钧情急出手。

旁立的人只觉眼二花，大名鼎鼎绰号称魔爪，爪功在武林称尊的高手洪钧，抓出的右手掌背，已被姜步虚抓住了掌背。

“你也未免太狂了！”姜步虚右手的布尺尖，抵在魔爪洪钧的咽喉下：“你的爪功非常的了得，但在我鬼神愁面前还不够好，你胆敢用绝学要我的命，

我有权以牙还牙，你怎么说？”

白影一闪即至，冷森森的剑尖到了姜步虚身右近尺。

“放了他！”孟念慈剑上龙吟隐隐，任何时候皆可能递出贯肋，情急拔剑救人无可厚非，却没想到后果，可把姜步虚激怒了。

“放就放！”姜步虚冷笑。

尺尖离开了魔爪的咽喉，魔爪已楞住了，似乎仍然不信刚才自己被制住，震惊仍未恢复。

有骨折声传出，魔爪的身躯，突然向侧方的冷森森长剑撞去。

孟念慈大吃一惊，火速收剑躲闪。

糟，所闪的方向落入姜步虚的算中，只觉眼一花，手一震，握剑的右手脉门挨了布尺一击，五指一松，感到身侧微风飒然，人影掠过，剑已易手。

情势在猝然间失去控制，豪强们的本能反应是不假思索地出手。

人同此心，五个男女不约而同，以闪电似的奇速拔剑，攻出。

情势混乱，五个人所采反应步骤几乎一致。

刚将剑抢到手的姜步虚，没料到五个人会同时攻击，发觉凶兆已来不及了。

伏魔剑客的剑叫昆吾剑，是目下武林十大名宝剑之一，与许门主的追电，九天飞魔的逸虹，属于同一品质。

可绝壁穿铜的宝剑，全力一击，可怕极了，情急抢救，当然全力施为。

双杰之一的妙手海平，不但剑可怕，施展的切入妙手也同样可怕。

唯一差劲的是那位大汉，但已算是将近一流的高手了。

雷霆一击，五剑齐聚。

一声怒吼，冷森森的剑化虹飞腾，从汇聚的剑山中破空上升，罡风似隐雷，剑气迸散的气流厉啸惊心动魄，矢矫而起的长剑在半空升至顶点时，开始从电虹变为翻腾，力道聚失。

下面，五剑所聚处没有人，没有血，但一丛碎布帛，却在剑气中像蝴蝶般飞舞。

同一刹那，被扔撞而出的魔爪身躯砰然着地。

同一瞬间，孟念慈的身躯，也被爆散的强烈剑气，斜震出丈外。

“噢！我的手……”摔倒的魔爪，发出可怕的狂叫，声如狼嚎。

右手指骨掌骨全碎，手成了一把软肉，肌肤仍是完整的，这只右手不能再使用魔爪了。

姜步虚出现在街中心，像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发髻被震散披头散发像个鬼，脸色泛灰口角有血沁出。

身上的长衫只剩下几小片，内衣和长裤碎裂处处见肉，有几处创口鲜血外流。

“我……会回……报你……们……”他的嗓音变得虚脱无力，一步步的向后退：“我一……定……”

十里庄的庄口远在百步外，九天飞魔与天涯怪乞师徒，与老魔的两随从，正大声咒骂着狂奔而来。

“伏魔剑客，你好不要脸……”

邻店的村姑母女，也撒剑飞扑而上。

“杀掉这些无耻英雄！”母女俩尖声大叫。

孟念慈扑上拾回坠下的剑，竭力向坐骑奔去。

姜步虚喷出一口鲜血，身形突然幻化为淡淡流光，消失在路对面庄旁树林内。

伏魔剑客只感到毛骨悚然，喝声走，也奔向坐骑。

伏魔剑客看到受了重伤的姜步虚，居然还能化虹逸走，这位名震天下的大剑客，只感到心胆俱寒。

5

一天天过去了，柏家的朋友们不但不会散去，而且朋友愈来愈多。

邪道人士也闻风而至。

每个人都在找鬼神愁姜步虚。

鬼神悉的绰号像平地一声雷，向江湖轰传；也赫然成为震惊天下的风云人物，一朵平空冒出来的武林奇葩，谁也弄不清他的来龙去脉。

可怜的伏魔剑客，成了众矢之的。

十天半月过去了，鬼神愁的下落有如石沉大海。

在柏家聚会的群雄，紧张的心情也日渐放松。

也许，鬼神愁伤发死掉了。

也许，他怕侠义道的人数太多而远走高飞了。

但见多识广的伏魔剑客，知道灾祸早晚会降临的。

搜捕点龙一笔一群邪道凶徒的行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却劳而无功。

开封是中枢大埠，人口近百万，交通四通八达，商旅往来如过江之纫，任何地方都可以隐藏。

加以侠义道人士之间，肯无条件两肋插刀衷诚合作的人并不多，甚至有些人因利害攸关而坚拒合作。

以四大镖局来说，没有一家愿替快剑卖命，中州镖局的熊局主，甚至展开杯葛行动。

任何一家镖局，都不愿无理性地与邪道人物结怨，想要他们干预业务以外的恩怨是非，等于是广树仇敌砸自己的招牌，不是生意经。

而江湖行业中，有许多与邪道人士有关，等于是邪道人物的庇护所，侠义道人士根本打不进他们的圈子。

伏魔剑客与许门主一群人，在这圈子里有仇人而无朋友，可知搜捕行动的失败是必然的事。

侠义道人士以柏家为中心，城南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控制面不大。

城东，是邪道，魔道，黑道人士的活动区。

九天飞魔一家老少住在大梁老店，无形中成为魔道人士的注目中心，老魔代表那些性情古怪、行事藐视世俗、是非界限模糊的所谓离经叛道人士，扬言代表第三者冷眼旁观情势的发展，看侠义英雄们，如何以合乎道义的方法，解决他们与一个无辜车夫的纠纷。

必要时，就会站出来主持公道。

风雨欲来，都在等候姜步虚的出现。

鬼神愁的绰号，行情一天天看涨。

姜步虚根本不在府城，他回到陈留老家养伤。

五剑合力一击，他确是饱吃苦头，剑气所聚几乎毁了他的玄功内丹。

任何高手名宿，在猝不及防受到突袭，决难幸免。

真不巧，他师父已在他动身返府城的当天，应霍山一位朋友的邀请飘然而去，何时返祠无法预料。

蔡道人脚下不便，不良于行，千里迢迢远赴霍山，归期自难预料。

这天晚间，父子俩在静室人定，一个时辰之后，这才点起菜油灯，静室出现朦胧的幽光，寂静的静室真有阴森的气氛流露。

“打算动身了吗？”他老爹问。

“是的，爹。”他伸伸手脚坐在蒲团上，神情显得悠闲懒散：“明天。”

“找那些人报复？”

“因势利导，无所谓报复。藉他们扬名，他们也是事非得己，情势不由人，情有可原。豪强们的作为，还能希望他们遵守道义？”

像他们这种嘴脸和手段，已经算是比较温和的了，比他们凶残恶毒百倍的人多着呢？所以我不打算开杀戒。”

“那你打算……”

“继续利用他们兴风作浪，或许能从他们身上，找出雷霆大天尊的线索。”

“儿子，你师父的事，你不觉得可疑吗？”

“爹的意思……”

“你师父要求你查雷霆大天尊的下落，却要亲自与雷霆大天尊了断，为何不有事弟子服其劳由你出马？你师父脚下不便，行吗？”

“这……”

“其次，你师父只将太素玄功传给你，只告诉你雷霆大天尊的内功叫乾元大真力，善用绝学天雷掌，却没将克制该两种绝学的武功传给你，你师父能克制吗？”

“我想，师父一定认为我们家的大轮回手，足以克制天雷掌，太素玄功必定可克乾元大真力，所以……”

“问题是，你师父并不知道我们家传大轮回手真正威力，他怎知道你足以克制天雷掌？除非你师父另有克制的绝技。”

“也许吧！”

“所以，日后假使你真的找到了雷霆大天尊，赶快返家报信，可别逞能，我不希望你让雷霆大天尊用天雷掌或其他绝技打死你。”

“我会小心的。”

“那我就放心了，儿子，尽快追查，你已经为此花了五年光阴，我不希望你为了报师恩，一辈子在寻仇觅踪中浪费生命，早日了断回家种庄稼，知道吗？”

“孩儿将尽全力，早日返家。”

一切小心，你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希望有第二次，歇息去吧！”

已牌正，姜步虚踏入寄宿的小食店，后面跟入五个男女占据了食厅。一“他的行囊仍在店内，有人在这里等他不足为奇，但这五个人，却令他大感意外。

应该是快剑的爪牙，却料错了。

“是你们呀？”他向店主和一名小伙计，挥手示意要他们回避，独自与五男女打交道：“你们不赶快逃离开封，大概活得不耐烦了，你们知道快剑找来对付你们的人；是些什么大菩萨吗？”

五个人，赫然是点龙一笔、桃花仙史、毒蝎五娘、毒手三郎、无双秀士……

除了毒手三郎，其余四人都是熟面孔。

但四个人在他仅留下模样的印象，因为那天黑衣大汉，是将他打昏后带走的，之后便将他交给另一批人间口供。

而问口供施刑的人，都成了白痴。

所有的人，都没将他与那天现身的妖怪联想在一起。

“咱们的消息灵通得很，甚至那天在这里，你与他们交手的经过，咱们也一清二楚，如果咱们真的害怕，早就远走高飞啦！”点龙一笔沉着地说，态度相当客气：“姜老弟；咱们是专诚在此相候，请随咱们前往某一处地方，与咱们的主事人见面，欢迎老弟参加咱们的行列。”

“没兴趣。”他断然拒绝：“在下与那些人的过节，自己会设法了断。”

“姜老弟，请听我说……”

“你才该听我说。”他脸一沉：“你们的手段，比他们更卑劣更可恶；我不找你们算帐，已经情至义尽，你们居然妙想天开，邀我入你们的伙，岂有此理。诸位，给你们片刻工夫远离十里亭，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姜老弟，咱们是诚意来找你商量的……”

“我和你们这些滥货，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他冷冷一笑：“我对玩弄阴谋诡计来暗的深恶痛绝，所以对你们的印象坏透了，你们还不滚？”

毒蝎五娘是最阴狠的人，也是江湖上有名的玩毒专家之

另一个女人桃花仙史，则是使用迷香的高手，上次在大街上暗中泄放迷香，把武功比她高明十倍的许姑娘弄翻，使用迷香的技术十分高明。

用毒与用迷香的人在一起，即使伏魔剑客在场，也不见得稳占上风，武功再高强的人也是枉然。

“小老弟，话不要说得太难堪。”毒蝎五娘冒火地说：“邀你入伙，是看得起你，知道吗？”

“就算我不识抬举好了，大嫂。你们再不走，更难堪的话就要出口了！”

“你敢？别以为你能在伏魔剑客的剑下逃命，就敢在咱们这些人面前卖狂。”

“你这老虔婆给我听清了。”他开始骂人了：“你们一群杂碎也许真的了不起，而我鬼神愁决不是你们几个人所能威胁对付得了的。

假使你们胆敢不自量力想来硬的，那我一定会把你们整治得哭爹叫娘的。哼！你们还不滚？”

手一抄，他抓过桌上摆的一筒木箸，抽出五根亮了亮，表示他要用木箸对付。

“我来教训他！”无双秀士怒叫，踏前两步。

微风从大开的店门吹入，姜步虚在食厅内侧，他眼神一动，哼了一声。

“那位一身媚骨的女人，你的桃红纱巾假使动一动，我一定在你迷死人的五官上，留下一些记号作见证。”他大声警告。

上次许姑娘被掳，交手的经过他一目了然，便已知道有人在一旁施放

迷香，所以特别留了心。

无双秀士的迈步，神情一点也不像要上前拼命的人，用意是吸引他或分散他的注意，让桃花仙史施放迷香，五个人的眼神与表情的变化，难逃他的法眼。

在江湖混了五年，他已经是老江湖中的老江湖，见识与经验极为丰富？这些人的诡计怎瞒得了他？

凭这五块料，五比一也决不是伏魔剑客的敌手，居然敢他面前逞能，此中定有阴谋。

阴谋除了迷香、毒药、暗器之外，就只有五个人淬然合了，却由无双秀士一个人从容上前，当然此中定有古怪。

桃花仙史不信邪，桃红色的纱巾向上提。

一根木箸破空飞出，连站在对面的无双秀士也没发觉。

“哎哟！”桃花仙史尖叫，接着传出木箸快速飞行的破风声。

木箸穿透了桃花仙史的左耳轮，出现一只小洞孔，鲜血涔涔而下。

“下一次，射瞎一目”。他冷酷地说：“决不留情，独眼仙史迷不了男人了。”

毒蝎五娘的左手，徐徐移至背后。

“大嫂，你的手大概不想要了？”他虎目中神光电射，狠盯着脸色不正常的毒蝎五娘：“独臂也许比独眼幸运些，所以你愿意丢臂而不丢眼。”

“你这天杀的小狗……”桃花仙史沾了一手血，发疯似的咒骂。

“我要毁掉你的门牙”他怒叫，大踏步而上。

“罢了，咱们走！”点龙一笔向后退：“姓姜的，不是朋友，就是仇敌，咱们等你。”

多一个人便多一份力量，有咱们这些人联手对付那些侠义英雄，比你一个人被他们搜杀好一千倍，想想吧！老弟。”

“回去告诉你们的主事人，要他千万不要把鬼神愁当作仇敌。”他大声说：“你们已经陷害我一次，千万不要有下次。”

五个人狼狈退走，桃花仙史在店门转身，手捏住耳孔止血，怨毒地死瞪了他一眼。

“你记住，我决不放过你！”桃花仙史的媚目中，怨毒的眼神令人心悸。

“你该担心我鬼神愁是否肯放过你！”他也凶狠地说：“下次，哼！”

姜步虚重返十里庄的事，很快地传抵府城。

小南门柏家，突然紧张得人人兵刃不离身，警卫增加两倍，院门外把守的人，从一个变成四个。

大白天，当然不怕有人公然打上门来。

当姜步虚出现在南大街柏家附近时，所引起的骚动是可想而知的。

他后面，跟了三个充眼线的打手，畏畏缩缩跟踪不敢接近，消息早已传出了。

出面交涉，眼线通常是不出面的，份量不够。

他青衫飘飘，与往昔粗俗大汉的形像完全不同，认识他的人，仓卒间还真不敢主动打招呼，怕认错人。

四个把门打手事先已得到消息，看到姜步虚出现在大院门的前面街道，仍感到惊惶。

打手们的武功还不配列二流，碰上了一个能废了魔爪洪钧的魔爪，在伏魔剑客五人用剑全力一击，依然活得好好的人物，怎能不惊怕？

如果打上门来，最先倒霉的人，一定是只能仗人多打滥仗的打手们。

上次，姜步虚就是从里面打出来的，倒霉的一流名宿阴豹李长与被废了右臂，捏掉鼻尖，目下仍在客院养伤呢！这辈子算是完了。

“你们别慌。”姜步虚站在街旁，冲着惊怕的打手邪笑道：“我又不是强盗，在开封我鬼神愁不至于登门抢劫，所以，我会在晚上来，一定。”

四个打手胆气一壮，居然挺了挺胸膛。

“你最好不要来。”其中一名打手壮着胆说：“咱们有专门对付你的前辈。”

“是吗？请来了那座庙的神圣呀？”

“哼！反正……”

“反正比伏魔剑客强，是吗？”他笑得更邪了：“喂！那贺老狗还在吧？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做恶梦？他知道我一定会找他讨债的，欠债的人日子难过得很呢！哈哈……”

他狂笑着举步向北走，向大相国寺走。

等于是登门示威恫吓，鬼神愁的声威又增了一两分。

柏家佳宾云集，每天都有朋友赶来会合。

有些朋友的朋友有些是神交的同道；有些是慕名而来，希望能为卫道除魔尽一分心力的人。

总之，正邪壁垒分明，每个人都希望藉机扬名立万，一个个大义凛然不甘人后。

至少，能与高手名宿风云人物平起平坐称兄道弟，无形中提高了身价地位。

有些人已出外活动，听到姜步虚现身柏家的消息，纷纷赶返柏家应变。

孟念慈与四海游龙，在丽景门(小南门)外逛列仙吹台名胜，消息传到，两人匆匆返城而去。

在院门外，恰巧赶上主人快剑，与伏魔剑客、刀过无情几伙名宿亲自迎接贵宾。

贵宾是两男一女，年纪都不小了。

孟念慈是晚辈，不可能冒失地露面参予迎客，知趣地退在一旁，准备随后跟入。

四海游龙本来也该算是晚辈，他本来就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但却无意贬身价乖乖做晚辈；背手旁立无畏地打量贵宾，虎目炯炯，傲态毕露。

三位贵宾也对他留了心，那位生了一双三角眼的佩剑人，瞥了他一眼，三角眼中立即起了疑云。

主人不主动引介，客人当然不便乱向陌生人打招呼。

主客相偕进入，四海游龙不急于跟进，一挽孟姑娘的手臂，示意且慢跟入。

“那三位贵宾是何来路？”他向孟姑娘询问：“我觉得，那位眼神阴厉的佩剑人，似乎对我怀有敌意，找却不认识他是老几。”

“你该听说过他们呀！”孟姑娘毫无心机地说。

这几天，两人意气相投，郎才女貌，成了要好的朋友：“庐山小天他的

云深小筑主人，风云十杰之一，昊天一剑白云深，和他的妻子飞羽流光葛灵芝。另一位是夺命飞锤晁隆，黄州的名武师。

“哦！原来是他们。”四海游龙笑笑：“不怎么嘛！好像缺乏风云十杰的气概呢！”

上次我两次游庐山，在九江会见了几位不怎么名实相符的高人，可惜没碰上这位昊天一剑，迄今仍感到遗憾。”

“咦？你的口气……”孟念慈颇感意外。

“没什么啦！”四海游龙神情如谜：“在江湖遨游，一方面：增长见闻，见识见识武林绝技，如果没有雄心和勇气，怎能见识高手名家的惊世绝学？”

昊天一剑的剑术享誉武林，怎可轻易放过领教的机会？你说，他的剑术，与伏魔剑客两人比较，谁高明些？”

“他们是好朋友，各有势力范围，不可能在一起比较印证，互相谦让尊重，所以……”孟念慈往里走：“像他们这种分地位的人，除非是仇敌，不可能在亮剑比高下的机会，谁不知道他们孰优孰劣。”

“他们会接受挑战吗？”四海游龙跟上追问。

“得看时机对不对，通常是不会的。”

“哦！得等时机？”四海游龙像在自言自语：“时机是可以制造的。”

内堂的花厅中，双方热烈的客套一番，还不等主人将近来的情势说出，贵宾已主动提出了问题。

“贺兄，刚才在门口，兄弟所看到的那佐英俊的年轻人，姓什名谁？”昊天一剑问，三角眼中冷电森森，凌厉的杀气令主人心中疑云大起。

“姓蔡，四海游龙蔡永泰。”伏魔剑客警觉地问：“白兄，有什么不对吗？”

“哦？真是他。”昊天一剑神情更为森冷。

“贺兄认识他？”

“知道一些消息。”

“听他说，他出道……”

“两年左右，威震大江南北。”昊天一剑冷冷一笑：“打起行侠仗义招牌，行事却是不折不扣的豪霸作风。去年在九江，把九江好些各门各道的高手名宿，折辱得抬不起头，兄弟不在家，没沾惹上事非。”

“这小子是很狂，但确有才气。”幻剑功曹笑笑：“幸好是站在咱们一边的，不难驾驭。白兄弟似乎对这人不怎么欣赏……”

“兄弟对一切狂野而向豪霸之途努力迈进的人，都不怎么欣常。”昊天一剑客仍冷：“也许，多活了几年，对勇敢进取四个字有不同的体验，胆子愈来愈小。也许，该称之为妒嫉心态吧！我们都老了，不是吗？”

“是的，咱们都老了。”伏魔剑客无限感慨地说：“所以，该他们年轻人出头了。”

每个人都有野心和欲望，问题是：该用何种方法和手段，来满足这野心和欲望。至于所用的方法和手段是否正当，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总之，凡是对自己有利的，那就正当。

四海游龙的野心和欲望并不复杂，那是世上绝大部份的人所具有的要求目标：跻身风云人物之林，名利双收，简单明了。

所以，他花了两年时间，在大江南北藉口行侠，到处惹事生非，几乎

没逢敌手，专向高手名宿挑战，已经成功地跻身年轻侠士之林，知名度如旭日东升。

他的运气真不错，首度北上中原，就碰上侠义道高手名宿需要助拳，有孟念慈引领见人，他已成功地获得兴高手名宿平起平坐的地位。

而且，他对明艳照人的孟姑娘，产生了强烈的爱意。

同样地，孟姑娘也悄悄地向他撒出织织情网，互相吸引的结果，掀起了激荡情潮。

两人从返报的眼线口中，了解姜步虚的行踪，立即重出柏家，向大相国寺追赶。

四海游龙并没将姜步虚看成劲敌，上次交手他认为自己并没用真才实学迫攻，姜步虚所表现的胆小形象，也让他认为姜步虚不敢和他放手挤搏。

现在正好在孟姑娘面前，露两手绝技，以搏取姑娘的好感，所以迫不及待追赶，也趁机与姜步虚了断十里亭的未了冲突。

大白天，街上行人众多，就算能追上，岂能当街撒野？

年轻人就是鲁莽冲动，两人都是急于建立威望，心比天高的自命不凡人物，想到就做不考虑后果，追行人人摩肩接踵的南大街，这才发现要找一个人并非易事。

四海游龙对快剑所派的眼线完全陌生，他根本不认识这些任眼线的小人物。

孟姑娘在柏家算是晚辈，一个大闺女自然不可能与小人物保持接触。

因此，两人像是盲人骑瞎马乱闯，无法找到眼线供给消息。

唯一的凭藉，是他俩都认识姜步虚，以为只要追上去，就可以任所欲为了。

相国寺人更多，怎么找？

两人不死心，绕了圈，再向北走，前面十字街三层高的文昌阁在望。

十字街简直就像一座大广场，文昌阁则是大广场的中心。

东南西北四条宽广平直的大街，以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为中心，车马往来不绝，行人真像过江之鲫，老天爷！怎么去找一个特定的人？

“这小子一定躲起来了。”四海游龙傻了眼，自我解嘲地说：“他本来就是一个胆小鬼。孟姑娘，你对府城应该很熟悉。”

“我？我一点也不熟悉，我也是第一次来呀！”孟念慈苦笑道：“只在柏大叔家中住了那么十天半月而已，所知道的是，往前走是周王府，往后走是府前街。”

“知道姜小子相国寺的住处吧？”

“不知道，只知是小街的一条小巷内。”

“回头找人问问看。”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咳，这种存心引人注意的咳声，对那些心高气傲的人来说，那是挑衅的信号，也是不怀好意的表现。

四海游龙不悦地扭头观看，哼了一声。

是一个留了花白山羊胡，大热天穿了黑长衫的乾瘦陌生人，一双鼠目骨碌碌地乱转，嘴角涌现令人望之心生警惕的不怀好意阴笑。

“你一回头，就找到老夫了。”这人的阴笑更浓了：“要问什么，你就问吧！”

“在下找的不是你。”四海游龙不悦地说：“你不配，你又是谁？”

“这小丫头知道老夫是谁。”这人向脸色大变的孟姑娘一指：“叫她说。”

“你最好自己说。”四海游龙傲态毕露：“看能不能吓唬得了区区在下。”

“老夫并不想吓唬任何人，通常只要人的命。这几天，有几位南边来的朋友认识你，所以，虽然你找的人不是我，而我却要找你，反正谁找谁无关宏旨，碰了头见了面，结果是一样的。”

“找我？很好……”

“见了一见魂飞百里飞的人，一点也不好，桀桀桀桀……”这人发出一阵可怕的狞笑：“听说，你要做一个威震天下的大游侠，所以取绰号为四海游龙，你一定有龙一样的神通和能耐。”

“哦！你就是凶名昭彰的一见魂飞百里飞？呵呵！不怎么样嘛！同样有手有脚，两个眼睛一张烂嘴！”

四海游龙也傲笑着继续说：“天下四凶之一，的确让许多人害怕，但依我看，你这付德行，绝对飞不了一里，更不必说飞百里了。”

“小辈……”

“去你娘的！”

随着咒骂声，四海游龙豪勇地一掌臂胸吐出，走中宫无畏地强攻，掌中看不出所潜隐的劲道，平平凡凡速度也不快，像是信手攻击示威性的举动。

一见魂飞却不认为是狂妄的示威举动，眼神急变，随掌势飘退，身形飘动的刹那间，左掌吐出袖口，也信手一挥，像是本能地出手拆招，更将对方拍向胸口的手拨偏，以便趁机反击。

双掌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接触，蓦地传出一声怪响，劲流激射。然后传出隐隐风雷。

一见魂飞本来身形向后退，却突然向右后方飞震出丈外，撞倒了两个行人。

一旁的孟姑娘，只感到可怕的暗劲潜流猛然进爆，远在四尺外，仍感到爆散的压力十分强烈，简直就像一座无形的铁墙撞倒，把她震出三尺。

一见魂飞身形再次暴退，脸色十分可怕。

“你这小狗好阴毒！”一见魂飞咬牙咒骂：“天杀的！你用这种出手便致人于死的可怕绝学，计算谋害了多少人？你该死……”

四海游龙一跃而上，虎目中杀机怒涌。

一见魂飞大喝一声，一袖拂出，蓦地罡风虎虎，劲气如狂持，好精纯的铁袖功。

罡风劲气涌发中，三颗有刺的铁蒺藜从袖底破空激射，看不清形影，一发即至，无法闪避。

四海游龙无畏地跃进，即使看到了暗器的形影，也来不及闪避了。

身形一顿，三颗铁蒺藜全在胸腹交界处及体，刺将衣衫刺了几只小孔，反弹坠地失去作用。

“老鬼你才该死！”四海游龙瞥了脚下的三颗铁蒺藜一眼，大骂着再次飞扑而上。

一见魂飞大吃一惊，扭头狂奔而走。

四海游龙怎肯甘心，跟踪便追！

“小心另一凶……”孟姑娘急叫，也跟踪飞掠。

可是，行人纷纷走避，乱得狼奔豕突，她一个大姑娘，怎能硬从慌乱的人丛中钻走，往陌生男人身旁挤撞？

三追两追的，便失去了四海游龙的身影。

她最后看到宝蓝色的身影，是在一条巷口，按常识判断，必定是追入小巷里了，大街上行人虽多，但宝蓝色的强烈色彩，决不至于看不见凭空消失的。

她不假思索地追入小巷，芳心大感焦灼。

6

一见魂飞百里飞名列天下四凶之一，平时在江湖行走，同行的人中，有一位绰号叫无我人妖陈宗礼的人，两凶魔狼狽为奸，江湖上的朋友把这两个凶残的老魔看成了毒蛇猛兽。

所以，孟念慈提醒四海游龙，小心还没现身的无我人妖陈宗礼。

四海游龙不畏暗器的表现，也令她振奋，在她以往前估计中，四海游龙绝对比不上她老爹幻剑功曹高明，更比不上伏魔剑客。

但她老爹和伏魔剑客，在这双方对进猛扑的电光石火紧要关头，即使事先已运功戒备，也不可能夷然无损，决不可能将一见魂飞以内力发射的铁蒺藜反震。

小巷七弯八折，视界有限，追了百十步，她心中一虚，怎么听不到奔跑声或是行人的惊呼声？

“一定追错了。”她想，立即止步。

身后，阴森的冷笑令她毛骨悚然。

在府城，谁也不敢公然在大街上拔刀剑公然而斗，在小巷里，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

身后，共跟来了三个人，她都不算陌生，至少听说过这些人物。

无双秀士王士秀、桃花仙史，她并不感到意外，早知道点龙一笔那些人仍在城内外藏匿，这时化了装跟在她身后，她应付得了。

可是，她应付另外一个人必定凶多吉少。

一个年已半百出头，穿了男装具有男人的身材，却有一张白白净净的面孔，没留胡子，春山眉加上小嘴巴，想想看，那像什么？

像极了周王府里那些中官(太监)，那不男不女的面孔就是活招牌。

江湖朋友畏之如毒蛇猛兽的无我人妖陈宗礼，就是这位外形像中官的老凶魔。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她叫四海游龙小心一见魂飞的另一凶，指的就是无我人妖，岂知无我人妖却出现在她身后，她算是栽定了。

“你……们……”她骇然惊退，有点心虚。

“此路不通！”只退了三步，身后传来另一人的狞笑，提出令她心惊的警告。

止步扭头一看，心中一凉。

又是两个人，两个她也应付不了的可怕人物，一看长相，她便猜出这两个人的身分。

好色如命的色魔花花太岁阳起凤，家有大闺女的人，听说这位色魔莅

境，莫不心惊胆颤！

另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道姑，却是天下闻名的荡妇。

巫山魔境云雨神宫的巫山神女，专门引诱年轻英俊子弟的女魔，看外表像位青春少妇，其实已经是年过半百的女人。

据说已练成长春术，美得令良家父老屏息，妖媚的荡态足以令老道学也不克自持。

“这是一个可造之材。”巫山神女媚笑着说：“阳起凤，不许你沾手，人是我，云雨神宫需要有根基的弟子照料，以免后继无人。”

“不能给你。”花花太岁断然拒绝：“好宫主，做做好事，不要夺人所好，功德无量，这没开脸的尤物，正合我花花太岁的胃口。”

“你们都不要争。”前面的无我人妖大声说：“这小美人是孟世家的闺女，正好弄来做人质布陷阱，事了之后，你们再争尚未为晚。”

“对呀！”无双秀士正色说：“这小丫头比许门主的女儿更有价值，用她来布陷阱设埋伏，必定可以把那些英雄豪杰引入陷阱送死，不能给你们。”

“王秀士，你胆敢过问我属意的女人！”花花太岁不悦地沉声说：“我看你是吃多了撑着，忘了你是老几，想冲犯我花花太岁的忌讳，哼！”

“阳老兄，你的意思是指，我无我人妖也冲犯了你的忌讳？”无我人妖勃然怒发：“咱们这些人，最近表现得令人失望，各行其事各怀机心，简直就是临时凑合的一群乌合之众，成得甚事？事先说好了先弄到几个人质，人还没弄到手，就争先恐后你争我夺，像话吗？”

“陈兄……”花花太岁脸上有点挂不住。

“我陈宗礼说话算数。”无我人妖沉声说：“事了之后，你们再公平的竞争。桃花仙史。”

“有何吩咐？”桃花仙史笑吟吟地回答。

“你的迷香还灵光吗？”

“灵得很，陈老哥。”桃花仙史傲然拍拍高耸的酥胸：“天下十大迷香之一，可不是一流高手名宿所能抗拒得了的，保证千灵万灵。”

“擒下她！”无我人妖挥手下令：“交起手来很可能伤了她，所以交给你。”

“遵命。”桃花仙史怪腔怪调地应诺，裙快飘飘，臀浪摇摇，向孟念慈媚笑着接近。

“桃花仙史，你的迷香失效了。”孟念慈沉着地徐徐拔剑：“许小妹上了你的当，我不会。在柏家助拳的人，都有辟香的灵药携在身上提防意外，不客气地说，你还没有凭武功胜我的份量”

她说的话并非夸大，桐柏山孟世家的家传武学，在武林独树一帜，拳剑皆具有崇高的地位。

尚义门的门主移山倒海许正衡，固然是一代武林宗主之一，但比起孟世家依然差了那些一分半份量。

点龙一笔一群人，设下圈套计算许姑娘，出动了众多人手，可知他们心中明白，想与三五个高手与许姑娘相搏，胜算决不会超过五成，因此使用迷香相辅，这才把许姑娘掳劫成功的。

孟念慈的真才实学，比许巧云高上三分两分，该是最保守的谦虚估计，凭桃花仙史这种只配供跑脚摇旗呐喊的货色，那配与她动剑？

剑一出鞘，她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先前心虚的神情一扫而空，成为沉静坚定信心十足的强者。

一举一动坚强中不失妩媚，仪态万方举止雍容，很难令人相信她是一个初出道的黄毛丫头，真有几分局主的气质流露。

桃花仙史的荡妇形象，在她面前简直成了卑下的贱婢，一听迷香对她已失效，本能地急向后退。

“那就交给我啦！”巫山神女娇呼，随即发出一阵浪笑，身形疾射而出，半途佩剑出鞘，蓦地剑气迸发，剑挥出幻化为一丛流光。

“着！”孟姑娘冷叱，剑幻化为逸电，一无阻滞地楔入袭来的漫天流光中，这才传出撕裂劲流剑气的呼啸声，逸电的亮度增加了一倍，掩盖了流光的光芒。

“哎！”的一声惊呼，巫山神女在逸电及体的瞬间飞退，反应超人，急进急退似在同一刹那完成。

握剑的右手大袖，出现一个剑孔两面贯穿。

孟姑娘的马步丝纹不动，森森长剑斜举宝相庄严，似乎她刚才并没出剑反击，收放自如神乎其神，幻剑名不虚传，一招便击败了威震江湖的巫山神女。

“人是我的。”花花太岁缓步上前，脸上涌现贪婪的得意神情：“好宫主，你已经失去争的权利了，孟家的剑术神奥无匹，你和她斗剑，吃亏是意料中事。”

孟姑娘身形徐转，剑势就在这徐转的动态中，控制了缓步接近的花花太岁，风目亮晶晶气势磅礴，像一座绝对冷静的女菩萨塑像。

“好厉害！”花花太岁止步，神色一变：“静如处子，动如雷霍，内功剑术已修至不可能境界，孟世家能保持五代盛誉而不衰，决非幸致。你是我的！”

喝声中，一双大袖连环挥出，罡风似殷雷，劲烈的浑雄袖风，以山崩海立的声势向前涌发。

孟姑娘一声冷叱，剑涌千层浪，无畏地贯入劲烈的袖风中，剑气将袖风逼得两面分张。

可是，袖风中迸射出三道更锐猛的指劲，触及剑身展出金铁撞击的琤琮清鸣。

孟姑娘竟然用剑击散了三指突击，却没能分心留意下盘。

花花太岁的右袖底，趁左手发指连续攻击的掩护间隙，射出一根有如水晶般半透明的拇指粗怪索，噗一击，索尾悄然击中姑娘的右膝外侧。

“哎！”孟姑娘惊叫，斜撞而出，右脚似已失去支撑作用，活动困难，索的劲道怪异得匪夷所思。

眼看要摔倒，桃花仙史恰好站在一旁，趁机一闪即至，左手勒喉，右手扣住握剑的右手曲池穴，胸贴背牢牢地将孟姑娘擒住了。

“人是我的了！”桃花仙史高兴地娇叫。

“你只会捡死鱼啊？”花花太岁大怒：“女人，你胆敢在我面前耍花招，小心我剥了你的皮！”

“阳老兄，人我负责事后交给你。”无我人妖挡在桃花仙史面前急急地说：“先别乱了章法，办正事要紧，先撤走再说，咱们在这里逗留得太久了。”

“好，我相信你陈老兄的金口玉牙。”花花太岁极不情愿地让步：“事后，你得负责把这小美人完完整整地交给我，我唯你是问。”

“我绝对负责，完全保证。”无我人妖拍胸膛嗓门够大，但不男不女的面孔表情暧昧，眼中有令人不敢信任的诡谲光芒“这个美丽的小女人，决不会

变成男的，一定可以完完整整地交给你。”

无我人妖身后，桃花仙史已缴了孟姑娘的剑，由巫山神女制了双肩并要文，留双脚走路，两面将人架住，准备动身。

五个高手名宿，制住一位出道不久的小姑娘，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在无人的小巷中，传出江湖必定无人肯信。

没有人相信无我人妖这种拔尖的邪魔，会纠合几个声威同样远播的高手，向一个小晚辈联手围攻自损名头。

因此，决不许可有目击的证人。

五个人都暗中留了心，留心小巷两端是否有住民经过，如果有，这人的命运便注定了。

留意小巷两端，却忽略了上空。

小巷并不窄小，两侧是高高的屋墙或围墙，偶而可以在这一小段内，发现一两座紧闭的侧门，有点像防火巷，平时罕见有人行走。

“嘿嘿嘿……”巷右上空的屋顶侧檐上，传出一阵刺耳的阴笑“交给他？你们还没问我肯不肯呢！你们这种虎口争食，夺人所好的作法极为犯忌，易地而处，诸位将有何种反应？”

五人吃了一惊。抬头上望。

“姜步虚！”无双秀士不胜惊讶急叫。

点龙一笔几个人，上次在大街上计算许姑娘，顺便掳走姜步虚，当然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尔后人交给审讯的人看管，便不再过问，其后发生变故妖怪出现，阴谋被捣散，审讯的几个人成了白痴，谁也不明白姜步虚是如何脱逃的。

无双秀士被许姑娘带走，也会被询及有关姜步虚的事，他怎知姜步虚是老几？所以招不出所以然。

逃脱之后，发现快剑那些侠义英雄们，也在大索姜步虚，因此所有的邪魔皆感到诧异，对姜步虚的活动皆暗中留意，这才由点龙一笔在十里亭现身，招引姜步虚入伙。

姜步虚却出现在再次掳人的现场，难怪无双秀士吃惊，但并不害怕。

有关姜步虚击败洛阳双杰，以及受到伏魔剑客五人用剑突袭的事，邪魔门不曾目击，认为仅是传开有误，或者有心人渲染而已。

目下有无我人妖、巫山神女这种超等拔尖高手在，当然没有害怕的必要。

“对，就是他！”桃花仙史更是记忆力惊人，对年轻英俊的男人更是过目不忘，姜步虚便是年轻英俊的男人，站在屋上青衫飘飘，神姿英发，比上次受到两个黑衣大汉打击挟持完全不同。

“小伙子，下来说话！”无我人妖还来不及有所表示，挟持着孟姑娘的巫山神女，已抢先将孟姑娘交给桃花仙史，向上媚笑如花招手娇呼。

“我在上面听了老半天，应该下来啦！”姜步虚笑吟吟地说，不是阴笑，而是见了漂亮女人的喜悦笑声：“呵呵呵！你巫山神女比我年长一倍，叫我小伙子我一点也不介意，虽然你美得像朵花，一身媚骨仍有少妇风华，你不叫我也会下来的！”

人站得笔直，屋顶离地面约有两丈高下，跳下来轻而易举，但他不是跳，而是身不动腿不弹，直挺挺地向树干般向下插。

向下降要快并不难，要慢可就难似登天，人的顿位重，重力加速度一

定快。

可是，他直挺挺的身躯，却是缓缓向下沉，甚至连衣袖也不曾飘动，脚下像有某种看不见的悬浮物托住他，缓缓冉冉而降似乎失去重量了。

他是背着手冉冉下降的，脸上的笑容令巫山神女这淫妇感到心旌摇荡。

“唷！你会变戏法呢！”巫山神女昏了头，忘其所以喜悦地娇叫：“你是怎么办到的？是安滑轮用天蚕索，一定！我怎么看不见你身上的索影呀？”

说了好几句话，按理，姜步虚早该降下地面了，但他是一寸寸悠然沉落的，所以身形仍然虚悬在空中，仅降下丈余而已。

花花太岁是高手中的高手，行家中的行家，经验与见识皆是超拔的，反应更是惊人。

“羽化炼形术：“花花太岁沉喝：“快把人带走，用暗器毙他……”

沉喝声中，哉指连点三指，可伤人于丈五六的神奇指劲连续破空。

右手袖底，晶虹再次激射而出。

无我人妖也不慢，三把小飞剑幻化为三只光团，急骤旋转有如匹练横空。

姜步虚的身形，陡然上升二尺。

从下方斜向上发的指劲与小飞剑，全部落空，激射而至的晶虹，也因长度不够而落空虹尖端距他的靴底，仍有一尺距离。

假使他不上升而续降，所有的攻击势将他攒聚。

“来而不往非礼也，哈哈……”

狂笑声中，他背在身后的双手前扬，身躯突然如流星殒坠，笔直疾沉。

他的双手，共揭了十片大青瓦。

青瓦回旋飞舞，是风呼啸，漫天急旋，极为壮观，有时交叉飞越，困难测来踪去迹。

啪一声暴响，碎瓦纷飞，一块瓦击中无双秀士的背心，劲道十足。

无双秀士向前一栽，被打得眼冒金星，咬紧牙关滚身而起，拔腿飞逃。

桃花仙史本来要听花花太岁的招呼，赶快把俘虏带走，刚退了一步，一块青瓦已旋过她的头顶，打散了头上的盘龙髻，大概断了不少美丽的秀发。

“哎呀！”她惊惶地尖叫，向下一缩，丢掉孟姑娘，向墙根鼠窜而逃。

无我人妖像疯子般手舞足蹈，掌拍脚飞狂乱地击打飞旋而至的青瓦，响起几声暴震，共击碎了四块近身的青瓦，闹了个手忙脚乱。

巫山神女和花花太岁联手，背对着四手四脚齐飞，也击碎了三块瓦。

花花太岁的袖底晶虹索状兵刃，击碎了最后一块瓦，淬然的暴乱终于中止。

姜步虚站在孟姑娘身侧，神闲气定仍然背手而立。

孟姑娘双手被制，想站起却未能如愿，躺在姜步虚脚旁，粉颊苍白惊容明显。

“你……你真是姜……姜步虚？”无我人妖惊疑地问，嗓音大变。

“不错，那就是我，鬼神愁姜步虚。”姜步虚淡淡一笑：“如假包换。”

“中州镖局的……的掌……掌鞭？”

“也没错，全开封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州镖局的姜大掌鞭；当然，现在不是了，辞工啦！”

“你……你是真……真人不露相……”

“也没错，人的一生命运，谁也无法预料，是福是祸，冥冥中早有安排。”

我姜步虚曾经是庄稼汉，做过采药人，干了四年车夫掌鞭，现在改行做称雄道霸的江湖浪人。

人为了活下去，一生中不知要经过多少风浪，谁也不敢说自己命中定了一辈子靠那一行业过活，天灾人祸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你如果认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掌鞭，而没把我放在心上，那你以后的日子一定非常难过。快剑柏大爷那些英雄们，就是犯了和你一样的错误，所以现在日子难过。”

“凭你这两手绝活，我无我人妖就不敢不把你放在心上你刚才下降的身法，是不是传闻中的羽化炼形术？”无我人妖终于情绪稳定下来了。

“不是。”他坚决否认：“武林轻功派流甚多，但修至登峰造极境界的人得未曾有。

据我所知，羽化炼形术可以凝神飞升而非下降；凌空虚渡是斜移平飞；步步生莲则是籍激烈反升的气流保持不坠；流光遁影其实归功于一个快字。”

“那你……”

“我又不是傻瓜，会将不传之秘告诉你？”

“姜老弟，咱们有志一同，何不开诚布公谈谈……”

“哈哈！我和你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志一同但利害不同，能开什么诚布什么公？”

“任何利害都可以谈……”

“是吗？”他用脚挑了挑孟姑娘的身躯：“你们要擒这位孟姑娘，做设埋伏陷阱的人质，就与我有无可避免的利害冲突，怎么谈？谁肯让步？”

“你的意思是——”

他劈胸揪住孟姑娘往上提，脸上的邪笑怪怪地，猛地伸手拧了吹弹得破的粉颊一把，再捏住樱口像在审验马匹的牙齿。

孟姑娘羞愤交加，猛地抬膝攻击姑娘们最爱也最害怕的部位。

他放手将姑娘推倒，毫不留情地踢了粉腿一脚。

“我想通了。”他向无我人妖邪笑：“我不像你，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正常大男人！”

“混蛋！你讽刺我？”无我人妖激怒地大驾，居然脸一红。

“岂敢岂敢，我只是说出我的想法。”

“混蛋想法，哼！”

“那是一定的，凡是有违义理道德的想法，一定可以列为混蛋想法，包括你们掳女人做人质的想法在内。”

“你胡说些什么？”

“你好像也听不得老实话。”

“你……”

“这小美人很美，很够味。”他又用脚挑孟姑娘的小腰肢：“她曾经与伏魔剑客几个混蛋联手，扎了我一剑，我有权采取任何有利的报复行动回报他。”

“这就是江湖手段，应该。”无我人妖不自觉地做应声虫，邪魔人士的观念和想法，本来就与众不同。

“我想，孟世家是武林侠义世家，朋友众多，有许多朋友混身公门成为白道人士，这些人如果群起而攻，日后我在江湖遨游，必定寸步难行。”

“所以，最好把人交还给我……”

“不行，人是我的。”他断然拒绝：“如果我把她当成烧锅的，带在身边暖枕铺床，她孟家不但不敢行凶，孟家那些猪狗朋友也将却步。同时，也可以保证她今后不至于挥剑谋害亲夫，你说妙不妙？”

“你这天……天杀的坏……坏胚！”孟姑娘躺在地上尖声咒骂，羞愤交加。

“老弟，你这是一厢情愿。”无我人妖苦笑：“以你的人才武功，你可以找比她美一百倍的女人做烧锅的，天地间绝色美女多如牛毛……”

“我却想要这一个。”他截断对方的话：“你老兄反对吗？”

“我们当然反对。”巫山神女娇叫，俏巧地白了他一眼；“做孟家的女婿，保证你日子难过。人交回给我们，我负责替你找三、五个天下绝色少女……”

“去你的！我要那么多女人做什么？你倒有五七分鸨婆相，你云雨神宫中，就养有不少迷死人的绝色少女，你想勾引我呀？”

“只要你点头，我……”

“没胃口，云雨宫主。”他俯身抓起孟姑娘：“我就要这一个合胃口的……”

巫山神女在巫山，建了一座取乐的艳窟，专门勾引江湖佳子弟淫乐，称为云雨神宫，因此江湖朋友也就顺理成章，戏称她为云雨宫主，她也以此为荣，这就是离经叛道叛逆性荡女的心态。

这刹那间，三个人同时出手合击。

花花太岁的晶虹怪兵刃，是全长四尺的缚龙索，内功深厚的人使用时，可笔直如枪，扫击如棍，可抽可缠，软硬自如且可及远，十分神奥霸道。

左手，是威力可及丈七、八的射天指奇学，武林最高明的指功之一，比枪更厉害的绝技。

无我人妖是拂云袖，与神奥的龙爪功。

巫山神女出腰帕中的霸道云雨香，剑也在超凡的速度下出鞘、击出。

蓦地风生八步，人影依稀如虚拟幻。

暴乱正炽，屋顶已传下狂笑声。

“免送，后会有期！”屋顶上挟住孟姑娘的姜步虚声如洪钟：“你们这些混蛋狗男女，不动手则已，动则一窝蜂明暗齐来，全无半点高手名宿的风度气概，真不要脸。我怕你们，日后最好不要在落单时碰上我。”

“休走……”无我人妖怒叫，飞跃而上。

“哈哈……”狂笑声摇曳。

登上屋顶，花花太岁和巫山神女也上来了。

姜步虚将人扛上肩从跃如飞，已远在三十步外的屋脊上，再两起落，形影俱消。

“这小狗可怕，将是心腹之患。”无我人妖不敢追，毛骨悚然的向同伴说：“假使他真要等咱们落单，任何人也逃不出他的毒手。”

“我会设法弄到他的，哼！”巫山神女喃喃地说：“一个对女人有兴趣的青年，是不难对付的。”

她领先往下跳，总不能站在屋顶上眼巴巴枯等。

姜步虚在小巷所租的小屋，不分昼夜都有眼线监视。

这是他城内的落脚点，与城外十里庄的寄宿处不同，柏家既然监视十里庄的小食店，当然也会派人监视小屋。

野兽与人相差不远，安土重迁，如非真正有其必要，是舍不得放弃巢

穴的。

大白天，不能在街屋上面飞檐走壁，他从另一条小巷跳下，脱掉长衫将孟姑娘包住，制了哑穴，抱着人觅路返回居处。

他知道有眼线在附近监视，小心地绕巷底的邻屋越墙而入，跳天井入室。

天井后面是卧室和灶间，家具简单厨具甚少，平时很少在家起炊，而且经常随车队在外地走镖，根本不需举炊，这里只是他偶而住宿的窝巢而已。

左右邻是连栋的土瓦屋，同一型式的贫民住宅，邻居们男的白昼在外工作谋生，女的窝在家里很少出门抛头露面。

所以邻居之间甚少往来，谁也懒得过问邻居的生活细节，因此甚少是非。

姜步虚出了事，惹上了本城的豪霸，邻居们怎敢招惹这些来来往往的打手豪奴？

因此不管姜家有任何动静，邻居们干脆把大门关得紧紧地，谁敢出来探动静？

除非失火，绝对无人敢出来看究竟，豪霸们的作威作福嘴脸，善良的平民百姓没有不害怕的。

卧室前面，还有一处小小的堂屋，近墙的走道经过卧室和灶间，之后便是通向屋后防火巷的唯一小后门。

前进是堂屋和穿堂，是唯一活动与待客的地方。

他一个人居住，已经算是相当体面了，邻舍相同的建筑，甚至将穿堂改为卧室，前前后后住八、九个人，三代同堂平常得很，这里本来就是贫民窟。

姜步虚在后进小堂屋将孟姑娘往地下摆平，取回长衫穿上，拍活姑娘被巫山神女所制的双肩井，解了哑穴，大马金刀地往八仙桌前的长凳一坐，像是官老爷坐堂问案，更像一家之主的丈夫嘴脸。

孟姑娘好半天才活动手脚复原，发觉自己已完全恢复自由，颇感意外。

“你……你在我身上弄……弄了些什么禁……禁制？”她终于定下心神，寒着脸质问。

“你是昏了头，女人。”姜步虚也沉下脸，一脸丈夫相，语气粗暴：“你见过有几个做丈夫的，在老婆身上施禁制？”

“该死的！你不要嘴上缺德……”她愤怒地尖叫。

“女人，你给我闭嘴！”他拍桌怒叫：“刚到家你就撒野，小心我抽你一顿皮鞭！”

他的赶车长杆鞭，就搁在壁角里。

“我跟你拼了！”孟姑娘火爆地抄起一张条凳，真要撒野了。

糟糕，手刚抄起条凳，双肩尖便各挨了一劈掌，双手力道泄散，意动神动所运的内功，也被点在丹田上的一根手指所点散。

她骇然失惊，弄不清桌对面的姜步虚是如何越过这一面的？打击来得太快，有如迅雷疾风，她连人也没看清，那有防备的机会？

后续的打击更快更暴烈，劲道不轻不重，掌劈落左右劲根，反掌抽拍双肋，脚扫踢膝股，拳头在肩上起落……

反正一记连一记，像是暴雨打残花，毫无怜香惜玉的风度，大概暴戾的丈夫揍老婆，就是这付德行。

她想像自己是铁砧，正受到铁匠的大锤猛敲，只感到天旋地转，眼前金绳乱飞，景物完全走了样，痛楚像浪潮般君临。

反抗毫无希望，手动打击临手，脚动打击临脚，似乎她所练的家传技击，完全忘了派不上用场，气散功消，神意不合完全走样，一点也不像一个身怀绝技的女英雄，而是可可怜怜的小媳妇。

“哎……噢噢……”她只有本能地叫喊，狂风暴雨似的打击快令她崩溃了。

谢谢天！打击终于停止了。

姜步虚抓牢她的头上三丫髻，将她仰面抵压在八仙桌上，双脚离地，情景香艳撩人。

“女人，你给我听清了。”姜步虚另一手扣住她的牙关，恶狠狠地说：“今后你再敢出言顶撞撒野不安份，我一天揍你十二顿，让你满地爬，甚至会吊起来狠抽，你就是欠揍！”

“你……你……”她含糊地叫，痛得泪下如雨。

“我所受的折磨，比你痛苦一千倍，一万倍！”他放手咬牙切齿：“你们都是强人，算我活该；目下我是强人，你必须有勇气承认命苦。”

“天啊！我……我并没有虐……虐待你……”她软倒在凳脚下，痛苦地嘎声哀叫。

“那天你在场，你没说一句公道话，反而是受了苦的许姑娘，肯替我辩解。”

“我在柏家作客，而且是晚辈，那……那有我说……说公道话的余地？我……”

“在十里庄，你毫不迟疑地向我挥剑。”

“我……情势不……不由人……”

“我不听你的废话，不许你强辞夺理！”

“我……”

“闭嘴！”姜步虚大喝。

“你……你到底要……要怎样……”她可怜地问。

“首先第一件事是，我饿了。”

“什么？”她一时弄不清话中的含意。

“烧锅，你是烧锅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厨房，你是真的不懂？你老娘没教你怎么样做媳妇？”

她总算明白了，姜步虚真要把她当成老婆。

“我……宁可死！”她尖叫，强忍痛楚一蹦而起。

“又撒野吗？”姜步虚重新揪住她的胸襟，仰按在桌上：“你这身漂亮华丽的劲装，不适宜下厨房，我先给你剥掉，下厨房一定要像个下厨的……”

“不……要……”她死按住挺秀的酥胸，以免衣衫被剥除，哭泣着尖叫：“饶……我……”

“饶你不得，你一定要像个听话的老婆……”

小天井人影纵落，微风飒然。

宝蓝色光芒入目，四海游龙及时赶到了。

“好哇！护花使者来了。”姜步虚揪起孟姑娘，跃出天井道：“你来晚了，你这条鳖龙！”

四海游龙追丢了一见魂飞，回头寻找孟姑娘，当然白费工夫，心中一

动，便直奔姜步虚的小屋。

两人本来就打算前来的，猜想孟姑娘可能先来了。

跳落天井，便看到敞开的堂屋内光景。

“你这混蛋该死：“四海游龙眼都红了，愤怒地拉开马步，双爪移动徐徐接近：“你把孟姑娘怎样了？你该死一千次，你……”

“去你娘的蛋！”姜步虚也拉开马步，摆出最平常的双盘手徐徐移位破口大骂：“她已经是我的老婆，你管我把她怎样了？要我死一千次？你是什么东西！马不知脸长……来得好！”

两人疯狂地扑上了，拳拳着肉，爪爪及体，看谁先力竭气散功消，看谁能重击对方的要害。

每一击皆真力澎湃，劲道如山，记记凶狠落实。

小天井窄小，有如鼠斗于窟，力大者胜，任何花招技巧皆无用武之地，丈余宽见方的小天井那能施展，只能用最原始，最笨拙的蛮劲决胜负。

忍痛倚在门内侧观战的孟姑娘，被这场斗牛式的疯狂斗殴惊得直冒冷汗。

她在想：“假使姜步虚用这种方式揍她，结果如何？”

她不敢想结果，感到浑身的肌骨更疼痛了。

她想加入，但小天井容纳两个人已经嫌太拥挤了，想用剑，伸手一摸，连剑鞘都不见了，原来剑已被桃花仙史所没收，桃花仙史一逃，剑便遗留在小巷内。

小天井即使能多容纳一个人，她也无能为力，浑身酸痛用不下两成劲，上去除了挨揍之外，丝毫帮不上四海游龙解除困境。

“噗！”一声沉闷声响，姜步虚一记霸王肘，凶猛地撞中四海游龙的左用，力道空前猛烈。

两人衣衫凌落，姜步虚的长衫成了破布罩，这是爪功所造成的结果；四海游龙神气的宝蓝色劲装，也遍布裂片，算是报销了。

沉重的打击极为可怕，四海游龙所承受的肘劲真有数百斤，马步大乱，身形暴退，砰一声背部撞在墙壁上，墙壁摇摇。

姜步虚如影随形迫近，左肘又来一记霸王肘，右拳续飞，在对方的左颊着肉。左手再来一记快速的短冲拳，捣在四海游龙的小腹上，如击皮鼓。

四海游龙也击中他的劲部，双爪狠扣他的喉管，但喉管软如棉滑如胶不受力，一抓之下立即被韧劲弹开，想抓破皮也力不从心。

屋顶人影纷现，监视的眼线终于将人召来了。

“下面在交手，小心！”有人高叫。

是许门主的噪音，来的人一定不少。

姜步虚一拳捣在四海游龙的左颊上，鼻血立即进流。

他猛地向堂屋一钻，撞翻了傍门而立的孟姑娘，顺手一抄，想将人抓住。

孟姑娘反应依然灵活，奋身一滚便钻入桌底下。

“不许你动她！”冲入的四海游龙叫吼，脸上全沾了鲜血，状极可怖。

一抓落空、姜步虚不得不断然放弃，四海游龙已经冲入，小天井有不少人连续下跳。

“我会把你抢回来的，女人！”姜步虚向桌底的孟姑娘叫，向走道急窜，消失在灶间内。

后门外是防火巷，他不升屋顶，沿防火巷急窜，幽暗的防火巷隐形容容易，登屋恐怕脱不了身。

小南门柏家人心惶惶，警卫加强了一倍。

姜步虚抢孟世家大闺女做老婆的消息，成为江湖朋友茶余饭后的笑料。

姜步虚的威胁，固然令群雄心惊，但真正令群雄惶然不安的事，是一见魂飞与无我人妖、云雨宫主一群妖孽的出现。

这些妖孽都是杀人如屠狗，比毒蛇猛兽更令人丧胆的宇内凶魔，天不怕地不怕凶残恶毒，真可能把柏家弄成血海屠场。

这三个妖孽，十年前皆不曾参予华山正邪大决斗，柏家的英雄们，根本无权请求他们以江湖道义出面理论，也请不动他们的魔驾。

至于九天飞魔、天涯怪乞一些人，柏家的伏魔剑客、吴天一剑几位名宿，并没把他们计算入强敌数内。

天涯怪乞武功不怎么样，还真不敢在伏魔剑客面前撒野。

九天飞魔虽然绰号称魔，其实骨子里是个相当讲理的人，不惹火了他，就不会有威胁。

满城风雨，各方赶来助拳的不断进出府城。

天一黑，柏家如临大敌。

二更天，群雄晚膳毕，位高辈尊的一群人，在大厅聚会，一面品茗一面研商对策。

柏家是一座大四合院内套几座小四合院的大建筑，足有七、八十间房舍，十数座院落，各处灯火明亮，严防暴客入侵。

黑影出现在东跨院的一座屋顶上，直立在屋脊中间的镇火塔旁，青衫飘飘，星光下，警哨看得一清二楚，警号立即发出了。

大厅的名宿们，第一个登上瓦面的是吴天一剑的妻子，飞羽流光葛灵芝，这位宇内轻功名家女英雄，三十年前年方及笄，便已是轻功数一数二的女侠士了。

目下在柏家的群雄中，论轻功她仍然首屈一指，所以是最先登上瓦面的人，可是，仍然不够快。

青衫飘飘的黑影，却在同一瞬间消失了。

柏家一阵大乱，遍搜敌踪鸡飞狗跳。

7

四海游龙感到愤怒，也感到痛苦。

与姜步虚见了两次面，都没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尤其是第二次，不但毁了一袭心爱的劲装，也受了一些皮肉之伤，鼻破血流污了脸，最后仍然让姜步虚得意地溜掉了。

他也获得群雄的赞扬，感到光彩，他在大街追逐天下四凶之一的一见魂飞，这个凶魔与风云十杰齐名。

吴天一剑白云深、刀过无情孙不群，都名列风云十杰，这两杰如想击

败一见魂飞，并不是容易的事，恐怕还没有“追逐”的能耐呢！

最主要的是，他从姜步虚手中，救回孟姑娘，虽然孟姑娘是无我人妖五个人擒住的。

姜步虚能击败无我人妖五个人，抢夺孟姑娘，这件事也令群雄心惊胆跳。

无我人妖与一见魂飞狼狈为奸，武功修为不相伯仲。这表示姜步虚的武功修为，比无我人妖高出甚多，目下在柏家的群雄，真没有几个能与姜步虚相抗衡的人。

乱了半个更次，毫无动静。

大院重归沉寂，但灯火仍然辉煌，警哨加强了些，贵宾们纷纷返回客院歇息。

客院有几座小院，贵宾们分散在各处小院住宿；近东那座小院安顿了六位贵宾，四海游龙就是其中的一位，也是年纪较轻的一位。

武林无岁，江湖无辈；谁行谁就是名人、老大。

四海游龙在南方声誉鹊起，有他应有的地位。

初游北地，便追逐凶魔一见魂飞，谁还教轻视他的声誉地位？所以他虽然年轻，却够份量与前辈们平起平坐。

三更正已过，贵宾们仍然没有睡意。

三更，是嗜黑族类最活跃的时光，夜行人最喜爱的好时刻，谁敢断定今晚那他青衫入侵者不会重来？

所以贵宾们心中有事，有事便有点坐立不安，睡意早就被不安的情绪赶走了。

四海游龙就在小厅品茗，有孟姑娘陪伴，他更不想早早歇息。

他有好几套宝蓝色劲装，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被姜步虚毁了一套，他恨死了姜步虚。

今晚，他换了一套同色的劲装，由于搜入侵的黑影而佩了剑，还不想卸除，也许猜想今晚还可以派得上用场，入侵的人很可能去而复返，有佩剑不离身的必要。

孟姑娘丢了一把剑，也换了一把古色斑烂的好剑，是属于女性使用的轻灵饰剑，不但重量轻了三斤四两，而且短了两个两尺八。

对面的一套太师椅，坐着另两位侠义道名人：西安神刀门大弟子关中狂客陆南星，与昊天一剑联袂抵达的夺命飞锤晁隆。

神刀门，是天下武林四门之一。

天下各地门派林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大门派，门以四门为武林朋友所公认。神刀门与尚义门同列四门之一，声威自然不同凡响。

神刀门的门主叫断魂刀客陶维扬，亲传五门人极为出色，在江湖名号响亮，廿年来各拥有势力范围，光大门楣替师门增光，局面令人称羨。

大弟子关中狂客陆南星，在关中的名气平平，但在江湖道上，光芒几乎掩盖了乃师断魂刀客陶维扬。

三十五、六岁正壮年，刀法之狂，罕逢敌手，也是一个目无余子的狂傲英雄。

夺命飞锤晁隆是前辈名宿，但与年轻人谈得来，不像昊天一剑那么倚老卖老。

他与关中狂客颇有交情，因此两人午夜品茗，打算清谈秉灯待旦。

四海游龙与孟姑娘意气相投，低声倾谈不理睬旁人，对夺命飞锤两个人不假辞色，各自品茗谁也不理会谁。

名气相当的人如果不是有交情的朋友，相处在一起，很可能有是非。

不久，双方的噪音逐渐提高，这是必然的现象。

说到得意或失意的事，情绪难免激动，嗓门逐渐提高势难避免，也必然引起旁人的注意

“姜步虚那混蛋，竟然胆敢如此侮辱你。”四海游龙一听孟姑娘说及姜步虚逼她下厨的事，激怒地提高了嗓门火爆地说：“我决不饶他，下次碰上了，哼！我一定用绝学送他下地狱！”

“蔡兄，冷静些好不好？”孟姑娘放低噪音：“如果你激怒，下次碰上了，一定不够灵智清明，不能全力发挥，你会吃亏的。”

“你放心，下次一照面，我就用让他做恶梦的绝学对付他。本来，我自始就没把他看成劲敌，所以只用平常的武功和他相博。下次，哼！他非死不可！”

关中狂客有名的狂，愈听愈起反感。

狂的人有种人侧目的毛病，那就是只许自己狂，见不得别人狂。

关中狂客就是这种狂人，愈听愈感到不是滋味。

“蔡老弟打遍大江南北无敌手，想必具有惊世绝学。”关中狂客转首微笑，笑容怪怪地：“本来嘛！所谓绝学。假使珍惜使用，或者挟技自珍，早晚会吃亏的。”

万一对方同样具有惊世绝学，一照面便立下杀手，不让对手有施展绝学的机会，结果如何？蔡老弟假使一开始就用绝学下杀手，何至于血流破面衣衫凌落？”

血流破面衣衫凌落，正是四海游龙狼狈的写照。

关中狂客有失厚道，一棍子戳中别人的创口。

“你多什么嘴？”四海游龙虎目怒睁：“难道说，你老兄也具有惊世绝学，准备与在下分高低，一照面便向在下立下杀手？”

“呵呵！老弟别生气，咱们是站在一边的。”关中狂客心中暗恼，但脸色却泰然自若：“在下不知道什么叫绝学，有技不传带进坟墓艺从此绝，并不是什么好德性。”

在下练了二十年刀，天下问刀法有千种万种，那算得上绝学？老弟别抬举我啦：“

“阁下说话笑里藏刀，该算是绝学啦！”四海游龙不再激动：“幸好咱们是站在一边的，在下深感遗憾！”

“遗憾？老弟之意……”

“在下的意思，是没有各展绝学一搏的机会呀！也许，你我可以来一场赌博。”

“在下不是赌徒。”

“不是赌金银，是赌命。”

“什么意思？”关中狂客粗眉一轩。

“日后碰上功臻化境的高手邪魔，咱们拈斗上阵，看谁的绝学能在最短期间，将对手杀死；各以三场决胜负，能先后三场皆将对手杀死的人是胜家。

假使各胜三场，当然难分胜负，那就你我再公平一搏，剩下的人是胜家，老兄意下如何？”

“胡闹！”夺命飞锤一看即将闹僵，只好出面排解：“自己人怎能用这种荒唐的赌法？蔡老弟的绝学，真能对付得了姜步虚？”

“那是一定的。”四海游龙傲然说：“那小子如果来了，阁下定可大开眼界……”

厅门口传来一声轻咳，黑影当门而立。

“姜步虚！”孟姑娘惶然娇呼。

“说曹操，曹操就到。”夺命飞锤喃喃自语。

姜步虚青衫飘飘，大摇大摆迈入厅。

“你这混蛋真会吹牛，你那有什么狗屁绝学？”姜步虚嘲弄地说：“你那双狗爪子的狗爪功，只会刨地找骨头，只会撕破在下的衣衫，狗屁！”

“好，你来了！”四海游龙咬牙而起。

警讯发出了，气氛一紧。

“我说过要来，当然会来。”姜步虚一点也不紧张：“来等你一照而、使用绝学送我下地狱呀！不要脸瞎吹，十里亭第一次照面，你就用绝学对付我了，也许，你真怀有狗屁绝学，我倒是真想开开眼界呢！”

夺命飞锤是几个人中，辈分最高的人、不由他畏缩，必须挺身而出面打交道。

“在下晁隆，匪号称夺命飞锤。”夺命飞锤劈面拦住姜步虚，暗中运功戒备：“阁下就是姜步虚？”

“不错，鬼神愁姜步虚，那就是我。”姜步虚背着手，神色泰然自若：“我听说过你这号人物，毕竟我赶镖车赶了四年，对横行天下的人物多少有些印象。

你腰间所缠的流星锤链子比传流的锤链长一倍，三丈内锤出夺命追魂，十分霸道。”

“阁下……”

“少废话，这里没你的事。”姜步虚摆出高手名宿的嘴脸：“我要和这条螫龙了断一些事。”

厅口，第一个出现的人是昊天一剑，住得最近，所以来得最快。

“姜老弟，你来得正好。”昊天一剑的三角眼阴晴不定，迈入厅说道：“何不平心静气谈谈？”

“我不是来和你们谈的。”姜步虚向侧移，避免前后受敌。

“那谁来……”

“来抢回我老婆。”姜步虚向孟姑娘一指，笑容邪邪地：“好像她不守妇道，与这条螫龙亲亲蜜蜜……”

一声怒吼，四海游龙愤怒地逼前两步，在丈外一掌吐出，绝学出手了。

姜步虚外表泰然自若，但暗中早作提防，事先已知道四海游龙要用绝学对付他，他怎敢大意？

他刚想接掌，突然发现四海游龙眼中，倏然涌发的异芒可疑，心中一动。

他已经领教过对方的爪功，知道对方所发的怪异劲道十分诡奇。

假使这种诡奇劲加强，或者变异，那么，很可能出现无可抗拒的真正“绝学”，威力很可能石破天惊。

在不了解对方底细之前，贸然用自己的绝学接招，万一抗拒不了，结果如何？

知己不知被，是兵家大忌。

意动神动，他也丫掌吐出。

双方相距近丈，同以神奇的掌力遥攻遥接，行家一眼便可看出，他两人的内功修为，必定已修至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超凡境界了。

能将掌功发于体外，伤人于三尺以内，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因为以掌发出，劲道不可能聚于一点进发，劲道扩散威力必定减弱。

所以掌功伤人于三尺以内不难练成，三尺以外便劲散功消，近丈伤人，根本无此可能，恐怕只有传闻而无事实可证了。

两人相距丈外发掌，连昊天一剑这种高手中的高手，也认为两人是在开玩笑，摆架子唬人。

夺命飞锤和关中狂客，更是心中冷笑，这算什么儿戏？摆样子唬行家，岂有此理。

还好，两个高手已在姜步虚现身时，暗中默默行功戒备，并非全无防备。

两人的掌吐出，一无风声，二无异啸，真像遥相比划，更像用虚招制造续攻的好机。

刹那间，灯光摇摇，潜劲陡然爆发，气流加速形成隐隐风雷，怒涌的气旋像是龙卷风。

夺命飞锤和关中狂客首当其冲，强烈的气旋斜涌，涌向远在丈外的两人所站处，看出异象，被引偏的强烈气旋已经及体。

“砰！”夺命飞锤和关中狂客，倒摔而出的身躯，凶猛地背部撞上墙壁，墙壁摇摇，厅柱也有摇动现象发生。

似乎整座大厅，正受到强劲狂风的摧撼，灯光偃而复明，令人动魄惊心。

昊天一剑疾退至厅口，几乎被门槛所绊倒一

四海游龙马步一虚，几乎随被引偏的劲道冲出。

姜步虚脸色一变，眼神呈现困惑与惊疑。

“你这小子使奸！”四海游龙怒叫，吸口气待发第二掌，左掌搭上了右小臂，右掌向外一翻。

姜步虚确是使奸，不硬接而用上了神奥的引力术，虽然表面上看是正面直向发掌接招，其实用上了斜走引力的妙着。

夺命飞锤与关中狂客，吃足了苦头。

四海游龙向外翻的手掌，将发未发的瞬间，姜步虚眼中困惑与惊疑的神情，也在急剧改变，斜立胸前的手掌，也向外一翻。

身后，突传出轻而急的长剑出鞘声。

身后唯一的人是昊天一剑，这位功臻化境，剑术通玄的风云十杰之一，用剑攻击必定狂猛无匹，如果在背后袭击，想得到必定更为可怕。

双方功力悉敌，加上超尘拔俗高手用剑夹攻，即使是三流人物，也可以计算出必然的结果。

他已别无选择，生死决于电光石火的一念之间。

一声长啸，他身形一晃，风生八步，整座大厅在啸声中飘摇，灯火乍明乍灭中，人影倏然隐没。

四海游龙的掌，就在这瞬间吐出，隐隐风雷声比先前的一掌稍强，但排山倒海的暗劲潜流却猛烈一倍，大厅似乎陷入滔天狂涛中。

昊天一剑光芒四射的长剑，也在这一瞬间吐出一道电虹，剑气破空声有如金石错鸣，令人闻之毛发森立。

位于掌劲剑气汇聚中心的姜步虚，已经先一刹那消失无踪。

一股依稀难辨的淡淡青烟，流泻出大关的窗口。

不是青烟，是姜步虚，逸走的身法太快，所以误认为青烟。

掌劲与剑气一进而散，罡风劲流徐徐静止。

“你走不了！”四海游龙大叫，身形乍起，也幻化为淡淡的宝蓝色轻烟，穿窗而出倏然隐没。

厅口涌现五六个人，来晚了半步，只看到逸走的淡影。

“这两个年轻人，到底出于何处高人门下？”迈步入厅的伏魔剑客骇然变色：“就算是出身于绝世高人门下，也不可能修至这眼凡境界。诸位，今后切记不可逞强，与他一比一玩命，太危险了。”

“幸好四海游龙是咱们一边的人。”感到浑身酸痛的夺命飞锤脸色苍白，语气中仍饱含惊恐：“也只有他，才能挡住姜步虚。”

“难怪这条龙狂，他真有狂的本钱。”气色更差的关中狂客惊然说：“幸好我没惹火他，我真挨不起他这种不可思议威力万钧的巨掌。”

“所以他怀剑进入庐山，我就知趣地回避他呀！”昊天一剑苦笑：“贺老哥，得设法控制这条龙，假使他拂袖而去，目下咱们没有人挡得住姜步虚。”

“恐怕只有孟老哥，才能设法留住他。”伏魔剑客贺世荣的目光，落在孟姑娘身上：“念慈侄女，四海游龙可曾透露他是何人门下弟子？”

“他一再表示艺自家传，侄女也不便追问。”孟姑娘摇头表示所知有限：“据他说，他所练的内功心法，属于至阳至刚，聚劲一击，可按石成粉于三尺内。”

“不可能是至阳至刚。”夺命飞锤是内功行家，行家的话可信度高：“发时毫无霸气，触及对方的劲道才迸发隐隐风雷，是属于阴极阳生的玄门先天气功，仅余劲就让我无法抗拒。假使用来御使兵刃，宝刀宝剑也会在他的兵刃前崩碎，可怕！”

“我只担心那个姜步虚。”关中狂客说：“四海游龙太过浮躁，对付不了他。”

“老天爷！但愿双仙两位前辈能赶快前来。”伏魔剑客沮丧地说：“不然，咱们只好先妥作安排，以三对一的阵势暂且应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比一，谁也应付不了他，老夫耄矣！”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脸上明显地呈现惊容，心情沉重。

四海游龙恨透了姜步虚，他有充分怀恨的理由。

姜步虚不但侮辱他喜爱的孟姑娘，甚至毫无顾忌地登门抢人。

他那一掌威力骇人的绝学，被姜步虚用巧劲引偏误中自己人，使他脸上挂不住，这比输招更难堪。

追上屋顶，姜步虚的身影已远在第三进房屋的瓦面。

“不杀你此恨难消！”他怒叫着破空飞跃而进。

姜步虚的身影，消失在屋脊后。

看不见屋脊后的影物，他不顾一切循屋势狂追，直追至柏家大院的最东端，仍不肯罢休，飞越一条小街上空，跃登邻舍的瓦面。

姜步虚的形影早就消失了，他只是冲动地盲目追逐，根本不知道姜步

虚的去向。

连越九栋房屋，眼角余光瞥见右首不远处另一座屋顶，一个黑影从瓦脊右端升起。

他以为是姜步虚，不假思索地飞跃而进。

黑影也发现了她，颇感意外地停立观望。

“流光遁影，高明！”黑影喝采，银铃似的噪音极为悦耳。

不是姜步虚，是女人！

他的怒火仍在燃烧，发现追错人，本该消去敌意，放弃攻击陌生人的愚蠢举动，但他正在火头上，而且已从这一面的屋顶飞扑，三丈余空间眨眼即至，情势已控制不住，仍然狂野地冲落，左爪已光临黑影的头部。

“该死！”黑衣女郎惊骂，问不容发地斜移丈外，乘势拂出一掌回敬，出手捷逾电闪，闪避的身法更是神乎其神，硬从他的爪下脱出。

“噗！”一声轻响，他感到右肋一震，挨了一记重掌，被震得偏离落脚点，几乎失足摔跌出脊角的鹁吻外。

脚一沾瓦面，他无名火发，大喝一声，一掌向远在丈二左右的黑衣女郎拍去，激怒中用上了绝学。

黑衣女郎并不认为远在丈二外发掌是唬人的，能将绝顶轻功流光遁影练至化境的高手，不可能在丈外发虚掌唬人，这一掌必定非同小可。

由于先前一掌反击得手，未免得意戒心不足，也兴起强烈的好胜念头，一声娇叱，双掌来一记推山填海硬接，采的虽是守势，却表现出后续猛烈反击的气概，身形前倾跃然欲动。

这瞬间，身侧人影从檐下窜升，贴瓦栈射到。

“保住心脉……”急喝声在同一瞬间入耳。

黑衣女郎还来不及会意转念，但吐出的双掌倏然一顿，可怕的怪异劲道，已排空而至，自己所推出的掌劲回头反走，而且与对方强压的劲道合流，汹涌而至势如排山倒海，一切反应皆晚了一刹那。

直撼内腑震力极为狂猛的劲道刚及体，但觉浑身一震，接着身形被另一股力道所带起，神智恍惚中，耳听风声呼呼，大片青瓦爆裂散飞声同时入耳，身临急剧浮沉，身上的痛楚急剧增加。

“我非宰了你不可！”耳听四海游龙发疯似的咒骂，但咒骂声倏忽远去。

室中一灯如豆，散发出柴草的霉味。

这是一间柴房，堆放了不少柴草，仅近门便有地方回旋。

灯就搁在门旁，不至于接近易燃的柴草。

黑衣女郎被摆放在散满碎枝草屑的狭窄地面，任由姜步虚全神贯注检查全身的经脉。

女郎仍在半昏迷状态，苍白的秀脸不时涌起忍受痛苦的表情。

她是小魔女丘姑娘，九天飞魔的爱女，潜山长春谷惜春宫的小宫主。

那一身黑色劲装，把美好的身材衬托得玲珑剔透，浑身绽放出动人的青春气息。

“很古怪。”姜步虚一面检查一面惑然自语：“决不是阴柔的邪功所造成的伤害，每一条经过胸腹的经脉，都有震得经脉变形瘀血的现象，阴柔邪功只能使经脉萎缩封经闭穴。可是，那条螫龙发掌的景象，的确是阴柔的怪劲，怎么会出相反的伤害现象？真怪。”

“我……我要……要死了……吗？”小魔女昏昏沉沉地嘎声问。

“很难说，我正在替你做澈底的查验。”

“查……查不……出……”

“放心，我一定可以找出问题所在来。”

“我……我好难……受……”

“那是一定的。”他苦笑：“身前的每一条经脉都受损，真会痛得要人命。只要能确实分辨出及体的内功是阴是阳，就可以用对症的手法疏解或导引。”

“能不能两……两样都……都试……”

“胡说！你不要命啦？手一下即使不起反作用，也会毁了附近的经穴，你希望日后做废人吗？”

“可是……”

“你知道有更高明的人施救吗？我会带你去，但必须在一刻或两刻时辰内施救，不然……”

“你……你……”

“必要时，我会死马当作活马医。”他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得看你的造化了。”

“唔！有苗头了。”

“怎……样了？”

“极泉有异。”他分别拉起姑娘的左右手，分别伸两指探入撕开的衣袖缝内，先左后右探索两肘窝：“极泉穴是血脉出入胸膈的通道，血浮涌扩张而流速加剧，可疑的是温度并没倍增。告诉我，你是不是隐隐感觉出于呕烦渴，而不感燥热？”

“是有……有一点。”

“手少阴心经如果受到阳罡内功所损，将导致血脉进流；反之，则血脉回注心坎。”

“我要先用太极自然衍化疏引功，找出温度为何不增的原因，就可以判断那家伙的内功根底了。”

“我……有救了……”

“也许。记住，不要抗拒痛楚，全身放松，全神贯注作细水长流的吐纳，你一定可以度过难关。小姑娘，信任我，和我合作。”

“我……信……任你……”

四更天。

全城在沉睡中。

姜步虚拈起油灯，开启柴门。

“只要你不跳跃打斗，必可平安回家，我不送你了。”他一面向外面观察一面说：“这里是小南门外，吹台东侧半里地的一座农舍柴房。”

“我……我浑身虚软，你……你不送我……”小姑娘躲在他身后，娇怯怯地说。

“我还有事未了……”

“还是要去抢女人？”

“别胡说！”他熄了灯火：“不关你的事。哦！你怎知道我抢女人？”

“开封城耳朵尖的人都知道，我就是去……去看热闹的，没想到……”

“没想到，热闹没看成，碰上了那条鳌龙，几乎送了小命。你们这些人

就是闲得无聊，好像碰上闲事不管，就活得不耐烦。”

“人家……”

“好了好了，时候不早，我送你回去，是不是住在十里庄？”

“你怎么以为我住在十里庄？”

“你就是那天化装为村姑的多嘴婆。”他调侃小姑娘：“喂！你贵姓？”

“我叫丘明月，很俗气是不是？”

“圆姿替月，不错呀。好像叫月的姑娘们，都长得白白胖胖的，你却像香扇坠一样的小美人，应该叫星什么的才名实相符。喂！你走不走？”

“走就走，我住在东大街的大梁老店。”

“哎呀！那岂不是要进城？”

“大概是的。”

“烦人。”他苦笑。

“又怎么啦？”小姑娘躲在他身后偷笑。

“这座千百年来你争我夺的瘟墙，城墙高有三丈。”他大发牢骚：“想爬上去得爬上老半天，累死人。带着你这位大姑娘偷越城墙，碰上巡城查夜的丁勇……”

“那一个丁勇奈何得了你？连鬼神见了你都发愁。至少，你曾经把我平平安安带出城，对不对？”

“多嘴婆！走吧！”

“再叫我多嘴婆，我……”小姑娘大发娇嗔。

“你本来就是多嘴婆，你又能把我怎样？”

“你……可恶……”

两人一面斗嘴，一面往外走，像是两个熟悉的玩伴，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老邻居。

早膳后不久，宝蓝色的身影出现在小巷的小屋前。

四海游龙穿得更光鲜，佩了剑，声势汹汹堵住了大门。

身后，孟姑娘也一身黛绿，佩了剑，女英雄的形象同样鲜明。

两人走在一起，真堪匹配，男的英俊魁梧，女的美艳婀娜，可算是一双璧人。

“姓姜的，你如果不出来，在下可要破门打进去了。”四海游龙嗓门像打雷，威风凛凛，满脸怒容：“今天不是你就是我……”

大门开处，姜步虚青衫飘飘泰然踱出门外。

“你送回我那烧锅的，我会原谅你三次。”他嘻皮笑脸，笑得邪邪地：“昨晚你这狗娘养的好狠，出手就想要我的命，但我不怪你，男人为了争女人，不择手段是正常的事，谁的头被打破，不必怨天尤人。喂！你还真像一个送亲的呢！”

比起四海游龙来，他在英风豪气上差了一段距离，距离同样英俊魁梧人才一表，但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

但他那份潇洒飘逸的风华，四海游龙就万难企及了。

巷子两端，早就有少少看热闹的人静候好戏上场，其中有不少侠义道名人，有地方的城狐社鼠。

九天飞魔一家老少六男女，也占了一席之地袖手旁观。

他这番酸甜苦辣皆备的嘲弄话，引起一阵哄笑。

小魔女丘明月倚在乃母身畔，狠盯着明丽照人的孟姑娘。

她身外侧站着支棍怪笑的天涯怪乞师徒，老少俩的起哄怪笑声特别刺耳。

这段时日所发生的正邪斗法事故，江湖朋友大多了然，姜步虚突然冒出来，以第三方受害者的立场，向侠义英雄们报复，获得除侠义英雄以外的人士同情。

似乎，正邪勾心斗角的风波，已经不是当前重要的大事，他反而成了众所瞩目的目标啦！

一个盛怒激愤的人，与嘻皮笑脸的人斗口，稳输不赢，必定会走上必然要走的老路：动武。

“我要你把所说的每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咽回肚子里！”四海游龙凶狠地举步逼进：“昨晚你逃得快，今天你除非会飞天……”

“哈哈！你少臭美，昨晚你人多势众，我鬼神愁不得不让你充人样，今天在这么多英雄好汉面前，我不信还有那些狗娘养的有脸一拥而上。我不会飞天遁地，你这条鳌龙也不会飞腾变化。喂！敢不敢打赌？”

“混蛋……”

“你不要鬼叫连天，在这里和我比嗓门。”

“你这……”

“我准备和你赌，采头是孟家的千金。”他的嗓门也够大：“谁最后站在这里耀武扬威的人是赢家，采头就是这人的。”

算起来吃亏的是我，她本来就是我的老婆，用老婆做来头和你赌，丢人现眼挨骂的是我，你说吧：赌不赌？赌你一定是大输家。”

“喂！快答应吧！”有人起哄怪叫：“这可是天掉下来的大便宜，决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好，我就和你赌。”四海游龙下不了台，非答应不可：“反正你是死定了……”

“是吗？你不要太过自信了，我鬼神愁早就准备对付你的宝贝，你注定了是大输家。”

“荒谬绝伦！”九天飞魔怪叫声如沉雷：“你两个混球简直岂有此理，就不怕让人笑掉大牙？胡搞！”

四海游龙一咬牙，急冲而上，掌伸出了。

“宝贝来也！”姜步虚与高采烈怪叫：“打！打！打……”

他的左手大袖中，藏了一大堆两寸长，两寸粗的木炭，喊一声射出一段，一段连一段的连绵不绝。

本来份量轻的木炭，飞行时却传出隐隐风雷声，可知劲道与速度必定极为猛烈。

一步错，全盘皆输，四海游龙自以为是英雄，做梦也没料副他会用上了赖皮打法，措手不及。

黑忽忽的物体满天乱飞，怎能不怕打？

木炭一触掌劲，便碎成粉末，黑粉满天飞舞，片刻间，漂亮的宝蓝劲装成了灰装，英俊的脸蛋成了尉迟恭的黑脸，而且双目难睁，肺部吸入大量炭粉，嘴巴咽喉同样难受。

“打！打！打……”叱喝声也连绵不绝。

四海游龙闹了个手忙脚乱，有苦说不出，一而再前冲，都一而再被木

炭逼退。

轻脆的木炭面积大，击中身躯根本不可能造成伤害。

但在姜步虚手中发出，就成了可没石贯甲的利器，击中身躯木炭炸爆成粉，但可怕的劲道已经先行入体，直撼内脏痛入骨髓。

四海游龙发疯似的拍打连绵而至的木炭，仍然先后被五段木炭击中胸腹，每中一段，不但身形不稳，马步也动摇，进一步却退两步，狼狈万分。

“这条孽龙上了大当，栽得好惨！”有人叹息着叫：“十赌九输，他是不该赌的。”

“快拔剑！”旁观的许门主大叫：“用鱼跃龙门身法必能近身。”

鱼跃龙门是双手御剑平伸，斜跃再平飞凌空扑击，对方可攻的部位只有顶门和双肩，但有剑伸在前面形成护障，笔直地平飞冲刺，一跃便可近身，近身木炭便无法使用了，确实是值得一试。

可是，四海游龙没有机会拔剑。

“啪！”一声响，炭粉爆飞，木炭不可思议地楔入双掌布下的铜墙铁壁，在四海游龙的嘴巴开花。

上次被打得鼻伤血流，这次嘴巴遭殃，嘴唇出现裂痕，炭粉猛往口中钻。

“呃……”四海游龙连退三步，小腹下又挨了两段木炭，受不了啦！

一声长笑，姜步虚趁他马步大乱的机会，袖底飞出一条牛筋长索。

他是掌鞭的大行家，对运鞭学有寸精出神入化，长杆鞭本来就是一根丈八长绳，可以远及三套车的领路健骡，如臂使指极为精妙。

骡车与马车不同，通常分为一至三套车；一套，指一匹骡拉动的车；两套，两匹骡一前一后；三套，三匹骡成一路。

这是说，三套车前后三匹骡的长度距离，足有两丈以上，长鞭指挥第一匹健骡，没有熟练的运鞭技术决难如意。

所以一个熟练的大掌鞭，在赶车行业中的地位颇高，玩鞭的技术优劣也决定待遇的高低。

四海游龙眼前朦胧，眼睛早被炭粉掩塞，双目难睁，那知道脚下有变？更没料到姜步虚能在两丈外攻击他。

牛筋索破空抖出，矢矫如龙到了下盘，索头闪电似的急绕，奇准地缠住了右脚，凶猛的劲道传到，速度与劲道皆达到神奇境界。

“龙飞了！”姜步虚怪腔怪调怪叫。

四海游龙右脚先起，手舞足蹈斜升飞翻精采绝伦，“叭哒”怪响声中，摔飞出丈外狼狈万分。

孟姑娘一闪即至，拔剑情急救人，剑光如匹练，奇准地砍断了再次光临四海游龙脖子的牛筋索。

四海游龙一跃而起，剑终于出鞘了。

“两打一，狗屁！”有人大叫。

“哈哈……”天涯怪乞狂笑：“四海游龙，你是个大输家，有目共睹。”

姜步虚的牛筋索长有两丈余，断了一半，丈余长反而更具威力。

索到了孟姑娘的下盘，速度增加一倍。

孟姑娘已来不及收势沉剑，本能地飞跃而起闪避。

在她后面的四海游龙却遭了殃，这次被缠住了左脚，砰一声再次摔倒。

双目难睁，手上即使有龙泉太阿，也成为废物。

四海游龙只能强忍着激愤，利用听觉和姜步虚死撑。

对远在丈外攻击出神入化的牛筋索，毫无防卫的能力，手中的剑确是成了废物，爬起发疯似的挥剑布下绵密的剑网自保。

如此死撑，能撑多久？

孟姑娘疾降而下，围魏救赵挥剑猛扑姜步虚。

“也给你三分墨涂脸。”姜步虚怪叫，木炭再次连续飞射。

孟姑娘怎敢重蹈四海游龙的覆辙？攻势半途中止，向左急急绕走，立即脱离保护四海游龙的有利位置。

8

姜步虚的用意，就是要将孟姑娘逼开。

他一跃而上，牛筋索缠住了四海游龙的长剑。

四海游龙本能地挥剑抽剑，剑网立即出现刹那的空隙。

姜步虚钻隙而入，一拳捣在对方的肚腹上。

响起一声奇怪的巨响，人影急处飞分。

四海游龙倒飞丈外，倒撞人观战的群雄丛中，跟来助声势的妙手海平手急眼快，将人接住了。

姜步虚也挫退丈外，吃了一惊。

这一拳足有五、六百斤的力道，竟然被反弹震退，感到整条手臂又酸又麻，气极有撼动现象。

“我会把你一身零碎绝学，一样一样挖出来！”他向人丛大叫：“你这混蛋阴毒得很，经常突然用上邪门绝学弄鬼，令人莫测高深防不胜防。你给我记住，除非你不争我的女人，不然我一定可以刨出你的根底来。”

四海游龙仍在暴跳如雷，挣扎着要挣脱几个挟走他的人，咬牙切齿要和姜步虚拼命。

但群雄心中有数，这位浑身黑污，双目布满炭粉的游龙，不如说是一条瞎虫要形容恰当些，那能再和机密刁钻，武功深不可测的姜步虚拼命？

众人紧拥着他急急撤走。

孟姑娘也精明机警，干脆跳上屋溜之大吉。

一场为女人兴师问罪的闹剧，灰头上脸狼狈收场。

来福老店在寺后街，是颇有名气的酒坊食店。

这里供应烈酒徐沛高粱烧，极合那些不三不四的豪客胃口，也是地方混字号人物流连忘返的聚会处。

一般说来，这种店的酒客，品流都不高，形形色色十分复杂。

姜步虚的身分，最适合这种酒坊，距住处不远，平时算是他解决午、晚两餐的地方。

但由于他在家的时日少，那时的苦哈哈们假期有限，所以一天在来福老店解决两餐的时日并不多。

傍晚，他出现在来福老店，店伙们都认识他。

并不因为他近来声誉鹊起，成了众所瞩目的人而加意巴结他，只替他备了丫张地位明显的食桌，张罗几味可口的下酒菜，算是全食厅的佳宾了。

店堂闹哄哄，计余副座头有了九成座，酒肉香味四溢，汗臭味臭俱来。

喝了三杯酒，一名大汉不打招呼，便打横拖出长凳落坐，脸上有怪怪的表情。

“喝闷酒？”大汉邪笑着替他斟酒：“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凡事烦恼，活得岂不辛苦？”

“哈哈！你老兄说话真有几分玄理。”他睥睨着满脸横肉的大汉：“但却表错情，你看我，人生得牛高马大，标准的酒囊肉袋，有酒有菜，任何烦恼的事也丢在脑后了，正好喝个痛快，我这一辈子也不曾因活得辛苦而喝闷酒，事实上我活得非常愉快。”

“愉快？不见得。”大汉说：“俗语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得罪了地方豪霸，被人一而再把住处闹得天翻地覆，我不信你真能心情愉快？”

“老兄，你真该相信。”他喝酒、吃菜，口中有菜说话含含糊糊，吃相粗俗：“他们在我的住处闹，我也到柏家捣乱，来而不往非礼也，公平得很。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事实上我占了些上风，能不感到愉快吗？”

“你还要捣乱？”

“那是一定的，酷待我的那些人，欠我的债还没还呢：不闹怎能甘心？我不鼓励赖债有理。”

“他们毕竟要保持所谓侠义身分，不能明目张胆倚众大动干戈，假使他们横定了心，撕下面具，给你来暗的，结果如何？”

“我宁可相信他们保持身分，保持英雄形象，不断派人前来单挑，打破头撕破衣裤闹过了就算。如果来暗的，那就会出人命，他们不笨，不至于采这种办丧事的绝路。”

他这些话，是说给店堂食客听的，食客中必定有柏家的眼线，等于是提出严重的警告。

迄今为止，由他所引起的冲突中，不曾闹出人命，他不是个复仇心切的嗜血者。

“那可不一定哦！老弟。”大汉阴阴一笑：“你知道问题所在吗？”

“你老兄另有见解？”

“不错。”

“说说看，我会尊重你老兄的见解，毕竟你老兄是见识过大风大浪，了解江湖人士心态的人，你的经历和见识都足以指引我这种半吊子半途出家的年轻人。”

“快剑是贵地的十大豪强之一，比起你这赶车的人，不论声望、地位、权势，都强十倍只多不少。”

“对呀！我算那门子葱？”

“你知道就好。所以，即使他错了，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也不会向你这种小人物认错赔不是，得积极设法保全自己的声望地位权势，不惜任何代价。”

“他正在积极地做。”

“而且做得相当成功，替他助拳的人愈来愈多。”

“来的人一批比一批武功高强。”

“你的处境，也就愈来愈危险恶劣。”

“那是可能的。”

“需要帮助吗？有不少抱不平的人愿意替你助拳。”

“哦！你代表点龙一笔那些人？”

“有什么不对吗？”

“我不信任你们。”他坦率地说。

“为何？”

“因为最先酷待我的人是你，我敢放心地，一无芥蒂地接受你们的帮助吗？如此一来，快剑那些狗杂碎们，岂不咬定我是你们的帮凶？”

他们把酷待我的罪行，认为是理直气壮问心无愧，错在我，他就有权用大嗓门高呼，有权不择手段将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并无意加入邪魔外道行列。”大汉似乎有知人之明：“我并不代表点龙一笔那些人，他们志不大才不高，只想出口气报小仇小恨，风声不对就撒腿扯话，成不了大事的乌合之众。”

“那你代表什么人？”

“一群志在主持江湖正义，雄霸天下的英雄好汉。”大汉傲然地说。

他默然，低头沉思。

赶了四年镖车，事实上他已经是个老江湖，对江湖动静与情势有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只不过不曾干预介入而已。

中州镖局在此地声威远播，在河南更是首屈一指信誉最佳的镖局，江湖动静、武林情势岂能不灵通？

天下汹汹，群雄并起，有心人积极发展实力。

而各地的豪霸们，也纷纷壮大自己，为保全既有的利益而广蓄羽翼，抗拒外力侵袭自己的地盘。

最近十年来，各种秘密组织各展神通，每一个江湖闯道者，相约投靠某一组合，有所归属就有安全感，人多势众才能纵横。

两年前，他就知道有某些人，在暗中招兵买马，打起正义锄奸团的旗号，要开创惊世的局面。

该组合并不公开招兵买马，派有专人负责招贤纳士的工作，对他们认为符合该团宗旨的武林俊彦，进行游说礼聘，决不滥收乱捡。

据说，该团迄今壮大的速度缓慢，基本原因是合乎该团宗旨的人才不多。

“是这个吗？”他伸出右手，四指紧握，伸大拇指上指，再倒转拳拇指向下。

顶天，立地，这是正义锄奸团的半公开手式记号，知道这手式的人甚多。

正义锄奸团旗号还没能鲜明地打出，手式却抢先流传天下。

正义助奸团的组织，目下仍是江湖机密，成员到底是些什么人物，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江湖道上的高手名宿，以及拥有地盘与强大实力的豪霸们，皆对该团怀有戒心，甚至恐惧。

正义锄奸，这个“锄”字委实令人不寒而栗，血腥味浓厚看字面就知道是使用雷霆手段的暴力集团。

正义两个字，同样令豪霸们心中惶惶。

一个讲正义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豪霸。

一个讲正义的人，决不可能拥有爪牙。

一个讲正义的人，只能成为当地的贤达，仁义道德的众望所归精神领袖。

一个讲正义的人，必定成为豪霸们嫉恨的对象。

有不少人，明暗之间，正在准备或已经着手，进行调查该团底细的大计。

另有一些人，已经打算在该团羽翼未丰之前，加以扑减剪除，而且已付诸行动了。

一万个人中，至少有九千九百九十个人，所行所事所作所为，与正义二字背道而驰。

所以，正义锄奸团壮大的速度缓慢，是意料中事，够资格参加的人，太少太少了，而且，真正的正义之士，不见得肯参加这种组合。

“对，这个。”大汉也打出顶天立地手式。

姜步虚眼中有疑云，全神贯注观察大汉的神情变化。

正义锄奸团的人，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间，暴露自己的身分。

“你要我相信吗？”他正色问。

“我曾带你去见让你相信的人。”大汉也正色答。

“这个……”

“你已经碰上不义的事，而且受到伤害，不是吗？”

“我处理得了。”

“是吗？等他们的前辈赶到，你有多少机会？”

“他们的前辈？”

“对，他们的前辈。你要知道胳膊往内弯的道理，也必须明白互通声气交相谋利的金斜玉律。你一个小小的车夫，那一位豪强肯为你失去威信？除了本团之外，你得不到有力的正义人士支持。”

“好，我愿意和你去见能让我相信的人。”他肯定地答复。

“今晚，三更起更，文昌阁下见。”大汉低声叮咛。

“在下准到。”

“告辞。”

“不送。”

大汉椎桌而起，昂然出店走了。

角落边一副座头的三名食客之一，稍后即与同伴耳语片刻，匆匆出店而去。

从来福老店绕过寺后街的东端，这一带是夜市，摊贩云集，各种灯笼火把照得全街通明，游人众多，二更末三更初才罢市。

大汉通过拥挤的夜市，折入北向的横街，行人渐稀。

一过夜市管制栅口，行人更少了。

后面，跟来了三个人。

大汉脚下一紧，后面的三个人立即飞步急赶。

“朋友，留步。”跟至身后的一个中年人沉喝。

大汉一掠三丈，倏然转身。

“有何高见？阁下。”大汉冷冷地问。

“朋友真是这里面的人？”中年人打出顶天立地手式，逼近至八尺内。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人人都会打这种手式。”

“不错。问题是，会有什么结果。”大汉语气更冷：“真，可以取信？假，得小心正义锄奸团的惩罚，冒充他们的人，惩罚是极为严厉的。”

“那么，阁下何以取信？”中年人声色俱厉。

“只有鬼神愁姜步虚，才有资格要求取信。朋友。你还不够份量，不配。”

“是吗？在下不以为然，而且，在下要带你走，你最好不要拒绝。”中年人神气地说。

“哦！三比一，你吃定在下了？”

“大概是吧！”中年人更是霸气十足。

“我也不以为然。”大汉鼓掌三下，嗓音提高了一倍：“兄弟们，迎客！”

小街两侧的屋角暗影中，接二连三出来了三个灰衣人，现身从容不迫，黑夜中，依然可以感觉出三人流露在外的凌厉杀气，迈步的气势，真有高手名家的沉稳无畏精神，令人心中懔懔。

中年人一惊，两位同伴立即列阵戒备。

“在下知道你们是谁了……”中年人惊呼，身形向街右丈余高的屋檐飞升。

“知道了，你也死了！”一个灰衣人接口，右手大袖一抖，冷电破空而飞。

另两名中年人也不慢，向后飞退。

另两名灰衣人所发的两道冷电，也同时破空飞出。

人怎能比暗器快？

飞退的身躯如中雷殒，仰面摔倒、滑出，仅发出两声绝望的呻吟，挣扎即止。

尚未登上瓦面的中年人，半空中呢了二声，像中箭的雁，手舞足蹈往下掉。

大梁老店龙蛇混杂。

九天飞魔一家老少住了一座独院，老魔夫妻与女儿住在内进，前进有两名随从与两名仆妇照料，是老魔的得力臂膀。

天一黑，三人在食厅进食。

小姑娘丘明月显得焦躁，大有食不知味的意思，充满灵气的明眸，不住向黑暗的窗外注视。

好几次想放着停止进食，都被乃母用眼色制止，她不得不耐心地进食。

知女莫若母，乃母显然知道爱女不安的原因。

她母亲早年绰号称飘渺仙子，迄今为止，江湖上的朋友提起飘渺仙子尚惜春，仍然感到心虚胆寒。

这位仙子整治得罪她的人，手段相当暴烈，不将对方整治得半死不活，决不轻易罢手，一点也没有仙的宽宏大量。

至于她的丈夫九天飞魔，更是令人心惊胆跳。

这位魔道前辈，全凭心情好恶而管闲事，不怎么重视是非，所以被称为魔，惩治仇家的手段，比乃妻更暴烈，杀孽颇重。

幸好有时候他也讲理，不惹火他还不至于灾祸临头。

所以上次在十里庄，幻剑功曹就敢用缓兵计，想把他拖延在庄子里，让伏魔剑客能在外面的十里亭，放心大胆对付姜步虚。

老魔早就看出爱女的尴尬，愈看愈感到火冒。

“你给我放乖些！”老魔突然放下酒杯，气冲冲地说：“少打歪主意出鬼点子！”

“爹，女儿又……又怎么啦？”小姑娘委委屈屈地说，眼中闪烁着慧黠的光芒。

“你那点鬼心眼，你以为爹不知道？”

“女儿……”

“从今以后，没有为父的允许，不许离开客院一步，不然，打断你的腿，哼！”

“可是……”

“不许可是！”

“这不公平，爹本来同情他……”

“现在不同了。”老魔沉声说。

“他现在的情势更恶劣……”

“那是他自找的，哼！”

“女儿要……”

“你什么都不要！”老魔一掌拍在桌上，杯盘乱跳：“他年纪轻轻的，就公然在大街上争风吃醋抢女人，岂有此理！我警告你，我不容许我的女儿，和这种自以为风流的杂碎在一起鬼混！”

“爹……”

“我是当真的，要不，我宰了他永绝后患！”

一听老爹要宰姜步虚，姑娘可就傻了眼。

昨晚她受伤，姜步虚替她疗伤打通经脉，带她偷越城关返回大梁老店，事实上动身时，她已完全痊愈了。

姜步虚一到店门，便转身匆匆走了。

返店后她不便将姜步虚救她的经过说出，孤男寡女相处的事不便启齿，因此老魔夫妻并不知道爱女遇险的经过。

她一到开封，便听说有关姜步虚的事，对侠义道人士的霸。道作为有了成见。

十里亭首度相逢，她对姜步虚有了强烈的印象，再经过昨晚的意外变故，她心湖中起了涟漪，人在客店，心早就飞向姜步虚身边了。

对孟念慈姑娘，敌意愈来愈浓。

她当然在乎姜步虚与四海游龙当街争风的事，但却感情地不归罪于姜步虚，而将恨意投注在孟念慈身上，认为孟念慈是罪魁祸首。

原谅所爱的人，迁怒于憎恨的第三者，这是某些女人的通病。

“丫头，不许再疯疯癫癫到处乱跑。”飘渺仙子似笑非笑地提出警告：“早上的事你看见了，不是吗？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间，他们的确闹得不像话，公然为了争女人而大打出手，这种人你一个大闺女居然不避之惟恐不及，反而继续与他接近，像话吗？”

“娘，这里面有古怪……”

“什么古怪？这可是有目共睹，千真万确的事，柏家那些英雄豪杰把那小伙子恨入骨髓，成了众矢之的。

你爹不喜欢这种好色之徒，不许你接近是为你好，就算你爹不宰他，那些英雄豪杰也会宰他的，你犯得着卷入这场令人非议的是非中？”

“可是……”

“不许再说了，乖乖待在客院。”飘渺仙子沉下脸：“不许再惹你爹生气，那小伙子与侠义英雄为敌，已经够危险了，如果你爹也找他，会有些什么结果？”

小姑娘小嘴一撇，赌气放下木箸，不吃了。

文昌阁台高三丈，阁高三层。

上面有报时报更的钟鼓，耸立在市中心气象恢宏，有十余名掌更人在内居住，由两名阴阳生负责管理。

三更起更，夜禁开始，每条街的管制栅门关闭，只留小栅门便利更夫与巡夜的丁勇往来。

因此平坦广阔的十字街，空闻无人像一处渺无人烟的大广场，只有一些猫狗在里面走动。

姜步虚不在乎夜禁，他不走大街，飞檐走壁的从屋上奔掠，毫不在乎地疾趋巍峨的文昌阁。

台侧的角落暗影中，出现五个黑影。

这时，星光朗朗，任何人出现在五十步内，皆难逃众人的监视。

他是从南大街方向，大踏步而来的，五个黑影确知他后面没有人跟踪后，立即现身相见。

“姜老弟可真准时。”曾经与他打交道订约的大汉亮声打招呼：“在下还以为老弟不敢来呢！”

其他四个人年纪都在半百左右，星光下面貌依稀可辨，反正都是一些面目阴沉，态度毫不熟切的人。倒有点像讨债的债主，爱理不理冷傲之气外露。

“在下刚扬名立万，岂能不守约，言而无信？”他的星目夜间又黑又亮。

这正是所谓经过苦练的夜眼，已将四个黑衣人的相貌看得一清二楚，对方冷傲的神情，更令他疑云大起。

他本来就对大汉的身分存疑，再一看这四位仁兄的冷傲神情，心中大感不自在，因此说话的态度就显得不客气，而且饱含狂傲的气概。

“在下十分佩服老弟的胆气。”大汉抱拳为礼。

“好说好说。”他用江湖味甚浓的口吻回了一礼：“这与胆气无关，而是正义锄奸团的人，该是些顶天立地，为人间主持正义，制裁不义奸恶之徒的不世豪杰。”

在下获贵团宠召，不胜荣幸，逢迎惟恐不及，怎敢胆小违不来？但不知兄台尊姓大名，同来的四位爷台如何称呼，又如何能让在下相信诸位是主持正义的人？”

“老弟先不必急于知道咱们的名号……”

“这就不对了，老兄。”他抢着说，语气一冷：“如果诸位连名号都不亮，在下怎能相信诸位是正义锄奸团的不世豪杰？”

“老弟初闯江湖，咱们亮了名号，老弟也不可能知道咱们……”

“不可能知道诸位的底细，更不知道诸位是那座庙的神圣菩萨？”他替对方说出想说的话，却饱含讽刺：“老兄，你可别忘了，我鬼神愁在中州镖局，走了四年镖，跑遍了东南西北，多少也算是一个老江湖。”

“这……”

“老兄，你知道你们的处境吗？”

“你的意思……”

“冒充正义锄奸团的人，不但会受到该团的制裁，也成为不义之徒博杀的目标。阁下在来福酒坊大庭广众之间，亮了身分手式，没错吧？”

“不必和他夹缠。”一名黑衣中年人向大汉说：“把咱们请他会面的意思告诉他。”

“好哇！我在听。”他的嗓门够大。

他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有点冒火；

“你听说过极乐天君吧？”大汉问：“老江湖应该知道的。”

“哦！宇内双凶的第一凶，极乐天君吕如风，横行天下半甲子的刽子手。”他的怒火再旺了两分：“去年中秋，湖广岳州君山群魔乱舞，对外宣称组成一个什么风云会，公推宇内双凶为正副会主。

会主据说就是极乐天君吕如风，副会主是第二凶活阎罗罗云鹏；好像雷声大雨声小，之后便没有下文，一定是转入地下暗中发展，目下该有不少会众潜伏天下各处啦！你是……”

“风云会四海堂首席星宿朱。”大汉拍拍胸膛自豪地说：“接引三十六天罡排名第十二天满星，翻天鹅子朱永贵。中州镖局熊局主如果知道我到了开封，一定会头痛得三天三夜睡不安枕。”

“哦！幸会幸会。贵会有四海堂，意思是四海豪杰归心罗？贵堂又有接引三十六天罡，可能是招引好汉人伙的星宿了，贵会野心不小呢！贵同伴是……”

“这两位是本堂十大提调的两位。”翻天鹅子向站在最前面的两个黑衣人抬手：“江湖十大暗器名家的两位，以后我会替你引见。”

“这时引见怕贬了他们的名头？”

“等你成了咱们的会友自己人之后……”

“抱歉，在下不会成为你们的会友。”他断然表明态度：“在下刚出道，对人会投帮毫无兴趣，你们既然不是正义锄奸团的人，决不会替我主持正义讨回公道，咱们今晚的约会，简直是最糟的浪费，误了在下向柏家讨公道的大事，告辞！”

“你走得了吗？”那位江湖十大暗器名家之一，冷森的语音十分刺耳。

“哦！逼上梁山啊？”他的怒火已消，准备与人交手，他必定将激动的情绪尽快地根除净尽。

那时，大明皇朝已是日薄崦嵫，不但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等奇书已经刊行，连唱原曲的歌妓，也演出水浒的各段情节，所以江湖朋友都知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逼上梁山的传说典故。

“你以为如何？”暗器名家咄咄逼人。

“老兄，你又以为如何？”

“哼！不要以为你对付得了那些侠义英雄，就敢面对我的追魂夺命暗器，咦……”

人影一闪即逝，五个人张口结舌像呆鸟。

“咱们碰上鬼了！”翻天鹅子随即骇然惊叫：“谁知道他是如何变化的？眼一花，就……就……”

“快走！”暗器名家也嗓音大变：“我的暗器可以杀人，但是杀不了来无影去无踪的鬼！”

五个人如飞而遁，吓坏了。

黑影又从文昌阁的第一层飘降，是姜步虚。

“原来也是伯鬼的人。”他目送飞遁的五个人影苦笑：“但他们在世间为非作歹，却不怕鬼神报应，真令人百思莫解。”

他发出一声尖厉刺耳的鬼啸，左手按嘴，接着发生鬼哭神嚎似的怪声浪，右手大袖猛挥，风声呼呼，尘埃飞扬有如飞沙走石。

开封城的街道，无风黄尘盈寸，有雨满街烂泥，用强劲的袖风连续激荡，真像漫天风沙，阴风惨惨。

五个人影去势更疾，跃登屋顶如飞而遁。

为非作歹的人心目中没有鬼神，但传统的观念中，却有鬼神存在，一旦目击异象，疑神疑鬼是正常的反应，这五位“高手”就是这种人。

四更初。

柏家的中院，突然传出啾啾鬼声，倏忽不定时东时西。

但看不到形影，而且不时传出风声鬼嚎，偶尔有一两星鬼火，绿惨惨地随微风飘浮，忽明忽灭似隐似现，全宅陷入不测的气氛笼罩下。

负责警卫的人，当然都是一些胆气够的角色，但也被鬼声异象弄得心中发虚，毛骨悚然，不知如何是好，紧张得宜冒冷汗。

宅中的人，谁也别想睡了。

几个不信鬼神，胆气特壮的人，八方追逐异声鬼火，却徒劳无功，一无所见。

宅院的院子相当广阔，有亭台花木供佳宾游憩。

许门主移山倒海与爱女许巧云，仗剑在院子里戒备，附近还有几位高手名宿伺伏，随时皆可以发起猛烈的攻击。

但皆被异声所吸引，有些定力不够的人，甚至不自觉地喃喃自语胡说八道，走动时也显得笨拙不稳。

“是有以声惑人心神的高手捣乱。”暗影中藏身在花圃旁的关中狂客陆南星，以镇定的口吻大声说：“人在宅外，用折向传音术愚弄咱们。”

“吱溜溜……”屋顶传出鬼叫声。

潜伏的人急涌而出，抬头上望。

瓦面上灰影入目，像一个灰色的圆柱，没有头和手足，站在檐口更显得壮大，鬼叫声确是从灰圆柱发出的，隐约可以看到圆柱下端有布帛摆动。

一声怒啸，一位不信邪的高手，挺剑飞跃而起，从侧方登跃，扑出，剑发流星逐月狠招，剑气陡然进发，剑化流星猛攻怪物的左肋。

怪物的身躯突然暴胀，阴风乍起。

距体还在两尺外的剑虹，突然向上疾升，一声狂叫，这位仁兄连人带剑翻腾着倒飞，砰然大震中，压碎了不少瓦片，滚落檐下声势惊人。

下面的人只感到眼一花，注意力被滚落的同伴所吸引，竟然不知道怪物是如何隐没的，反正屋上鬼影俱无，灰圆柱形怪物硬是平空消失了。

而同伴摔落鬼叫连天，却是不争的事实。

“是什么玩……意？”有人惊惶地叫。

“爹，女儿想起来了！”许姑娘跳起来急急地说：“就是这……这怪物，从歹徒们手中救了女儿，没错，只……是……只是……”

“只是怎样？”许门主急问。

“只是既然他救了女儿，不许女儿伤害无双秀士那些人，应该是友非敌，不至于前来闹事……”

邻院也住了几位贵宾，突然传来一声暴叱，接着是一声狂叫，刀剑出鞘声隐约可闻。

“咱们有人遭殃了！”许门主急叫，首先跃登院墙。

十大弟子纷纷从暗影中现身，随门主至邻院支援。

可是，邻院高手乱窜，有人跃登瓦面，快速地搜索敌踪，却一无所见。

一位仁兄被打昏在墙根下，救醒时只知道被一个灰影打昏的。

全宅都在乱，但谁也没看清入侵的是人是鬼？

乱了一个更次，假使每天晚上都乱，谁也休想歇息，白天那有精神办事？

每个人都羞愤难当，脸上挂不住，几十位高手名宿，居然不知道装神弄鬼的灰影，到底是人是鬼，表示这些高手名宿根本派不上用场。

四更将尽，全宅终于重归寂静。

内院是主人的居室，宾客止步的内堂灯火通明，渺无人踪，用灯火壮胆，可知快剑柏鸿翔早已胆怯心虚，被闹得受不了啦！

姜步虚穿了一袭宽大的灰袍，出现在灯火通明的内堂中，脚下沉重，走一步便传出重踏方砖地的声浪，有意让内室的人听到。

“啪哒！”他一掌拍碎了一盏悬在壁间的大灯笼。

“再不出来，堂中每一样家具保证全碎！”他的大嗓门也震耳欲聋：“早晚你是非出来不可的，我不信你能躲在内房的床上，抱着老婆躲在被子底下，向老婆拍胸膛，保证你是男子汉大豆腐，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宅中房舍甚多，连厢叠院内外分明，外宾不论男女，都不可能冒失地往内院里闯。

何况距外院和客院都相当远，内院的声息不易外传。

他在内堂大吼大叫，堂后内室里的人，那能装聋作哑不出来？

总不能情急发信号，要爪牙或宾客闯入内堂救命。

五、六盏明灯一一熄灭，只剩下通向内室的走道堂口，所挂的一盏照明灯笼，光度有限。

一声鬼啸，阴风乍起，模糊的光影闪动，内堂像是在刹那间，从阳世变成阴曹地府。

两个穿裙的人影，就在这变幻的瞬间，挥动着手中的长剑，冲出堂口。

“哎呀！”一个女的被陡变的景象所惊，骇然止步惊呼，手中剑在抖动。

另一位中年女人，也大吃一惊，目定口呆。

“快剑为何不出来？”姜步虚站在剑尖前沉声问。

“你……你是……”

“讨债的！”

“讨……讨债？”

“对，讨债的鬼神愁姜步虚。”

一声娇叱，两个中年女人立即神智清醒，反应超人，双剑同时吐出，行致命的一击。

姜步虚的身影，突然从两剑的空隙中一闪而过，响起两记耳光声。

一名中年女人挺剑前冲，砰一声摔倒在壁根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挣

扎难起。

另一名女人的右臂被扣住，扭转，剑脱手坠地，咽喉也被大手叉住。

“决剑呢？说！”姜步虚凶狠地说：“是不是躲在床底下？”

“他……他……”中年女人发话艰难，作无望的挣扎扭动。

“不说，扭掉你的鼻子，与阴豹一样，女人丢了鼻子，一定丑死了，说！”

“他……他刚……刚刚动身走……走了。”

“走了？他和犯不得范大爷一样，弃家一逃了之？岂有此理：“姜步虚愤怒地把女人推倒：“把一些朋友留下替他挡灾，他真是男子汉大豆腐啊？”

“他……是和……和伏魔剑客贺老爷一……一起走的。”女人躲在壁根下颤栗：“他……他实在受不了你每晚前……前来骚扰，所……所以决……决定……”

“决定什么？”

“决定亲……亲往河……河北岸的卫辉府，催……催促答应即……即将赶来主事的两位前辈，也……也许请的人已在途中了。”

“什么前辈？”

“我……我真的不……不知道……”

“我另找人问，哼！”

“饶……我……”

唯一的灯笼熄灭，姜步虚已经走了。

9

天快亮了。

夜间活动的族类该归巢了。

客院的灯火减少了许多，累得要死的英雄们，抓住机会好好睡一觉，闹事的人应该一去不再回啦！

刀过无情是风云十杰之一，从刀山剑海中闯出今天的局面，十杰的名头决非侥幸的。

他确有称风云十杰的本钱，睡觉时，他的冷焰宝刀一定塞在被子里，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刀抓住、挥出。

即使在他的家中，冷焰宝刀也必定放在枕畔，旦夕提防仇家的不意袭击，所以他活得相当苦。

他睡得相当警觉，并不因天快亮了而掉以轻心。

他确是对姜步虚怀有强烈的戒心，但并不害怕，只要他有冷焰宝刀在手，姜步虚奈何不了他。

他的邻室，是四海游龙的宿处。

这条龙一而再被姜步虚戏弄得灰头土脸，依然不加收敛，对搜寻人侵的姜步虚十分热衷，浪费的精力也比别人多，一睡下去，就倦极梦入华胥。

两间上等客房相距不远，平时隐约可以听到一些活动的声息，现在，早已听不到任何声息了。

当房门响起三声轻叩时，他一惊而醒。

他立即分辨出是用手叩门的声音，警觉地抓住刀，无声无息地以最快的速度，穿上靴披妥长衫。

问候的仆人不会在这种时候叩门，朋友也不至于不识相在这时候打扰清梦。

敌人决不会叩门，是谁？

“笃笃笃！”门又被叩了三下。

他猫似的到了门旁，先全神贯注倾听片刻。

没听到任何声息，但他本能地估计出人一定默默地站在门外。他无声无息地拉出门闩，跃然欲动。

“笃笃……”

叩至第二下，不等第三下叩及，他猛地拉开门，右手已蓄势待发。

门外鬼影俱无，走廊的照明灯笼光芒与平时一样明亮，整条甘余步长短的步郎，一无所有，一无所见。

依他的反应估计，叩门的人决不可能在叩了两下之后离开，必定僵立在门外，惊讶得暂时失去反应力。

鬼影俱无，谁叩门？

在他的锐利神目中，的确毫无所见。

可是，在他的感觉中，却感觉出有异，甚至感觉出有人，但他的双眼确是一无所见。

这瞬间，眉心挨了不轻不重的一击，双目立即发黑，除了满天星斗之外，确实是一无所见了。

还来不及有何反应，小腹又挨了一击，可怕的内撼劲道人体，气散功消。

他是行家中的行家，本能地知道眉心挨了一拳，小腹挨了一脚。

房内漆黑，他扭曲着摔倒，生死关头忘了痛楚，强提真力滚入床底，手里仍能紧紧抓住冷焰宝刀。

他知道房中的摆设，虽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仍能准确地滚入床底，再从床脚窜走。

他经验丰富，精明机警，贴地屏息匿伏，连澈骨奇痛也忘了。

双目等于是瞎了，就算他有能力拔刀，也没有盲目自保或攻击的机会，因此，他完全放弃了拔刀而斗的念头，集中力量匿伏，用心神来估计对方的行动。

暂时的失明立陷死境，他必须等候复明。

姜步虚的搏斗与搜索的经验，比他差了一大段距离，被打得昏天黑地的人，竟然没发出任何声响，也是极为反常的事，真不敢贸然冲入。

房中太暗，又没有声息，想冒险闯入，真需要有超人的胆气。

危急中，他想起邻房的四海游龙。

他是名震天下的豪杰，当然不便出声大呼大叫，这是心怯求救的懦弱行为。

迄今为止，他除了知道不明不白挨了揍之外，毫无有关袭击者的概念，幸好他不是个迷信鬼神的人，不然真以为是被鬼神所惩戒呢！

这时出声呼叫，怎么向赶来声援的人解释？

双目仍然疼痛昏眩，眼前朦胧，信手一摸，摸到床尾所放置的一张单人四方凳。

小腹的痛楚稳定了些，双手仍可用劲，悄悄挺起上身，将凳向光影朦胧的房门掷出。

房门外的走廊有照明灯，向外看光影朦胧，房外的人自明入暗，易遭暗袭，入侵的人不敢大意闯入，对他这个风云十杰难免有所顾忌。

果然所料不差，凳刚飞出房门口，怪响震耳，坚牢的方凳碎裂。

“四海游龙，你不会睡死了吧？”他心中暗叫。

尽管他与吴天一剑一样，对狂妄嚣张的四海游龙讨厌得要死，但却有自知之明，论真才实学，他还真挤不过身怀绝技，莫测高深的年轻人。

至少，四海游龙敢公然向姜步虚叫阵。

尽管每次叫阵都灰头土脸，但这并非表示四海游龙不行，而是姜步虚太狡猾机灵，两人并没真正决斗拼命，无法估料双方的武功到底谁高明。

他当然明白，四海游龙决不会睡得像条猪。

四海游龙没睡死，但真的疲惫不堪。

柏家闹妖怪，这位年轻侠士是不信有妖怪的人，因此追逐得最卖劲，比其他的人也耗损更多的精力，结果疲劳过度，睡得昏昏沉沉。

木凳被击碎，响声惊醒了这位年轻侠士，昏昏沉沉中怒火上冲，刚睡下不久，就有人在外面吵扰，岂不是有意骚扰他的睡眠吗？

趿上便鞋，他冒冒失失地拉开房门。

“谁在吵闹？”他迈步出门火爆地叫：“还让不让别人睡呀？”

他以为住的是旅舍呢！

大概睡意仍浓，被人吵醒难免冒火。

眼前人影乍现，一个他十分熟悉的人影。

“你也在呀？去你的！”更熟悉的嗓音入耳。

他完全清醒了，可是清醒得晚了些。

他这时的穿着打扮，与白天的神气光景迥然不同，赤着上身，仅穿了一条长裤，光着脚丫子跟着便鞋，头发草草挽了一个懒人髻。

刚从床上爬起，那有时间穿得光鲜？

“砰！”两声闷响，左右颊各挨了一拳，这记左右开弓干净俐落，快速如电。

他只感到眼前星斗满天，这才真正清醒了。

上身刚往后仰，右脚背便挨了一踏。

便鞋只是软布面，毫无硬度的布鞋，一脚踏下去，鞋里面的光脚丫子怎吃得消？稍用半分劲，保证会痛得跳起来。

“哎……”他终于叫出声音，往房内退了两步，立即一跃而出。

“姜步虚！”他怒叫，踢掉便鞋，赤足沿走道狂追：“我要剥你的皮……”

“哈哈……”姜步虚的狂笑声逐渐远去，走道唯一的灯笼倏然熄灭。

房内埋伏的刀过无情，感到一阵轻松，浑身舒泰。至少，眼睛不怎么模糊，小腹也不怎么痛了。

有四海游龙挡灾，姜步虚不会再回来闹事啦：

同时，他也心中暗笑，四海游龙显然也吃了亏，多一个人挨揍，在精神上至少可以分担一些痛苦。

“这狂妄小子大概比我还要倒霉！”他想。

他清晰地听到拳头着肉声，更听清四海游龙忍痛的本能喊叫，至少，

他也挨了两下，并没痛得出声喊叫，比喊叫的人当然幸运些。

全宅再次大乱，直乱至天亮。

中州镖局在大梁门(西门)外，规模宏大，一排九间门面，中间是壮观的大厅堂。

外面，有广大的停车场、驻马栏、下车阶下马石，平时车水马龙，相当忙碌，假如碰上启镖日，大广场更是壮观。

一早，西行的一趟小规模车队已打发走了，伙计们一身轻松，仅有几名伙计，在清扫骡马粪。

镖局局主多臂熊与两名镖师，站在前廊的阶上，目送镖车驶上西行的大官道，瞥了两廊的旗杆架一眼。

烈日炎炎，没有一丝风，大大小小十余面镖旗低垂，似乎垂头丧气奄奄一息。

“虎牢关一带山区，听说啸聚了一批好汉。”他向右首的镖师双枪将黄茂昌说：“这趟镖虽然货多值少，或许引不起有名头的绿林朋友兴趣，但对那些铤而走险，临时啸聚的毛贼，仍然具有诱惑力。

我有点担心过不了虎牢关，也许得派人赶到前面去了解情势，以免在阴沟里翻船。

“咱们赔得起，但难免声誉受损。”

“我带人跑一趟好了。”双枪将点头自告奋勇：“那一带我熟悉，还有几位朋友可用，近来铤而走险的人愈来愈多，咱们这碗刀口饭，也愈来愈难吃了。”

“噢？他们来干什么？”多臂熊粗眉一轩，脸上变了颜色。

六个人，正踏入广场，向店门闯，来势汹汹，领先的人是吴天一剑白云深，风云十杰排名第三的江南名剑客。

后面的五个人：两眼有黑圈的刀过无情，昨晚挨了揍留下瘀了血的黑眼圈。

一身宝蓝的四海游龙，与一身绿的孟姑娘。

另两位是快剑的好友，也是开封有头有脸的爷字号人物，本地的地头蛇，流星剑曾裕廷、神镖客张魁。

江湖朋友对这两位仁兄颇有印象，其实剑和镖都不怎么出色，几近夸大，连跻身开封十大豪强也稍欠份量，怎么算也轮不到他俩排名。

自从上次到柏家救姜步虚失败，多臂熊受到奚落含怒而走之后，双方已是面不和心也不和的对头。

中州镖局两三百位上下伙计，对柏家的人仇视日深。

多臂熊的名头，虽然没有风云十杰响亮，但他是江湖上的实力派人物。

身为镖局主人，宗旨是和气生财，如无绝对必要，决不与牛鬼蛇神红脸，所以极少与人决斗挤命，因此表现得不怎么杰出。

若论真才实学，风云十杰中，真正比他高明的人不超过一半，吴天一剑还真不便在他面前摆威风。

上次侮辱他的人，就是刀过无情。

刀过无情在风云十杰中排名第二，比吴天一剑的第三份量要高些。

但他今天却走在后面，让吴天一剑走在前面，很可能是为了有一双黑眼圈，不便逞英雄出头作主。

黑眼圈是挨揍的标记，难免有点自卑感。

他心中恼怒，但不便发作。

所有的伙计都停止工作，所有的目光都是不友好的。

中州镖局的人，全都知道姜步虚向柏家报复的事故。

三人站在阶上，毫无降阶相迎的意思。

如果姜步虚的事故不曾发生，这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多臂熊降阶欢迎的贵宾。

渐来渐近，双枪将首先不耐地哼了一声。

“登门问罪吗？”双枪将嗓门够大：“这年头，不讲理不在乎道义的人，似乎愈来愈多了，咱们吃镖局饭的汉子，也愈来愈难混啦！”

“他们敢？”另一位镖师铁掌开山程玉昆虎目怒睁：“江湖朋友中，毕竟还有许多明是非讲道理的人，再说，开封仍然是有王法的地方。”

“中州镖局一比一，或许对付不了名头吓死人的高手名宿。”双枪将火气愈来愈旺：“咱们有权三五个对付一个，或者十个对付一个。

咱们总不能让所谓天下第一的高手，说一声关门倒店就摘招牌擢包袱走路。”

“弟兄们！”铁掌开山攘臂高呼道：“抄家伙准备，有人要摘咱们中州镖局的镖旗招牌了。”

这一叫嚷，真有人握刀剑涌出。

厅堂内大踏步出来了一个人，知府衙门捕房的名捕快摘星手江名琛。

“那一个杂碎敢在江某的管区内撒野，江某一定把他弄到班房里吃太平饭。”摘星手声如沉雷，威风八面：“民心似铁，官法如炉，连九天飞魔那种飞行绝迹的凶魔，也乖乖地待在大梁老店，不敢为非作歹耀武扬威，他知道公然行凶是丢人现眼的事，一点也不光荣。”

“熊兄，这不是待客之道吧？”吴天一剑在阶下泔泔地说：“在下此来，只想向熊兄请教有关姜步虚的底细，并无他意。”

四海游龙年轻气盛，剑眉一轩。

“你是公人？”四海游龙沉声向摘星手问。

“不错，我姓江。”摘星手冷冷地答。

“你知道姜步虚的事？”

“我拿钱办事，所管的就是了解纠纷的根源，当然知道此中是非。”

“你不管他不断到柏家澈夜骚扰的事？”

“有人提出控告吗？你？”

“这……”

“去叫柏大爷向衙门控告，提出人证物证，空口说白话，你算什么？”

公门人八面玲珑，精明老练，四海游龙这种人除了卖狂之外，简直一无是处，有如呆免对老狐狸，说不了三句话，就陷入困境。

四海游龙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哼了一声，气势汹汹往上迈步，要动武了。

“蔡老弟，不可鲁奔。”吴天一剑拉住了四海游龙：“咱们是有事前来请教的，不可失礼。”

“请教不敢当。”多臂熊也不希望在自家门前起冲突，打手式示意请摘星手暂勿干预：“老实说，姜步虚在敝局赶了四年车，敝局的人都瞎了眼，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身怀绝技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实在惭愧。

四年来，他赶车从来就不曾失闪过，多次与劫镖贼冲突，他的车一直就毫无损伤，咱们的人真该起疑的。白兄，在下确是无可奉告。”

“他的根底……”

“白兄，不要浪费工夫了，除了知道他是本地的无根无底的老实人之外，没有人能供给进一步的消息。

白兄，你们错了，无可挽回，事实上你们并不想挽回，在下无能为力，确是不知道他的根底。”

“他与犯不得之间……”

“白兄，算了吧！何必再扯上范大爷？假如他真的与范大爷有勾结，想想结果吧！

白兄，他一根手指头，也可以要快剑怕老兄死一百次，你老兄心中明白，不是吗？”

“这……”

“白兄，在下很忙，无暇奉陪？失陪了。”多臂熊抱拳为礼，转身入厅走了。

六个人在阶下发僵，四海游龙不得不强忍怒火。

侠义英雄们假使犯了法落了案，就只好做亡命之徒啦！殴打公人就是犯法，而且罪名不轻呐！

六个人绕城而走。

走城外远不了几步，走城内会引起对头的注意，这些主要的高手名宿，尽量避免白天四出暴露行踪。

刚接近大南门，迎面碰上派来寻找他们的三个人，是快剑的好朋友。

一看迎来的人神色惶急，昊天一剑心中一动，平空感觉出不吉之兆。

“怎么一回事？”昊天一剑远远地便急声问。

“罗家兄弟与四方行客的尸体已经发现了，贺前辈派晚辈催请诸位赶往现场。”急奔而至的中年人惶然说；上气不接下气体能消耗可观。

“昨晚失踪的人？”昊天一剑一惊：“他们是策应眼线的，监视姜步虚的人怎么说？”

“正义锄奸团的人与姜步虚接触，眼线将消息传出之后，仍然继续监视，一直跟踪姜小辈返回住处。

店外策应的罗家兄弟与四方行者，可能跟踪正义锄奸团的人，一整夜断了消息，不久前才在十里庄的荒野，发现他们的尸体。目下贺前辈正带了人在现场处理，找寻可疑的线索，请诸位前往勘查……”

“那就快走！”昊天一剑心中大感不安：“出了人命，可就不堪收拾了，糟！”

出了人命，麻烦大了，这表示寻仇报复的小风波，将转变为血腥大报复的狂风巨浪。

尸体弃在荒野的草丛中，距姜步虚以前寄住的小店不足一里。

这是说，多少与姜步虚有关，在地缘上找线索，首先便令人想起姜步虚。

问题是，姜步虚涉人有多深。

监视的眼线相当精明，从来福老店跟踪姜步虚返回住处，便把守住屋

前屋后，不敢太过接近。

之后，一直不见姜步虚外出，屋中没有灯火，猜想人已安睡，当然不敢潜入查证。

姜步虚与冒充正义锄奸团的人，在文昌阁约会，在住处附近负责监视的眼线，根本不知道他不在屋内。

姜步虚在柏家骚扰，眼线也毫无所知。

这是说，姜步虚可以在眼线的严密监视下，无声无息来去自如。

那么，死了的三个人，如果不是死在正义锄奸团之手，便是被姜步虚宰了。

尸体经过行家的澈底检查，发现是被暗器击毙的。暗器已被起走，而且破坏创口形状，验不出是何种暗器所杀的。

凶手是行家，人数不下于三个，将尸体带出城，一个人决难办到。

姜步虚只有一个人，但同情他的人甚多，九天飞魔、天涯怪乞就是代表性人物。

人一多，意见也多。

在场的十余位高手名宿，倒有一半认为必定与姜步虚有关，认为找姜步虚求证，错不了，激愤中的人是不讲理性的。

另一些人认为与正义锄奸团有关，但正义锄奸团不可能滥杀无辜。

另一些人认为邪魔人士必须负责，甚至怀疑那些？昆水模鱼的人搞鬼。

伏魔剑客是事实上的主事人，三位朋友被杀，想冷静也冷静不了，立即派人死者善后，返回柏家调派人手，加紧侦查凶手的线索。

人是分批走的，四海游龙与孟姑娘走在最后，先到姜步虚以往借宿的路旁小食店，向店伙查问姜步虚的底细，盘问借宿期间的活动情形。

小店共有五个人，三男两女，他们怎么知道姜步虚的底细？

借宿期间的行动，极为合作地交代得一清二楚，钜细无遗，都是一些日常小事务，毫无参考的价值。

四海游龙调查姜步虚，与三个死者的事无关；

三个死者他不认识，并无仇恨可言，甚至认为双方已势成水火，死几个人理所当然。

他之所以要找姜步虚理由充分，但决不是为了要替三个死者复仇而紧楔不舍。

毫无所获，他甚感失望。

“咱们直接回城去找他，把他邀出城决斗。”他向孟姑娘焦躁地说：“吴天一剑那些人愈老愈胆小，办事诸多顾忌，凡事怕贻人口实谋而后动，什么事也办不成。

白天咱们不便逼他，晚上他却可以到柏家闹得鸡犬不宁，早晚咱们要被他气疯的！”

“再去找他，同样讨不了好。”两人一面走上返城的路；一面交谈，孟姑娘显然不同意再次登门挑衅：“好汉怕赖汉，他不会接受你要求的决斗，会重施故技使奸发泼胡缠。”

“赖汉怕死汉。”他咬牙说：“我会用绝技逼他不得不和我拼命，哼！”

谈话间，到达十里亭。

亭后的树丛枝叶摇摇，钻出小魔女丘明月，和邪笑着的天涯怪乞师徒。

“你们才回来呀？”老花子用怪怪的嗓门叫，一跃入亭，支着打狗棍站

在亭口邪笑：“听说你们死了人，所以跟来瞧瞧，死的是那几位大英雄呀？”

“臭花子，你这浪得虚名的滥货，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死不死人没有你的事！”四海游龙冒火地堵住了亭口：“咱们都知道你与姜步虚有勾结，最好别让在下抓住证据，有宰你的藉口！”

“千错万错，上门吊丧的人没有错，你这小混蛋岂有此理！”老花子能说会道，笑骂皆有技巧：“喝喜酒滥朋友都来凑热闹，送丧却只有够交情的人才上门，你这小混蛋……”

四海游龙一声怒吼，疾冲而上。

“哈哈……”老花子狂笑着倒飞出亭后：“小丫头，人是你的了！”

小魔女斜掠急迎，一闪即至。

“打！”声到掌及，纤纤玉掌闪电似的到了四海游龙左肋。

上次小丫头骤不及防，也没料到四海游龙出手使用上霸道绝学，接了一掌几乎送了小命，发誓要讨回公道，见面便出手抢攻，毫不迟疑地也用上了绝技。

九天飞魔号称魔道至尊，潜山长春谷名列三谷之首，不但轻功号称飞魔，内功拳剑更是出类拔萃。

老魔出身玄门高人门下，所练的内功称为太极玄功。

太极玄功派流最广，种类繁多，有称两仪真气或两仪大真力，有些则称乾罡坤极神功，或者浑天玄功等等。

不管叫什么功，真能修至阴阳合运生生不息境界的人，屈指可数。

老魔十年前便已修至这种境界，因此戏称为九转神魔功，可随神意转移所发神功的劲道，时阴时阳令对手防不胜防。

其实，这种境界只能算太极玄功的基础火候，距合运凝阴阳为一的境界遥之又遥，能随神意而转移阴阳，是技巧而非火候纯青的现象。

但老魔的成就；已足以横行天下了。

小魔女已获家学真传，差的只是火候，技巧已能如意发挥，所以她才敢向四海游龙讨公道。

四海游龙勃然大怒，手下败将居然胆敢贴身抢攻，要不是疯了，就是瞧不起他这位年轻英雄。

“你找死！”他怒吼，转身挥掌硬接。

有如山洪暴发似的浑雄掌力，被一股无形的阴柔劲道所引偏。

小魔女也身形不稳，随外引的怪劲扭转娇躯，右掌同时再次抢攻，仍然光临四海游龙的左肋。

四海游龙一惊，小魔女的反应快速吓了他一跳，已来不及收招反击，马步一沉，以肋硬接来掌。

上次姜步虚不知道他怀有怪异的护体奇功，在他的肚子上攻了一拳，两人同被震退丈外，一他夷然无损，姜步虚却感到手臂酸麻，几乎上当。

“啪！”一声响，掌及左肋。

劲气激荡，他踉跄斜冲出八尺外，马步一乱。

小魔女身形急剧地扭转，也斜震出八尺。

“姜大哥估计正确。”小魔女变色叫：“你练了一种外柔内刚的邪门气功，不明就里的人，拳掌及体必定折断手臂。

你这厮外表狂妄暴躁，骨子里却阴险狠毒，与人交手从不理会武林规律，出手就用绝学伤人；姜大哥要掘出你的根底来，现在你的邪功伤不了我

了，打！”

声出掌发，闪掠如电，一口气狂攻了十余掌，一沾即走，攻势连绵。

四海游龙其实并不真的暴躁，狂妄倒也确有其事。

姜步虚用打滥仗的手段对付他，的确令他暴躁如雷，真要与势均力敌的高手拼搏，他的沉着稳定与先前判若两人。

在小魔女八方游走快攻下，拳掌布下绵密的铜墙铁壁，不但封守自如，而且还乘机反击了三拳五掌。

一刚一柔，缠上了，劲气袭人，打得激烈万分，人影快速闪动不易贴身行致命一击，短期间难分胜负。

孟姑娘愈看愈心惊，这才知道那天在大街上，小魔女知道她的身分底细，依然敢向她挑衅的原因了。

小魔女的确身怀绝技，不在乎她孟世家的幻剑绝学。

她极为关一心四海游龙，已把四海游龙看作未来的江湖侠侣，关心便心悬爱侣的安危，本能地手按剑靶，逐渐逼近斗场。

天涯怪乞晃身拦住去路，冷冷一笑。

“你最好让他们公平相搏，小丫头。”天涯怪乞拂动着手中打狗棍：“记住，你们是侠义门人子弟。”

“不关你的事，让开！”她不满地娇叱。

“我老人家……”

“我找你！”她作势拔剑。

“你最好赶快溜走。”天涯怪乞还真不愿用棍接她的幻剑，侧闪八尺：“姜步虚正往这条路上来找你，要抓回他的烧锅的，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天杀的缺德鬼！我和蔡大哥正要回城，逼他到城外来决斗，他来好了！”孟姑娘脸红脖子粗：“你再胡说八道，休怪我动剑对付你这过了气的邪道老朽！”

“我老人家已经被人看成老朽废物了，岂不哀哉？”天涯怪乞怪眼一翻，手动棍发：“给你一记花子打狗！”

出其不意棍攻下盘，孟姑娘早有防备，人往上跳，长剑出鞘上身疾沉，来一招身在空中平射发剑的银汉飞星，避招反击恍若电耀雷击。

而且姿势十分美妙灵活，锋尖化虹直迫老花子的上盘。

走险反击，风险倍增，假使老花子能挫体疾沉，棍往上挑，那……

太快了，老花子真来不及变招反击，扭身侧内，剑间不容发从右肩上空电掠而过，澈骨剑气令老花子感到澈体生寒。

人老了，反应确是比年轻人差，心中知道该如何避招反击，手脚却跟不上神意的指挥，几乎逃不过这一招狂野的反击急袭。

“打断你的狗腿！”老花子暗惊中扭身挥棍，猛劈犹在空中的双脚。

孟姑娘半空中吸腹收腿，剑光回旋，“啪！”一声剑脊与打狗棍接触，身形着地倏然追击，剑发狠招三星追月，一连三剑，把老花子逼退了两丈，换了三次方位。

天涯怪乞傲啸江湖，武功虽然并不怎么出色，但狂放豪勇又善打滥仗，刁钻泼辣机惊绝伦，武功比他高的成名人物，常会一不小心栽在他手上。

今天，老花子真有老之已至的感慨。

孟姑娘的剑势果真奇幻难测，神意契合已到了完美境界人与剑合而为一，人具智慧，剑亦具有灵性，似乎发招的前一刹那，便具有任其予取予求

的无穷威力。

假使老花子不是经验丰富，生理机能并没真的老化，这一招空前快捷的三星追月，恐怕连一星也无法躲闪。

每一剑所幻化的寒星，皆如影附形摆脱极为困难，虽然脱出威力圈，但已出了一身冷汗，心中发虚。

一声娇叱，孟姑娘发起了主动抢攻，剑化长虹经天，射向远在丈外惊容明显的天涯怪乞。

“厉害！”老花子怪叫：“给你涂脸！”

老花子亲眼看到姜步虚戏弄四海游龙，用木炭涂脸。棍本来尖端点地，突然向上一挑。

泥土飞扬，挑起一丛尘土，向袭来的剑虹飞撒，这是打滥仗的妙着。

姜步虚的木炭，威力比尘土差得远，尘土是任何兵刃皆挡不住的利器，虽然尘土势难造成伤害。

孟姑娘吃了一惊，急急变招闪避。

“你算什么高手前辈？可耻！”她大骂，身上已飘沾上一些浮尘：“老狗，你……”

“哈哈！”天涯怪乞狂笑，不再挑土：“老夫绰号称怪，交手怪招百出，众所周知，这也是老夫只能称怪，而成不了大英雄大豪杰的原因所在。

来吧！老花子的乾坤八宝袋中，还有不少让你心惊胆跳的宝贝，即将掏出来让你大开眼界呢！”

“妙啊！”一旁的小花子怪腔怪调怪叫：“女人最怕蛇怕虫蚁，师父的乾坤袋中，不是有许多毒蛇虫豸吗？快往她身上丢啊！师父。”

孟姑娘花容变色，急退丈外。

满身尘埃不要紧，衣裙脏了可以洗，但一把毛虫毒蛇上了身，那可不是一位大姑娘所敢想像的大灾祸。

“老鬼，你给我牢牢地记住！”她咬着银牙叫骂：“下次，我要带暗器专门对付你，我……”

“老花子随时等着你，而且准备一些让你做恶梦的法宝，保证你云飞魄散的……”

不远处把小魔女一掌逼退的四海游龙，人化流光飞掠而至，以为孟姑娘吃了亏，狂怒地猛扑天涯怪乞，半途拔剑出鞘，气势汹汹，快速骇人听闻。

“快走！这条螫龙疯了！”天涯怪乞急叫，一跃三丈奔上官道。

小花子像老鼠，鼠走的身法十分奥妙，随时折向令人难测，真不易追赶。

小魔女缠斗了百十招，还没能摸清四海游龙的出招手眼心法步，但对强劲的灰体内劲；逐渐摸清适应与减轻的技巧，怎肯罢手？

“剑上见真章！”她也拔剑，跟上娇叱。

“你配？”孟姑娘截出，剑发有如骇浪惊涛。

两女早有成见，好不容易冤家路窄，正好乖机结算，搭上手便各展所学全力以赴，攻则空前猛烈，防守时剑网绵密风雨不透。

四海游龙无法追及老少两花子，退回在旁观战，片刻便收剑入鞘。

“你们旗鼓相当，并无决战的打算。”他在旁不住嘀咕：“这样纠缠下去，大概三天三夜也是不了之局。念慈，让我打发她。”

“不要你管。”孟念慈一面挥剑一面叫道：“我不信她还能支撑多久，我

一定要她后悔，一定！”

但她心中明白，她的幻剑固然变化神奥，而小魔女的剑同样泼辣而诡变难测，确是棋逢敌手，不但急切里求胜机会有限，久斗之后也占不了优势。

两人都打出真火，都不肯罢休。

但见剑起处满天电火，分合间澈地流光，好一场势均力敌的龙争虎斗，连自以为了不起，志在雄霸天下的四海游龙，也感到暗暗心惊。

能有机会见识高手拼搏，必定获益匪浅，这一来，他狂傲的气焰减弱了不少，无形中收敛了许多。

至少他心中明白，在剑术上他还得下苦功。

“天色不早，我们还得赶回城找姓姜的呢！”他不能不管，拖下去会误事：“老花子逃掉了，很可能把这小魔女的老爹找来，不赶快处置她，老魔一来就大费手脚了，交给我。”

“你也挺剑上吧！”小魔女大叫：“等什么？你们这些浪得虚名的英雄，从不以群殴为耻的！”

小魔女聪明刁钻，已逐渐摸清孟念慈的剑路，虽然还没找出应付的机契，但孟念慈已经抓不住主宰全局的机会了。

假使有四海游龙加入，后果必定严重，因此明里激四海游龙加入，其实是用英雄二字扣牢这位狂妄的游龙。

四海游龙果然上当，完全打消了加入的念头。

“小魔女，你将会为这些侮辱英雄的话付出代价！”他恨恨地说，随着激斗的中心移动，随时准备策应孟念慈：“我要你记住，所付的代价一定很高。”

远处的树林中，传来老花子的啸声。

是招呼小魔女快撤的信号，可从啸声中听出焦灼的感情。

可是，小魔女已经无法抽身了。

天涯怪乞说姜步虚正往这条路来找孟念慈，确是实情，却也有一半错，姜步虚并非为了孟念慈或四海游龙，而走上这条路的。

柏家有宾客被杀的消息，已传遍全城。

有些消息说与姜步虚有关，尸体出现在以往姜步虚落脚的十里庄，他一时好奇，大摇大摆南下看个究竟。

天涯怪乞与小魔女，比姜步虚先一步出城，飞步急赶，要在他之前察看情形动静。

而姜步虚，却是从容不迫大摇大摆就道的，脚程慢了两三倍。

过了五里集，劈面碰上匆匆返城的第一批人，是由昊天一剑与刀过无情领队，除了流星剑与神镖客之外，还有三位侠义道中颇有名气的大人物。

七个人中，竟有两人名列风云十杰，实力极为雄厚，想向他们寻仇的人，真得考虑考虑后果。

冤家路窄，偏偏碰上了他们要找而不敢找的姜步虚。

没有四海游龙与孟姑娘同行，这两位豪杰的胆气大打折扣，因为四海游龙是唯一敢和姜步虚拼老命的人。

官道宽阔平坦，视界可及三里外，老远便可看清对面的来人是谁。

他们不想示弱回避，每个人心中各怀鬼胎，谁愿意装孬种提出回避的意见？因此大家都不提，只好硬着头皮等候变化。

其实，人多胆气就壮，七比一，刀过无情的冷焰宝刀，吴天一剑的松纹古定剑也是名剑，都可以和任何高手名宿放手一拼。

刀剑联手更是无可克当，因此心中虽然有点虚，但并不害怕。

姜步虚也看清他们了，脚下丝毫不变，泰然自若相迎，青衫飘飘步履安祥，赤手空拳面对七位佩刀带剑的高手，他夷然不惧，神色反而更从容。

双方逐渐接近，气氛紧张。

“妙极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他远在廿步外，便以震耳的嗓音大声说：“柏家的宅院厅多房众，在下又没有内线，晚上去找你们，真有如在高梁地里抓兔子，白忙一场。

城外是拼死活的好地方，你们来得好，真好！”

行动可以表现勇气和信心，他的表现给予七位仁兄的心理威胁颇为沉重。

反之，七位仁兄不得不保持自尊，硬着头皮上，神色上就输了第一步棋。

官道上旅客三五成群，谁肯示弱丢人现眼？

终于，面面相对了。

“老夫正要找你们！”吴天一剑冷静地上前打交道：“你也来得好。”

“当然好，我这人甚少病痛，好得很。”他流里流气地说：“可是，那位刀过无情孙大豪杰，似乎不太好，表示挨了揍的黑眼圈，十天半月消不了。

打起精神来，别怕，我又不会咬你，为何躲在后面畏畏缩缩，不敢挺身来向我报一掌一脚之仇？”

刀过无情实在受不了，钢牙一咬，大踏步上，与吴天一剑并肩一站。

“姜步虚，不要嘴上缺德！”吴天一剑强忍怒火：“昨晚你杀了咱们三位朋友，太过份了。柏老弟虐待你，你并没受到致命的伤害，下毒手杀人报复，天地不容，你……你……”

“我严重抗议你这种血口喷人的指控，你简直就是一个生了一张脏嘴的王八鸭婆！”

姜步虚愤怒地破口继续大骂：“老天爷！你怎么会成为受人尊敬的风云十杰的？要不是天下的人瞎了眼，就是武林无人。

说年岁吧！你也活了一大把年纪，毕竟你是一个成名人物，你说的话，每一个字都要负责的，可不能信口开河，像龟公鸭婆在教坊妓院里一样胡说八道。昨晚一整夜，我都在柏家游荡，你说我杀了你们三个朋友，拿证据来！”

“你……”吴天一剑脸红耳赤，下不了台，至少迄今为止，没有人敢把风云十杰骂得如此恶毒。

“你们这些可怜虫，用得着我鬼神愁下毒手屠杀？真要杀，昨晚刀过无情这老混蛋，铁打的脑袋也会破裂，肚子会变成一锅烂肉汤，那有机会亮着黑眼圈，一脸欠揍相在外丢人现眼？”

刀过无情毕竟是武功高超的行家，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昨晚姜步虚假使存心要他的命，眉心的那一拳只要再增半分劲，即使

脑袋不破，双目也将爆出眶外黑白一齐流，废定了，比丢了鼻子的阴豹更惨。

“你这小狗狡猾阴毒，偷鸡摸狗打滥仗，你配在老夫面前说此大话？”刀过无情嘴上不服输，嗓门虽大，脸色却时白时红，徐徐拔刀：“胜得了老夫的刀，再吹牛还来得及。”

姜步虚顺手折了一根从头顶上空垂下的柳枝，粗仅如拇指，长约三尺，道：“你以为手中有一把还算锋利的刀，就以为很了不起吗？”

你出来，别站在人堆里穷嚷嚷表示英雄，我反对杀人，却不反对你用宝刀把我大解八块；你的刀号称无情，刀本身的杀气极为凛冽，加上你杀人的纯熟精妙技巧，杀掉我算我命该如此，我的亲朋好友，决不会出面指责你天地不容，上吧！”

刀过无情怎能不出来？

一声龙吟刀啸，晶芒刺目的冷焰宝刀完全拔出。迈出五、六步立下门户，

刀光耀目，刀气慑人，阴森的杀气在空间汹涌弥漫，似乎烈日也突然消失了势力，一代风云豪杰的气势，也有慑人心魄的威力。

“你要用柳枝接老夫的刀？”刀过无情阴森森地问，刀势已将姜步虚控制在威力圈内。

“有什么不对吗？你怕柳枝？”姜步虚轻拂着柳枝，柳叶簌簌而动。

“要刀剑吗？”

“不必。”

“这可是你自找的。”

“是呀！咱们都是成年的人，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所做的事都必须负责，包括用柳枝挡剑，或者与阎王爷过招，都可以算是自找的。少废话，我要进招了。”

“你随时都可以进招……”

人影一闪即至，柳枝临头，数十张柳叶簌簌抖动，传出飒飒的风声。

刀过无情大怒，这岂不是儿戏吗？一声喝叱，一刀斜削临头的柳枝。

刀过无声，光芒一闪之下，柳枝立折断掉尺余，刀太快太利，吹毛可断，柳枝那堪一击？

可是，数十张柳叶，似乎就在刀过枝折的同一瞬间，脱离了柳枝，似乎每一张柳叶都是枯叶，枝一震便同时脱枝飘落。

不是飘落，而是像铁弹般弹落，每张柳叶都成了铁弹，也像名家所发的柳叶力，劲道十足地向刀过无情弹落，向头胸疾下。

刀过无情怎知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毫无应变的机会，柳叶弹落，有如雨打残荷，击中身躯与护体神功接触，如金石交击。

“哎……”这位风云豪杰吃足了苦头，双目难睁，痛楚如浪涛般的光临，狂舞着宝刀急急后退。

右手腕一麻，挥舞着护身的宝刀失手坠地。

刚忍痛睁开朦胧的双目，想察看刀是如何被打落的，铁掌如刀，巨拳如千斤巨锤，已经暴雨似的光临身躯，拳拳着肉掌及体。

一声哀叫，刀过无情扭曲着摔跌出丈外，发出可怕的呻吟，痛苦地挣扎难起，口角溢血，鼻血也注流，像是被击中的垂死猛兽。

电光石火似的瞬间接触，任何人也来不及插手。

“我要一个个摆平你们，决不宽恕！”姜步虚一脚将冷焰宝刀踢飞出三丈

外的水沟，轻拂着光秃秃的尺余长柳枝：“先打个半死，再卸下身上一些零碎留作纪念，看你们尔后是英雄呢？抑或是狗熊。谁是下一个接受惩罚的人？站出来！”

大名鼎鼎的刀过无情，用宝刀斗柳枝，一照面便丢刀挨揍，一下子就倒了，口鼻流血，挣扎难起，没有人会相信，却事实俱在。

流星剑胆都快要吓破了。扭头狂奔逃命。

神镖客胆气壮些，抖手便是三枚追魂透风镖。

姜步虚身形乍隐乍现，像是从三枚追魂透风镖的窄小空隙中钻过去的，在神镖客的面前乍现。

“劈啪！”耳光声清脆，神镖客仰面便倒，口鼻立即流血，乌天黑地翻转身，手脚并用向路侧爬，一不小心，滚落两尺深没有水的沟底。

流星剑只逃出十步，柳枝像钢鞭抽上了双肩、背部、腰臀，一鞭一条痕，痛入骨髓，一声狂叫，脚下失闪，一头栽入一堆马粪中。

昊天一剑大骇，转身飞掠而走，要与第二批人会合，希望伏魔剑客能对付得了姜步虚。

其他的人逃得更快，这些可敬的英雄豪杰知道大事不妙，逃的速度空前绝后，不逃才是一等一的大笨瓜，为首的人逃，他们还能留下来等死？

“你们逃得了？站住！”姜步虚飞步急赶，喊叫声震耳欲聋。

当然不会有傻瓜站住，反而逃得更快。

他突然哼了一声，向右一窜，消失在路右的树林内，形影俱消。

逃的人无暇回头察看，回头必定慢了一两步，拼命向前逃，不管姜步虚是否追来。

官道半途向东岔出一条小径，穿越牧泽与逍遥宫故址，可抵小南门，是住在小南门的旅客，走南下大官道的捷径。

柏家在小南门内，往来十里庄皆走这条小路。伏魔剑客第二批人，从这条小路来，也从这条路回去。

昊天一剑是第一批的人，却走的是大南门大官道，半途碰上了姜步虚，走了霉运。

七个人，被击倒了三个，其中包括武功最高深的刀过无情。

跟着昊天一剑逃命的三个人，都是侠义道的成名人物，速度居然不比昊天一剑慢，逃命的人通常要比平时的速度快些。

四个人只顾逃命，希望与第二批人会合，却不知伏魔剑客一批人已抄捷径走了。

逃得太急，忽略了前面路两侧的可疑微候。

一追赶的姜步虚却留了心，看出警兆。

这四个家伙不逃散，反而向来路逃，不合情理，因此他早已留心前面的微候，一发现警兆，便先一步窜入路旁的树林。

昊天一剑逃了两里地，却不见伏魔剑客一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飞奔，不久，十里亭在望。

路右的树林荒野，一群有心人跟来了，越野而走隐起身形，保持同样快的脚程，紧楔不舍。

越野当然比沿官道狂奔慢，想追及不是易事。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

路旁潜伏着天涯怪乞师徒，远远地留意小魔女激斗孟姑娘。

师徒俩并不怎么担心小魔女的安全，九天飞魔的轻功傲视武林，小魔女不但尽获真传，甚至大有青出于蓝的境界。

因为小魔女的身材娇小，所以显得更轻灵一两分，只要小魔女存心脱身，孟姑娘与四海游龙只能白瞪眼，决难把她留瞎。

可是，师徒俩却发现昊天一剑四个人，沿官道狂奔而至，大事不妙。

多了四个高手名宿，小魔女脱不了身啦！

催促小魔女脱身的敬哨发出，师徒立即穿林重返不远处的十里亭，准备随时策应小魔女撤走。

小魔女不是无法撤走，而是不甘心撤走，孟姑娘的剑术比她神奥不了多少，剑上的内劲她却深厚一分半分，双方各有所长，胜负未分岂肯撤走？

四海游龙已听出天涯怪乞的啸声，循声远眺，看到了狂奔而来的昊天一剑四个人。

等四人接近老花子藏身的树林不远处，立即发出一声长啸。

“白前辈，搜路东的树林。”四海游龙啸毕，舌绽春雷大叫。

昊天一剑看到宝蓝色的身影，心中一宽。

老剑客心中明白，四海游龙身怀不可测的奇学，对付姜步虚，四海游龙比伏魔剑客更靠得住些。

虽然四海游龙从来就没赢过姜步虚，吃亏在暴躁粗心和鲁莽上，姜步虚只在小技巧上占了便宜而已，硬拼死缠，还不知鹿死谁手，至少可以挡住姜步虚，其他的人必要时可以一拥而上，稳占上风。

老剑客本来对四海游龙深怀戒心，尽可能与这位狂妄的年轻人保持距离，但今天情势恶劣，事急且相随，不得不破除成见和衷共济了。

百忙中扭头回顾，看到跟来的三位同伴，不见姜步虚追来，心中大定，脚下一慢。

老剑客气喘如牛，不便高叫，向路有的树林一指，意思是问四海游龙，树林内有古怪？

“天涯怪乞师徒躲在林子里。”四海游龙会意，进一步加以解释。

昊天一剑那将天涯怪乞放在眼下，拒绝入林搜寻。

“姜步虚快来了……”老剑客向来路一指，强抑气息高叫。

“老花子碍事。”四海游龙大叫：“姜步虚让我收拾他，让他来！”

昊天一剑想想也对，正好乘机脱身，让四海游龙与姜步虚打交道，向同伴一打手式，向林中一钻，老花子算得了什么？毫无顾忌地向里搜。

搜了百十步方圆，那有老花子的踪影？

四人向北掠走，到达林缘。

“老天爷！妖魔鬼怪全来了！”老剑客藏身在一株大树后，惶然惊叫：“糟！大事不妙，他们怎么提前赶到了？而且……”

“而且，是跟踪咱们而来的！”一位同伴脸色泛白，语气饱含恐惧：“假如姜步虚是他们的人……”

“快与四海游龙会合，走！”

北面杂林稀疏的荒地里，七个相貌狞恶的人正飞步越野而来，身形时隐时现，掠走如飞，已经接近至五十步内，显现时相貌、穿着、打扮清晰可辨。

四人转身飞奔，急如星火。

小魔女知道姜步虚即将到来，勇气倍增，信心十足，运剑如获神助。

居然在片刻间，一连七八剑，把孟姑娘逼得八方闪避，似乎找出幻剑的弱点，剑剑进逼得心应手，连她自己也很感意外。

四海游龙再也无法忍耐，假使姜步虚赶到，就无法分心照顾孟姑娘了，小魔女剑势一变，表面上似乎占了优势，他不能坐视啦：

“我来打发她！”他拔剑沉叱，猛地身剑合一从中切入，剑化电虹楔入双剑之中。

“铮！”一声铿锵清鸣，三剑接触火星飞溅，蓦地剑气进爆，罡风厉号。

小魔女飞退丈外，几乎失足摔倒。

“不要脸！”她再侧跃丈余，脱出对方双剑控制的威力圈，举袖拭汗大骂：“螫龙，如果你想争取风云人物的地位，倚多为胜是决难如愿的，你永远不能成为不世之雄，只配做一个人多势众的打手。”

“我就公平地除去你这小魔女！”他怒叫，挥剑疾冲而上。

小魔女已耗损了三四成精力，经历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怎敢逞强与四海游龙拼搏？急掠丈外徐徐退走，定下心神调息以恢复精力。

“你们两个总有落单的一天！”小魔女恨恨地说：“我决不会放过你们。”

四海游龙正打算再次扑上，后天一剑四个人恰好穿林而出。

“妖魔鬼怪来了！”后天一剑一面狂奔一面叫：“蔡老弟，贺老他们呢？准备自保。”

自保？表示这位风云十杰的名剑客心中已虚。

“什么妖魔鬼怪？”四海游龙一惊，放弃冲向小魔女下毒手的念头：“贺前辈早已走了，是在你们动身的后片刻走的。”

“如果真是妖魔鬼怪全来了，咱们情势险恶。”孟姑娘变色说：“这些恶魔全是血腥杀手，永泰，是拼命的时候了！老天！希望咱们的人能及时赶来。”

“念慈，妖魔鬼怪指那些人？九天飞魔？”四海游龙毫无所惧收剑瞥了不远处的小魔女一眼：“她老爹的名头吓唬不了我！”

“九天飞魔具有人性，要来的魔才是真正的魔鬼之魔：“孟念慈显得心神不定，握剑的手呈现不稳定颤动：“也许，我们暂且回避……”

“你如果被某个人的名头所唬倒，第一个念头是逃避，那么，你一辈子都会逃避。”

四海游龙豪气飞扬地一挺胸膛：“就算妖魔鬼怪真有飞天遁地之能，我也不会逃避。

我等他们，我不是为了打倒一些小人物而在天下闯道的，我要会一会真正名震天下的高手名宿！”

昊天一剑四个人，在亭前列阵戒备，如临大敌，神色紧张脸上有恐惧的表情流露。

四海游龙与孟念慈并肩站在最右首，两把剑已经归鞘，敌踪未见便亮剑戒备，这算那门子英雄？

小魔女退在廿步外，困惑地注视官道的动静，官道两端有几位旅客行走，但不见什么妖魔鬼怪现形，也没有姜步虚的形影。

“这位老剑客在弄什么玄虚？”她心中嘀咕。

好静，没发生任何异状。

“白前辈，你不是说妖魔鬼怪全来了吗？”四海游龙忍不住发问，昊天一剑脸色不正常，不会是说谎的人：“好像路上只有几个旅客。”

“躲在林子里，七个人。”昊天一剑向北面的树林一指：“至于为何不追出来，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真不知道他们在玩弄什么阴谋诡计？”

“姜步虚呢？”

“这……也应该来了。”

“应该？”

“他击倒了刀过无情和……”

“刀过无情孙前辈死了？”四海游龙吃了一惊。

“没死，比死更令人难堪！”昊天一剑苦笑道：“有刀在手，却被人用拳掌打得头破血流，在一个高手名宿来说，这比杀了他更惨。”

“姜步虚与妖魔鬼怪有关？”

“不知道。”昊天一剑不敢胡乱猜测，他想起姜步虚指斥他的话；毕竟你是一个成名人物，你说的话，每一个字都要负责的，可不能信口开河，像龟公鸨婆在教坊妓院里一样胡说八道。

“是什么妖魔鬼怪？”

“你没听说过四大残毒？”

“江湖朋友谁都知道。”

“他们的绰号是什么？”

“哦！确是妖魔鬼怪。”四海游龙脸色一变：“说四大残毒，岂不简单明了？”

以妖魔鬼怪绰号横行天下的人，为数不少，不清楚说出全绰号，容易引起误解。

但提起四大残毒，便知道是专指四个残忍恶毒的人，决不会误将冯京当马凉。

血妖鲁雄、欲魔韦武、厉鬼苗光、残怪陈冲。

江湖朋友提起这四位凶残恶毒的血腥杀手，无不咬牙切齿走避惟恐不及。

同时，也受到那些财足势大的豪强欢迎，只要肯花重金，按他们所开的价码付钱，他们就会忠实地办妥要办的事。

任何伤天害理的事，他们都敢包揽，包括无理性地屠门灭户鸡犬不留。

他们很少公然露面，按理决不可能走在一起，因为四个残各行其事，肆虐天下廿余年，从来没有两人联手作案的记录。

想找他们办事的人，如果不知道门路，踏破铁鞋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真是他们吗？”孟姑娘熟悉江湖动静，意似不信，怎么可能同时在这里出现：“一个残毒已经够令人害怕了，四个……”

“老夫决不会眼花。”昊天一剑坚决地说。

“怎么毫无动静？”四海游龙有点不安：“也许，他们不是为我们而来。”

“一定为我们而来。”昊天一剑语气更坚决。

“为何？”

“因为我们也是为他们而来开封的。”

“你是说……”

“早在三个月前，我们便查出风云会的会主，分头派人聘请他们前来开封聚会，胁迫正义锄奸团的几位主事人加盟。”

“点龙一笔那些人，拐许姑娘引起风波，也是胁迫阴谋的一部份？”

“那倒不是，点龙一笔那些人与风云会无关，只不过凑巧赶上了这档子

事，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原来如此！”四海游龙恍然：“也好，我正要去会会凶名满天下的超等高手，他们才是我扬名立万的目标，我等他们。”

“他们一定会现身的，凭他们的见识，也该知道我们是来对付他们的。正义锄奸团对各方人士都具有潜在的威胁，风云会更是侠义道人士的在背芒刺。

两者都是以血腥达到目的的组合，两者合流结盟，将这令人做恶梦的大灾祸，侠义道人士必须阻止一大灾祸的发生。因此，他们势将先摧毁影响他们谈判的阻力。”

“你们几位前辈，对付得了他们？”

“老朽与伏魔剑客几个人，只是先赶来布置的先遣人员，没料到他们来得太快。一比一，老朽不是他们任何一人的敌手，所以……所以希望柏老弟能及时把主事的人催来，不然……”

“不然，咱们这几个人，就只能任他们宰割了？”四海游龙语气中饱含讽刺的意味。

“这……这是事实。”昊天一剑沮丧地说。

“是吗？”

“老弟……”

“你们走吧！到路旁的小店躲一躲。”

“那你……”

“我等他们。”

“小店躲得了灾祸吗？”

“那就往南逃呀！逃到朱仙镇，逃到许州，逃到……”

“我知道你的意思，逃回庐山。”昊天一剑不介意四海游龙的讽刺：“如果我昊天一剑真的不堪他们一击，我就不会跑来摇旗呐喊打先锋逞匹夫之勇。”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四海游龙不再挖苦昊天一剑了：“你是怕他们人多，到底有几只看清妖魔鬼怪，另三个不认识，也可能是他们的随从……”

“也可能是更高明的凶魔。”

“可能的。”

“我想，他们已等得不耐烦了。”

“或许要等我们的人赶来，以便一两打尽。”

“对，他们就潜伏在林内等候。”四海游龙退近亭栏，跳上栏坐在栏上：“反正我们也不急，让他们等好了。其实，他们如果聪明，先把我们吃掉，再等候吃另一批岂不省事？真笨哦！”

林内潜伏的人不受激，毫无声息。

小魔女等得不耐烦，四海游龙六个人似乎把她忘了，也让她心中不是滋味。

“喂！呆鸟等呆鸟，你们真有耐性呀！”她不悦地大叫：“鳖龙，林子里只有天涯怪乞师徒，你居然相信浪得虚名的昊天一剑胡说八道，他如果说见了鬼，你也乖乖地相信吗？”

“小丫头可恶！”昊天一剑怒叫：“你如果不信鬼、何不进林子去瞧瞧？那个厉鬼苗光比真鬼凶厉一百倍，你见了他不死才有鬼！”

“你以为我不敢？哼！”小魔女向北面的树林举步，她根本不相信真有四大残毒，分明是天涯怪乞师徒在林子里装神弄鬼，以便策应她撤走。

她的确应该撤走的，有这许多高手名宿在，她无法引孟姑娘和她一比一公平决斗，机会不再，再不撤走就脱身不易啦！不如乘机大摇大摆离去。

只走了十余步，她突然止步凝神倾听。

一阵若有若无的奇异声浪，确在她耳中出现波动感，但真想听清，声浪却又消失了。

她心中疑云大起，重新举步。

怪！耳中又感到音浪波动。

一阵寒颤通过全身，她真有白日见鬼的感觉。

确是音波震动，但却听不到清晰的声音。

最高明的两种传音奇功，修至化境的大有人在。

一是传音入密，在短距离内可以定向传人对方的耳中，只有受讯人可以听得到，或者第三者也可以听到一部份微小的声浪。

二是千里传音，可在百步内定向传讯，音浪大更为清晰，传音的经路比传音入密广十倍，所以经路的任何人都可以听得到。

不论千里传音或传音入密，传音的经路有一定的方向，中间不能有吸音的物体阻隔，而且经路上的第三者也可以听得到；经路以外，则听不到任何声浪。

两者的运功传导性质不同，练法迥异。

她是行家，她老爹九天飞魔，就具有三、四丈内传音入密的火候能耐。

11

显然有某种传音的奇异人或物，正向她传递某种讯息，与传音入密或千里传音完全不同；是一种她感受得到却完全不明所以的传音怪技。

她有点毛骨悚然，本能地想：是鬼所发的异声？趋吉辟凶，是人或兽的本能。

对不明原因的不可思议现象，大多数人都会产生恐惧感，恐惧就会使人本能地逃避，除非之这有极为强烈的好奇心和自信心。

绝大多数的人都怕鬼，她也不例外，蓦地向右飞射三丈外，再一跃便上了官道。

“林子里真有鬼！”她大叫，向北急走。

她一走动，潜伏的人便沉不住气了，认为她要逃走，不能眼看她脱身啦！

潜伏的人，并不知道她是昊天一剑那些人的仇敌。

一声鬼啸，幻影依稀，似逸电，如流光，反正一眨眼间，前面十徐步外路左的林子里，逸出一个淡影，在官道中间幻现，劈面拦住了。

亭外的昊天一剑目力超人，幻现的人清晰人目。

“欲魔韦武！”老剑客脱口惊呼：“果然是妖魔鬼怪，我没看走眼！”

那是一个发如飞蓬，狰狞如鬼，穿了一袭宽大青灰色长衫，左手挟了

二把两尺两寸铁怪手的人。

年约半百上下，脸色青灰，双目似乎有绿芒闪烁，即使是大白天，突然现身，真会令人心胆俱寒，以为鬼魅白日幻形。

人影接二连三电掠而出，一个比一个狰狞的人，出现在亭侧，与吴天一剑六个人相距三丈左右，面面相对不住阴笑。

“你们几条小鱼，不值得咱们动手收拾。”那位红光满面，连一双怪眼也反射出红光的人，用刺耳的嗓音说：“白云深，你猜中了，咱们要等你的人赶到，再一网打尽！”

看长相，便知这人是四大残毒之首，血妖鲁雄，所佩的刀也是一色红，红鞘红靶红绸吹风。

这把刀，与刀过无情的冷焰刀同为天下名刀之一，性质相，反，称为血焰刀。

刀本身不可能发生冷焰或血焰，而是注入所练的内劲阴阳性质有异，加上有意渲染的外形而感人，便成为该刀的注册商标了。

“姓白的，那个小辈是什么人？”另一位三角眼吊客眉，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厉鬼苗光，伸手指指高坐在亭栏上的四海游龙：“这小辈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先把你们这几条小鱼吃掉、再等候吃赶来的大鱼，的确省劲省事。所以，咱们只好出来了。”

一声长笑，四海游龙跳下亭栏，迈步上前双手叉腰昂然屹立。

他人如临风玉树，与五个鬼怪似的人物一比，在气势上就超人一等。

他鄙夷的目光，在五个狰狞人物上打转。

“你们还有一个没现身。”他趾高气昂地说：“你们真是所谓的四大残毒吗？啧啧！原以为你们全是些三头六臂，一口可吞下三五个人的诸天魔王呢！原来却是这么几个狗都不吃的杂碎，果真是传闻不可尽信。”

几句刻薄伤人的话，把五个凶残恶毒的人，激怒得咬牙切切；齿，吴天一剑几个人则心中叫苦直冒冷汗，这岂不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吗？

第五个人最高最瘦也最丑，竹竿似的两条腿向前一跳，像传说中的僵尸走路，一跳便到了四海游龙面前，相距不足八尺。

四海游龙纹风不动，叉腰而立如狱峙洲亭。

行家一眼便可看出，两人表面沉静，其实皆已神功默运，并腿前跳便已表示浑身已潜劲待发。

“活行尸冷寒！”吴天一剑吃惊地脱口叫。

极少在昼间现身的恶毒七大畸形人之一，令人毛骨悚然，闻名丧胆的杀人魔王。

“你！我要你死！”活行尸死板板阴侧侧的怪嗓音，真有入耳生寒的魔力。

“是吗？哈哈……”四海游龙却豪笑震耳：“证明给我看好不好？我总不能凭你一句话，叫我死我就自己死，是吗？”

“你就死吧！”

大袖一挥，风雷乍起，强烈的寒涛涌发，蓦地阴雷殷殷，走石飞沙。

四海游龙虎目中杀机怒涌，双手急剧地吞吐拂揉，马步沉实，屹立在走石飞沙中，激旋的气流在他身外形成猛烈的涡流，爆发的寒涛一波一波向外迸散。

三袖、五袖……风雷更骤，寒涛连续爆发。

吴天一剑五个人，变色急退，退入十里亭，整座巨亭像在狂风中摇撼，

在风沙中震颤，声势之雄壮，动魄惊心，似乎到了阴曹地府。

“去你的什么东西！”风雷殷殷中，传出四海游龙震聋聩的怒吼。

殷殷风雷骤变，寒涛爆发的涡流狂猛地外进。

风雷声猛烈三倍，成为霹雷乍雷。乍雷三震，似在同一瞬间爆响。

灰影倒飞而起，活行尸的惊叫声慑人心魄，倒震出三丈外，这才缓下飞势，后空翻一匝臀部着地。

一声撕裂人心的鬼号声再次传出，活行尸的身影，已远在三丈外，发疯似的冲入树林，枝叶摇摇，逐渐去远。

而在第一声鬼号传出时，血妖四个人，已大惊失色，不约而同先一刹那急退，然后随在活行尸左右，惊骇地逃入树林。

风消沙止，尘埃渐散。

孟姑娘出现在四海游龙身侧，仗剑替他护法。

他浑身汗水，雾气蒸腾，双目半闭，呼吸深长，脸色红潮徐徐敛去。

亭中的昊天一剑目定口呆，心中暗叫侥幸。

这才是四海游的真才实学，在碰上强敌猛袭时，突然以雷霆万钧的声势反击，石破天惊。

由于活行尸的袖功，激发出猛烈的风雷寒涛连续进爆，见多识广的昊天一剑，居然无法看出后续更强烈三倍的雷电霹雷，究竟是两人续发奇功所造成的现象抑或是四海游龙单独发出的奇学所形成的声势？

风沙挡住了视线，老剑客其实没看到四海游龙出招。

总之，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神功绝学作致命一击的可怕拼搏，确是不争的事实。

四海游龙终于呼出了一口长气，全身徐徐松弛，呈现疲态的虎目完全张开，脸上的汗水也干了。

“永泰，你……你感到怎……怎样了？”在旁仗剑戒备的孟、姑娘隆然问，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还好，谢谢你的关心。”他握住姑娘的手，示意收剑：“念慈，记住，下次碰上这活行尸，切记不可让他有充裕的时间行功，他的阴煞大潜能已有九成火候，可伤人于两丈左右，僵尸功火候也有八成，宝刀宝剑如果没有精纯内功御使，也难以伤他……”

“可……可是，我们不能偷袭暗算……”

“那就由我来对付他，你一定要避免和他交手。”

昊天一剑匆匆出亭，脸色仍然不正常。

“蔡老弟，咱们走吧！必须防更可怕的魔头赶来。”昊天一剑徐悸犹存：“要不是你击败了活行尸，吓坏了四大残毒，他们如果一拥而上，咱们……”

“我如果不是担心他们一拥而上留了后劲，活行尸那有命在？哼！”四海游龙挽了孟姑娘举步：“白前辈，他们还有什么更高明的人物？”

“回去再说，伏魔剑客贺老，知道的消息要详尽些，让他说以便老弟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六人脚下一紧，急急向府城赶。

四大残毒确有七个人，另两人不在现场。

小魔女当然知道凶名昭彰的四大残毒，对欲魔韦武更怀有强烈的戒心，因为这凶魔酷好女色，是有名的美女鉴赏家兼收藏家。

根据传闻，欲魔在天下各地，建有连他自己也记不清的享乐秘窟，每

一秘窟都藏有绝色美女。

行脚天下期间，白天在秘窟大享艳福，由爪牙在外面活动，夜间出去为可观的花红杀人，作案时碰上绝色美女，必定带走送人秘窟淫辱。

因此，四大残毒中，欲魔韦武是唯一留活口的人，留的活口仅限于绝色美女。

至于这些活口美女的结果和下场，可就没有人知道了。

“你走不了，小美人，哈哈……”欲魔拦住去路得意地狂笑道：“许久没有碰上像你这般超凡的美女了，含苞待放，灵慧脱俗，好，真好，你一定认识我，我却不知道你，贵姓芳名呀？”

小魔女自以为轻功超凡，岂知看到老魔现身的速度，不由心中暗慎，暗叫不妙。

她老爹号称飞魔，当然并不能真的飞上九天，而欲魔韦武的身法，似乎并不比她的老爹差。

欲魔的年纪，与她老爹不相上下，名头也不相上下，轻功也不相上下。

但论凶残恶毒与慑人的声威，她老爹却差远了，她老爹那能与一个血腥杀手相提并论？虽则她老爹绰号也称魔，此魔与彼魔是完全不同的。

“你说我走不了，却又不信。”她稳定心神，打主意利用智慧脱身。

人的名，树的影；被四大残毒的声威所慑，她在心理上就缺乏信心和安全感。

“你必须相信，小美人……”

她右脚一挑，尘埃飞扬向老魔激射，身形借一挑之力，跃出路东飞掠而去。

身后，狂笑声如在耳后。

脚一沾地，侧翻腾飞两丈，升至顶点再前空翻折向着地，再斜升飞跃，真像怒鹰冲天而起。

“好美妙的八禽翱翔身法，我知道你的底细了！”身侧传出欲魔的喝采声。

她大吃一惊，从落侧窜三丈外。

她以为欲魔的轻功比她高明，一定自始至终紧随在她身后追逐。

其实她不够冷静，由于心中早虚，胆气沉落，只顾逃走，完全忽略了情势的变化。

欲魔始终没能紧迫追逐她，只用控制自如的御音术，以语音跟随她移动而已。

几个起落飞腾；事实上她已远离官道，进入路东的荒野，足有百步以上了。

她心中一定，脚下不敢不停顿，拔剑拉开马步，逃不掉只好拼，作最坏的打算。

这里，已经看不见十里亭了。

这一心虚停顿，欲魔已找住机会近身了。

“不要枉费心机了，哈哈！”欲魔狞笑，迫近至八尺内随时皆可出手：“九天飞魔是你的什么人？”

她终于醒悟，欲魔根本没有她灵活，并不能如影随形跟牢她。

“那是我爹。”她镇定地说：“你讲不讲理？”

“讲理？理很难讲，小美人。”欲魔得意扬扬，眼中欲火涌升：“四大残毒从不与人讲理、这世间有理讲不清，不如不讲，小美人，跟着我，我保证

善待你，我会给你任何女人所喜爱的东西，我会……”

“闭嘴！你……”

“哈哈哈哈哈！首先，你得学乖，那就是在我面前，你必须永远表示唯命是从……”

两人抢着说话，她抓住好机会侧射三丈，急剧地连续五折向，最后发现老魔两次追错了方向，已被她摆脱出五六丈外了。

正想用全力飞逃，老魔休想拉近这五六丈距离，无奈她何了。

“要活的！”远处的老欲魔急叫。

她刚作势纵出，突觉气机一窒，真气泄散，双腿一软，踉跄两步摇摇欲倒，眼前星斗满天。

她这才发觉，手脚已不听指挥，长剑脱手掉落脚下的草丛。

前面两丈左右，一个戴了鬼面具，头上戴了遮阳帽，穿了一袭黑中泛灰的宽大长衫，佩了装饰华丽长剑，身材不高不男不女的人。

“在我太真玄女有效控制下的人，想不活也无此可能。”这人的女性嗓音十分的悦耳。

她心中叫苦，完全绝望了，身形一晃，跌翻在地。

南海妖女、欲海淫娃、蓬莱宫一代妖姬太真玄女，正是欲魔的无数姘头之一，也是天下十大迷香宗师之一。

只有练成不需呼吸奇功的人，才不怕这位欲海淫娃。

这位专门罗致俊男美女的南海女妖，训练了一群男女弟子为祸江湖，凡是家有佳子女的各门各道人士，包括最凶狠的豪霸，皆对这位欲海淫娃怀有强烈的戒心。

通常，这妖女独自行走时，不带男女随从示威，白天便戴上鬼面具掩去本来面目，穿着黑或青灰色宽大长衫，与道袍相差无几。

太真玄女，一听便知是女冠一流人物。

“谢啦！太真，我以为你跟不上呢！这小美人的轻功，似乎已获她老爹九天飞魔的真传，没有你，真会被她飞掉呢！”欲魔大踏步走近，道：“许久没遇上这种有根基的灵秀小美人……”

“我要。”太真玄女伸手虚拦要俯身擒人的欲魔，语气坚决肯定不容误解：“我比你更需要有根基的俊男美女，反正日后会给你的，不要和我争。”

“太真……”

“我是当真的。”

“好吧好吧！”欲魔苦笑道：“但你得保证，在我享受她之前，不许你的人沾她，你保证？”

“唷！你威胁我吗？”太真玄女娇滴滴的语调中，含有强烈的反抗意味。

“喝！你给我来这一手？”欲魔狞笑。

“因为你要求保证就是威胁，你知道我是一个对威胁有反感的人。”

“好了好了，咱们犯不着伤了和气。”欲魔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步：“你能对付得了她老爹九天飞魔吗？那家伙难缠得很呢！开封的侠义道混蛋，就不敢公然找他算帐。”

“他算什么？”太真玄女冷笑：“我一个女侍，也可以送他进枉死城。”

小魔女气得想吐血，躺在地上浑身发软，让两个色散男女：把她当成贼物分了，而且还轻视她老爹。

她刚想咒骂，突然转怒为笑。

欲魔一怔，被她的动人笑容挑动已消降的欲念。

“哦！这小美女笑得好动人情欲……”欲魔脱口叫，花丛老手居然禁不起挑逗，可知小魔女的笑容的确动人。

“她没有笑的理由……”太真玄女急急接口。

两个高手中的高手太过自恃，居然没发觉警兆。

小魔女仰面躺在草丛中，上方的视界广阔，她看到了令她兴奋惊喜的景象，本能地流露出快乐的微笑。

快乐的人，笑容当然动人可爱啦！

太真玄女的语音突然中断，人向前一栽，扑倒在小魔女身上，立刻失去知觉。

欲魔也好不了多少，脖子被一条腰带勒得死紧、一拖便倒，头刚着地，耳门便挨了一脚。

只听“嗯”一声，也立即昏迷不醒。

“但愿妖女的百宝囊中有解药。”唯一站立的人是姜步虚，蹲下摘取太真玄女的百宝囊：“多嘴婆，你这么聪明刁钻的小丫头，听到我的传警声，不往十里庄内找地方躲，反而想硬往府城逃，你其实很笨呀！”

“我……我以为是鬼声啦！”她理直气壮欣然说：“老天爷！你那种不可思议的怪声，真可以吓死人，人耳只感到汗毛直竖，真像从阴曹地府传来的鬼声，你这是什么鬼功所发的？”

“我是装神弄鬼的专家。”姜步虚将倒出的八只小玉瓶小彩陶葫芦，逐一番视细察：“你的轻功，比两个凶魔高明一分半分，女魔是猜出你的逃向，抄到前面来布迷香的。”

“我要剁了她的手。”她恨声说。“我把她打昏了，你不能剁她。”

姜步虚找到所需的小玉瓶，倒出一颗丹丸，捏碎撒入她的鼻孔：“吸气，你不是很大胆吗？敢与四海游龙孟姑娘拼，为何只顾逃命，不敢与凶魔拼命？胆小鬼！”

“人家被他们的名头吓慌了嘛！我又学不会你打滥仗的技巧，所以……所以……”

“所以，一而再上当吃亏，下次，我可不想再替你挡祸消灾。”

“你……”

“别再跟着我，好吗？”

“人家……”

“别赖在地上，你可以活动手脚了。”

姜步虚留下三瓶各式解药，将其他的盛器用太真玄女的剑砍破，赏了两魔几个巴掌，让两魔慢慢清醒。

“呃……呢……”欲魔昏昏糊糊地叫。

“快走！”姜步虚跳起来向小魔女叫：“我得去看看十里亭的结果。”

“喂！等我一等……”

姜步虚已远去五六丈外，她迷药初解，用不上劲追赶。

“天涯怪乞师徒应该到了。”姜步虚大声说：“多嘴婆，小心提防意外，赶快回城。”

语音仍在，人已不见了。

十里亭鬼影俱无，人都走光了。

姜步虚为了帮助小魔女，失去目击四海游龙发威的机会，更不知道血妖活行尸五个人被四海游龙石破天惊的绝学吓走了。

他懒得向亭旁小店的人打听结果，反正现场没有血迹，没有断骨碎肉，可知必定没有受伤。

这种结果不问可知，一定是势弱的一方，见机撤走了。

他奔向府城，准备向侠义英雄们，打听被对杀的三个人有何意见和打算，他对昊天一硬栽脏，指他是凶手的事十分不满。

他是抄小径走的，小径通向小南门。伏魔剑客几个人，走的就是这条路，昊天一剑几个惊破胆的人，所以在途中并没碰上他们。

这条路很少有旅客行走，往来的几乎全是城南郊的本地民众。

说是小径，其实可通车马，田野处处，地气湿宜种桑麻，视野有限，对面来的人，接近至百步内，方能看到身影分辨面目。

走了三四里，前面小径折向处处，出现十余名健步如飞的人。

首先，他认出领先急走的人，是快剑和伏魔剑客，一看便知是领路的，后面，必定是身份地位高的人。

最抢眼的两个人，是年约花甲，身材修伟气概不凡的名宿，一穿灰白灰宽长衫，一穿青道袍。

两人头上都梳了道髻，腰间有剑，手中有拂尘。

跟在后面的九名男女，除了一个尚义门主移山倒海许正衡之外，全是生面控。

快剑也看到他了，脚下一慢。

“是他，姜步虚。”快剑吃惊地叫：“没错，他是从十里庄来的，一定与他有关。”

敌众我寡，他不想逞英雄，一比十三，再笨的人也知道该采取何种正确的行动。

向路右的矮林一窜，人多人强，先避一避再说，只有呆鸟才会向一群气势汹汹的人打交道讲理。

他一走，不啻表示心虚。

“休让他逃掉！”有人大叫。

“他走不了！”

穿道袍的人声如洪钟，修伟的身躯轻如飞絮，向前飘出立即化为流光。速度骇人听闻，眨眼间便远出廿步外去了。

穿灰白宽长衫的人也不慢，一掠三丈衔尾追出。

速度稍慢的有六个人，但在高手名家眼中，已经快得难辨形影了。

最慢的是快剑，虽则轻功已是出类拔萃，但比起其他的人来，真有老牛拖车的感觉。

追了片刻，人都走散了。

在城里，强梁们毕竟有些顾忌，不至于太过明目张胆纠众行凶闹事。

但是在城外郊区，尤其是无人目击的处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会发生，包括杀人掳掠。

人多势众，其危险性与一群暴民相等，一群气势汹汹的强者，与一群疯子并无多少不同。

不管这群人是歹徒恶棍，或者侠义英雄，其危险程度是相等的。

也许，姜步虚真不该逃，该留下来与这群侠义英雄高手名宿讲理解释，或许会有几个真正有理性的人，肯接受他的解释辩护。

他一逃，贻人口实，有理讲不清了。

这些高手名宿想追上他，至少这人的轻功与体能，要比他高明一倍，不然无此可能。

但散布各处追搜，拦住他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伏魔剑客这些人，固然轻功造诣参差不齐，片刻便追散了，也等于是散布在各处，作广泛性的搜索，碰上的机会大增。

伏魔剑客的轻功，在这群人中不是最佳的，他与许门主和关中狂客陆南星走一路，三人的轻功火候相差无几。

在这群人中，比上不足，比下有徐，因此前面不见自己人，后面也看不见同伴，只能盲目地在矮林荆棘丛生的荒野中奔东逐北。

钻出一处麻园，前面是杂草丛生小土丘起伏的旷野。

久旱不雨，草木在艳阳下奄奄一息，人在其间走动，草木的折断声瞒不了高手们的听觉。

“前面不会有人，咱们转回去。”年轻的关中狂客实在不想浪费精力，不想在大太阳下作无望的追逐：“这小辈反正会返城的，在城里找他容易得多，他的轻功神乎其神，恐怕早就远出一二十里外了。”

身后，突然传出一声轻咳。

三人火速转身，吃了一惊。

姜步虚就站在他们先前钻出的麻园缺口，身上与脸部甚至不见汗影，神定气闲背着手微笑，与他们大汗湿透胸背两肋的狼狈相迥然不同，那像一个亡命而逃的人？

“呵呵！老兄，你不要把我鬼神愁形容得太过火，我又不是神仙，那能片刻便逃出一二十里外呀！”姜步虚笑吟吟地说，信步踱出麻园：“你们太过份，我不甘心逃避，现在，你们道歉滚蛋还来得及。”

“你说的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话；”关中狂客硬着头皮充好汉，忘了那晚被掌风震倒的事：“陆某知道你的掌功非常了不起，我要和你挤刀，你的兵刃呢？”

“你是神刀门的最得意门人，要角刀拼是正常的事。”姜步虚拍拍腰带：“腰带藏了一根蚊筋索，就是我的兵刃，该使用时，我会毫不迟疑地使用。

世间没有真的蚊筋，那只是四根弓弦所编织的指粗三尺弦索，用来抽人，灵光得很，老兄，你就拔刀上啦！看你能不能像刀过无情一样，用刀把我大解八块？拔刀！”

关中狂客的刀技，比刀过无情差了一大段距离，假使这位年轻狂客知道不久之前，刀过无情被整治得灰头土脸，很可能斗志全消不敢拔刀。

一声刀啸，锋利的钢刀出鞘。

“这可是你自找的。”关中狂客咬牙说，刀势已经把姜步虚控制在威力圈内，任何时候皆可挥出致命一刀，慑人的强大气势令人心虚胆怯。

“不自找，你同样会拔刀行凶，不是吗？”姜步虚拉开马步，双盘手徐徐挥拨，有板有眼：“我鬼神愁空手人白刃的功夫真高超，你要小心了，操刀上啦！”

关中狂客绰号称狂，本来就是不能容物的人物，被饱含嘲弄的话一激，怒火上冲顿忘利害。

他愤怒地一声沉喝，人刀俱进，快速的刀光幻化为朦胧刀幕，利刃破风的簌簌啸鸣慑人心魄。

姜步虚的身影，在刀幕笼罩下萎缩，突然肢体变形，从下蹲成团变成斜向拉长伸展。

伸展的手臂已失去手的形状，却像章鱼的延伸脚爪，不可思议地穿透刀幕，缠住了关中狂客握刀的右手。

脚爪上，真像生了不少吸盘，贴上手臂便牢牢地缠实了，劲道陡然增加十倍。

刀幕幻灭，刀啸乍息，一声惨叫，关口狂客狂叫着被飞摔而起，升上丈徐高急剧翻腾，在三丈外砰然落地，地面亦感到震动。

大名鼎鼎的关中狂客，一招攻击便栽了。

刀已到了姜步虚手中，连旁观的超等名宿伏魔剑客，也没看清楚，关中狂客是如何丢刀被制的。

总之，姜步虚并没使用蚊筋索，有目共睹，确是赤手空拳一照面便夺刀将人摔飞的，想抢救更是免谈。

姜步虚如影随形跟到，一脚踏住了关中狂客的右肘弯，锋利的刀尖，点在对方的右肩井穴上，锋尖已刺破衣衫，顶入肌肉。

只要向下一送，便可将人钉在地上，贯穴挤骨裂肉，连三尺小童也可办到。

“我要毁掉你操刀杀人的手，阁下反对吗？”姜步虚脸色一沉：“以后你手上用不上四两力，不可能扬刀狂啸天下了。”

“冲我来，阁下！”伏魔剑客在丈外沉声叫，剑已在手。

一代名剑客果然不同凡响，慑人心魄的杀气极为强烈，剑上传出的隐隐龙吟，也令人心惊。

昆吾宝剑，可绝壁穿铜，剑术通玄的人如果有一把宝剑，威力可增三倍。

“冲你来就你来。”姜步虚怪叫，手一动刀光破空，幻化为三尺大的光轮，向伏魔剑客劈面飞去，啸风声压下了昆吾剑的剑吟。

伏魔一剑吃了一惊，不敢挥剑挡刀，万一毁了同伴的刀，如何向神刀门解释？

老剑客总算反应超人，当机立断向左急闪。

刀飞行的速度太快太狂猛，几乎擦右肩而过，刀气澈骨奇寒，翻腾着一掠而过。

右手使用兵刃的人，遇险闪避必定向左移位，右手的兵刃可防意外，恰好落入了姜步虚的计算中。

闪势未止，姜步虚已先一刹那近身，左手神乎其神地错开老剑客的右臂，剑便震出偏门，空门大开，正面胸腹成了不设防的城。

太快了，连人影也没能看清，噗一声响，脸口七坎要穴便挨了一记顶心肘。

贴身攻击，肘部威力惊人，不论是顶心肘或霸王肘，前者向前向上顶，后者斜撞攻击肋，都是狠招重击，击实了保证脸骨折断，肋骨内陷。

内家对内家，功深者胜；老剑客的护体神功禁受得起普通刀剑的砍劈戳刺，但姜步虚的内功练气术更精纯高深，沉重一老剑客同样受不了。

“呃……”老剑客做梦也没料到，姜老虚胆敢在一代名剑客面前，赤手

空拳行贴身攻击。

他一时大意，吃足苦头，挨一记顶心肘便慌了手脚，尽管所受的伤害微乎其微，但信心却已崩溃了。

马步一虚，沉重的打击力道撼动马步，惶然后退，完全失去反击的机会。

姜步虚像附骨之蛆，贴身跟进右拳发以连珠，双颊、鼻尖、咽喉、两胸尖……

退了四五步，挨了八九拳之多。

贴身近距离发拳，距离不够很难发挥全力，但中拳处全是软弱要害，力道不足同样令人受不了。

鼻尖和咽喉中拳，实在可怕，前者鼻破眼冒金星，后者呕咽气，劲道超过某一程度，便会出人命。

贯入中宫铁拳连续飞点，让那些不屑也不愿贴身相搏的高手名宿措手不及，必须且有充足的“贯入”本钱，与及把握住最佳的“贯入”攻击时机，缺一不可。

姜步虚就具有充足的本钱，能把握住最佳的攻击时机，出拳飞点只求快速与准确，劲道不需沉重，他已完全控制了全局。

上次他痛揍四海游龙，四海游龙仍能反击了几记拳掌，伏魔剑客竟然毫无反击之力，被打得好惨。

一声长啸入耳，人影入目。

“孽障斗胆！”沉喝声像石洞里响起一声焦雷，令人耳中轰鸣。

啸风声似风雷，背部有可怕的兵刃光临。可怖的潜劲先一刹那及体。

姜步虚不得不放弃伏魔剑客，大旋身右手猛挥，蚊筋索随势飞起，左掌封出形成坚固的防卫网。

风雷进发，蚊筋索与拂尘的马尾毛缠住了。

是那位穿灰白宽长衫的人，左掌已伸出袖口，乘势吐出，蓦地响起一声气爆，声如沉雷霹雳。可怕的掌力像排山倒海迎面压到。

“噢……”姜步虚惊叫，封出的一掌接实，人倒飞而起，后空翻两匝重重地飘落。

灰白长衫老人，也连退三步，脸色骤变。

第二个道装老人，正电射而来。

姜步虚转身飞掠而去，脚下有点不稳定。

“我找到线索了……”他一面飞掠一面叫，声未落人已消失在麻园深处，伏魔剑客那些人，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不可贸然追赶！”灰白长衫老人急叫，脸色泛苍，这一掌大概耗了不少真力，情急救人，不得不以绝学行雷霆一击。

这是一处起伏不定的杂草区，间或生长着一些散落树丛，平时没有人经过。

东西两里外有农舍，不时可看到羊群在草丛间吃草活动。

姜步虚坐在一丛小树中，以五岳朝天式打坐，脸色有点苍白，呼吸不绝如缕。似乎，他是一具坐化了的尸体，而不是有生命的活人，不言不动毫无活的迹象。

仓卒间接了一记雷霆一击、穿灰白长衫老人的奇功和内力之浑雄，超

出他的想像之外。他没料到对方会用上性命交修的神功内劲，从他背后全力下毒手攻击，要不是他意动神动立即运功内保，很可能左手腐裂，心脉被震断，九死一生。

左手保住了，心脉也没被震断，但内腑被循臂而上的可怕强劲真力所震伤，气机有窒碍散逸的现象。

再用全力脱身远逃，竭泽而渔妄用真力，伤势有急速恶化现象，只好冒险找地方行功自疗，引气归流疏通经脉因受创而变异的淤积。

这里距门场不足五里，伏魔剑客那群人，很可能循踪追来搜寻；那就表示这些侠义英雄们的所作所为，与邪魔外道并无分别，赶尽杀绝的恶劣作风不可原谅。

只需半个时辰，他就可以恢复精力。

他在心中发狠，假使那些人敢追来，柏家将会成为办丧事的大本营，他也有权赶尽杀绝。

吞下几颗随身携带的丹药，他僵尸型的身躯渐渐发生变化，脸色开始转佳，不再像一个死人了。

这期间，没有人接近至一里以内，他心中的激愤逐渐淡化，不再介意那些人行凶下毒手啦！

可是，他听到人声和脚步声。

已淡化了的激愤和不满，重新从心底涌升。

“你们太过份了！”他心中暗叫。

九天飞魔的轻功不是盖的，施展时真有飞的气势。

他的两个随从虽则壮实得像门神，像大牯牛，但同样轻灵矫捷，飞掠时身轻似燕，似乎重量已消失了，决难令人相信他们那庞大沉重的身躯，能跳上丈高的墙头，更不可能一跃可远及三丈。

那是不可能的，最矫捷的豹，也仅能勉强达到这种标准。

三人轻松愉快地从旷野的北面，向南飞掠而去，与其说他们在逃避什么，不如说他们在嬉戏或者练功来得恰当些，时动时停，心情愉快。

九天飞魔在最前面，连鞘长剑抓在手中便于施展，一跃冲天直上，升至顶端立即美妙地后空翻、大回转，飞隼投林斜插、展翅回云，最后平沙落雁，飘落草丛点尘不惊。

这一连串美妙壮观的变化，直距是三丈六尺以上，宽度空间也有两丈(大回转与展翅回云，一向左一向右)，高度也在三丈左右。

那根本不是人所能办得到的极限，只有鸟才有此能耐。

所以，他绰号叫飞魔，在九天翱翔的飞魔。

后面的两个随从，也表演了难度极高的几种身法，差的是展翅回云转动的空间稍窄，大回转无法完成两周，火候与控制肢体的技巧经验稍差而已。

三人同时飘落，表演过程蔚为奇观。

后面百十步，四个男女以全速猛追，老远便看到上空的惊人大表演，脚下没停，仍猛奋力追。

四男女全是魔道中的拔尖人物，当代的风云十杰中，有一大半的武功和声威不如他们，但他们是邪魔歪道，不配称杰。

三个男的：一见魂飞百里飞、花花太岁阳起凤、无我人妖陈宗礼，女的是云雨神宫的宫主巫山神女。

四个人都是轻功超绝的名家，但在九天飞魔面前，这四位名家差得太远了。

一方是倾全力猛追。

另一方则时走时停外加表演，依然能长期保持百十步距离。

“丘老兄，等一等好不好？”上气不接下气的花花太岁大叫：“谈不拢你再走，还怕咱们挡得住你吗？”

“哈哈哈哈哈……”九天飞魔不走了，仰天狂笑声震耳膜：“老夫和你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句话：道不同不为这谋。”

四个人终于抓住机会，飞快地接近至三丈内，喘息声清晰可闻，精力耗损颇为可观。

“丘兄不愿参与会盟谈判，可曾为日后祸福打算过？”花花太岁鼓如簧之舌作说客：“如果会盟成功，彼此祸福与共，患难相扶持，一致对外，丘兄能置身事外吗？”

多一位朋友，就多一份力量与仗持，壁垒分明，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谁也休想置身事外。

丘兄已介入此事，至少也身在风云中，不管任何一方，对付第三者必将采激烈行动，丘兄即使想远走高飞，恐怕也来不及了。”

“老夫知道你这些话的用意，更明白你所说的祸福指的是什么。”九天飞魔脸一沉，不怒而威：“卅年前丘某初出道，就有人用这些话向丘某威迫利诱，结果，那些人而今安在？丘某却活得好好地，阳老兄，听得进老实话吗？老实话通常会刺伤人的。”

“丘兄有话请说，咱们本来就希望与丘兄说个明白的。”花花太岁相当客气。

“我这种魔道拔尖人物，天生的刚愎狂傲，与任何人都难以相处，更不习惯看别人的脸色，谁敢对我不利，我会用更暴烈的手段加倍奉还，你们与谁会盟，老夫毫无兴趣，只要不损害到我的利益，我会装聋扮哑视而不见，否则，就会有大灾祸。

你们有非常厉害的主子做靠山，但我不会害怕，凭你们诸位的份量，还不配胁迫我，话挑明了说，我不是一个善于勾心斗角的人，希望你们在采取激烈手段对付第三者的时候，那位第三者不是我，不然，血腥大灾祸必定会发生，而首当其冲的人，铁定有诸位在内，诸位，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你们请便吧！”

“丘兄，别无商量？”花花太岁郑重地问。

“对，别无商量。”九天飞魔的答复斩钉截铁：“假使我九天飞魔想在江湖啸聚横行，凭长春谷惜春宫的百十位男女，也足以在江湖称雄道霸，掀起滔天风浪，犯得着与你们一些世所不齿的人，称兄道弟奔走驱策？”

“这……”

“贵会主来了吗？”九天飞魔转变话题。

“恕难奉告。”

“相烦阁下，把丘某的话转告贵会主。”

“在下当据实禀报。”

“谢啦！告辞。”

“丘兄去找姜步虚？”花花太岁也转变话题。

“不，去找天涯怪乞。”

“十里亭出了人命，像黑夜中旷野燃起的篝火，吸引了所有的飞蛾虫豸，成为瞩目的暴风雨中心，姜步虚会去，天涯怪乞也会去。”

“贵会主也会去？”

“无可奉告。”

“牵涉到正义锄奸团，该团的老龙头可能会去查线索，姜步虚涉嫌，贵会也难脱嫌疑，是吗？”

“是丘兄的意思？”

“哈哈！我九天飞魔声誉不佳，谁也不会重视我的意思，走也！”

说走便走，三人身形一晃，便暴退三丈余，转身如飞而去，去势有如电光石火。

“追不上了，云雨宫主。”无我人妖拦住了要追出的巫山神女：“咱们再下十年苦功，也奈何不了这位名实相符的飞魔。”

“我该在接近的刹那问，泄放云雨香的，可惜，机会错过了。”巫山神女不胜惋惜地说：“我想到对付他的妙计了。”

“什么妙计？”花花太岁问。

“设法把他的爱女弄到手，还怕他不听咱们的？”巫山神女冷冷一笑：“点龙一笔几个混混，设计劫持许门主的女儿，就几乎成功了。”

“对啊！”花花太岁眉飞色舞：“小魔女是老魔的掌上明珠，把她弄到手，老魔如果不上吊，就得让咱们牵着鼻子走，对，值得一试。”

“不能试，必须去做。”无我人妖鼓掌表示赞成，而且更为热衷：“咱们先去给活行尸冷兄备案，请他派人防止老魔情急撒野。”

“备案有此必要。”花花太岁说：“活行尸是会主在开封的全权代表，也是这次设计迫锄奸团的主事人，他会支持咱们劫持小魔女的行动。”

“那可不一定哦！”巫山神女持相反意见：“阴司三使者设计引姜步虚人伙，事先已微得活行尸的意，杀人嫁祸也是他首肯的，现在怎样？却怪阴司三使者做得不够完善，把阴司三使者骂得狗血喷头，要自己出马善后。”

所以，活行尸对任何事的支持，都有反复无常的顾虑，最好由他来分派劫持的人手，以免日后责怪咱们擅作主张，要不，咱们就迳自行动，成败皆由咱们负责，小小一件事其实用不着劳师动众。”

“依你之见……”花花太岁居然肯微询巫山神女的意见，显对主事人活行尸的性格，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确不希望发生意外纠纷。

“咱们迳自行动。”巫山神女坚决地说：“大不了失去控制，老魔宁为玉碎，由咱们善后对付老魔，难道咱们四个人就一定奈何不了他？我不信。”

“老魔除了轻功比咱们高明之外，决难在咱们四人联手之瞎讨得了好，没有什么好怕的。”一见魂飞第一次表示意见。

四个凶魔中，一见魂飞的武功是最高明的，说的话也份量够。

天下四凶之一；名气就比无我人妖三个人都响亮。

“好，我赞成迳自行动。”无我人妖放弃向活行尸备案的主张，他本来就是——一见魂飞为祸天下的好搭档，也很可能有不正常的暧昧关系。

“那就走，小魔女很可能随天涯怪乞师徒，在十里庄附近看风景，也许打算暗助姜步虚。”花花太岁下了决定：“咱们暗中前往，见机行事。”

四人刚举步动身，突然听到右首不远处的矮树丛，发出分枝拔叶声，也看到枝叶簌簌而动。

“什么人？”一见魂飞沉叱，反应最快，声出人动，闪电似的冲近矮树

丛。

偷听别人的机密计谋，犯了江湖大忌，被发现了，结果将仅有一个：灭口。

一声怒叱，无我人妖已到了侧方，配合得恰到好处，虚空一爪攻向矮树丛。

威震武林的十大爪功之一龙爪功，丈五以内可撕肉折骨，一阵劲风散而急收，矮树丛枝叶纷飞，几株小树被连根拔起，飞起三尺再下坠。

树丛内鬼影俱无，附近也听不到小动物窜走的声息。

“可能是狐兔。”花花太岁在一旁直摇头：“似乎，咱们都老得视茫茫耳无声了，要不就是紧张过度，风吹草动也疑神疑鬼啦！”

身后，踏草声入耳。

四人迅速转身，颇感惊讶，确是有人出现。

左后方也有一片丈余高的灌木丛，姜步虚正钻出树丛踏草而来，似乎因突然发觉有人而止步，警觉地故意掬衣援袖，然后邪笑着向前接近。

一看清来人是姜步虚，四人脸色大变。

12

除了一见魂飞没有见过姜步虚之外，其余三人都曾经被姜步虚作弄得灰头土脸，难怪脸色大变。

要不是自以为人多势众，一比一谁也不敢向姜步虚叫阵。

“你们这些混蛋，这几天混在一起从不落单，我鬼神愁等得不耐烦，所以跟来讨公道。”

姜步虚一面走，一面用大嗓门穷嚷嚷：“我知道你们这些混蛋的主事人，是一见魂飞百里飞，你是天下四凶之一，敢不敢和我这初闯道的年轻人公平一搏？”

他先前故意掬衣援袖的举动，确是心虚的表现；再指名单挑，也表明怕对方人多。

“我敢和你公平一搏。”巫山神女媚笑如花款步上前，扭动间，浑身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流露出迷人的万种风情：“你从我手中抢走了孟家的大闺女，我不甘心呀！所以……”

“所以，你准备用什么云雨香，把我摆平做你的裙下之臣，也打算利用我对付那些狗屁侠义英雄？”

姜步虚等对方接近至八尺左右，才开始向后缓退，保持距离，明白表示对云雨香有顾忌：“咱们先把话说清楚，理直气壮、动起手来至少勇气倍增，孟家大闺女是我的……”

“是你的烧锅的，你以为你有权夺回去？”巫山神女向前疾射，纤手伸出了。

“小心……”花花太岁急叫，飞跃而上。

姜步虚有计划地将巫山神女诱离，计算得十分精密，巫山神女一冲，已离开同伴三丈以外了。

太真玄女的迷香，比巫山神女所使用的云雨香品质更高，云雨香只能算一流的，太真玄女的迷香，却是宗师级的绝品。

迷香的功效大同小异，能令人昏迷的药物种类并不多，不像毒物千奇百怪毒质各异，因此各种派流的辟香与解香药物，性质大多数相差不远，宗师级的绝品，对解第一流的迷香至少也有九成药效。

姜步虚从太真玄女处获得解药，再小心地避免落在下风，因此他一点也不在乎云雨香了。

示怯后退，只是将巫山神女远离同伴的手段，巫山神女急于使用云雨香，硬往他布下的陷阱里跳。

花花太岁旁观者清，看出了危机，己来不及挽救了，人刚飞跃而出，巫山神女同时倒下了。

巫山神女并非单纯地突然冲近施放迷香，而是双管齐下猝然出击，右手将可用腰帕的丝巾弹射而出，丝巾中藏有入鼻即倒的云雨香。

左手更是阴毒，五枚牛毛针破空而飞。

丝巾不怕刀砍剑劈，一沾人体必定像铁线蛇一样将人缠住，云雨香一涌，顶尖高手也无用武之地。

牛毛针也称梅花针，因为一发五枚，成梅花形散布，射中重要部位，可以深入经脉要害。

丝巾与牛毛针，所攻击的部位皆在中盘以上。

可是，丝巾射出，牛毛针也随后疾发。

前面不足八尺的姜步虚却向下一挫，像是土遁般隐没了，丝巾和针全部落空，从姜步虚的头顶上空飞越而过。

淡淡的人影贴地，蚊筋索奇准地缠住了巫山神女的右胫。

一声惨啸，人影暴起。

“砰！”巫山神女摔翻在地，精彩绝伦，脚上飞头着地，衫裙飞扬。

人影捷逾电闪，从飞跃而至的花花太岁右下方掠过，蚊筋索同样缠住了右胫。

“砰！”花花太岁也倒了，摔得更重更惨，手松脚软挣扎难起。

人影重现在右侧三丈外，是姜步虚。

“你们也来玩玩。”他轻拂着蚊筋鞭，向惊呆了的一见魂飞和无我人妖招手：“何证你们一玩就发愁，二比一，你们仍然占优势，来呀，别怕。”

两凶魔互相一打手式，同时拔剑。

一声长笑，姜步虚向左绕走，绕向左面扬剑待发的一见魂飞，明显地要避免两凶魔联手合击，钉牢一个人从侧方找空门进攻。

无我人妖够朋友，立即移位至一见魂飞的左首，仍然保持并肩迎敌的阵势，也摆明了要两人联手合击，心虚的神情表露无遗。

四个人倒了两个，怎敢一比一单挑？

姜步虚重新游走，绕大圈子制造进攻的空门。

巫山神女狼狈地爬起，揉揉脚踝，发觉小蛮靴被蚊筋索勒得靴统有点变形，幸而皮骨不曾受伤。

一声怒叱，猛地向正在绕近的姜步虚扑去，粉脸泛青，媚目中发射出怨毒的光芒，丝巾破空抖向姜步虚的右侧背，残留的迷香仍具有迷人的威力，顺风飘散应该有效。

一见魂飞与无我人妖事先已用手式取得默契，同时左手齐扬。

三枚铁蒺藜与三把小飞剑，全向姜步虚集中射去。

侧背，有丝巾与云雨香夹击。

一声长笑，他飞跃而起，侧空翻三匝，远出三丈外飘落，脱出暗器的威力圈，丝巾云雨香同时落空。

“不陪你们玩了，无趣之至。”他向后退道：“等在下办完了重要的事，再找你们消遣，再见。”

“你走得了？”一见魂飞怒叫，与无我人妖愤怒地疾冲而上。

“哈哈哈哈哈……”他转身狂笑着飞奔。

奔势并不快，两凶魔竟然不敢放胆追。

大南门有南北大官道，南下许州湖广。

小南门也叫丽景门，也有一条稍小的官道，经陈留至归德府或陈州府，稍小，其实也不算小了，可容四车并行，行旅络绎于途。

两官道之间的小座，也是贯连两条官道的小道。

岔道口有一座凉亭，距小南门约三里左右。

姜步虚远在百步外，便看到凉亭有两位年约半百出头，穿了华丽长衫的人，坐在亭内，目光却落在小径这一面，不理睬官道上的往来旅客。

亭旁的大槐树下，有两匹鞍辔鲜明的健马，可能是两人的坐骑，因为两人都穿了紧身骑裤，脚下有快靴，腰带上插有马鞭。

没佩有刀剑，不像是武林中人，但炯炯老眼不现老态，气概风标处处流露出武林健者的气息。

他脚下一慢，心中有数。

两老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目光有点慑人。

他踏入凉亭，泰然自若地到了茶桶旁，用勺舀茶水注入碗中，嗅了几下才一口喝掉一碗茶。

开封城内城外，所有的井水都不可口，十之八九是苦的，唯一可口的甜水井在铁琉璃峪旁，叫海眼井或甘露井。

所以后来满清的乾隆帝，把上方寺改为大延寿甘露寺，甘露就指这口井。

“够味！”他吧哒着嘴说：“不知道是那一位大慈大悲大菩萨，在茶桶里放了一把蒙汗药，不但消除了苦水味，也增加了睡觉的功能，真好。”

“是那位仁兄放的。”那位穿海青长衫，留了大八子白花胡的人，指指亭侧的水沟：“小兄弟，你不怕蒙汗药？如果是毒呢？也不怕？”

官道旁的水沟深有两尺，很宽，可以看到沟底躺着一个年约半百，尖嘴缩腮，腰间佩了一把巴首的人，像是睡着了。

“不怕是假，世间有几个胆大包天的人，敢将毒药往肚子里灌呀？连九州毒王那玩毒的祖宗，也不敢把别人的毒药往嘴里塞呢：我算老几？”

他在亭栏的排橙落座：“那位放蒙汗药的仁兄在睡大头觉，大概是报应，总不会是喝了自己的蒙汗药，让自己好好睡一觉吧？”

“被人捏着鼻子灌了一碗有药的茶，他还能不睡吗？事先没服解药便在茶桶里下药，那能不睡？”

“那就难怪了，在大路旁施茶水的桶中下蒙汗药，会被天打雷劈的，除非他先知道某个人一定从这里经过，而且必定口渴非喝茶不可，你们是某个人吗？”

“是，也不是。”

“怎么说？”他不满意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

“是，因为老夫两个人，是那位仁兄的仇敌中，颇有份量的两个：不是，因为他不是神仙，并不知道老夫要经过此地，双方人数相当多，他只打算捉一个算一个，并无特定的对象，当然希望捉得愈多愈好。”

“你捉我、我捉你，双方都希望有人质，增加决胜的价码，怪好玩的。”

“你是他的人吗？”

“我像吗？”

“很难说，贼的头上，绝不会刻上贼字，那么，小兄弟贵姓大名呀？”

“鬼神愁姜步虚。”

“咦！你？”两个老人都同感吃惊，全用不予置信的目光打量他。

“我不像吗？”他一点也没有敬老尊贤的表现，说话流里流飞。

“是你把刀过无情打得头青脸肿？”

“是呀！他欠揍，所以应该头青脸肿。”

“是你杀掉咱们的三个人？”老人沉下脸，老眼中冷电乍现，神情威猛。

“在下对杀人兴趣缺缺，真要杀，刀过无情能活到现在？这期间，在下还想不到要杀人泄愤，以后，可就难说了，两位是……”

“你初出道？”

“在下初出道，并不表示什么都不懂。”

“你懂多少，与老夫无关，老夫要带你往柏家证实一些事，你反对吗？”

“废话！在下当然反对。”他有点冒火：“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要带我走？你家的奴仆吃你的拿你的，你家的六畜家禽也仰赖你饲养，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你有权这样做。”

我鬼神愁与你素不相识，不知道你是老几，你居然要带我去柏家，简直是吃多了撑着了了的白痴，你以为你是谁？皇帝？神佛？岂有此理！”

姜步虚一听对方是刀剑无情的党羽，心里已感到不自在，对方竟然明白表示吃定他了，要摆出强者面目摆布，难怪他冒火。

这番话锋利伤人，两个老前辈怎受得了？

“小辈，你说的话很刻毒。”这位老前辈勃然大怒：“你以为打了刀过无情一顿，就敢在老夫面前卖狂？老夫要让你……”

“也让在下打一顿？”他也剑眉一挑，倏然站起怒目相对，说的话更无礼。

“你能击败刀过无情……”

“事实俱在，你不承认也不行。”

“可知你必定身怀奇学，真以为自己了不起。”

“这也是事实。”

“所以，休怪老夫也用奇学来对付你。”

“你尽管把压箱子的绝活掏出来。”

一步步紧逼，每句话都伤人，完全不给对方有下台阶的机会，可知他确是激怒了。

“那就先给你一掌！”

亭中宽阔，有足够的交手空间，但这位前辈一点也没有前辈的风度，毫不迟疑的说打就打，声出掌吐，竟然向一个晚辈抢先出手，一切武林规矩礼数全免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刀过无情名列风云十杰，居然被打得头青脸肿，可知姜步虚的武功修为，必定比刀过剑情更高明更深厚。

难怪这位老前辈，不顾一切猝下毒手，用绝学骤然抢攻。

姜步虚刚要拉开马步，慢一刹那危机猝然光监。

掌出平平凡凡，毫无威势可言，岂知掌吐半途，突然速度加倍，劲道更是陡然加强三倍。

掌劲陡然爆发，响起一声爆炸性的霹雷，罡风骤发，如山猛劲压体，真有如晴空乍雷，声势骇人听闻。

“哎呀……！”仓车间出掌封架的姜步虚惊叫，吃足了苦头，倒翻而退，凶猛地撞毁了身后的亭栏，跌翻出亭外去了。

老人哼了一声，飞跃出亭追击。

姜步虚爬起便跑，一掠三丈落荒而遁。

“你走得了？”两个老前辈同声沉叱，衔尾猛追，片刻便消失在北面的杂林内。

受了伤的小兽，初期的窜逃速度是极为惊人的。

但过了某一期限体能耗尽，逃不动就只好找隐秘处藏身，八成机率可以逃脱猎人的追捕，但只有两成机率逃脱猎犬的嗅迹追猎。

姜步虚又受了伤，那一记猝然的雷霆一击，令他吃足了苦头。

大意的人，上当是必然的。

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兔，脱逃的速度极为惊人。

可是，两个老前辈不是猎人，而是最精明的猎犬，循踪追捕成竹在胸，并不因为速度赶不上而甘心，居然能准确地循踪追寻。

远出两里外，姜步虚已到了强弩之末，精力即将耗尽，该是打隐秘处藏匿的时候了。

这时的他，以狼狈两字形容还不够贴切，该形容为负伤的小兽，精力将竭脸色泛灰，只差身上没有血淋淋的伤痕而已。

后面百步外，两个不甘心的前辈正循踪急赶。

附近没有村落，没有藏匿的地方，荒野只有树林草丛可以容身，但决难逃过经验丰富的前辈眼下。

从树林草丛逃命，不可能不留下踪迹。

除非有奇迹发生，不然受伤力竭的小兽，最后必定被猎犬追及的。

绕过一处田野，他快要崩溃了。

凭他的感觉和经验，他知道追赶的人，已愈来愈近了。

他无法在全力奔逃中，湮没或不留下所经之处的痕迹，炎热气候的草木，经过时枝折草偃的遗痕一看便知。

“我得摆脱他们。”他在心中暗叫。

脚下愈来愈沉重，剩余的精力即将耗尽，奔跑的速度，比平常的村夫快不了多少，再勉强拖下去，必定达到体力崩溃地步，怎能摆脱高手名宿的追逐？

前面一丛矮灌木丛，传出一声熟悉的低喊，人影钻出，劈面拦住了。

假如是敌人，他算是完了，幸好他体能已尽，但耳目仍然锐利，喊声熟悉，人影也熟悉，十分幸运，是朋友而非敌人。

“姜大哥，你……你怎么啦？你……”

他脸色泛灰，大汗湿衣，脚下踉跄，似乎整个人都走了样，难怪令人吃惊。

“我受……伤不……轻。”他踉跄前奔：“后……后面有……有可怕的高……高手追……追赶……”

是小魔女，奔近拉起他的手，搭上肩架住了他，帮助他保持奔跑方向。

“姜大哥，不能逃。”小魔女一面奔跑一面说：“必须击败他们才有活路，你先躲一躲，我阻止他们……”

“不行，两个老……老家伙可……可怕……”

“有多可怕？”

“声如沉雷的掌……掌劲，可……可伤人于丈……丈七八左右，你……你绝难禁……禁受他……他们雷霆一……一击。”

“哎呀！有……有这么厉害？”小魔女也吃惊地说，知道自己的确禁受不了可伤人于丈七八的可怕掌力。

“是真的，我就是……一时大意，没……没料到老鬼一……一出手便……便下毒手，伤……伤了气机，快……快到了油尽灯枯境……地……”

“是什么人？”

“不知道，反……反正是快剑的人。”

“那……怎么办？”

“逃，尽快……逃！”

“他们快要追到了？”

“是……的……”

小魔女突然将他扛上肩，一手抱住他的膝弯，吸口气功行百脉，脚下一紧，向东南越野飞掠。

肩上扛了一个体重几乎超过一倍的人，用轻功长途飞奔，能支持多久？

小魔女一点也不在意能支持多久，一点也不介意能否负荷得了，不顾一切全力施展，向东南的旷野飞掠而去。

她的速度骇人听闻，九天飞魔的女儿，不但轻功出色，负载力居然同样惊人。

小径的西端，距大官道不远处，九天飞魔与两名随从，拦住了天涯怪乞师徒。

老魔不想与一见魂飞那些人缠夹不清，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凶魔们的追踪，他是来找爱女的，任何人的闲事皆与他无关。

“南宫不正，你少给我嬉皮笑脸打马虎眼。”老魔气冲冲地怪叫：“小丫头偷跑出来找你，不要欲尽弥彰急急否认，她呢？”

“丘老哥，女儿是你的，怎么找我要人呀？”天涯怪乞一点也不在乎老魔发怒，依然嬉皮笑脸道：“你要我不管姜步虚的事，我冲咱们的交情，答应不介入不干预，一直就遵守诺言。”

迄今为止，我还没正式与姜步虚面对面说过半句话，小丫头也一样，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

“少给我胡扯，她呢？”老魔沉声问。

“我怎么知道？”天涯怪乞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你那刁钻鬼精灵的女儿，实在令人头疼，不久前她碰上了四大残毒的欲魔韦武，和人人闻名胆寒的蓬莱宫太真玄女……”

“哎呀……”老魔大惊失色。

“你鬼叫什么呀？”天涯怪乞怪腔怪调撇撇嘴：“吉人天相，恰好碰上姜步虚，把两个男女魔头弄得灰头土脸。”

“你说慌？”老魔冷笑：“姜步虚对付得了这两个男女恶魔？别替他脸上贴金了。”

“老哥，你也是听不得老实话的人，我是事后才赶到的，小丫头匆匆把经过说出，便一溜烟走掉了，她会飞，老花子那能拦得住她？你找我要人，这岂不是冤哉枉也？我总不能躲起来，不让她找到我，对不对？”

“往何处走的？”

“往东。”天涯怪乞说：“丘老哥，今后，你真得小心，最好赶快带了小丫头远走高飞，返回潜山避祸，愈快愈好。”

“什么话？你……”

“四大残毒恐怕不会放过今媛，太真玄女也不会就此甘休，丘老哥，俗语说……”

“你少给我灭自己的威风，我九天飞魔不是被人唬大的，走吧！赶快去找小丫头，找到她，哼！真要砸断她的腿，绝不许她与姜步虚那混蛋小子接近。”

“其实，姜步虚那小子真不赖……”

“不许多说！”老魔不胜烦恼地怪叫。

连受两次伤，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何况受的又是内伤，能留得命在已是饶天之幸了。

服药、行功疏解淤损的经脉、休息，这是恢复健康的不二法门。

伤上加伤，这次，姜步虚几乎起不了床。

这里是南乡的一座小村落，只有一二十户农家，离城远在十二三里外，正是休养的好地方。

小魔女天真活泼能言善道，与一家农舍的老大娘攀上了交情，而且身上带有金银，将姜步虚安顿在农舍里。

她告诉老大娘，兄妹两人在路上碰上了贼，哥哥被打成重伤，暂在此地调养三五天。

姜步虚真需要调养三五天，假使不完全痊愈，再碰上对头拼搏，不但不能用全劲，甚至可能引发旧创，结果不问可知。

经过半天休息，他已经可以起床走动了，只是不能用劲，用劲内腑便隐隐作痛。

住的是厢房，设备简陋，小魔女在门廊下，找来两张条凳，几块木板，煞有介事地铺设了一张床，加一张草席就大功告成。

天气炎热，但蚊虫太多，她居然不介意。

姜步虚踱出房门，便看到她兴高采烈地抹除席上的灰尘。

“你在干嘛？”姜步虚讶然问。

“铺床。”她脸红红地嫣然一笑。

“铺床？睡门外？”姜步虚怪笑：“我又没发神经，里面是有点热，又臭又脏，但我受得了。”

“我睡的。”她红晕上颊道：“替你把门做门神，我不信能有恶鬼能过得了我这一关。”

“老天爷！你老爹老娘在大梁老店，一定等得心焦，你能不回去？”姜

步虚直摇头：“谢谢你的关心，我还应付得了一些牛鬼蛇神。”

“老花子南宫大叔知道我的动静，他会告诉我爹的。”小魔女硬着头皮说谎，灵秀的风目中有诡谲的光芒：“我不放心你的安全，那些可敬的英雄们，任何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我不许有意外发生，所以……”

“拜托拜托！”姜步虚苦笑：“你和我一样最容易上当，你在这里，两个容易上当的人在一起，更容易发生意外，你如果不回去，日后让你爹知道，不找我拼命才是怪事，你得回去。”

“不回去不回去！”小魔女爆发似的跳脚叫：“我就知道你讨厌我是小魔女……”

“你怎么说这种话？”姜步虚正色抢着说：“我如果讨厌你，我会留意你的安全吗？我知道，这期间只有你和天涯怪乞师徒，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人，我很珍惜这份情谊，不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

“那么，你……你是喜欢我的？”小魔女不胜雀跃地欣然问。

“那是当然，只是……”

“只是什么？”小魔女的喜悦神情僵住了。

“我有许多麻烦事未了，不希望把你牵扯在内。”

“你……”

“你一定得回城，免得你爹娘担心，哦！你对那些英雄们有多少了解？”

“你是指……”

“我碰上两个人，我想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两个人，也是击伤我的可怕高手，先；个是与伏魔剑客走在一起的人，出现时有两个，穿了道装……”

姜步虚将经过详说了，对两个道装名宿的描述十分详尽。

“唔！好像是七仙中的两仙。”小魔女颇感不安地说：“方外人士名宿甚多，当代极受推崇的有十六个人，称为七仙九菩萨，如果我爹的消息不假，他们是南阳紫山的紫灵丹士，和襄阳楼霞观的道全法师，两人都名列七仙之一，与伏魔剑客交情深厚。”

“与我交手的人，穿的不是道袍，那么，该是紫灵丹士了，他俗家的姓名……”

“谁也不知道这些方外人的身世姓名，反正他们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俗家姓名谁也懒得追究，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根底。”

“那就有点不对。”他迟疑地说：“七仙都是成名半甲子的高人名宿，不可能是姓雷的，可是……”

“你在说些什么？”小魔女没听清他的话。

“我是说，紫灵丹士应该不会掌中功，最霸道威猛的天雷掌。”他定下心：“而他的确是用天雷掌，出其不意给了我一记狠的。”

“天雷掌？”小魔女摇头：“天雷掌是早年绿林大豪雷霆大天尊的惊世绝学，掌功中首屈一指的最刚猛秘技，紫灵丹士的掌功并不出色，可能他是用掌心雷对付你，他练成掌心雷是最近十年的事，所以称仙。”

“掌心雷？不可能。”姜步虚语气肯定：“掌心雷是成道内丹加上技巧的玄门度劫神功，我懂，你说他是最近十年，才用掌心雷对付强敌？”

“是呀！怎么啦？”

“那就有点接近了，另一个人……”姜步虚将凉亭交手订交道的经过说了，最后说：“那家伙一出手就用上了天雷掌，火候似乎比紫灵丹士更精纯些。”

“你知道天雷掌？”

“知道概略情形，可惜不会深入了解。”

“你所说的这两个人，我没有印象，据家父所知，伏魔剑客方面的主事人中，武功与辈份最高的，确是紫灵丹士和道全法师，至于为何还请来更高明的人，我爹就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了。”

“我会查出来的，哼！你该走了吧？”

“不走不走不走！”小魔女愤愤地坐下了：“除非你恢复元气伤势痊愈可，不然我一定要留下来照料你。”

“你……”

“你烦不烦呀？”小魔女白了他一眼，再嫣然一笑。

“我一天之内，先后两次被人出其不意打伤，已经够倒霉了，似乎，霉运还舍不得离开我，你在这里，一定会引来更倒霉的灾祸。”

“灾祸来了，有我去顶。”小魔女得意地说：“你只管好好养伤，别的事让我来担心好不好？”

“你……”

“进房歇息吧！我要找老大娘备晚膳。”

有一位善体人意、俏丽活泼的人在旁照料，一切都不必费心，心情自然轻松，复原的脚步也就自然加快。

姜步虚调养了两天，体内的淤积逐渐清除，经脉也在行功与丹药的双管齐下中复原，皮过了难关。

小魔女却吃足了苦头，不但张罗饮食梳洗得亲自经手，昼夜不断巡逻守望更透支大量精力，日夜担心有人找来寻仇，即使小睡片刻，也经常在高梦中惊醒，风吹草动也以为有人找来了。

也难怪她担心，姜步虚在她心目中，是武功深不可测的超凡人物，而击伤姜步虚的几个人，无疑更是超凡中更超凡的高手。

那两个仙，就是宇内众所周知的超凡名宿，假使这些人找来了，她自身难保，那能保全不能施展内功抗拒的姜步虚？

姜步虚说，她在这里，一定会引来更倒霉的灾祸。

因此，她特别小心，短短的两天相处，她尽量克制自己鲁莽冲动的性格，发现任何动静，皆能冷静地先潜伏察看，直至发现真相方有所举动。

为了姜步虚，她有意无意地改变了自己。

站在农舍前的大树下，可以向北远眺两里外的土坡，坡长两三里，坡顶的几株大白杨高耸入云，十里外也可以看得真切。

比起其他树木，大白杨真像巨灵般壮观，其他树木全成了侏儒。

午后不久，树下出现八个青衫客，远在两里外，依然可以清晰地看清轮廓，都是年近半百的人，佩了刀剑兵刃，行家一看便知是武林人在此聚会。

躲在门外大树下的小魔女心中一紧，暗叫不妙，虽铡相距甚远，谁也不敢保证这些人不会到村落来。

看不清面貌，但她心中有数，不管是任何一方的人，都对姜步虚具有潜在的威胁。

她想进屋通知姜步虚，但姜步虚这时刚午睡片刻，也是服药后调养的时辰，调药力顺畅地进入奇经百脉，最好不要打扰。

用布卷住长剑，她打算前往窥探，看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何来此地有

何行动。

刚准备动身，村西传出犬吠声，吠声急剧，一听便知有陌生人向村落接近。

人是从村西接近的，她无法看到村西的景物，村落房舍凌乱，挡住了视线。

她知道村西的小径，向西伸展直达四五里外的大官道。

岔道口往北，四五里就是十里庄和十里亭，也就是姜步虚上次寄宿的地方，多次发生事故的是非场。

不用猜，也知道来人是从小官道过来的。

“糟！难道他们查出姜大哥养伤的消息，大举前来包围搜查？”她心中暗暗焦急：“这未免太过份了吧！他们还真有除恶务尽的打算呢！”

她一向以小魔女自居，觉得能称魔是件颇为惬意的事，尽管她并不知道魔的真正含意，姜步虚与侠义群雄为敌，她认为理所当然。

因此，她滥用除恶务尽的成语，把自己当成魔，也替姜步虚列为魔道中人，无形中，她对侠义群雄怀有成见和恶感，壁垒日益分明。

她作了防险的准备，向村外移动，必要时，将强敌引走换取姜步虚的安全。

远出百十步，她暗叫不妙。

村外围有小径，便于邻村的人往来，往来的人不需贯村而过，以免引起猛犬的追逐，也防止被村民误会是鸡鸣狗盗。

从西接近的人，不入村而绕村西北通过，难怪犬吠声不怎么激烈。

看通路，这些人恰好经过她准备引敌的地方，似乎预先知道她的行动，正确地冲她而来的，可能有人在暗中了解她的一举一动。

她本来没有躲藏或潜伏的打算，等看到绕村而过的人群，想潜伏藏匿已来不及了，对方也同时看到了她。

这时找地方藏匿，反而吸引对方的注意和戒心。

13

小径沿途栽了柳树，而且形成绕村的柳林，不但是风水林，也是有效的防火林。

郊野杂林野草丛生，田野不论麦子或高粱，天旱时一起火，势如燎原不可收拾，必定没及村落。

但有了外围的柳林，火势就会被柳林所阻而中断，村落可保安全，那些饱含水份，而不含油脂的柳树，只会冒烟而难以起火燃烧。

柳树也难以隐身，细条枝叶不能提供隐蔽，她站在小路旁的柳树下，老远便被对方看到了。

小魔女也看清了对方，心中的愤怒减弱了些。

是天下四凶之一的一见魂飞百里飞、狼狈为奸的无我人妖陈忠礼、花花太岁阳起风、云雨神宫宫主巫山神女、无双秀士王士秀、以及大名鼎鼎的荡妇桃花仙史，六个男女脚下甚快，沿小径快步而来。

不是侠义群雄，凶魔们赶尽杀绝理所当然，因此她先前的愤怒减了许多。

她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凶魔，怕的是侠义群雄中的七仙九菩萨。

假使她知道这几个凶魔，曾经打她老爹九天飞魔的主意，曾经与她老爹较量过，就不会掉以轻心了。

可是，她并不知道那天她老爹曾经到十里庄找她。

她更不知道一见魂飞四个凶魔，追不上她老爹之后，转而在她身上转恶毒的念头。

心中一宽，这六个凶魔对她不构成威胁，举目向北眺望，大白杨树下的八个青衫客，已分为数处，悠闲地相互交谈。

相距两里地，居高临下，应该可以看到村外走动的人，但八个青衫客，似乎一点也不介意。

一见魂飞武功与名头，在六个人中首屈一指，因此神气地走在前面，真有司令人的气概。

远在百十步外，六双怪眼早已投注在她身上了。

她真应该走避的，至少也该将这些人往村郊引，人多势众，她还没有以一比六的能耐。

她不能示怯走避，她的心还留在姜步虚身边呢！

村西，又传出犬吠声。

即使轻功已修至化境的超凡高手，想经过村落而不引起犬吠，那是不可能的事，地行仙恐怕也难办到。

这表示后续有人，群魔分批涌到。

一见魂飞六男女，眼中有怪怪的神情流露，相距十余步，便相互打手势传递信号，终于在三丈外止步，六个人脸上都没有明显的敌意。

“小魔女，你在搞什么鬼，弄什么玄虚？”无我人妖首先邪笑着问：“你老爹满城乱跑找你，你却跑到城外鬼鬼祟祟出没，是串通好了愚弄人吗？到底玩弄些什么阴谋诡计？”

她心中一宽，原来这些凶魔不是冲她而来的，也不是冲姜步虚而来，不然他们早该进村了。

“看热闹。”她心中一动，信手向北面两里外的大白杨一指：“怎么啦？犯忌啦？”

“哼！这里的事，看热闹犯了大忌。”一见魂飞脸色一沉，语气中充满凶兆：“管不该管的事，有如自掘坟墓，你说，你老爹已经偷偷地来了？”

“家父一代魔道至尊、那有闲工夫管你们的事？”她不屑地撇撇嘴：“就算他老人家要管，她不会偷偷地来去。”

“你丘家的人，最好置身事外。喂！老夫有件事问你。”一见魂飞神色不再冷厉，甚至有了笑意，是属于黄鼠狼向鸡拜年那种笑。

“本姑娘该回答吗？”

“事关难解的仇恨，你最好回答。”

“你问什么？”

“从欲魔和太真玄女手中，救走你的人是谁？是你老爹吗？”

“要是家父，那两个狗都不吃的东西，那有命在？我爹不宰掉他们才怪！”她得意地说。

“说的也是，你老爹其实除了轻功稍过得去之外，不论武技内功，都比

四大残毒差那么一分半分，绝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把你轻易地救走，是谁？”

“你管他是谁？”

“小魔女，早晚你会说的。”一见魂飞阴笑，向同伴打出走的手式：“欲魔与太真玄女绝不会放过你的，必须小心提防，回头见。”

六个人同时举步，鱼贯沿小径向北走。

一声娇笑，小魔女突然向侧方飞射三丈外。

同一瞬间，六个凶魔同时飞扑而上，成一行扑出，两端最快，意在包抄。

一扑落空，六个老江湖居然估计错误。

“我早就知道你们不要脸。”小魔女再退两丈，破口大骂：“一群毫无高手名宿风度的狗男女，眉来眼去一肚子坏水，只会偷鸡摸狗玩弄阴谋诡计，瞒得了本魔女的法眼？”

为保持你们的前辈声誉名头，敢不敢与本魔女一比一公平决斗？百里老狗，我向你单挑。”

眼前没有旁人作证，六比一，那有公平单挑的机会？她说的是废话。

偏偏有人证明她说的不是废话，小径人影电射而来。

“我这里有五个人，正好一比一单挑。”四海游龙震耳的嗓音传到：“咱们都是成名人物，公平决斗谁死谁倒霉。”

五个人：四海游龙、孟念慈姑娘、许门主移山倒海、吴天一剑、妙手海平。

上次在大街上，一见魂飞用调虎离山计，引走四海游龙，这时仇人相见，份外眼红，五个人电射而来，冲势狂野。

“你是我的！”四海游龙最先到达大叫，身为前辈的吴天一剑，整整落后了十二步。

大叫声中，无畏地挥剑猛扑一见魂飞，根本没将老魔左近的五同伴放在眼下。

一见魂飞右侧的无我人妖勃然大怒，一声怒喝，斜刺里截出，左大袖一挥，拂云袖风雷骤发，右手一抄，霸道的龙爪功随袖虚空抓出。

“该死！”狂冲的四海游龙怒吼，快速的身形一顿，身形半转，剑发漫天电虹进射，剑气进爆势如崩山，强行楔入袖风爪影内。

嗤嗤两声裂帛响，无我人妖的左大袖断裂而飞，身形急向侧方暴退，右手几乎被剑触及手爪。

龙爪功可以硬抓刀剑，但却在四海游龙的剑尖前几乎断指。

吴天一剑恰好到达，剑已在手却不愿乘机攻出。

“你本来就有断袖之癖，这可名实相符啦！”老剑客嘴上缺德，在旁扬剑狞笑：“不服气就拔剑上，老夫不想乘人之危占你的便宜，老夫不好此道。”

幸好孟姑娘远在三四丈外，找上了桃花仙史，没留意这一面的变化。

一个老前辈，在好友的女儿面前说这种话，老脸往那儿放？可知这位老剑客的德性如何了。

四海游龙一剑震挥人妖，豪勇地重新扑向一见魂飞，霸气十足，气吞河。

一见魂飞真有魂飞魄散的感觉，上次他引走四海游龙，并非出于甘心情愿，而是交手时吃了亏，不得不溜走的。

尤其是近身发射，发则必中的三颗铁蒺藜，射中四海游龙的胸腹，不但伤不了毫发，反而被震落劳而无功，总算知道这条龙身怀绝技可怕极了。

无我人妖乘隙发起攻击，一见魂飞便知道要糟，但已来不及策应，也没料到无我人妖一照面就当堂出彩，一看四海游龙狂野地冲来，只感到心胆俱寒。

“撤！”老凶魔狂急地下令，飞掠而去。

“我不信你还能逃得了。”四海游龙怒叫，剑隐肘后无所畏惧地穷追。

上次在城里追逐，被老凶魔逃掉，心里一直不痛快，这次在郊外，看老凶魔要往那儿逃。

一见魂飞像是人精，怎会笨得落荒而逃？折向全力飞掠，奔向房舍凌乱的小村。

“穷寇莫追！”昊天一剑急叫：“妖妇的迷香厉害，村中房舍参差易受暗算。”

所有男女凶魔，皆不约而同往村里逃。

双方都是高手名宿，武功修为相差有限，利用房屋隐身偷袭暗算，追的人失败的机会多一倍，所以说穷寇莫追。

四海游龙心中有数，不得不恨恨地停止追赶，向凶魔们的背影大声咒骂，以消心中的怨气。

小魔女聪明刁钻，也往茂草中一钻，这些人是冲姜步虚而来的，她必须将这些引开。

透过草隙向北望，白杨树下的八位青衫客，正好奇地向下面观望，但并无离开前来察看的打算。

“这些人到底是何来路？”她心中自问：“也许，与一见魂飞这些凶魔有关。”

她发现四海游龙五个人，正越野而走，去向正是坡顶的大白杨树。

“也许，我该去看看。”她想。

接着，她陡然失惊。

六个凶魔躲入村落，姜步虚也在村内。

“糟！”她失声惊叫，向村边的农舍狂奔。

强敌不追，六个凶魔心中大定，重新聚集在村边，目送四海游龙五个人扬长而去。

“咱们要不要前往助威？”花花太岁迟疑地问：“显然，伏魔剑客那些人，已经闻风赶来捣乱了。”

“不前往行吗？”一见魂飞向两里外的白杨树林张望：“咱们都是摇旗呐喊的人，份量只有那么重，如不前往听候差遣，日后那有好日子过？”

“是呀！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加入的人，处境更恶劣。”桃花仙史美丽的面庞，出现无可奈何的神情：“当初我们伙同点龙一笔，绑架许门主的女儿，向那些浪得虚名的侠义道狗熊，报复华山受挫的耻辱，那曾想到涉入风云会在开封的事？”

情势不由人，咱们不得不接受你们的驱策，你百里老哥的名头威望，比咱们几个人高得多，在风云会的地位，似乎也高不了多少，违抗差遣日后没有好日子过，我们岂不更惨？走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认啦：

“

这位大名鼎鼎的荡妇，还真有女光棍的气概。

江湖十豪强与天下四凶这些人，固然威震江湖名号响亮，但比起四大残毒和七大畸形人一类超凡的名宿，份量就差了不少斤两，桃花仙史与无双秀士在一见魂飞面前，也只有唯唯否否的份量。

桃花仙史有意发牢骚，立即引起无我人妖的不快。

“女人，你少给我胡说八道。”无我人妖一照面便被四海游龙削掉衣袖，早已感到脸上无光，乘机找人出气：“要不是你们这群三流货色，鬼撞墙似的恰好在这里寻仇绑架，无端惹起风波，咱们怎会遭遇许多意外麻烦？要是你们不愿接受驱策，可以一走了之呀！”

无双秀士一脸尴尬，拉拉桃花仙史的衣袖，用眼色示意不可再多言，以免多言招祸。

“咱们走得了吗？”无双秀士神情落漠，语调有气无力：“点龙一笔陈老兄，仅表示奔得太累，想休息一天半天，便挨了残怪陈冲两耳光，受到严重警告，不得偷懒，这还是残怪陈冲认为冲同宗份上，揍两耳光从轻发落呢！换了在下不姓陈……”

“很可能被揍得半死。”花花太岁冷冷地说：“眼下执行调度的人是四大残毒，大权在握，直接受会主指挥，有权处理内外事务，惹火了他，谁也没好处。”

“他们四个人，包括活行尸和太真玄女，早些天在十里亭，被四海游龙和救走小魔女的神秘怪人折辱，有气没地方出，咱们可就跟着受气倒霉。”一见魂飞也乘机发牢骚：“算了，王老弟，俗语说：事到头来不自由。既然你们惹了祸，咱们替你承担起来，彼此都有好处，受些委屈，值得的。咦？小魔女她要干什么？”

他们所站立处，正是姜步虚养伤的农舍前晒麦场，可以透过树隙，看清百步外小魔女现身后的一举一动。

小魔女正急急飞掠而采，急如星火。

“她要妄想向咱们再次挑战。”无我人妖咬牙说：“咱们打她的主意，她竟然一而再主动送上门来，可恶！让我好好整治她。”

如果这家伙知道，小魔女敢恶斗四海游龙和孟姑娘，就不敢说这种大话了。

“我来。”巫山神女信心十足地说：“我用云雨香擒她，你们出面方一失手伤了她，在她老爹面前就难以交代了，那老飞魔要发起威来，四大残毒恐怕也奈何不了他。”

他的老伴飘渺仙子尚惜春，更是有名的心狠手辣的雌老虎，只有完整的小魔女，才能逼老魔公母俩就范。”

“我暗助宫主一臂之力。”桃花仙史自告奋勇：“先站在上风，等机会算计她，我的迷香是十大绝品之一，比宫主的云雨香威力差不了多少呢！”

“也好。”巫山神女不敢太过托大。

事实上，桃花仙史的迷香，并不比云雨香差，迷倒人的速度甚至更快更灵光些，同时使用迷香的人，彼此心中有数，尽管口头上谁也不服输。

两人左右一分，列阵相迎。

小魔女眼看六个凶魔全在农舍前现身，心中焦灼自不待言，心中一横，便横定了心，愤怒地冲入晒麦场，立即毫不迟疑地撤剑。

但她总算能控制情绪的冲动，剑一引倏然止步，凤目瞥了并肩分立的

两荡妇一眼，警觉地向上风移位。

“给你们十声数滚蛋！”她冷冷地说：“赶快到白杨树林与你们的人会合，不许在村落中生事连累村民，不然本魔女……”

无我人妖正在气头上，大概这辈子从没有人胆敢对他说这种话，一个黄毛丫头，竟然狂妄地面对六个威震江湖的凶魔，给十声数滚蛋。

“我要你生死两难……”无我人妖狂怒地叫吼，狂冲而上，从两荡妇的空隙中冲越，左手先扬，三把小飞剑化虹破空，右手不用龙爪功，用剑，剑出鞘冷电森森，身剑合一随三把小飞剑前冲、发招。

小魔女身形一扭一旋，乍隐乍现，三把小飞剑呼啸而过，全部落空。

“着！”小魔女的冷此阴森震耳，信手一剑飞出，奇准地从无我人妖的剑侧楔入，剑气进发电虹乍现，这一剑破招进击神乎其神。

行家一眼便可看出，她这一剑极为神似孟家的幻剑招路。

她聪明绝顶，机灵慧黠，与孟姑娘拼搏，已经大致摸清孟姑娘的剑势剑路，暗中加以参详研究，悟出其中机契，自然而然地用上了自己所参的剑招剑势。

一声惊叫，无我人妖侧射两丈外，挫右膝几乎跌倒，脸色泛灰。

右肋近背处、裂了一条血缝，鲜血泉涌，显然割裂了肌肉。

假使闪慢了一刹那，必定是刺入而非割裂。

狂攻一招，反而受伤挂彩。

“聊施薄惩，下一个就不会如此幸运了。”小魔女长剑一引，大有一代名家的气概风标：“你们走，我不希望同类相残。”

“我……我不要活了！”无我人妖狂号，一而再受挫，这位性变态的凶魔，已快要崩溃了。

狂号声中，疯狂地挥剑奋不顾身扑上了。

两荡妇左右绕出，同时出剑抢救。

“不可激动……”两荡妇同声尖叫。

面对无我人妖自杀性的攻击，小魔女心中一软，挥出的剑疾收，疾退丈外，轻易地摆脱三支剑的集中合击。

可是，她忽略了风向。

“冷静些！”两荡妇分别抓住了形同疯狂的无我人妖，向上风急拖。

小魔女本能地移位，移至下风。

“你这一代凶魔，怎么放起泼来？”小魔女不悦地沉声说：“这算什么？你不要活那是你的事，挺着胸膛往我的剑尖冲，未……未免……嗯……我……”

噗一声响，剑失手坠地，身形一晃，摇摇欲倒。

神智将昏未昏的瞬间，她看到狂喜地扑上来的两荡扫，也看到淡淡显现的另一个熟悉的人影。

“大……哥……”她狂喜地、含糊地、感情地狂叫，其实声音小得可怜，神智立即昏迷，向下一栽。

两荡妇欣喜欲狂，争先恐后放了无我人妖，同时扑上擒人，争功的意图极为明显，看谁先到手就是谁的。

人影似流光，从一见魂飞三个人所站的空隙中掠过。

三个凶魔竟然毫无所觉。人影幻现时才知道多了一个人，只看到背影，不知是如何幻化出来的。

“劈啪！”耳光声巨响。

“哎……”两荡妇分向两面斜冲。尖叫出声，各挨了一耳光，被打得向两侧斜撞。

“不知自爱。”现身的姜步虚，一手抓起小魔女扛上左肩，身面对着六个吃惊的凶魔：“我对你们动不动就使用下五门的迷香，动不动就倚多为胜一拥而上的举动，十分厌恶反感，下次再撒野，我鬼神愁一定痛加惩戒，保证把你们整治得半死活，快滚！”

美丽女人的脸不能打，打了一定难看。

两荡妇深以有迷人的脸蛋自傲，昏天黑地中，感到左右颊辣辣地发麻，便知道脸蛋要变红变肿，这比刺她他一剑更舌，破了相那就更可悲。

“太岁……毙……了他……”巫山神女掩面痛苦地向花花太岁求助，她自己也挥剑拼命，左手一面发射霸道的牛毛针，一面散发云雨香。

桃花仙史的内功修为，比巫山神女差了一大段距离，左颊了一耳光，支持不住地摔倒在地，头昏目眩挣扎难起，无法加入搏斗了。

花花太岁不能不上，情势逼人无可抉择。

一见魂飞和无变秀土，也只好硬着头皮冲出。

无我人妖受伤并不重，肌肉伤算是最普通的创伤，但不能再激烈运动，动就流血难止，疼痛加剧，即使能忍受痛楚，也用不上劲。

他很聪明，一而再受到挫折，激动之余，总算能冷静下来了，不但不冲上联手，反而悚然向后退。

一声长笑，姜步虚反击了，影动风生，似流光，如逸电，闪动间谈影依稀，肩上有一人，依然快速绝伦，在漫天剑影中倏然进出，当者披靡。

巫山神女的牛毛针像被风刮走了，云雨香完全失效，剑刚吐出，便感到剑尖人影倏灭，接着漂亮的发髻一紧，被无穷大的力道施得仰面便倒。

“你生得贱！”耳听姜步虚在她耳畔叱骂，噗一声丰臂接了一脚，滚了三匝，痛得眼中再冒金星，几乎瘫痪在地。

刚挺起上身，刚想爬起，眼前的景象，却让她毛骨依然，心惊胆跳。

她只看到一个能直立的人，是无我人妖。

他正如见鬼魅般向后退，退出了晒麦场，脸上惊恐的神情十分吓人，而且浑身在颤抖，拖着的剑也剧烈抖动。

无双秀土与一见魂飞。趴伏在地痛苦地颤抖叫号。

桃花仙史躺在地上，张口结舌像是惊呆了。

花花太岁昏倒在她身旁不远处，没死，可以明显地看出仍在呼吸。

“怎……么可……能……”她心胆俱寒脱口惊叫。

一刹那间，五个助手的人全倒了，确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是五个笨手笨脚的村夫，也不可能在这极短暂的刹那问被摆了。

转首张望，看到抱着小魔女的姜步虚，泰然自若进入农舍的院门。

五个凶名昭著的凶魔，在刹那间，被姜步虚单手两脚，一照面就摆平了，他们的兵刃全成了废物，暗器的迷香全派不上用场，武功无用武之地。

“妖……怪……”桃花仙史终于惊魂入房，发出惊怖的尖叫，慌乱地爬起便路。

“救人……要……紧……”巫山神女跳起来急叱，右颊红肿，成了半脸神女。

老大娘替两人沏了一壶茶，端了一张小桌，放在屋前的大槐树下，两张小凳对面坐着品茗。

大槐树浓荫蔽日，树下凉风徐来，暑气全消。

透过北面树隙，可以看到两里外坡顶的白杨林，甚至可以看到在那一带活动的人影。

“送给你防身。”姜步虚将从太真玄女处，没收来的一只小玉瓶，塞入了小魔女的手中。

“那是什么？”小魔女喜悦地把玩着可爱的小玉瓶，欣然问：“好像是太真玄女的……的盛药瓶。”

“正确地说，是太真玄女盛迷香解药的盛具，太真玄女是天下十大迷香宗师之一，她的解药宇内无双，迷药与毒药不同，毒药的种类复杂。有些相生相克，因此解药必须对症。

迷药的种类有限，使用的情况也有限，所以大同小异，通常能解独门神妙迷香的解药，也可以解品质次等的迷药。”

顿了一顿，姜步虚加以详细解释：“我学过炼丹术，对这类事物颇有涉猎，除非我完全大意忽略，一般的迷魂药物对我无效，你就是大意，有必要送给你防身。”

小魔女突然红晕上颊，快红到脖子了，急急地回避他的目光，脸上表情丰富。

云雨香并非是纯粹的迷魂药物，其中有诱发原始本能情态的催化剂。

巫山云雨神宫，号称男人的天堂。

小魔女被云雨香迷昏，药物在她身上引起了些什么变化，她心中明白，难怪脸上表情丰富。

“谢……谢谢你啦！”她期期艾艾含糊地说。

“如果有提防的必要，不需浪费丹药。”姜步虚不理睬她的窘态，泰然自若地进一步说明：“取一颗丹丸在鼻端磨擦，猛嗅数次，丹药将遗留薄薄一层粉末在鼻端，嗅入胸肺的微小粉末便有辟毒的功能。”

“人家知……知道啦！”她涨红着脸说，噘起红艳艳的樱唇，表示讨厌唠叨。

“重要的是事先防范，等到感觉出昏眩，已来不及取解药了，这表示你已经嗅入不少迷魂药物，药物一发作，你想取解药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与任何人打交道，切记不要像傻蛋呆鸟一样，站在下风同一位置，比手划脚论是非讲黑白，对那些善用迷香的人，更需特别留心。”

“你……你真的……真的关心我是不是？”她说话的声音低低柔柔，慧黠刁钻的神情已无迹可寻，甚至连抬头的勇气也没有了。

“废话！”姜步虚笑了：“似乎，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呢！”

“我……我好高兴……”

“且慢高兴，该动身了。”

“动身？”

“是呀！我已经复原了，难道还想赖下来不走？”

“你真的复原了？”她惊喜地抬头，接着立即转首他顾，粉颊红晕绽放。

“真的复原了，这两天真谢谢你的辛苦照料，走吧！咱们到白杨坡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再送你回城。”

姜步虚喝掉杯中茶，起身向农舍走，要向农舍的主人道谢。

“白杨坡有祸事了，不知道爹和老花子来不来？”她喃喃自语。

原来这座村落，就叫做白杨坡村，坡顶长了白杨林，那地方就叫白杨坡。

白杨坡真有祸事，所有的英雄好汉，纷从四面八方接近，敌友分明各走各路，避免在途中碰头。

目下不是结算仇恨的时候，宁可在发现仇家时折向回避。

白杨坡风云会与正义锄奸团会晤谈判的消息，本来是十分秘密的大事，却被有心人故意散布消息，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

比起点龙一笔计算许门主事故，白杨坡会晤可是震惊江湖的大风暴，各路英雄好汉陆续抵达。

点龙一笔所掀起的小风波已烟消云散，无人加以理睬了。

当姜步虚偕同小魔女登上坡顶时，白杨林内已聚集了不少名震江湖的高手名宿，各找同道聚在一起，各画地盘泾渭分明。

人越多，情绪就难以控制，因此主事的人不敢妄动，不敢派人将不相关的人赶走。

主要的集团有三，在坡南分别占了一株大白杨作为聚集地。

每株大白杨皆粗逾半腰，矗天而起高有十余丈，上面还有喜鹊窝，有不少受惊的喜鹊在枝叶间呱噪，沙哑的叫声令人心烦。

风一吹，千万张巨大白杨叶劈啪声，严重影响听觉，难怪所有的人，说话都调高了嗓门。

听风辨器术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太嘈杂了。

幸好这附近没有柳树，也没有其他杂树林，所以没有蝉鸣，耳根不至于更嘈杂。

蝉最讨厌大白杨，最喜欢柳树。

每株大白杨下面，至少可以围坐七八十个人而不嫌拥挤，不会受到日晒之苦，恰好可容纳一个集团的人聚集在一起。

所有的目光，皆向两人集中。

四海游龙这一集团，是侠义道英雄的代表性人物，除了伏魔剑客吴天一剑几位名宿之外，赫然有击伤姜步虚的两个道装前辈在内。

这些侠义道英雄的目光，几乎没有一双是对他俩友善的，四海游龙更是跃然欲动，要撒野了。

另一集团的人中，四大残毒全来了，活行尸与不男不女戴面具的太真玄女也在。

中间的六个高手主事人，其中两个就是在茶亭中，突下毒手几乎把姜步虚，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

一见魂飞几个人也在，一个个狼狈万分。

这一集团的人，目光也是凶狠怨毒的。

另二集团只有八个人，就是最先到达的青衫客，实力最为薄弱，人数相差太远了。

其他三三两两散布的人，大概是闻风前来观礼等候结果的江湖群豪，其中有天涯怪乞师徒。

没有九天飞魔的惜春宫子弟，小魔女反而喜上眉梢，她就怕碰上她老爹，更怕她老爹向姜步虚问罪。

江湖群豪对姜步虚完全陌生，谁也不知道他是老几。

但有些早些天提前赶到的人，曾经听说过鬼神愁与侠义道结怨的事故，而不曾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见了也不认识，因此他俩出现，并没引起群豪的注意。

姜步虚是唯一身上没带兵刃的人，他的泰然自若的神情，给所有的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尤其是那些挨过揍的人，更被他的气概所震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

“鬼神愁！”突然有人高叫。

时势造英雄，他抓住了扬名立万的机契。

他在三个集团的东南，一株已有十余人坐观成败的白杨下，挽了小魔女排排坐，向十余位江湖群雄善意地颌首打招呼，对四周议论纷纷的声浪置之不理。

他俩的出现，谈判的主要人物皆被他俩所吸引，片刻后人声渐止，中斷的谈判这才重新进行。

谈判的主要对象，显然是那八位青衫客。

八个人年在四十至五十之间，正是人生的颠峰期，所以每个人都沉着稳健，气概不凡，穿一式青衫，佩一式鲨鱼皮鞘青钢剑，一式打扮，八人如一，不同的只是相貌而已，连表现在外的气势也是相同的。

八个人一字排列坐，大热天，双手皆笼在大袖内，坐得笔直，真像八具坐式石人，加以神情沉静肃穆，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神秘妖异地气氛。

对面，坐了三列人，足有四十名男女，前一行坐了六个，两个是在茶亭中向姜步虚下毒手的人。

后一行，是四大残毒、活行尸、太真玄女和五个相貌狰狞的人。

中间那人身材魁梧、坐在地上也有六尺高，暴眼勾鼻络腮胡，佩了一把比雁翎刀更重更长的阎王令，重量真有廿斤以上，双臂没有千斤神力，挥舞三五下就会精疲力竭，一令劈下，大石磨也会俐落地中分。

江湖朋友如果不粗心，看了这人的相貌和阎王令，必定知道他是宇内双凶之一，黑道中凶残恶毒的巨豪活阎罗罗成栋，目下的风云会副会主。

副会主亲自出马谈判，对方的主事人身份名头必定很高。

但众所周知，正义锄奸团组成，是最近几年的事，主事人是谁？拥有那些人才？人云亦云，真正知道内情的人少之又少。

正义锄奸团是杀手集团，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由于冠以正义两手，因此所接的买卖，皆以主持正义为宗旨，制裁那些不义的人，绝不为私人无关正义的事出头，因此甚获弱小者的好评和尊敬，也受到那些多行不义的人所仇视。

这八位青衫客，穿着、打扮、气质、神态、几乎全同，脸部没有易辨认的特征，所有在场的群雄，都不认识他们的名号身分。

连自以为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天涯怪乞，也不知道这八个青衫客是老几。

“诸位请看，不速之客愈来愈多。”活阎罗声如洪钟，说话时发眉俱动：“在下认为，诸位仍以移驾至老槐庄吕家，比较清静些，这样委实谈不出什么结果的。”

“在下坚持在白杨坡会晤，用意就是本团与任何人谈判，上有天下有地，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欺瞒世人。”中间那位青衫客语气沉稳坚定，神情也庄严

肃穆：“要谈些什么，罗副会主尽管说，在下是全权代表，当尽可能给予阁下明确的答复，至于答复是否能令阁下满意，在下就不敢保证了。”

“如果在下坚持至吕家才有谈的必要呢？”

“阁下最好不要坚持。”

“在下坚持。”活阎罗沉声说：“这里不是便于谈判的地方。”

“那么，告辞。”

八个人举动如一，同时挺身跃起。

“且慢！”活阎罗也挺身而出：“诸位前来，没有一分诚意。”

“正相反，在下确是抱有万分诚意，前来听取贵会的意见的，以便了解贵会的真正意图，当然，贵会高手如云，风云际会，且有强大实力，敝长上对贵会确也深怀戒心，因此得到贵会信使的邀请英雄帖，以及听到贵会所散布的警告与威胁的消息，不敢掉以轻心，答应派人与贵会面对面商谈。”

但本团有本团的宗旨和立场，在下是全权代表，有权采取安全措施提防意外，老槐庄吕家，是贵会的重要堂口所在地，俗语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所以在下坚持在白杨坡见面，阁下既然坚持在吕家商谈，那就没有什么好谈判的必要了。”

“没有结果，尊驾如何向贵团主交代？”

“没有结果也就是结果，不是吗？”

“尊驾不希望这种结果吧？”

“那也是不得已的事，结果不是单方面一厢情愿所能造成的，在下只要知道，贵会的要求是什么，阁下要把事情搞得复杂，责任不在我。”

“我想，贵团根本没有商谈的诚意，也无视本会的警告与威胁，只派你们几个连名号都不愿露的人，前来敷衍了事，你们要走，请便，但请将在下的意见，转达给贵团团主。”活阎罗话中的威胁，愈来愈明显了。

“在下再次申明，本团是抱有诚意而来的。罗副会主的意见，在下当郑重转达团主。”

“好，其一，改期会谈，下次希望由贵团主亲自出面，本会会主也亲自莅临，双方主事人会商，必能解决重大事务；其二，本会的先决条件，贵团务请重视。”

“何谓先决条件？”

“那是本会必须达成的目标。”

“那是什么？”

“正式会盟；假使贵团真有困难，那就退而求其次，凡是尊奉本会旗号的朋友，贵团接买卖时，务请慎重考虑，不可损害本会朋友的利益。”

“哦！这等于是城下之盟。”青衫客冷冷地说，但脸上神色丝毫不变。

“本会的实力与威望……”

“在下承认贵会的实力与威望，对本团的确具有相当程度的潜在威胁，好，在下必定将阁下的意见，与所提的先决条件转呈团主，后会有期。”

“请留步！”活阎罗得理不让人，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乘胜加强压力：“今天的会晤，可说一事无成，在下很难向会主交代。”

“怎么说？”

“在下以副会主之尊前来与会，却不知尊驾在贵团的身分地位，甚至不知道尊姓与名号，当天下群豪之面，罗某何以向天下同道解释？请留下名号。”

“正义锄奸团的弟兄，不求名求利，所以没有亮名号的习惯，在下全权代表的身份，天下群豪目下有目共睹，罗副会主又何必计较在下的名号？”

“在下坚持。”活阎罗声色俱厉，盛气凌人。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你是说……”

“阁下用武功求证，或许可以从在下的武功中，找出在下的根底来。”青衫客的态度出奇地强硬。

“哼！罗某正有此打算。”活阎罗露出狰狞面目，举手一挥：“鲁兄，看能不能摸清这位仁兄的根底？”

血妖鲁雄应喏一声，跳起来大踏步越众而出。

商谈变成武斗，这是豪霸人物所采的必然手段，谁强谁就是主宰，决无例外。

青衫客也冷冷一笑，举手一挥。

站在最右首的另一位中年青衫客，抄起衣袖掖在腰带上，顺手摘下佩剑，拨剑出鞘将鞘丢给同伴，泰然举步出列，脸上冷漠的表情丝毫不变，冷静的神情，有令人胆寒的威势。

活阎罗派人下场，青衫客当然有权派同伴出面。

“鲁老兄是天下四大残毒之首，干的也是杀手行业，算起来，咱们是道不同的同道，幸会幸会。”中年青衫客的话同样冷冰冰，但字句却颇为客气：“咱们这种行业的人，留名露面列为大忌，在下是不敢犯忌的胆小鬼，套用同行的规矩，鲁兄不妨称在下一声无名胆小鬼好了，请赐教，无名胆小鬼恭候教益。”

血妖鲁雄心中冒烟，被这一番讽刺兼挖苦的话，激怒得快要爆炸了。

举目江湖，没有人敢在四大残毒面前说这种话，连天下七大超凡高手，也不敢狂妄地充人样。

伏魔剑客就是大一厂七大超凡高手之一，在血妖面前就不配说大话。

“好，就算你是无名胆小鬼。”血妖强抑怒火，语气阴森，拔出慑人心魄的血焰刀：“贵团的弟兄，都是具有奇技异能的杀手，我血妖在风云会，只能称二流小人物，小人物对无名胆小鬼，半斤八两谁也不吃亏。”

“好说好说，请进招。”中年青衫客徐徐举剑，漠然的眼神一变，冷电乍现，杀气汹涌如潮。

剑升至进手顶点，青芒濛濛有如地狱鬼火闪烁，似乎四周涌起阴寒澈骨的冷派，强大的慑人心魄杀气随剑散射，剑势控制了三丈方圆的空间，随时皆可向某一点发起致命的一击。

血妖眼神一变，心中的怒火迅速收敛。

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凭中年青衫客剑上的强大气势，就配与天下四大残毒分庭抗礼。

对方不是狂妄的胆小鬼，而是剑上具有惊世造诣的高手，血妖假使不

冷静地应付，后果可怕，因此怒火快速地熄灭。

四周鸦雀无声，连在白杨上空的喜鹊也飞走了。

火焰刀红芒闪烁，似乎散发出阵阵炽热的刀气。

面面相对，谁也不想示弱移位争取空门进手。

双方都是超凡的高手，唯一的正确行动，是以雷霆万钧的威胁，强行攻破对方的防卫网，移位争空门那是浪费时间，也表示缺乏信心勇气不够。

蓄劲待发，这片刻的对峙，似乎时光已经停顿了，好漫长的片刻。

终于，紧张凶险的气氛，升至临界点。

旁观屏息以待的群豪，突然看到青红两种光芒，突然跃动、进射、闪烁。

刀风剑气迸发声，以及震人心魄的金铁交鸣，在两种进射的光芒后传后，激起的罡风气旋呼啸声，有如九天传下的隐隐风雷。

屏息以待的群雄中，传出吃惊地叫声。

乍合的人影乍分，血红色的刀光疾射三丈外。

青白色的剑芒，也疾退丈余。

血妖几乎摔倒，泛灰的发髻被击散，成了一个被头散发的魔鬼，不少断发被罡风吹得向外散飘。

退了丈徐的中年青衫客，右腿外胯被刀划了一道裂痕，有鲜血溢出，大概伤了皮肉。

一声长啸从中年青衫客口中发出，剑兴与人影破空，不等身形稳下，便在震耳长啸声中，身剑合一向四丈外远处，身形跟路的血妖扑去。

火焰刀已难举起，血妖显然已惊破了胆，发结被对方一剑击散，在心理上所造成的威胁极为沉重，信心与斗志就在这刹那间崩溃。

斜刺里人影来势如电，与血妖交情最深厚的欲魔韦武，情急飞跃而进抢救血妖，半途撤出两尺二寸长的铁怪手，斜截化虹射向血妖的剑虹。

宝蓝色的人影，与耀目的经天长虹，由另一方向射到，同一刹那中途相遇。

“无耻！”沉叱声震耳欲聋。

一声剑吟，一声惊呼，火星飞溅，人影乍合乍分。

欲魔韦武斜飞两丈，砰一声摔倒，再急滚而起。

宝蓝色的身影重现，是四海游龙。

血妖搏斗的经验十分丰富，在同伴欲魔扑近抢救的刹那间，斜窜两丈，先一刹那摆脱中年青衫客的追击，惊出一身冷汗。

中年青衫客右腿受了伤，难免影响身法的灵法，来不及半途折向追击，匆匆稳下马步，左手刚动，即将有所行动，叫声已先一刹那传到。

“保持风度！”为首的青衫客急叫。

中年青衫客冷冷地一笑，左手抛起一道冷虹，飞起尺余，随即隐没在掌心，扭头大踏步归队。

血妖的左手，指尖也露出一星红芒。

双方皆修至神意相通境界，暗器皆能随心所欲发收。

四海游龙威风八面，剑遥指着狼狈不堪的欲魔。

“你已经犯规，无耻。”他声如沉雷，威风凛凛：“有种你就冲上来，我四海游龙勾消你欲魔的名号，上次在十里亭，四大残毒没有你在场，在下深感遗憾，现在看你的了，阁下。”

欲魔心虚地斜退，脸色难看已极。

活阎罗大吃一惊，似乎难以置信眼前的事实，一个小有名气刚出道不久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一剑便将大名鼎鼎的欲魔震飞摔倒？

刚想踱出替欲魔解围，身侧那位青衫老人，已打手式相阻，沉静地举步而出。

正是那位在茶亭中，突下毒手给了姜步虚一记天雷掌的人。

姜步虚哼了一声，也举步而出。

这老家伙假冒侠义道的人，藉口替刀过无情出头，他误以为老家伙真是侠义道的名宿，侠义道名宿通常不会一照面使用绝学下毒手，因此上了大当，几乎被对方一记天雷掌打入地狱。

他并不了解天雷掌，只从师父蔡道人口中，知道那是一种至阳至刚的超凡掌功，发时的气爆声有如天雷狂震，无坚不摧。

他在一天中，共碰上两个用天雷掌的人，几乎栽在这两个人的掌下。

他有对付天雷掌的信心，可是，无法知道谁怀有天雷掌绝技，对方突下毒手，他毫无准备，发觉不对已来不及运功相抗了。

他在外奔波五载，要找的就是怀有天雷掌绝技的人。

可是，碰上了两个都怀有天雷掌绝技的人，到底那一个是他师父要找的对象？这两个人谁是雷霆大天尊？

他并不急，冷静地静候机缘求证。

他恨透了这个假冒侠义道的老人，当然也气愤对方卑鄙地突下毒手。

“我来监场。”他朗声说：“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是下三滥的泼贱瘪三，没有种就不要在江湖上称雄道霸充人样，想做英雄受人尊敬，就得具有做英雄的气概和勇气，一比一公平拼搏，谁死谁倒霉，怕死就不要站出来丢人现眼。”

“混蛋！你凭什么？”活阎罗怒吼。

“你这狗娘养的不要狂吠，你骂人我比你骂得更绝。”他剑眉一挑，虎目怒睁：“凭我鬼神愁的价码，就配站出来主持公道监场。”

他向出来的老人一指：“这位老不死无耻已极，两位老狗藉口替刀过无情报被在下痛打之仇，卑鄙地突下毒手，打了在下一记天雷掌，假使他胜得了四海游龙，在下再和这老狗算帐，这老狗是你们风云会的黑道歹徒，却替侠义道的刀过无情报受辱之仇。

“原来身为黑道杀手的正义锄奸团，也不耻与风云会秘密打交道，而侠义道的浪得虚名老朽，居然与风云会勾结，这世间那还有黑白是非？不服气的话，你出来。”

四海游龙哼了一声，剑向他一指。

“你少给我多管闲事，滚到一边凉快去，你我的过节，以后再算。”四海游龙火爆地怪叫，涨红了脸怒火冲天：“侠义道的英雄，绝不会与风云会勾结，而且正打算向风云会挑战，你少给我胡说八道，这老家伙站出来找我没你的事，滚开！”

“你少臭美，我……”

“你说这老家伙用天雷掌打你？”四海游龙用剑向青衫老人一指，转变话题。

“不错。”

“你知道什么叫天雷掌？”

“当然知道。”姜步虚硬着头皮咬定：“武林朋友，谁不知道天雷掌，是早年绿林巨霸，雷霆大天尊的绝世神功？这老家伙是不是失踪多年的雷霆大天尊，把他的天雷掌逼出来，相信在场的高手名宿中，必定有知道雷霆大天尊与天雷掌秘密的人，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凭你这些话，就知道你对天雷掌狗屁不通。”四海游龙傲然地说：“这个老家伙既然厚颜无耻冒充侠义道的人，就不配替雷霆大天尊提鞋，什么东西！哼！”

两人不像是仇人，倒像联手挖苦青衫老人的好搭档，一弹一唱，把青衫老人挖苦得老脸泛青。

“你两个小狗真该死。”青衫老人阴森森地说：“其一，要正视听的是，老夫并没冒充侠义道的人，刀过无情还不配与老夫平起平坐；其二，老夫只从手下弟兄的口中，知道刀过无情被鬼神愁打得头青脸肿，信口提出询问而已，并没表示老夫是替刀过无情报仇的人……”

“呸！你这老狗真无耻，居然否认你自己所说的话。”姜步虚破口大骂：“老狗也比你高三级……”

“住口！”

“我鬼神愁有话就说，不说怎知是非黑白？不错，你并没明白表示替刀过无情报仇，却一清二楚指在下杀了你们侠义道三个人，狂妄地要带在下至柏家求证，呸！你连自己说的话也不敢承认，那有脸站在这里充人样？你不觉得你很可怜吗？可耻。”

青衫老人忍无可忍，铁青着脸一步步向姜步虚接近，鹰目中有浓浓的杀机，和切骨的怨毒光芒。

“冲我来，我四海游龙的事未了。”四海游龙徐徐移位，劈面拦住去路：“撤兵刃，你是四大残毒的顶头上司，在风云会必定位高辈尊，不会像鼠辈一样冒充雷霆大天尊吧？我四海游龙蔡永泰请阁下亮名号。”

青衫老人倏然止步挫身，大吼一声，来一记双掌齐发的推山填海，赫然也是突下毒手。

雷声乍起，劲道如山崩海立。

四海游龙早已看出对方走动时，默默地运气行功，而且听姜步虚指出对方突下毒手的可耻举动，因此暗中留了心，怎会上当？

一声沉叱，剑涌千层梯，怪异的剑气聚于一线，剑吐出便形成无数线状的力场，贯入风雷殷殷的掌劲所形成的劲柱。

剑气与掌劲接触，进爆出更猛烈的风雷声，地面走石飞沙，声势之雄，无与伦比。

剑身突然进射出一道更眩目的光华，冲破掌劲长驱直入，有如白虹经天。

青影突然一泻而出，风止雷息。

四海游龙宝蓝色的身影重现，马步一乱，但钉牢地面稳住了，手中剑仍发出隐隐龙吟，呼吸一紧，脸上汗光闪闪，眼神略变。

青衫老人出现在侧方三四丈外，脸色泛灰，喘息声隐约可闻，眼中冷电已隐，疲态明显。

“老天一招受挫。”青衫老人像在叫号：“年轻人，老夫会再找你，不是你死，就是我去见阎王，你我只许有一个人留在世间。”

“在下等你。”四海游龙沉声道：“日后见面，不死不散，留下名号……”

青衫老人大叫一声，飞掠而走。

叫声因羞愤而发，充满了仇恨的感情。

四周看热闹的群雄，同时发出惊讶的叫声，议论纷纷，被两人浑雄无匹的内功相搏所惊。

侠义道群雄，也大感惊讶和兴奋，仅凭四海游龙一剑震飞欲魔的表现，就足以让这些目空一切的高手名宿心惊，也为侠义道出现一位武林奇葩而庆幸。

活阎罗脸上无光，恼羞成怒，一咬牙，大踏步出场，不再另派手下出去丢脸。

正义锄奸团的主事人，毫不迟疑地迈步出迎。

“阁下请转。”四海游龙伸手虚拦，虎目中神光再现：“那位风云会的副会主，是冲在下而出来的，在下有权向他挑战，宇内双凶在江湖横行了半甲子，凶残恶毒满手血腥，再组成什么风云会，人多势众为祸更厉，在下不才，以除魔卫道为己任，凭手中剑与一身所学，挑战这位一代凶泉。”

主事人瞥了他一眼，淡淡一笑转身归队。

“对，自古英雄出少年，向高手名宿挑战，必定名利双收。”姜步虚在一旁鼓掌喝采，大叫大嚷：“活阎罗凶名震天下，七大超凡高手甚至七仙九菩萨，也奈何不了这血腥凶魔……”

“你鬼叫什么？”四海游龙厉声叫：“没你的事，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

“唷！鳖龙，你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你……”

“我在替你助威，成全你，知道吗？”

“可恶！你……”

“活阎罗出来了，快向他挑战，别等他老掉牙就来不及了，击败一个老掉牙的老朽，绝难成为英雄的，所以向他挑战要趁早，打倒他，你就与七仙九菩萨齐名了。”

引起一阵哄笑，把活阎罗气得脸色发青。

一声怒极长啸，活阎罗庞大的身躯，轻灵快捷得像一头猎豹，一闪便超越三丈徐空间，身形再起，手脚箕张猛扑兴高彩烈、毫无防备的姜步虚。

即使被撞中，也会骨裂肉扁。

一声长笑，姜步虚身形一闪即没，幻现时已远出五丈外，笑声仍在空间里轰鸣。

他的身法，直比活阎罗快一倍。

活阎罗身躯沉重庞大，身上的阎王令重有甘斤，身法比姜步虚慢，是必然的现象，并不表示扑击的速度火候差。

人虽沉重，反应却快，一扑落空，脚一沾地身形已经转向，衔尾跟踪再次猛扑而上。

“去你娘的！”姜步虚笑骂，脚一挑，一团沙土向扑来的活阎罗飞洒，转身撒腿便跑：“小鬼怕我，我怕阎王，走也！走也……”

活阎罗猝不及防，仓卒间只能以手护住双目，闹了个灰头土脸，激怒得快要疯了，浑忘身外一切，丢下所有的事，咬牙切齿狂追。

“我活阎罗要活剥了你……”

活阎罗的怒吼声逐渐去远，去势如电射星飞。

“长上……”风云会的人狂叫。

姜步虚与活阎罗的身影，已消失在坡下的矮林丛草中，速度骇人听闻。坡上大乱，风云会的人纷纷随后追赶。

“该死的！我也要剥他的皮！”失去对象的四海游龙，也向姜步虚背影消失处大骂。

失去击败活阎罗的机会，难怪他冒火。

假使他击败了活阎罗，声威就可以凌驾宇内双凶，直逼七仙九菩萨，天下七大超凡高手就被他比下去，可惜机会被姜步虚勾消了。

四海游龙一鸣惊人，时势造出他这条人中之龙。

姜步虚白杨坡嘻笑怒骂的怪杰形象，也博得江湖朋友的赞扬。

可是，鬼神愁的绰号，却令江湖群豪心中惶惶，鬼与神，代表了正邪双方，所以不论正邪，都感到心中不安，暗中发愁。

白杨坡之会，不欢而散，主要人物立即隐起行踪，展开波诡云谲的暗斗。

落脚在柏家的侠义道群雄，真的人人发愁。

鬼神愁姜步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快剑柏鸿翔最发怒，简直寝食难安，风吹草动也会惊跳起来，整天叫苦连天。

所有的人都不能走，鬼神愁的事还没了呢

死去的三个人，停棺在侧院，等待家属来领尸，也等候机会查缉凶手，好替死者报仇。

到底是不是鬼神愁下的毒手？有一半的人已改变态度，不敢再肯定是姜步虚所为，主战派逐渐失势。

姜步虚如果下毒手，死的人恐怕不止三个，很可能是三十个，真敢拍胸膛敢与姜步虚一决高下的人，真没有几个人。

嗓门最大的，只有一个四海游龙。

爪牙四出，搜寻姜步虚的下落。

这件事不解决，谁也休想安逸，如何解决，尚无定论。

姜步虚是故意将活阎罗引走的，他有他的打算。

城南郊的地势与村落的情形，他相当熟悉，引一群武功参差不齐的人在这一带捉迷藏，他占了绝对优势，有计划地将人引散，以便分而蚕食。

盛怒的活阎罗，激怒得像疯子，不顾一切地全力狂追，把姜步虚恨入骨髓，誓获之而甘心。

假使轻功相差太远，不可能将人迫及，但姜步虚在片刻间，便了解活阎罗的轻功火候深浅。

他保持若即若离的速度，时快时慢让老凶魔觉得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力竭，便会精疲力尽任杀任宰。

一阵好追，后面跟来的人寥寥无几，除了四位心腹保镖仍可保持三五十步距离之外，其他的人都走散了，连那位青衫老人也不知去向。

四个保镖的轻功值得骄傲，仅比活阎罗差那么一分半分。

风云会主要首脑的保镖非同小可，武功虽然比首脑差，比其他党羽自然要高些，是该会的核心人物。

这四位保镖的武功，其实比活阎罗相差有限，轻功也相差无几，因此

还能正确保持追的方向。

但绕过南面的黄沙沟集，四个保镖暗叫不妙。

前面不见人影，后面不见同伴，田野疏落，荒野与树林星罗棋布，视界不及百步，地面的荒草荆棘看不出任何有人走动的痕迹。

黄沙沟集距府城已在廿里外，西南卅余里是有名的朱仙镇。

在这一带如果找不到路，真会迷失在树林旷野中，连方向也摸不清。

四个保镖心中一急，立即分为两组，分头追赶，他们对副会主忠心耿耿，不能知难而退。

而且，保镖丢失了主人，像话吗？没找到主人，回去如何向会中兄弟交代？

十徐里兜圈子追逐，谁也无法正确计算到底走了多少里路，反正负责从左面追寻的两个保镖，已是大汗湿透衣裤，可以绞出水来，气喘如牛，脚下已经不俐落了，只能踏草排荆盲目地向前急走，不知身在何处。

他们并不知道，西南角三里左右，是小小的市集黄沙沟集。

集期时，日中为市，目下市集已散，日影西斜，即使找到了小径，也看不到村民行走了。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荒郊旷野，任何事故皆可能发生。

两个保镖心中焦躁，快累垮啦！早已经无力奔跑了，只能分枝排草急走，速度已愈来愈慢。

“副会主今天怎么如此反常？”走在前面高大如巨熊，挟了一把剑刀的保镖，一面用树枝开路，一面嘀咕：“为了一个小辈，不惜降尊纡贵大动肝火亲自追逐，不管重要的大事，咱们这些做随从的人……”

前面本来一无所见的树林中，突然传来一声怪笑，树干后钻出邪笑着的姜步虚，劈面拦住去路。

“这就是做狗腿子的悲哀，主子往地狱里跳，你们也得跟着跳，哈哈……”姜步虚双手叉腰挡住去路，赤手空拳哈哈怪笑：“这也是那些大豪大霸追求的目标，不择手段争名争利，就可以统率一大群狐犬任所欲为，什么狗屁伤天害理的事，都有人替他做。”

你们的主子活阎罗过惯了独来独往的日子，所以不知道利用爪牙的好处，一时激忿犯了穷寇莫追的大忌，你们这些老狗可就累惨啦！这不能怪他。”

两保镖抓住他说话的机会调息，心中颇为紧张。

“小辈，你逃的本事真不赖。”挟沉重剑刀的保镖，定下心神冷冷地说：“似乎你已经把敝长上摆脱了，佩服佩服。”

“好说好说，但要说明的是，不算摆脱，而是暂且让贵主松松筋骨，我鬼神愁做事从不鲁莽，胆小伯事，算定贵主必定有许多高手爪牙跟来，不先消除爪牙，倒霉的一定是我，所以……”

“你有清除爪牙的能力吗？”

“大概有。”他肯定地说：“所以，我在这里，所以，等到你们了。”

“也等到瘟神了。”保镖拍拍胸膛：“我，九杀瘟神司后绿，廿年来，九杀瘟神的剑刀，没杀了两百个高手，至少也有一百，你……”

“你要杀我？”

“不一定，在下希望能捉活的，交给敝长上处治，他会活剥了你以消心头之恨。”

“你不一定要杀我，我也不一定报复你，你非常的幸运，喂！司老兄，

在你动剑刀之前，可不可以像男子汉一样，答复在下一一些问题？”

“好，你问吧！”九杀瘟神表现得很大方，其实是要利用机会多恢复几成元气。

“在贵主身侧的两个老家伙姓啥名谁？那位被四海游龙一剑击败狂号而逃的老家伙，用的是不是天雷掌？”

“无可奉告。”九杀瘟神摇摇头：“他们是会主请来坐镇的客卿，据说都是身怀绝技的老前辈，对咱们这一代的中年人来说，陌生得很，即使听说过他们的名号，但从未谋面，怎知道他们是谁？”

何况，他们从不露名号，也很少与咱们这些人相处，那位客卿掌出确有轰雷似的声音和威力，掌劲可外发伤人于七八丈左右，至于是不是传闻中的天雷掌，恐怕无人得悉了，因为咱们这一代风云人物中，谁也没见识过什么天雷掌。”

“问道于盲。”姜步虚苦笑：“你九杀瘟神是名震天下的名宿，居然什么都不知道，没实话，你们连当一个随从都不称职，浪得虚名的人，只能派这么卑贱的用场，我可怜你们，你们这些过了气的老朽前辈，何苦还在世间听人驱策活现世？”

“你小子生了一张惹祸招灾的臭嘴，难怪敝长上根之入骨，好了，你说得够多了，该上路了。”九杀瘟神咬牙切齿，拔出刀匣中的沉重大剑刀逼进：“我九杀瘟神横行天下廿余年，心狠手辣，天生的冷血，杀你一个刚出道的小辈，这把刀一定感到委屈，但……”

“你给我听清了。”姜步虚面对逐步退近的九杀瘟神，毫无移位闪避的意思，站得笔直屹立如山：“你九杀瘟神荼毒天下杀了多少人，与我无关，我不是受害者的亲友，也不曾目击你的罪行，所以我不想管，那是侠义道英维，或者正义锄奸团杀手的事。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再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不需多浪费唇舌向你逼供，我也没有杀你为世除害的胃口，你们走吧！还来得及。”

另一位保镖的兵刃更霸道，是两旁有锯齿的蜈蚣钩，普通的刀剑碰上这玩意，简直成了易碎的小玩具。

“这小狗实在罪该万死！”这位保镖也从匣中取出蜈蚣钩，杀气腾腾绕走，要绕至侧方准备夹攻：“司老兄要活捉你，我勾魂无常却不想留活口，非碎裂了你这小狗不可，你的魂我勾定了。”

“我要活的！”九杀瘟神大叫，剑刀锋刃向前，双手运刀狂野地扑上了。

剑刀沉重，面积大，攻势固然猛烈，像刀山般强攻猛压无可克当。

但比起刀过无情的冷焰宝刀，在灵活威力上就差远了，难怪刀过无情能荣登风云十杰之列，这位杀人如麻的瘟神只能做保镖随从。

其实，风云会的保镖随从，比江湖一流高手中的高手，武功更为高明，名头也响亮得多。

刀过无情或许在招术刀法上，比九杀瘟神灵活巧妙些，论真才实学，刀过无情还真差了那么一分两分，拼起命来胜算有限得很。

剑刀非常可怕，普通的刀剑经不起一碰，但也是他活该倒霉，却碰上了专打滥一仗的姜步虚。

袖底飞出蚊筋索，宛若灵蛇天矫，从刀山上空飞越，招发丹凤点头。

九杀瘟神连索影也无法看清，看清也招架不住。

像闪电，像天空中射的金蛇乱舞，啪一声响，索尾击中九杀瘟神的脑

门，尾梢恰好搭中脑户穴。

长杆马鞭驱赶车最前端的领队马，用的就是这种手法招术，行家要击中马的任何部位，皆能如臂使指分毫不差，所用的巧劲妙到颠毫。

假使多用一分劲，保证可以打破脑壳骨。

冲上推刀的九杀瘟神如中雷须，脚下一乱，脑袋一震，张口结舌像是中风。

姜步虚侧移两步，轻拂着蚊筋索，冲刚绕过来的勾魂无常眨眨眼，咧嘴一笑。

九杀瘟神砰然冲倒在草丛中，像倒了一座山，剑刀摔出丈外，撞中树干枝叶摇摇。

“妖术……”勾魂无常惊怖地狂叫，倒提着蜈蚣钩撤退狂奔逃命。

逃出百步外扭头回望，踉跄站住了。

荒草萋萋，林空寂寂，姜步虚的身影已不见了。

林前的草丛中，九杀瘟神庞大的身躯隐约可辨，无声无息像具死尸，掉在树干下的大剑刀，映着斜阳幻出耀目的光芒。

“啊……”

勾魂无常惊魂初定，仰天发出震耳的警啸，提心吊胆往回走，打算弄清同伴九杀瘟神的死活，总不能丢下同伴独自逃命。

九杀瘟神没死，昏迷不醒而已。

活阎罗并非不知道利用爪牙，身为副会主有众多人手可用，而是一时狂怒激忿之下，也太过自恃，横定了心狂追姜步虚，所有的手下爪牙皆无法配合，他的武功修为比爪牙们高深多多。

假使姜步虚片刻间便逃得无影无踪，就没有追的兴趣了。

但是姜步虚却经常出现不稳定状态，若即若离、时快时慢，逼得他非追不可，追之不及弃之不甘，把他激怒得快要爆炸，愤怒冲昏了头，更不理睬手下爪牙是否能跟来了。

终于，姜步虚钻入一座榆林，消失了形影。

老凶魔怎肯甘心？咬牙切齿穷搜不休，发誓要将姜步虚搜出来剥皮抽筋，犯了得意浓时便好休的大忌。

正搜得七窍生烟，警哨声划空而至。

一点不假，是他的保镖以啸传警，声源在东北数里外，他的爪牙总算跟来了。

他发出两长一短的啸声，是要爪牙起来听命的讯号。

他并没闲着，继续在林中搜寻可以藏匿的蔽地，料定姜步虚必已真力告竭，在林子里某一处蔽地躲起来调息，以恢复精力，必须加紧将人搜出来。

啸声召来同伴，也可以召来敌人。

人在愤怒激忿中，很容易犯了严重的错误。

另外两位走散了的保镖，听到啸声便停止追搜，不再寻找另两位同伴，匆匆向啸声传来处急赶。

人都喜欢走容易走的地形，两人沿林缘的矮草区急走，啸声约在三里外，片刻可到，主子发啸声相召，必须赶快前往会合听候差遣。

真巧，绕过林的前端，便看到姜步虚的背影出现在甘步外，正脚下踉跄，濒临虚脱的神态一看便知。

走在前面的保镖，向同伴打出放轻脚步的手式，伸手向姜步虚的背影一指，随又打出，悄悄扑上擒人的手式信号，脚下放轻速度加快。

姜步虚一步一颠，歪歪倒倒向前走。

两打手则像向蝉接近的螳螂，随时准备挥出可握住猎物的大镰钩，急急接近身后无声无息。

三丈、两丈、一丈……姜步虚毫无所觉，大概真力已竭，脚下踏草声浪甚大，耳目皆已迟纯，不知身后有人接近，不知即将大祸临头。

得到最近的保镖，急走两步右手伸出了，五指如钩作势抓人，大力鹰爪功是擒人的最灵光绝技，沾体到手，有如老鹰抓小鸡，手到擒来。

这瞬间，姜步虚突然止步转身。

面面相对，几乎撞上了，大铁钩似的五指，距姜步虚的左肩不足半尺。

“你们才赶过来呀？”姜步虚咧嘴一笑，怪腔怪调：“这比满野找人方便多了，而且有效，是吗？”

手急向下扣，五指齐下，保镖反应奇快，先下手为强。

姜步虚左掌一指，四个指尖指过保镖的右爪脉门，右掌同时挥出，着肉，反击之快，捷逾闪电。

噗一声响，铁拳击中眉心。

这部位不易击中，击中就胜了一大半，保镖连拳头也没看、到，当然不会躲闪。

“哎……”保镖厉叫，双手掩目踉跄急退，鼻血进流，眼角也有鲜血冒出，这一拳真可以打掉半条命。

再伸脚一勾，保镖仰面便倒。

“轮到你了。”姜步虚向后到的最后一位保镖一指：“我要口供。”

这位保镖居然沉得住气，毫不惊惶，很可能颇为自负，更可能武功比九杀瘟神、勾魂无常高明些。

大喝一声，右掌虚攻一记现龙掌，左手来一招笑指天南，食中两指虚空点出。

相距丈五左右，可知掌功指力皆可外发伤人于丈五六，算是超凡的火候了，足以跻身于超等高手之林而无愧色，苦练半甲子也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姜步虚向下一挫，快要蹲在地上了，强烈的掌风指劲从他头顶掠过，气爆的震波仍震得头皮发麻，好可怕的掌功指劲，被击中那有命在？

向前一仆，袖底的蚊筋索电掠而出。

“翻！”姜步虚的沉叱震耳欲聋。

他自己也翻，后空翻冲天而起，手中的蚊筋索随他的翻势：抽紧、上缩、收回。

保镖狂叫一声，也身形飞起，也是后空翻，只是姿势拙劣得很，是被蚊筋索勒住右脚摔翻的。

砰然大震，地面似乎也在震动，保镖跌了个手脚朝天，两匝后空翻再

重重着地，摔得天昏地时。

姜步虚是在原地上空翻腾，也是凌空翻腾两回转，飘落时却不退反进，竟然到了保镖摔落处，真像一头可任意翻腾的鸽子，完全违反了正常的物理定律。

一脚将保镖踢得向上蹦，信手抓住发结，将人按倒将头往后扳，压得死紧。

“扭断脖子痛苦少，扳断脖子保证痛得你死去活来。”姜步虚凶狠地说：“你要扭还是要扳？说！”

保镖又不是白痴，敢选扭或扳？扳也是死，谁也不想选死。

“不……要……”保镖双手伸在头上，按住他抓发结的手，阻止他用劲扳：“有……有话好……好说，在……在下认……认栽……”

“你们那两位客卿，招他们的名号。”他沉声说：“不招，扳断你的脖子，绝不容情。”

“老……天爷！谁……谁也不知那……那些客卿的底……底细，恐……恐怕除了会主与……与三位护……护法之外，再也没……没有人知道那些人的来……来历了，他们足有十人以上，平……平时很少露面。”

“你说谎！”

“在下如果说荒，天……天打雷……雷劈，你……你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所……所以然来。”

这位保留的口供，真的成份有九成以上。

又是一个不知道的，姜步虚颇感失望。

“那位与四海游龙交手的老狗，用的是不是天雷掌？”他不死心，继续追问。

“在下不……不知道什么叫天雷掌……”

“你又是不知道，哼！”他手上加了半分劲。

“哎……不……不要……”保镖惊恐地狂叫“我说的是实情，只……只听说多年前有一个绿……绿林大王，叫……叫什么雷霆大王尊，会这种叫天雷掌的怪功。”

“不错。”

“江湖朋友谁也不愿招……招惹绿林大王，所以真领教过天雷掌的人，我敢打赌，风云会的老前辈中，绝对找不出一个，你说你会天雷掌，我一定相信，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天雷掌。”

“去你娘的！”他放手，一脚把惊软了的保镖踢翻，一跃三丈，冉冉而去。

“救……我……”那位眉心挨了一拳的保镖狂叫：“我的眼……眼睛看……看不见……了”

小魔女不知道姜步虚的用意，还真以为他心怯脱逃。

本来，江湖人士谁不怕宇内双凶？禁受得起阎王令一击的高手名宿，真数不出几个。

她芳心大急，也就急起直追。

凭她的超凡轻功，应该追得最快。

可是，人群一乱，风云会的人更是漫山遍野涌出，她又不敢冲过人群，怕被缠住脱不了身，只好往外绕。

糟了，不但姜步虚失了踪，连活阎罗那庞大的身影也不见了，该往何

处追？

瞎猫是碰不上死老鼠的，她傻了眼。

白杨坡的群雄，没有热闹好看，也失望地各走各路，到处都有人走动。

奔下一处草坡，右侧有人急掠而来。

“小丫头，等一等。”是天涯怪乞师徒：“不可乱跑，风云会布下了不少伏桩，你如此乱跑危险！”

“南宫大叔，怎么啦？”她只好止步相候：“伏桩是对付正义锄奸团的，怕什么？”

“伏魔剑客那些侠义英雄，故意放出风声，引来不少看风色的人，有意捣散风云会胁迫正义锄奸团奸谋，风云会的狗杂种一定会恼羞成怒，很可能见人就下毒手，你怎能乱闻？尤其是你……”

“我又怎么啦？”

“你和姜步虚一同现身。”

“是呀！那又……”

“这几天，你都和他在一起？”

“是……的……”她红云上颊，也十分得意。

“你老爹为了找你，快急疯了，眼下还在城里像热锅上的蚂蚁，挤命打听你的消息，这一来可好，你和姜步虚神气地并肩现身的消息传出……”

“那又怎样？”

“你老爹要从急疯，变成气疯了。”

“这……”她的脸色暗下来了。

“你……你真是的。”老花子摇头苦笑：“你老爹不许你与那小伙子交往，你却和小秋子在一起逍遥了几天，那还了得？你老爹不运起九转神魔功，把小伙子打烂才是怪事，走吧！赶快回城找你娘。”

“可是……”

“不要可是，你不希望你老爹，气疯了把小伙子打成肉泥吧？”

“我……我……”

“我看得出，你老娘并不反对你和姜步虚交朋友，你最好设法让你娘站在你的这一边，你老爹心中的火就烧得不怎么旺了。”

“好嘛好嘛！”她一脸无奈：“但我得先找到他，活阎罗追他……”

“那小伙子一身奇学，武功深不可测，要你替他担心呀？活阎罗也许真的了不起，但想追上他要他的命，不啻痴人说梦，无此可能，走吧！可别落在风云会的暗樁手中，走得愈快愈好。”

欲速则不达，怕鬼的人，碰上鬼的机会反而多。

天涯怪乞是江湖怪杰，真才实学并不差，但比起风云十杰与七大超凡高手，那就难免相形见拙了。

与宇内双凶和四大残毒相较，老花子也相差了一大截，所以他心中有点忧虑，怕在途中碰上凶神恶煞，嘴皮子上逞能是一回事，挤老命又是另一回事。

好不容易找到了至府城的大道，距城还有三五里，路右的树林中，踱出五个狞笑的人，踱至路中雁翅列阵，劈面拦住了。

四大残毒，加上一个扮男装戴了面具，看不到脸上表情的太真玄女。

太真玄女露在面具外的双目，焕射出怨毒阴厉的火花，显然恨透了小魔女。

欲魔更是羞愤交加，也怨毒交加。

“可等到你了。”太真玄女狠盯着小魔女，咬着银牙杀气腾腾：“早些天在十里亭，是谁救走你的？你得从实招来，不然，你将生死两难。”

“臭花子，你也算一份。”欲魔找上了天涯怪乞：“你这个亦正亦邪的老怪，人人讨厌的老废物，早些替你除名，日后就会少生是非。”

“天杀的！似乎你们吃定我天涯怪乞了。”老花子心中叫苦，嘴上却不示弱：“老花子的名头和武功，虽然比你们差了那么一点点份量，但你们如果想在公平决斗下，替老花子除名，未免太高抬自己了，你挑我，好吧！老花子就陪你玩玩。”

打狗棍一领，豪勇地劈面便点，棍风虎虎，竟然破天荒主动向比自己高明的对手枪攻。

老花子对强攻兴趣缺缺，善打滥仗，所以称怪。

老花子反常的举动，反而令欲魔迷惑，向左一闪，拔出铁手却不急于反击。

“你找死？”欲魔厉声问。

“就算是吧！”天涯怪乞怪叫，棍一沉，跟踪再次攻击，铁牛耕地走中宫攻下盘。

“混蛋！”欲魔破口大骂，不闪不避，铁手向下一拂，硬抓到了脚前的打狗棍。

一声怪叫，老花子收招变招，立即展开狂风暴雨似的册六路巧技打狗棍法，每发一招一沾即变，八方游走运棍如风，点打挑拨如雨打残荷。

小魔女却不急于动手，面对威震江湖的太真玄女，她一点也不心怯，任由对方移至上风有利施放迷香位置，暗中取出一颗丹丸放在鼻端磨擦。

“妖妇，你还是不必知道比较好。”她本来就是嘴上不饶人的刁钻小姑娘，口吻充满嘲弄味：“你一个与天下七大超凡高手齐名的人，被人打昏却不知道对方是谁，说出来多丢脸？你敢问，我可不忍心说呢！”

太真玄女不受激，反而冷静下来了。

“受到暗算偷击，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阴沟里翻船，并不足奇。”太真玄女已泄出迷得，等候人倒：“世间十之八九的高手名宿，都有过这种不愉快的经验，我太真玄女也曾上过多次当，多上一次当不要紧，无损于我的名头声誉。”

“是吗？那你又何必追根究底？”

“不甘心呀！小丫头，你的嘴很利很缺德，我会让你知道后果是如何可悲，倒也！”

倒……”

“哎呀！我倒也……”小魔女学对方的腔调，维妙维肖，而且做作夸张地扭扭小腰肢，摇晃了几下：“路上牛马粪太多，脏死了，我拒绝倒下。”

她重新站稳了，噗嗤一笑。

“太真道友，你的解药被这小魔女夺走了。”血妖在旁点醒发怔的太真玄女：“不要寄望在迷香上了，拔剑上擒下她。”

与欲魔游斗的天涯怪乞，向斗人小花子桑小乙打出撤走的手式。

“小丫头，你老爹找你，你还在这里逗凶魔们玩呀？”老花子一面游走一面向小魔女示意：“小伙子如果先一步回城，被你老爹碰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谁被摆平都对你没好处。”

小魔女心中一震，总算知道事态严重。

太真玄女飞跃而上，半途拔剑出鞘。

“小泼妇，还我的解药来！”太真玄女一面扑上一面怒叫。

残怪陈冲与魔鬼苗光，同时向小乞桑小乙掠去。

“全留下！”血妖同时急叫，不拔火焰刀，双手箕张，从欲魔的侧方绕出，更助欲魔堵住天涯怪乞，不许老花子采用游斗术拖延。

游斗术如果够机警灵活，足以和武功高明一倍的高手名宿，缠斗一两个时辰，甚至拖上一天半天。

欲魔的武功，不可能比老花子高一倍，论机警与经验，甚至比老花子差一分两分，血妖旁观者清，因此发令同时动手。

小花子桑小乙武功最差，有自知之明，在这些宇内大名鼎鼎的凶魔面前，除了逃跑别无他途，向侧一窜，兔子般飞快地溜走。

老花子可走不了啦！一声狂笑，血妖截住了退路，三面堵拦不许他后退。

“此路不通。”血妖狂笑着叫。

身侧人影入目，眼角余光看到闪动的人影，人已近身了，快得不可思议。

是小魔女，在太真玄女扑到的前一刹那，全力施展绝顶轻功移影换形术，到了老花子身后，毫无所惧地欺近血妖断然出其不意攻击。

叶一声响，小蛮靴重重地踢中血妖的左腰胯。

血妖浑身坚如铁石，刀剑难伤，胯骨不是要害，踢中伤不了一根汗毛。

但小魔女的靴类里了钢尖，劲道也极为凶猛，血妖失惊之下，撼动了马步，急退三步。

“走啊……”

小魔女兴高彩烈到叫，一掠三四丈，闪电似的脱离现场。

老花子无后顾之忧，虚晃一棍便摆脱欲魔的铁手，纵跃如飞溜之大吉。

血妖怒吼如雷，暴怒地狂追。

“追不上的，鲁老哥。”欲魔高叫：“小魔女会飞，她老爹九天飞魔没偷懒，把压箱子的绝活教给女儿了，追只是白费劲。”

血妖追出百十步，不得不承认老了。

前面五六十步小魔女娇小的身影，真像电火流光般贴地激射，短短的百十步距离，竟然慢了一半，怎么追？

“我一定要把她毙了！”现场的太真玄女咬着牙说：“暗算我夺解药毁迷香的人，一定是她老爹九天飞魔，这笔帐不算清绝，不甘休。”

“不是她老爹所为。”欲魔肯定地说：“如果是，咱们计算他的爱女，他肯轻易放过我们？而且，谅他也没有一举打昏你我的能耐。”

“那又是谁？”

“这……”

“紫灵丹士？”

“我是有点怀疑是两个妖道所为，却又不像他们的作风，咱们这些恶名昭彰的人，落在他们手中，谁也休想寄望他们手下慈悲。”

“我会查出来的，哼！”

血妖铁青着脸返回，羞怒交加，平白挨了一个小辈一脚，脸上真是挂不住，快要气疯啦！

三人在里外的官道旁会合，前面城头在望。

“四大残毒不怎，么样嘛！”小魔女开心地说：“可惜我的内功火候尚浅，内劲不足，不然这一脚，一定可以让老妖痛上十天半月。”

“你千万不可大意。”天涯怪乞好意提出警告：“一比一，他们任何一个都不是你的敌手，四个妖魔鬼怪在一起，什么卑劣的事都可以做出来，你如果认为他们不怎么样，日后会吃亏的，他们会用尽可耻的手段对付你，武功再高也会上他们的当。”

“上次我就吃亏上当。”小魔女恨恨地说：“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前辈高手名宿、会用迷香下流手段对付一个初出道的年轻晚辈，所以上了当吃了亏，以后，哼！”

其实，她的九转神魔功火候相当精纯，只是以为自己年轻欠火候，所以信心不足。

她踢了血妖一脚，竟能把血妖踢退三步，可知血妖表面上死要面子硬撑，表示不在乎这一脚，其实已受到震伤。

假使她对自己有信心，能聚力一击，血妖的伤势必定加重三倍，甚至可能踢裂胯骨，痛十天半月算是最轻的创伤了。

以她目下的修为，全力一击，击破血妖的护体神功并非难事。

斜阳西沉，官道上行旅渐稀。

小魔女心中焦急，担心姜步虚先返城碰上她老爹，走得匆忙，没留意身后跟来的旅客是些什么人。

将接近城门，天涯怪乞也忽略了身后。

他们前面十余步有一位旅客，看背影毫不起眼，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村夫，脚下也不怎么俐落。

他们急于赶路，眨眼间便接近村夫身后。

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在官道上行走，谁会料想到前后的旅客心怀鬼胎？

村夫突然止步转身，阴阴一笑。

“你们才回来呀？”老村夫的刺耳嗓音直震耳膜；

三人一惊，天涯怪乞更是脸色一变。

“咦？你……”天涯怪乞讶然叫。

不等三人有所反应，身后突变已生。

三人中，小魔女的武功修为遥遥领先，但江湖经验却是最差最少的一个，刚生警惕，刚要有所行动，刚伸手搭向剑柄……

“嗯……”她轻叫，感到脊心一震，有怪异的办道及体，整条督脉立即僵麻。

她知道，有某种可怕的遥发劲道，凝聚为一点，击中了她的脊中穴。

即使她来得及运功护体，也抗拒不了这种可怕的劲道，在背后暗算她的人，早有准备在行走间运气行动，出其不意猝然偷袭。

在昏跃之前，她感觉出在她有方的天涯怪乞，与她同时向前一仆。

后面丈余，四个旅客有三个抢出，制了她的脑户穴，用的是昏字诀手法，将她搁上肩扛了便走。

官道宽阔，足有四丈以上，路对面也有三个旅客行走，目击五个人前后夹击偷袭。

“咦？你们怎么扮强盗劫路？”一名旅客惊呼。

“朋友，别胡说，请听老夫解释……”在前面拦路的村夫急急表白，向路对面发话的旅客走去。

“没有必要，阁下。”那位旅客大声说，撒腿便跑：“你们真该去做劫路赋的，真无耻……”

咒骂声中，飞掠而走。

“朋友留步……”老村夫拔腿急迫。

旅客怎敢留步？跑得更快。

穷寇莫追；活阎罗犯了迫的大忌，追势穷的贼已经冒险，追深藏不露的劲敌，危险何止增加十倍？

人迫丢了，老凶魔仍不死心，发誓要将姜步虚搜出，抓住剥皮抽筋，不然绝不罢手。

搜得七窍生烟，仍然不肯放弃。

听到同伴的警啸声，仍不肯离开，反而发出召来同伴的长啸，然后又继续在林子里穷搜寻。

依啸声的距离估计，同伴应该赶来会合了，可是，一直没听到动静。

等得不耐烦，心中暗骂手下的人饭桶，再次发出催促手下赶来的啸声。

啸声未落，右方传出踏碎枯枝的脚步声。

循声扭头一看，怒火再次爆发。

是姜步虚，不住邪笑大踏步向他接近。

“没有用，阁下。”姜步虚一面接近一面说：“你那些可敬的保镖爪牙，不会应召前来助你了，他们自身难保，虽则对你忠心耿耿，力所不逮想赶来还不是白送死？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他们选择了最正确的最佳行动，逃回城逍遥去也。”

老凶魔终于悚然醒悟，爆发的怒火刹那间烟消火灭。

看姜步虚谈笑自若的神情，那像一个示怯逃走的人？他居然想将对方抓来剥皮抽筋任杀任剐，办得到吗？

“是你把他们弄走的？”老凶魔强作镇定：“在下估错了你的能耐。”

“任何人都会犯错，你估错是平常的事，用不着后悔，你盛怒如狂来追我，的确犯了后悔也于事无补的大错，现在，你愿意平心静气谈谈吗？”

姜步虚站在他前面一丈左右，让他有最佳的攻击距离，又道：“或者先拼老命决胜负，强弱分明就可以谈出结果来；两个都以为自己是强者，绝对谈不出结果的。”

“你要谈什么？”老凶魔总算能强抑怒火不再爆发。

这番话饱含威胁性，稍有自尊心的强者，委实听不入耳，不气炸才是怪事，他居然忍受得了？

“谈贵会的……”

“老夫不与你谈会务，免开尊口。”老凶魔厉声抢着说：“本会与正义锄奸团之间，早晚会有严重的利害冲突，所以暗中积极准备，各方施加压力，促使该团出面会谈，以免日后血流成河，这件事不容许任何外人干预，你如果妄想干预本会……”

“去你的！我又不是吃多了撑着了，闲得无聊管你们的狗屁事。”姜步虚也抢着大声说：“我不知道风云会是啥玩意，也不明白正义锄奸团是什么东

西，你们会谈也好、打打杀杀也罢，关我屁事，我为何要干预？”

“那你……”

“向你请教。”

“请教？”

请教是客气话，难怪老凶魔诧异。

“对，请教。贵会有十位身分地位特殊的客卿，你知道他们的底细，凭你活阎罗的声威地位，绝不会对一个阿猫阿狗表示尊敬，今天，来了两位客卿，对不对？”

“没错。”活阎罗的声威地位，不便说谎：“他们两位曾经目击你折辱刀过无情，把你看成劲敌，因此要试试你的武功家数，给了你一记重击；”

“他们贵姓大名呀？”

“这必须由你去打听，本会的客卿地位超然，他们不愿亮号，在下即使知道，也不会泄他们的底。”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的？”

“那又怎样？”

“你不愿将他们的名号告诉我？”

“那是一定的。”

“如果我逼你说呢？”

“混蛋！你配？”老凶魔又冒火了，举目江湖，谁敢说逼他？

“配不配即将分晓，我准备有效地逼你说出他们的名号，你不信？”

“狗东西你好大的狗胆，老夫……”老凶魔暴跳如雷。

“先别激动，激动老得更快。”姜步虚嘲弄地说：“你自称老夫，其实并没真的老，五十出头正是人生的巅峰，可是，你的口气矛盾，用老来唬人，其实却自以为宝刀未老。

至少，你心中并不服老，认为必定可以把我这种傲世的年轻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翻不了身，现在，你可以拔出阎王令了。”

“你没带兵刃？”老凶魔又冷静下来了，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卖狂，现在却有了，岂会是容易打发的弱者？

就凭姜步虚折辱刀过无情的能耐，以及在客卿猝然下毒手行致命一击，依然平安无事的超凡表现，老凶魔怎敢不冷静应付？

“我这种人，手中有没有兵刃无关宏旨，你尽可放心用阎王令把我剁碎，何必介意我是否有兵刃？就算我没有，你也不会认为胜之不武而后转，是吗？”

“对，我非宰了你不可。”老凶魔愤怒地拔令。

人影一闪即至，根本无法看清，太快了，像是平空隐没幻现。

“叭！”

耳光声暴起，人影急分。

阎王令仅拔出一半，老凶魔连退两步，左颊变了颜色，像是见了鬼。

“混蛋！你……你的手怎……怎么可能击……击中我的脸？”老凶魔语无伦次，惊怒交加。

“我一伸手，就给了你一耳光，这可不是假的吧？”姜步虚仍在原地，似乎刚才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一直不曾离开原地，不曾揍老凶魔耳光。

当然假不了，老凶魔的左颊，指印逐渐显现，这一耳光揍得不轻。

老凶魔总算知道碰上了可怕的高手，定下心神魔功默运，大喝一声，

左掌虚空吐出，无俦的掌力发如山洪，右手迅速拔入。

再向左掌行雷霆一击，掩护右手拔阎王令，炯炯鹰目死盯着姜步虚，要看姜步虚的身形到底是如何移动的，迄今仍然无法相信自己挨了耳光。

这一掌劲道极为可怕，丈五六内真可以击石成粉，就算不击实，也必定可以将姜步虚阻挡在丈外近不了身，能抗拒这一学的人屈指可数。

糟了，阎王令同样仅小鞘一半，对面人影隐没，掌劲在两丈外自行泄散。

右眼角几乎同时看到人影幻现在右侧，卍一声右肘挨了一记重击，沉重的打击直憾右肩，可反震外力的护体魔功丝毫不发生作用。

只感到右手一麻，五指一震，阎王令重新滑入鞘中。

几乎在同一刹那，右耳门、右肋、腰肋、胁背，共挨了七记重击。

老凶魔斜冲出三步，七记重击伤害不了他，连右耳门要害的一击，也只能使他晕了一刹那而已，护体魔功总算没被击散。

一声厉吼，老凶魔放弃拔阎王令的念头，冲扑来的姜步虚连拍二掌，风雷乍起中，最后来一记可摧山的老僧撞钟，聚双掌的劲道为一，进马步向姜步虚撞去。

人影在他连续攻出的如山掌劲力场中心，不可思议地闪动、扭曲、滑入。

卍卍两声闷响，心坎共挨了两记重击，一记顶心肘和一记霸王肘，前者直撞上挑，后者斜撞横推，都是力道万钧的狠着。

换了气功根基不够，练气内功火候不够精纯的人，这两记重击即使伤不了心房，也会断三两根胸骨，死不了也将在床上躺十天半月。

老凶魔禁受得起，暴退五六步，吃力地稳住身形，再次急拔阎王令。

徒手相搏吃足了苦头，必须兵刃保命了。

“去你的！”姜步虚如影附近跟到，劈面就是一拳，正中鼻尖。

老凶魔根本没看到姜步虚出手，也没看到大拳头光临眼前。

鼻尖是软骨，也是护体魔功的保护力薄弱的部份，鼻尖内陷再弹出，居然不流血不破裂。

但被波及的双目却受不了，双目是任何气功也保护不了的要害。

“啊……”老凶魔厉叫，以手掩目踉跄急退。

“我下重手了！”姜步虚沉喝。

老凶魔大骇，几记重击已经受不了啦！还有重手，那还了得？

感到丹田一震，先天真气一窒，似乎身上某处地方裂了缝，真气一泄而散。

是挨了姜步虚的三个指尖，像鹤嘴般啄在丹田上，一股神秘的潜力，击破护体魔功直抵丹田，像一只烧红的烙铁，无情地贯人体内。

“啊……”老凶魔狂叫，仰面砰然摔倒。

整个人似乎崩散了，庞大的身躯蜷缩，痛得抱住小腹，颤抖着发出痛苦的呻吟。

“你愿意说了吗？”姜步虚站在一旁问，脸上汗影闪亮，可知下重手耗了不少真力。

“你……你用什么邪……邪门万毒的兵……刃打……我？”老凶魔蜷缩着吃力地问。

“手。”

“任何人的手，也……也破不了我……我的护体先天真……”

“注入内丹的大轮回手是例外。”

“你说会……么手？”

“没听清就算了，我不会再失言告诉你，活阎罗，我要知道两位客卿的名号底细。”

“我……”

“你不说？我会要你说，那怕把你一身两百多根骨头，逐根拆散也在所不惜。”姜步虚冷冷道。

“除了杀……掉我……”

“我不杀你，我对杀人兴缺缺缺，杀人有伤天和，有损道基，哼！你不说？”

“我……哎……”

姜步虚连踢五脚，把老凶魔踢得满地滚。

“再给你几下，你就是损了气机，就会骨松肉裂，你这把老骨头就需人整理了。”

“小狗，你……”

“你还嘴硬？”

“哎唷……”

又挨了几脚，老凶魔痛得大声狂叫，一个横行天下满手血腥，自以为是生死主宰的高手名宿，被揍得七荤八素，叫起痛来，比平常人好听不了多少。

“你招不招……来得好！”

身后人影来势如电，姜步虚像是背后长了眼，来人欺身的身法有如鬼魅，他居然感觉出来了。

喝声中，他半扭虎腰，左手不可思议地平翻至身后，似乎他的手是软的，关节的转动完全违反了生理机能，可以任意转折扭曲。

16

擒拿术说来神秘，其实毫不复杂。

那是一种反生理机能的制人术，道理非常简单。

比方说，胳膊往里弯是天生的生理机能，你只要抓住对方的手往外弯，对方就会服服贴贴任你摆布了。

擒拿术碰上姜步虚这种怪手，必定无用武之地。

嗤一声裂帛响，有某些东西被他抓裂了，而且指尖触及宁种令男人中电的物体，这种物体他不算陌生。

当了四年大掌鞭，跑遍了大江南北，接触过不少各式各样的人，当然包括女人。要说这四年中，他的手不曾碰触过女人，那是笑话，也是欺人之谈。

一阵香风入鼻，听到女性悦耳的惊呼。

他斜移八尺，怔住了，左手，有一幅嫩黄色的轻绸。

一个半裸的动人女性躯体，呈现在眼下。

半裸女人也惊骇地楞住了，忘了有所反应，大概是事出意外，刹那间失去反应力。

那是一个年轻而成熟的黄衣裙女郎，上体的华丽大袖绸衫被劈胸抓裂了，装饰用的流苏小坎肩也破裂坠地。

敞开了动人心魄的酥胸，里面的胸围子也断了一条肩带，露出大半部羊脂白玉似的胸怀。

“你……你你……”女郎终于惊魂初定，急急拉破衫掩盖胸前的尴尬，涨红了动人的秀美脸庞，羞、急、怒种种表情极为丰富。

“抱歉……”姜步虚也脸红耳赤：“你这种从背后接近的身法，快得像鬼……像变化，是十分犯忌的事，不能全怪我。”

“你……你还怪我？”女郎大发娇嗔。

“好好好，不怪你。”他将破绸帛一举：“这……这怎么办？”

“你……”

“好，我要这个活阎罗赔，都是他惹的祸。”他丢了绸帛：“他身上的百宝囊中，一定有金银。”

正打算走近躺在地下的活阎罗，女郎却有意无意地挡在活阎罗面前。

“我是一番好意，你却用撕衣来回报我？”女郎扳起毫无威势的脸，反而更增三分逗人心乱的风情。

“你的一番好意？”他一楞。

“你这样问口供，拙劣得很。”

“这……”

“我打算帮你问：我有一千种妙手段，要那些所谓不怕死的人乖乖招供。”

“很抱歉，你应该早些打招呼……”

“好吧好吧！不怪你就是了，哦！我认识这位活阎罗，你把他给摆平了，真了不起呀！”

看清女郎小蛮腰所佩的剑，装饰华丽必定是名贵的利器，必定是在江湖走动的新秀女英雄，认识横行天下的活阎罗并非奇事。

“他太过自信骄傲，被我用小巧手法摆平的。”

“我帮你问口供，你贵姓？”

“我姓姜，姜步虚。”

“哎呀！轰动江湖的鬼神愁。”女郎惊喜地叫：“幸会，幸会，我姓辛，出道三年，无拘无束遨游天下，不时管些不平事，昨天一到开封，在客店就听到江湖人士谈论有关你的事，沸沸扬扬毁誉参半。”

我就是闻风出城看热闹的，来晚了，赶到白杨坡，人早已散了，好哇！活阎罗是天人共愤的宇内双凶之一，把他交给我……”

“辛姑娘，恕在下打岔。”姜步虚摇头苦笑：“我与活阎罗无仇无恨，各逞意气引起些小是非，那是我和他的纠纷，姑娘务请直身事外，人不能交给你……”

“我要定了！”

辛姑娘强横地说，左手掩住破衫，右手一伸，春笋似的五个纤纤五指半屈半伸，似乎手上有轻雾涌发，要用手来硬的了。

这期间，他鼻中一直嗅到阵阵醉人的幽香，以为是这位人生得美，而且爱美的辛姑娘，身上所发的幽香品质高雅，并不足怪。

他脸色突然一变，感觉出体内起了异常的变化。

辛姑娘的手刚伸出，他身形一晃。

“哎呀……”他突然失声惊叫。

蓦地，身形骤起，一跃三四丈，去势如电射星飞。

“咦？”

辛姑娘伸出的手僵住了，也讶然惊呼。

躺在地下的活阎罗，早已停止呻吟，蜷曲的庞大身躯正在放松，像一堆死肉。

姜步虚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荆棘里。

“不可能！”辛姑娘向他消失的树林断然宣告：“那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却是发生了。”

晚霞满天，黄昏将临。

在一处旷野里，姜步虚用五岳朝天坐式运气行功。

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他克服了常人决难克服的困难，撑过最艰难的时刻，从生死关头中挣扎，硬把踏人鬼门关的一条腿抽出来。

好倦，好，意识模糊，整个肉体皆需要安息。

但他的理智，却严厉地警告自己，不可安息，假使一懈怠，就会昏迷不醒，那就永远在地狱里安息了。

凭他的常识，像他这种内丹已成的人，三五天不眠不休，也不可能感到极端的困倦。

就算快死了，快要到了生命的尽头，也不可能意识模糊陷入即将昏迷境界，练内丹的人向人间告别；通常是安评地坐化的。

那么，身体内一定被某种异物所侵害，才会发生这种可怕的变化。

他也炼丹，对药性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向他施放迷香的人诡计难逞。

体内的异物不是迷香，那是他可以肯定的事。

那又是什么？

毒物？

在场的有两个人，活阎罗和香喷喷美丽肉感动人情欲的辛姑娘。

活阎罗已经被他整治得像条病狗，绝对耍不出什么新把戏，没有机会施放致人于死的毒物。

而且，这老凶魔根本不玩毒。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辛姑娘在用毒物计算他。

果真是貌美如花，毒如蛇蝎。

那有香喷喷的毒物？他却碰上了。

无色无臭的毒物已经够厉害了，利用香味来引诱人的嗅觉自寻死路，才真算厉害的上品毒物呢！

真气再三甚至再四再五聚而复散，总是在紧要关头被意识朦胧所打消，要不是他求生的意志极为强烈，早就放弃聚气的努力了。

一个时辰的生死挣扎，他已可有效地控制意识，克服了困倦和昏迷的感觉，从灰暗的地狱门跨出阳世，跨入晚霞的金亮光芒下。

他已经浑身僵直，大汗澈体，衣裤直可以拧出半盆汗水来，身体因僵直蹦紧而不住地颤抖。

困难仍未度过，仍须继续努力。

右前方人影人日，左后方也传来踏草声。

两面都有人接近，而且显然皆以他为目标。

有前方的人距离较近些，速度加快了。

他打坐的地方遍生丛草荆棘，由于他的身材高，头部高出草梢，接近至百步左右的人，如果留心察看，不难发现他的头部。

白杨坡之会，人都走散了，失伴的人在各处寻找同伴，是十分正常的事。

来人即使接近至百步内，看到他的头部，也很难及早认出来是他，所以接近的速度并不大快。

显然，接近的人也提防碰上敌人，不想冒失地奔近察看。

他难免有点焦急，怎么这样巧？只要再等片刻，他就可以用练内丹的超世内功，涤尽排除躯体内的毒物了。

只要毒物在起初的毒发时期，要不了他的命，他就可以控制毒物超越生死难关了。

那些道行深厚，在深山绝地修真的玄门高士，就具有这种能耐，毒蛇猛兽烟瘴劫难何足道哉？

真要命，来人终于发现了他。

“咦？是你这小辈，你在搞什么鬼？”这人的嗓音他不陌生，正是在茶亭计算他的两老鬼之一。

这位老鬼当时并没出手，出手的那位客卿，在白杨坡以天雷掌绝学，重施故技向四海游龙下毒手。

但被四海游龙一剑破天雷，把老鬼气得羞怒而逃掉了。

另有一人，活行尸冷寒，七大畸形人之一，有名的真正血腥屠夫。

“他好像快要死翘翘了。”活行尸可布的面孔出现狞笑，道：“他这鬼样子，还能搞出什么鬼来？”

“唔！好像他真的去死不远了，气色灰败，身躯出现回光反照式的颤抖，是被打伤的，错不了。”客卿自以为是地下结论道：“也许，是被副会主所打伤的，如此，副会主可能就在这附近。”

“不能让他死在这里，把他带回去处治。”活行尸乖戾地说：“在咱们这些人间主宰的手中，死活必须由咱们主宰，我带他走。”

“好，我来对付这两个人。”客卿警觉地向前一指：“光线不对，不易看清是什么人，咦！好快的身法，他们看到我们了。”

两个人来自西面，背后是快要接近地平线，霞光万道的落日斜阳，光芒刺目生花，因此客卿与活行尸，只能看到急掠而来的模糊人影。

“唔！是一男一女……哎呀！”活行尸突然吃惊地、不自觉地退了两步：“四海游龙……”

宝蓝色的身影冉冉而来，快逾电火流光，另一位是一身绿的孟姑娘，速度也是骇人听闻。

在满天霞光迎目映照下，远看是黑色的，近了才分辨出是宝蓝和绿色。

活行尸上次在十里亭，用绝学向四海游龙行致命一击，反而被四海游龙用绝学回敬，几乎送掉老命。

如今一看清宝蓝色的身影，便感到心惊胆跳。

惊叫声高亢，里外也可以听清。

“是你这死了一半的活行尸，在这里行凶吗？”

飞掠而来的四海游龙，由于顺光可以远眺，听到叫声，便已看清相貌可布的活行尸。

在开封的人，都知道鬼神愁姜步虚，是四海游龙的死对头。

“老夫正要替你杀掉鬼神愁。”活行尸心虚地说：“不要过来……”

四海游龙与孟姑娘，已到了两丈外止步。

这位客卿的武功修为，大概比另一位同伴高不了多少，同伴在白杨坡一招落败羞怒遁走，有目共睹事实俱在。

因此，看到四海游龙出现，难免有点紧张。

“小辈，你管闲事未免管太多了。”客卿沉静地拔剑出鞘，意在阻止四海游龙向活行尸攻击。

客卿一顿又道：“白杨坡本会与正义锄奸团会晤，阁下冒大不讳出面捣乱已经过分，还在附近搜索惹事生非，你眼中还有咱们风云会在？哼！”

“在下不在乎风云会是什么东西，你给我让开滚到一边去。”四海游龙与客卿打交道，目光却死盯在狼狈的姜步虚身上。

他虎目一转，转投在活行尸脸上：“是你把这小子弄成这鬼样子的？凭你？老鬼怪，你给我听清了，我与这小子的过节，我会和他亲自了断，用不着你越俎代庖，你凭什么说要替我杀掉他？我用不着你讨好我，哼！”

活行尸真有点胆怯，也愤火中烧，咬牙切齿解开衣内所缠的勾魂铁链，这次，可不敢倚老卖老，不敢赤手空拳用阴煞大潜能攻击了。

“混蛋！你以为老夫真怕你啊？”活行尸愤怒地拂动着称为勾魂链的粗铁链，作势攻击：“胜得了老夫的勾魂链，你再猖狂尚未为晚。”

“你上吧！这次绝不饶你。”四海游龙傲然地说：“你那九成阴煞大潜能御链，还不能成气候，不必打肿脸充胖子，接我一剑！”

声出剑发，剑递出风雷乍起，豪勇地走中官正面强攻，身剑齐进，似乎无数火树银花向前进射，剑势之猛烈无与伦比。

双方各怀绝学，二次相逢，当然全力卯上，以绝学行决定性的雷霆一击。

铮铮两声暴震，火星直冒，勾魂链封住了两剑，沉重的铁链，竟然无法震偏那轻灵的长剑。

风雷陡然强烈一倍，剑虹如经天长虹排空而入。

勾魂链已被震出偏门，变招也力不从心，无法及时收回封架排空而入的猛烈剑虹。

斜刺早飞出一道剑芒，客卿看出危机，不得不出手抢救活行尸了。

“卑鄙！”一旁的孟姑娘咒骂，闪电似的跟上，剑发流星赶月，剑尖如影随形到了客卿的后心。

客卿不敢不回身自救，撤招过来，来一招回龙引凤，连封带打要破招回敬。

很不妙，孟姑娘用的是诱招，先一刹那沉剑，孟家的幻剑名不虚传，连虚招诱招也中含诡变杀着。

噬一声裂帛响，划破了客卿的长衫下摆。

“该死！”客卿怒叱，剑的速度陡增，争回了先机，力划鸿沟急急沉剑。

铮一声清鸣，孟姑娘被震得侧退八尺。

双剑接触，谁的御剑内力强，谁就是胜家。

孟姑娘剑术虽然奇幻绝伦，但比内力却相去远甚，双剑无可避免地接

触，强弱立时可见。

身形未隐，剑无法收放自如，客卿的剑已排空而至，剑气澈体生寒。

孟姑娘既控制不了身形，也控制不了被震偏的剑。知道完了，只能绝望地等候长剑贯体。

生死间不容发，斜刺里剑虹耀目，挟风雷而至，是四海游龙。

铮一声狂震，剑气四散。

客卿惊叫一声，飞退丈外。

“你也接我一剑！”四海游龙大叫，身剑合一追击，风雷隐隐中，剑尖前似乎进射出一道霞光。

那是晚霞在剑身上所造成的视力错觉，声势更为惊人。

客卿本待稳下马步接招，还有点不服输，但眼角瞥见不远处摇摇晃晃站起的活行尸，连站都站不稳，像是受伤不轻。

他心中一震，不假思索地一跃三丈，到了活行尸身旁，架起飞掠而走。

二比二变成二比一，一个四海游龙一比一已是胜负难以预料，二比一那是活路？不撤走才是一等一的笨瓜，用救人来作为撤走的藉口，至少可以保全颜面。

“穷寇莫追，老鬼厉害！”四海游龙高叫，阻止孟姑娘追赶。

“这老鬼是何来路？”孟姑娘惊然地说：“剑时间的劲道可怕极了，不能碰，一碰就震得整条手臂发麻，有点像传闻中的罡气。”

“是一种走刚猛路子的乾元功的一种。”四海游龙说：“不但火候比活行尸摔厚，而且可以克活行尸的阴煞大潜能，与他交手，最好不要被他近身行直接狠拼，那会剑折人伤的。”

“看来，风云会这次动用了不少顶尖高手，像是志在必得呢！”孟姑娘收剑苦笑。

“你们已经如愿捣散双方的会盟谈判，会云会算是失败了。”

“但愿如此。”

“咦？那小子呢？”四海游龙跳起来，在附近飞步穷找。

半死不活的姜步虚不见了，像是上天入地无影无踪啦！

附近不可能藏身，但就是不见丁。

“会不会是被风云会的人，乘机偷偷地拖走了？”孟姑娘也在找，一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可能、这附近绝对没有第三个人潜伏，能将那小子拖走，而逃过你我的耳目。”四海游龙道：

“可是……人呢？”

“难道他是自己逃掉的？”

“也许。”孟姑娘口气不稳定。

“哼！便宜了他。”

“他会找我们的，我好担心。”孟姑娘犹有徐悸地说：“他居无定所，神出鬼没，我们找他不易，他找我们却方便得很，我……”

“别怕，我会收拾他的，让他来找我好了，我一定可以用绝学埋葬了他永除后患。”四海游龙信心十足地说：“他被两个恶魔整治得半死不活，而两个恶魔却不堪我一击，你还怕什么？”

“这……”孟姑娘显得有点犹心忡忡。

“走吧！天快黑了，得赶几步进城呢！”

客卿架住活行尸的右臂助力，健步如飞落荒而逃。

“你好像不会受伤？”客卿逐渐消去架力。

“没……有。”活行尸仍有点情绪不稳：得谢谢客卿那解危的一剑。”

“你怎么被击倒了？被剑击倒而不受伤，太幸运了，我以为……”

“击倒我的不是剑。”

“哦？那是……”

“他攻出的剑，被你抢救的一剑影响，手上略顿，我抓住机会躲闪，岂知他左掌一伸，一股可怕的无情劲道，挟奇异的气流呼啸，猛然迎面压到。

我毫无抗拒的能力，头晕目眩内腑翻腾，倒摔出丈外，不知天地何在，这小畜生好可怕，天知道用的是何种神奇秘学？”

“我也弄不清他御剑的内功属于那一派流的奇学。”客卿老脸一红：“老夫浪迹天下四十余载，自信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内外功派流知识颇为渊博，对方一出手，我就知道是那一派流的武功根底，可是，这小子……”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阴笑，入耳清晰直撼脑门，令人闻之毛发惊立，真有点像是鬼笑魂号。

两人大惊失色，两面一人倏然转身，剑在手，勾魂链离腰，反应惊人。又是一惊，也感到心中发虚。

身后不足八尺，只见姜步虚背手而立，不怀好意的阴笑未止，目光灼灼地盯着两人像伺羊的狼。

“少吹牛了，老家伙。”姜步虚不笑了，语气饱含嘲弄：“你混了四十多年，到头来只配做一个不敢露名号的什么客卿，你要是真有本领，不自立门户创门建派才是异数，我鬼神愁出手让你猜三次，看你是否能知道我的武功派流根底，准备了。”

客卿老脸发赤，无名火起，弄不清姜步虚为何知道自己的客卿身分，这番语也挖苦得令人受不了。

“你也吹起牛来了？”客卿咬牙道：“在茶亭，你被敝同伴一掌打得落荒而逃，居然敢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在江湖玩命的人，都是活得不耐烦的货色，何足为奇？”姜步虚真有无比感慨：“我干广四年掌鞭，跑遍了犬河两岸，见过无数稀奇古怪的事，遭遇过不少风险，但都能平安无事，所有的凶险几乎都可以预知。

可是，踏入江湖没几天，碰上你们这些各门各路牛鬼蛇神，便一而再碰上致命的凶险，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杀丢命。

即使是所谓正道人士，也随时可能兽性发作，不择手段杀人实在是令人愤慨，人的耐性有限，我也不例外，你们如果再用断手卑鄙恶毒的手段要我的命，我将无可抉择地开杀戒，那对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最不幸的噩耗。”

“哼！老夫会……”

“希望你们会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凭你的所学，光明正大地与在下公平搏斗。”姜步虚抢着说：“贵同伴猝然用绝学向陌生人下毒手，已经卑劣得不可宽恕，与偷袭并无两样，他是谁？”

“老夫不管他人是谁？”

“你呢？贵姓？”

“老夫甘愿做一个隐名的客卿，就不会宣示名号，你为何要问？”

“知道对方的根底，就占了一半胜机呀！”

“哼！你连一成胜算也没有。”

“证明给我看。”

“拿命来！”

沉喝声中，剑发狠招怒海藏针；吐出一道道杂乱无章的电虹，中间暗藏注了全部真力的电芒，随时皆可能制造致命一击的好机会、对手绝难他辨那一道电芒是致命的一剑，胡乱封架必定上当自暴空门。

可怕的电虹，罩住了赤手空拳的姜步虚。

“刺穿他！”一旁的活行尸兴奋地大叫。

剑浪怒涌中，蛟筋索直像针一样楔入涌的剑浪空隙，更像蛇一样缠住了客卿握剑的手腕。

“起！”姜步虚的喝声似沉雷。

剑浪乍消，电虹崩散，传出客卿一声惊叫，身躯上升前飞。

蛟筋索滑出，重新飞舞。

“叭叭叭！”抽中人体的巨响震耳。

上升飞起的客卿，升至顶点的前一刹那，已经结结实实地被抽了三记，蛟筋索抽在腰、背、臀皮勒肉厚的部位，滋味并不好受。

内家对内家，一鞭一条痕。

“哎……唷……”砰然摔落的客卿鬼叫连天，剑已脱手抛出丈外去了。

活行尸大骇，大喝一声，双掌来一记推山填海，阴厉的罡风狂刮，向姜步虚全力猛袭。

姜步虚不在乎阴煞大潜能，一声狂笑，蛟筋索一圈一抖，阴风四散，阴煞潜能化为冷风飘散了。

活行尸总算争取到宝贵的一刹那，一跳便到了刚爬起的客卿身边，挽了便走。

“你敢走？”一刹那的宝贵时刻消失了，姜步虚已拦住去路，冷叱震耳欲聋。

“放……我们一……马……”活行尸竟然讨起饶来了。

活行尸这为恶一生的岁月中，大概是破天荒第一次向敌人求饶，可知胆气与信心皆已崩溃了。

任何一个自以为功臻化境的人，面对一照面便将更高明高手名宿摔飞的强敌，信心和胆气都会沉落，活行尸也不例外。

这位客卿的武功修为，比活行尸高深得多。

“没那么便宜的事。”姜步虚拒绝让步。

“我……我有消息交……交换。”

“说说看是否值得交换。”

“小魔女是你的同伴？”

“不错。”姜步虚心中一跳。

“还有天涯怪乞师徒？”

“聊可算是朋友。”

“他们被侠义道狗熊们擒走了。”

“废话！不可能。”姜步虚嗤之以鼻道：“他们的小意气冲突，并无仇恨过节，你想挑拨呀？”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咱们有几个道上的朋友，目击其事发生，他们扮成旅客，前后暗算偷袭，侠义群雄扮劫路的，你必须相信。”

姜步虚口中不相信，心中却是一清二楚，的确有此可能，那些侠义英雄们有时是很可耻的。

“好，我相信你。”姜步虚让步道：“如果不是真的，我一定卸掉你的五官和手脚，滚！”

活行尸架起浑身痛楚难当的客卿，亡命飞遁。

接近小南门，红日即将西沉，恰好赶上闭城的时刻，恰好来得及进城办事。

小魔女是他唯一的朋友，现在，他有充分的理由，向侠义英雄们大张挺伐了。

以往，他向孟姑娘挑衅生事，以孟姑娘不主持公道为藉口，理由牵强无法令人心理，所以他所施的压力有限，理不直气不壮游戏而已。

大天雷掌已有多条线索，得加快进行求证了，正好藉小魔女的事，与师问罪把事情闹大，把真正的高手名宿揪出来。

侠义英雄中的两个仙，都具有疑似天雷掌绝学的嫌疑，正好进一步追查，公私两便。

进了城，首先得经过柏家，柏家是侠义英雄们的司令台，目标明显，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宏大的院门外，两名大汉尽职地把守在门两侧。

豪门巨宅的把门人号称打手或恶仆，不三不四的人休想前来生事。

他曾经进出柏家多次，也曾在门外示威。

重施故技，他又来了。

上次来文的，这次来武的。

入暮时分，街上行人往来不绝，两个把门大汉怎知有人打他们的主意？

站在门两侧像门神，成了最显著的目标、漫不经心地观看匆匆往来的行人，没留意街南有人从街边突然快速接近。

站在右面的大汉，总算警觉些，看到突然疾冲而来的人，举动有异，速度也大逾常规。

“鬼神愁！”大汉看清面貌，魂不附体狂叫。

同伴反应迟钝，刚转脸来看，耳门便挨了一劈掌，摔倒便失去知觉。

“你走不了。”姜步虚揪住了魂不附体，要往院门逃的大汉背领。

“饶命……”大汉发狂似的厉叫。

“替我传口信。”

“我……”

“告诉屋子里的人，我三更正准到。”

“我一……一字不漏传……传给大……大爷。”

“好，滚进去传话。”

大汉向前飞撞，撞开半掩的大院门，跌入门内狂叫。

从小南门到姜步虚落脚的小街，必须先绕至相国寺的后街再北折，街尾折入小巷，是必经之地。

也就是说，他在小南门柏家现踪，返回他所租的小屋，所走的路线是一定的，除非他另有他事而改道，不然就非这样走不可。

刚抵达后街口，这一带天黑之后，行人逐渐稀少，住宅区没有商店，

连照明的门灯也少得可怜。

前面有一家住宅，居然悬了门灯。

远远地看到灯光，没看到任何行人。

但接近至廿步内，街中心突然出现一个人影，似是平空幻比处来的，也像是早就站在该处的人，街灯朦胧，视觉出了差错而已。

他的视觉不可能出差错，这人绝不是早就站在街中的。

他心中雪亮，这人现身的身法快得不可思议，心目中有鬼神的人，真会惊得甸甸下来叩拜现身的鬼神。

不是鬼神当道，而是冲他而来的人，就算是鬼神吧！真的鬼神见了他也会发愁，他的绰号就叫鬼神愁。

这瞬间，他已看清幻现的人是谁了。

轻功宇内称尊的九天飞魔，也在魔道人士中称尊，小魔女的老爹是友非敌。

心中一宽，戒心尽除，泰然向前接近。

看清了九天飞魔的阴森脸色，他又感到心中一紧。

小魔女与天涯怪乞师徒，被侠义道的人掳走了。

他与小魔女连袂出现在白杨坡，他为了想引走活阎罗，以便追查那位用天雷掌的老凶魔底细，丢下小魔女不管，可以说，小魔女被掳，他难辞其咎该负责任。

眼下见了小魔女的老爹，他能泰然自若，毫无愧色地相见？该怎么向他解释他与这件事的因果？

已经接近至十步内，他脚下迟疑。

“你这花花浪子，我女儿呢？”九天飞魔果然发作了，几乎暴跳如雷。

“老伯，她……她她……”他吃了一惊，站住了，不知该如何启齿。

他怎么成了花花浪子？这老魔简直开玩笑，他大事未了，还没有时间去想女人呢！

“我非毙了你这混蛋不可。”九天飞魔见他却步不进，认定他心虚，咬牙怒吼：“你存心拐带她到处乱跑，存心给我难堪，存心……”

“老伯，讲讲理好不好……”他急急分辩。

“你还有理？好，我给你讲理。”九天飞魔一闪即至，十步距离迈步即及。

他已有警觉，看九天飞魔的神色，那像个给他讲理的人？警觉地向侧移位。

一声怪叫，九天飞魔扭身就是一掌拍出。

他早知九天飞魔的九转神魔功，是玄门正宗的太极玄功，火候将臻炉火纯青境界，连小魔女的火候也可以和四海游龙分庭抗礼，怎敢大意接招？

身形一晃，从隐隐风雷似的掌劲侧方逸走。

“你走得了？”九天飞魔更为愤怒，向他移动的方向连拍三掌。

可怕的掌劲有如排山倒海而至，连绵狂涌风雷大作。

怎能和一个盛怒的人讲理？

他心中一动，走不了？他不信老魔真能飞上九天。

他向下一挫，蓦地形影俱消。

附近唯一的一盏门灯光度朦胧，小巷更是幽暗，九天飞魔目力超人，竟然无法看清他是如何幻化的。

反正没看到逸走的形影，以为他挫马步飞跃上屋走了，不假思索地飞

升此面，不禁楞住了。

房屋参差，各处大街有灯光照耀，光度比小街小巷下明亮多多，但看不到动的形影，附近百步内空茫死寂、绝对没有任何形影升降飞跃。

老魔暗感心惊，站在屋角的影中发怔。

“我是真的老了。”老魔心中暗叫。

同时，他也感到愤怒，九天飞魔的轻功宇内称尊，居然被一个初出道的年轻人，轻易地从眼下逃得无影无踪，这岂不是在阴沟里翻船吗？真有点脸上挂不住，恼羞成怒乃是意料中的事。

“你跑不掉的。”他突然激动地向夜空大叫：“我绝不饶你，绝不……”

姜步虚算是开封的地头蛇，他在任何一处角落皆可藏身，熟悉每一条街巷，假使他不愿现身，连本地的蛇鼠混混也不知他的去向。

他却忽略了，快剑是开封的豪霸，比他更熟悉开封，而且可用的人手多得无法计数。

刚跳落后花园的粉墙，对面不远处，便是看守花园的小屋，黑沉沉地不见灯光。

这是本城古宅之一，李家大院的后花园。

盛暑期间，李大员外一家老小，都前往城外东乡的大农庄去避暑去了，只留下几个仆人照料。

他知道后花园是女眷游玩的地方，极少引人注目，而他认识看守后花园的老仆李三拐，是一个年已花甲，破了右脚的老好人，所以曾经在李三拐这间小屋住了两个晚上，也是他预定重返府城时的落脚点。

他所租来的小房舍，眼下已不宜再居住招摇了。

天刚黑，李三拐应该掌灯的。

一阵寒颤通过全身，没来由地毛发森立。

假使他先前不曾碰上九天飞魔拦截，这时很可能不会突发这种怪异的感觉，必定毫无戒心地进入小屋。

当然，得先向李三拐打招呼。

他仰天深深吸入一口长气，以平抑悸动的汹涌心潮，抄起长衫的下摆掖在腰带上，沉着地越过几处花圃，踏入小屋前的小广场。

小屋黑沉沉，门窗都是大开的，也许李三拐不在屋内，到前面正屋办事去了，因此屋内无人，不掌灯该是正常的现象。

他在场中心坐下，方砖砌的地面徐温犹在。

他用五岳朝天坐式打坐，吸口气全身放松，立即进入物我两忘境界，他成了一个没有生命的石人。

其实，他的神意控制了附近的空间，也就是玄门所谓神游，佛门所谓六识，一种人间世难以令人理解的超意识神技，一种没有先天下秉赋的人绝难修成的异能，因此，有人称之为神通或道术，有人则称之为邪术妖异。

万籁俱寂，花丛修草间的虫鸣也似乎全部停止了，甚至连邻街的隐隐传来人声，也在这片刻间断绝声息，静得极为诡秘，似乎有某种神秘的潜能，把这附近的声光全部控制成虚无死域。

右后方十余步外的一座花坛下，突然传出擦动枝叶声，然后传出一声惊悚的狂叫，两个人影跌跌撞撞冲出，抱头狂奔而走。

前面黑暗的小屋堂屋里，猛地飞出一把青铜剑，急剧地翻腾，飞越十

步空间，锋尖恰好转正，兜胸疾落快速绝伦，近身才发出破风声。

怪事出现了，锋尖突然反转上升，翻腾三匝，喳一声下降，插入砖缝，直立在他身前两尺左右，伸手可及，似是有人在旁隐形操纵。

这一记飞剑杀人绝技，功力火候精妙绝伦，在十徐步外锋尖恰好转正及体，出自飞剑名家之手，绝不是胡乱掷剑唬人的手法。

一声怪啸，四面出现六个人影，形成六方包围，圈子广约三丈方圆，同时出手，他必定为成兵刃集中的力场中心，大劫难逃。

他呼出一口长气，整衣而起。

“阁下，你还不肯放手吗？”他前面的一个黑衫人沉声问，山羊胡已泛灰色，年岁不少了。

“问题是，你们却进一步前逼。”他冷冷地说：“你们，全是一些没有担当，迷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我能放手吗？”

“阁下……”

“你们还不满足吗？”他抢先反问。

“什么满足？”

“如意地捣散了风云会与正义锄奸团的会盟大计，免除了你们日后受到他们联盟报复的隐忧，在双方斗智斗力上，你们都棋高一着估了上风。”

“我们有权自保，是吗？”

“不错，任何人都有权自保，你们这些自认为是侠义的英雄的人，当然有权采取任何手段，保障自己的权益和生命，我，也不例外。”

“阁下……”

“你们不以这次胜利为满足，立即开始对付不相关的我以及前来看风色的所谓邪道魔道人士，假如成功，今后你们那些所谓英雄豪杰，便可任所欲为高枕无忧了，你们全力以赴是必然的事。

就算我鬼神愁指天誓日声明放手，你们能作得了主，收了刀剑回转柏家，向你们那些负责策划阴谋诡计的人覆命吗？”

“只要阁下肯随咱们往柏家一走……”

“在下会去的，一定。”

“那就请动身。”那人神气地说。

“在下约定了时间，一定依约前往。”

“在下不管什么约定，阁下一定要随咱们立即动身。”

“抱歉，我鬼神愁是个守约的人，届时自会前往，诸位，你们走吧！三更正，咱们柏家大院见。”

“哼！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下只好……”

“你已经神气够了，给我滚！”

滚字出口，插在地上的剑突然飞起，像被一只无形的魔手所拔起、飞出。

剑呼啸着、翻腾着飞出，以奇速从那人的左侧飞过，飞出丈外重新贯入方砖地中，发出龙吟虎啸似的震鸣。

一只左耳跌落在那人的左肩，再跳落在脚前。

“哎……”那人惊怖地狂叫，以左手掩住鲜血进流没有耳朵的耳孔，鲜血从指缝流泻而出。

他大袖一挥、风雷乍起，一旋之下，双袖交叉连拂，像是乍雷连连，气旋的爆炸震耳欲聋，直有如夏日的暴风雨骤然光临，风雨连绵，乍雷殷殷。

六个包围的人，连滚带爬摔了一地，刀剑也撒了一地。

“妖……术……”最先狼狈爬起的人狂叫而逃，声如狼嚎，大概胆都快吓破了。

丢掉左耳的人刚爬起，便被重新打倒，牙关被捏住，小腹也被压牢。

被削落的耳朵，被塞入捏开的大嘴内。

“回去告诉你们的人，三更正鬼神愁准时光临。”耳中听到姜步虚震耳欲聋的语音：“谁要想不按规矩倚众群殴，一律废了绝不容情，小魔女和天涯怪乞师徒，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最好赶快逃，逃到天尽头我找不到的地方，记住了没有？”

“呢……啊啊……”这人怎能回答？嘴巴里有自己的耳朵塞住，吐不出又不能咽下，吃足了苦头。

等压力一松，首先吐出耳朵，惊恐地爬起，鬼神愁早已不见了。

三更初。

街上行人断绝，夜禁开始，只许更夫和巡夜的治安人员往来。

姜步牵不走街道，飞檐走壁从街屋的屋顶往来，好在开封城的楼房甚少，街道也不太宽，高低差有限，往来不至于太浪费精力。

距柏家大院还有半条街，前面一座房舍的屋脊后，黑影长身而起，共有五个人劈面拦住了。

“请留步。”中间站在屋脊中段镇火塔旁的黑影抱拳为礼：“姜老弟吗？算算你也该来了。”

“套兄弟交情吗？”他一跃而至，站在瓦面上脚下轻灵，毫无声息发出：“老兄，我鬼神愁软硬不吃，半途拦截后果自负，我打赌你们拦不住我，赌不赌？”

“你是个赌徒吗？”

“我是一个赶车的，双肩担一口，偶而上上赌场，有时候甚至赌命呢！吃镖行刀口饭的人，谁不赌？我总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对不对？”

“我知道你隐藏得很好，熊局主也算是一代英豪，见多识广，你在他熊局干了四年掌鞭，他居然不知道你是身怀绝技的旷世高手，老弟，不要装疯扮傻，你扮混混的岁月已经结束了，咱们谈谈。”

“唔！你老兄的口气不对，不像是柏家的人。”他有点恍然：“老兄，有什么好谈的？你们已经失败了，那些侠义道的英雄们，勾消了你们壮大自己声势的如意算盘，你们再不见机撤离开封，下一步就很难走了，老兄。”

“不见得，老弟，咱们还没有输掉这盘棋，闲话少说，老弟双拳难敌四手，只要你招呼一声，咱们保证倾全力替你摇旗呐喊，如何？”

“主意真好，可惜我不上当，呵呵！你们副会主活阎罗，是个睚眦必报的货色，被我狠揍了一顿，现在却派你们来帮助我，天知道会发生什么灾祸？在我背后捅一刀？”

“老弟……”

“套用你老兄的话：闲话少说，不过，我倒有件事请教。”

“什么事？”

“救活阎罗那位美得要人命的女郎，是不是你们的十大客卿之一？”

“这……无可奉可。”

“那就算了。”他知道不可能问出结果来，不再拖延：“咱们桥归桥路归

路，各行其是最好避免碰头，好来好去，让路。”

“如果……”

“没有如果，再见……”

语音犹在，人已幻化为电火流光，竟然从五人并列的中间空隙穿越，一闪即逝。

五人大吃一惊，像是见了鬼，五双锐利无比的眼睛，居然没看清人影，仅感到眼一花，身侧微风飒然，对面的人影不知是如何幻灭的。

“这家伙真的会变化妖术！”打交道的人惊叫：“谁看清他是怎样遁走的？”

“绝不会是土遁，屋顶上没有土。”一个冒失鬼脱门说：“反正……反正一眨眼人就不见了，与这种迹近妖魅的人交手，咱们的胜算机会多少？”

“绝不会多于两成。”另一人沮丧地说：“老大，咱们要不要跟去混水摸鱼？”

“那不是我们的事，另有专人负责，咱们如果冒失地闯去，天知道会发生何种事故？免了吧以后咱们最好离开这个鬼神愁远一点，以策安全。”

“而且愈远愈好。”那位冒失鬼一点也不冒失，说的话相当理智：“惹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人接近，早晚会被吓死的。”

“去你娘的！”老大拍了对方一掌。

17

柏家的会客大厅灯火辉煌，全宅进入严阵以待情况。

厅中几位首要人物，正在诘问狼狈撤回的九个人，那位丢了耳朵的仁兄不在场，在客院裹伤。

首要人物中，除了两个道装老者之外，另有两位虽然不穿道装，却梳了道髻的老人，和两位年已花甲出头，穿了僧常服，头顶光光戒疤明显的大和尚。

“你们两位名震天下的暗器名家，说好了配合孙施主飞剑取敌，怎么突然变卦。鬼叫连天迳自撤走了？那位打了姜步虚一记天雷掌的老道，向两个脸色仍不正常的中年人厉声指责。

“紫灵道长，这……这不是在……在下的错。”……位中年人语气仍带有惊恐，急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手中所挟的三枚夺魂锥，突然像三条蛇一样在手中蠕动，而……而且……而且……”

“鬼话！钢锥是硬的，会蠕动？”紫灵丹士嗤之以鼻：“而且什么？”

“而且会……会咬人，咬我的手指……”

“呸！你愈说愈玄了。”

“老天爷作证，我说的是实话，我……”

“道长明鉴，孙兄说的确是实情。”另一位暗器名家沮丧地为同伴作证：“在下的追命飞刀，也是在掌中蠕动，吃惊之下举至眼前察看，这……这……”

“怎么了？”

“刀刃中分，像……像嘴巴一样开……开合不止……”这位仁兄不住打冷战：“真的会……会咬人，我……我发誓，它……，它的确会……会咬人……”

“胡说八道，鬼话连篇。”紫灵丹士冒火地说：“你要我相信吗？”

“这……这这……”

“咬了你？”

“这是千……千真万确的……”

“创口呢？”

暗器名家伸出血迹斑斑，敷了药散的双手。

“我手上也有几个夺魂锥咬伤的创孔。”另一位名家也伸出双手：“信不信道长心中有数，我神锥夺魂杨坤不是信口开河的人，在下不是真的心目中没有鬼神的人，很可能是鬼神向在下提出警告。

我这一辈子，绝不再玩弄夺魂锥了，不是在下为人谋而不忠，而是鬼神明明，在下不得不退出远走高飞了，告辞！”

“很抱歉，在下也得远走高飞，抱歉。”飞刀名家也惶然说，离座匆匆惶然出厅。

神锥夺魂杨坤走得更快，似乎有鬼神在暗中赶他走。

“分明是两个浪得虚名的胆小鬼，编这种鬼话来掩饰他们的怯懦，哼！”

紫灵丹士恨恨地说。

厅外匆匆奔人一名大汉，神色不安。

“鬼神愁已经出现在街对面的屋顶。”大汉急急地禀报：“距三更正还有片刻。”

每条街都有更夫走动，更拆声报出颇为准确的时辰。

当更夫转过北面的街口，便会敲起三更正的更拆声，更夫所走的速度和路线是固定的，所差无几。

姜步虚是个守时守信的人，他在等三更正。

站在街对面的屋顶上，只能看到柏家大院的灯火，看不到院内的景物，更看不见里面活动情形。

因为这一带的房屋，都比柏家的房舍低。

他站在屋脊的中段，泰然自若地向柏家眺望，时辰未到，他不想提早进去。

“混蛋！”他突然破口大骂：“这附近怎会有许多蛇鼠？这些可敬的英雄们，人数真不少呢！”

他的语音清晰，嗓门大，连对街的柏家，也听得一清二楚。

附近一长列房屋，高低不等参差不齐，不易发现潜伏的人，目力所及处的确看不到人影，他却知道附近有不少潜伏。

按情理，这些潜伏的人，必定是柏家派出的英雄好汉，大概已算定他要从这一面侵入柏家，派人潜伏以便阻止他长驱直入。

拒敌于宅外，这是上上之策。

柏家的南房，屋顶出现了黑影。

南房，也就是院门内的一排房舍，是仆从或地位低的晚辈住处，与正屋相对，中间隔着大院子。

这人飞越前院，登上了院墙头。

“姜步虚，我等你。”这人大叫。

是四海游龙，声如洪钟怪神气的。

“哈哈！是你这条鳌龙。”姜步虚大笑：“你这家伙简直没出息，为了出风头争着打头阵，每次都由你先摇旗呐喊，难道那些侠义道高手名宿真的不中用，任由你这刚加入的小辈耀武扬威？时辰未到，你等吧！三更正还有片刻，你又何必急着找晦气？”

“大爷等不及了。”

“那你就过来呀！四丈宽的街，又不是鸿沟天堑，一下一上而已，小心，不要跳断腿哭爷叫娘……”

“混蛋！”四海游龙受不了激，跃下院墙飞步过街。

“别踏破别人的屋瓦……”姜步虚怪叫。

四海游龙的轻功已臻化境，从下面跳登高不足丈六的瓦面，怎么可能踏破坚实的大青瓦？

可是，怪事出现了。

直升两丈高，轻如鸿毛向瓦面飘落，右足一沾瓦面，劈劈两声怪响，有二四块大青瓦四分五裂，响声清晰入耳。

“你这混蛋弄鬼！”四海游龙愤怒地大吼，身形再起，向屋脊飞跃。

姜步虚站在屋脊的中段，必须向左或向右飘落，占住高度相等的地位，屋脊的脊瓦也坚牢，可增马步的坚实。

暴怒的人，最容易上当。

刚向右面飘落，右足沾上了屋脊，距姜步虚所立处足有一丈距离，姜步虚如果出手攻击，必须移位近身。

四海游龙只留意姜步虚的身形是否移动，却忽略了脚下有物贴瓦伸来。

刚站脊瓦的脚一震，足踩便被蛟筋索缠住了，来不及有何反应，无穷大的力道已经爆发及体。

“龙飞了……”传出姜步虚兴高采烈的怪叫。

四海游龙骤不及防，飞翻而起，幸而所穿的快靴是半统的，靴统可以保护足踩，不至于被蛟筋索勒伤，但可怕的力道却来不及抗拒。

远飞出两丈外，在升至顶点时，才能恢复控制身躯的活动，转正身躯向下疾落，落向右邻的室顶，反应已经是十分惊人了，已臻化不可能为可能境界。

这瞬间，三面室顶人影暴起。

姜步虚目力超人，夜暗中可以明察秋毫，眼角瞥见左方邻室现身射来的最快黑影，赫然是打了他一记疑似天雷掌的风云会客卿。

“来得好！”他大叫，向射来的客卿迎去，一闪即至，劈面碰上了。

“你死吧！”客卿也大叫，双掌齐推，来一记凶猛的推山填海，有冲力助势，掌劲可增一倍。

姜步虚这次不再上当，也用上了克制天雷掌的绝学，哼了一声，右掌一翻、一抄、一吐。

奇异的气流呼啸声，在天雷掌的狂震声中，依然隐约可闻，很像是罡风透入某种窄小缝隙的声浪，天雷掌的狂烈气爆声，压不下这种怪异的声浪。

同一瞬间，另一处屋顶，在白杨坡被四海游龙击败的客卿，与另一名魔道高手，同时到了四海游龙翻落的地方、四掌齐下，乘机捡便宜猝然下毒手。

两人都以为四海游龙是被摔飞的，摔落时那有能力自保？因此志在必得，机会太好了。

四掌齐下，风雷乍起。

“去你娘的！”四海游龙怒吼，双掌一分，不等身形稳下，毫无顾忌地分接两人的合击，所表现的豪勇迹近狂妄，一比二硬接硬拼，目无余子。

隐雷声直撼脑门，比两个魔头所发的风雷声浪要小得多，但直撼脑门的威力，却又大得多。

两种声音不同，内撼的威力也强弱迥异。

两方面几乎是同时发动以绝学相决，中间相距两座屋顶，两方面同时传出风雷狂震声，以及惊人的屋顶塌裂声。

似乎，两面的人都在使用天雷掌行雷霆一击。

姜步虚这一面是一比一，公平相搏。

四海游龙这一面是二比一，出掌的声势也最浑雄猛烈。

天雷狂震声中，两面两座屋顶，在同一瞬间崩塌，声势惊人。

其他晚到一步的黑影，纷纷四散走避。

尘埃滚滚中，四海游龙飞射而出。

“姜小子，你卑鄙地派党羽埋伏，你……”四海游龙站在另一座屋顶上怒吼。

“你混蛋！”姜步虚出现在另一座屋顶：“这些狗东西是风云会的人，要把你我两人一起埋葬掉，乘机渔人得利，你鬼叫什么？”

“唔！不错，的确是那些混蛋。”四海游龙嘴上不肯认错：“你没投入他们那一伙？”

“你放屁！”姜步虚粗鲁地大叫：“我不像你那么没出息，投入快剑那些杂碎堆里做鹰犬，喂！你碰上一些什么人？”

“不知道。”

“我好像听到雷声霹雷，难道你也碰上会用天雷掌绝学的人？”

“他们配用天雷掌？什么东西！现在，该轮到你我全力一拼了，有种的话就不要使奸，来硬的……”

街口，传来三更正的更拆声。

“时辰到了，咱们到柏家去拼，走啊！”

“走……”

姜步虚已经往下跳，一闪不见。

四海游龙疾追而去。

柏家各处灯火辉煌，甚至还有火焰熊熊的火把。

到处都是人，等候姜步虚现身。

啸声从正屋的瓦面传出，姜步虚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竟然出现在屋顶，发出震耳的长啸。

大院里出现十余位首脑人物，僧道俗俱全，老相好只有两个尚义门主移山倒海许正衡，与孟世家的幻剑功曹孟守仁。

所有的房舍屋顶都不见有人现身，这些英雄们大概知道在屋顶交手，大人快剑柏鸿翔，明天就得请大批工人修屋顶了，所以不希望在屋顶上打交道。

“姜步虚，下来谈谈。”幻剑功曹在广阔的院子大声叫，人多气壮，说的

话也就不怎么客气了。

“在下和你们这些混蛋，没有什么好谈的。”姜步虚也大声说：“你们如果不上来公平相搏，妄想在下面倩众群殴，在下一定踏破所有的屋顶，进出内院到处放火。

我是鬼神愁无根无底，什么古怪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包括在城内街坊放火，因为你们所做的卑鄙事，比公然放火更可恶。”

“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公道。”

一声怒叫，邻屋的瓦面出现追来的四海游龙。

“我正要向你讨公道。”四海游龙怒叫，登上正屋的瓦面。

“你给我站在一边去，等我和这些混蛋们先讨公道。”姜步虚沉声说：“这些人中，你这家伙总算很有几分气概，逗你玩玩消遣怪有趣的，真要把你打个半死我还真于心不忍呢！”

“混蛋！你……”

“你不要个服气，死鸭子得张嘴硬，哼！你以为这些日子你所闹的笑话，真的与武功高低有关吗？”

“你小子每次都使奸，敢和我堂堂正正，凭真本事硬功夫，来一次公平决斗吗？”四海游龙怒道。

“我会给你公平决斗的机会，但不是现在。”

“在下……”

“你给我闭嘴！站到一边凉快去。”姜步虚声如沉雷，威风八面：“你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辈，下面正主儿全是位高辈尊的高手名宿，那轮得到你强出头？目无尊长，你把他们都看成你的爪牙鹰犬？”

他这一发威，四海游龙竟然有点心惊胆虚。

他这番话，也让下面的高手名宿脸上挂不住。

“蔡老弟，请忍耐。”下面的许门主不得不出面：“下来吧！不要让他有毁屋放火的藉口，魔道中人，什么残毒的事都可能做得出来的。”

有些人在自己人多势众，气焰高张时，喜欢得意妄形乱开黄腔，不理会所说的话，给予对方的伤害有多深，逞一时口舌快意，铸下了无可弥补的大错。

“许门主，你给我牢牢地记住，记住你今晚所说的这番昧良心的话。”姜步虚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厉声说：“我鬼神愁就算是魔道中人吧！至少迄今为止，我在你们多方迫害之下，自信还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称为残毒的事。

至少，我还没有不择手段掳人要挟，你们掳我、酷待我，我承受得了，所以能够容忍你们的残毒。

目下，你们暗算了小魔女丘姑娘，掳走了天涯怪乞师徒，他们三个人与我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你们身为侠义门人，竟然用暗算的卑鄙手段掳走他们，到底是谁残毒？连风云会的人也不会用这种可耻心的手段对付不相干的人，好，我会让你们后悔八辈子……”

“且慢！”四海游龙大叫。

“你怎么啦？”姜步虚冷笑。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哼！难道没有你一份？”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你何不问问他们？”

四海游龙往下跳，往群雄面前一站，剑眉一轩，虎目睁圆。

“许门主，姜小子的话是真是假？”四海游龙狠盯着许门主：“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没听到丝毫风声。”

“这件事与……与姜步虚无关。”许门主有点失措：“十方行者圆觉大师，与九天飞魔有过节，意在逼老魔出面，解决……”

“那么，是真的了？”四海游龙声色俱厉。

“这……”

“这……”

“小魔女与姜小子是朋友，那能与姜小子无关？”

“蔡老弟……”

四海游龙哼了一声，走向幻剑功曹。

“孟老伯，这里的事，小侄不管了。”四海游龙沉声说：“小侄觉得很丢脸，四海游龙仗侠义之剑，在江湖扬名立万，英雄一世，敢作敢当，可不想做一个下三滥的帮凶，日后我还要做人呢！”

老伯如果也退出，小侄愿护送老伯南返桐柏山，风云会那些人如敢追来撒野，小侄将倾全力应付他们。”

“贤侄……”幻剑功曹大感为难。

“小侄在客院相候，明晨即至客店投宿。”四海游龙说完，大踏步走了。

“姜小子，你最好别到客院来。”远出卅步外，四海游龙回头向屋上沉声叫，再次转身举步。

“那可不一定哦！”姜步虚怪腔怪调地答：“喂！你知道吗？我对你这条螫龙的好感，是愈来愈增加了。”

“姜小子，你最好知道，我要揍死你的心念，也是愈来愈殷切了。”四海游龙再次转身。语气凶狠：“咱们的帐，早晚会有结算的一天。”

最后瞥了一脸尴尬的幻剑功曹一眼，这才转身大踏步走了。

幻剑功曹进退两难，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没有人打算上来吗？”屋顶上的姜步虚嗓门像打雷，声震屋瓦：“圆觉老秃驴，你怎么说？”

指名叫阵，是极为严重的挑战，稍具声望的武林朋友，也不会唾脸自甘退缩。

七仙九菩萨，并非指他们都是跳出三界外的方外高人，也不是四大皆空的慈悲高僧，只不过是七位道家法师，以及九位佛门弟子而已。

谁真能跳出三界外？

谁又能修至四大皆空境界？

十方行者圆觉，是九菩萨之一，在天下十方云游，是个睚眦必报，禅功超凡的老和尚。

论武功，十方行者的排名并不太出色，但刚愎暴躁敢斗敢拼却大大有名，江湖朋友真不敢招惹这位标榜除恶务尽的菩萨。

十方行者还来不及有所表示，右侧那位面目阴沉的青衫中年人却跃然欲动。

“这小辈不知死活，将是江湖一大祸害。”青衫中年人恨恨地说：“让我上去收拾他！”

不等其他的人有所表示，青衫中年人已一鹤冲霄扶摇、而上，轻功已臻化境，跃登瓦面无声无息。

“小辈，你狂够了。”中年人移至屋脊，手按上了剑柄：“江湖道上，容不下你这种狂人！”

“我狂是正常的事，因为我年轻，上了年纪的人狂，那就不是好现象，我不知道你凭什么容不下我，至少我认为你不配代表江湖道各方人士，你假藉任何名义动剑，都是卑劣怯懦的行为表现……”

一声怒极沉叱，中年人的剑倏然出鞘，声出剑及，火光照耀中，眩目的剑光似乎已贯穿了姜步虚的身躯，攻击的速度太快了，没有让人躲闪的余地。

“好……”下面有不少人兴奋地喝采。

可是，喝采声突然中断，似乎这些叫好的人，咽喉突然被人掐住了。

剑被姜步虚挟牢在左肋下，而非贯穿身躯，两人贴身面面相觑。

“劈啪劈啪……”耳光声清脆骤急。

一声狂叫，中年人丢了剑，摔倒骨碌碌向下滚，瓦片碎裂声中，另传出清脆的啦啦小声响。

那是坚硬的牙齿，贴瓦滚动下落的声音。

下面有人手急眼快，接住滚下的中年人。

“老兄，你得满地找牙了。”上面的姜步虚，拂动着夺来的长剑说：“大概你的大嘴里，没有几颗牙留下了，这是最轻微的惩罚，但你的命保住了，赶快找牙，也许可以重新栽回口中呢！”

人影一跃而登，十方行者圆觉不得不时间来打交道。

老和尚生了一双又粗又短的灰眉，和深陷的鹰目，手中的黑檀木行者棒沉重坚实，比钢铁更具韧性，一棍下去，磨盘大的巨石也碎成石屑。

“你就是十方行者了？”姜步虚语气冷森，暗中神功默运：“你管了这档事，能得到什么好处？”

“在下所做的事，从不寄望能得到什么好处。”

“那你……”

“公道，我要的事很简单，公道。”

“年轻人，这世间公道很难讲……”

“所以，我只按我的公道标准待人处事，比方说，我心目中的所谓侠义标准，就与你们打出的侠义旗号看法不同，所以，我打算上门来要求我所承认的公道。”

“你打算……”

“把你先弄到手，交给九天飞魔，够简单明了吧？我是一个很讲理的人。”姜步虚冷冷地道。

“好狂妄的打算，老衲……”

“你动了杀机，和尚。”姜步虚向前接近，顺手将剑丢掉：“出家人四大皆空，沙门戒律你违犯了大半以上，何必穿上僧袍自欺欺人？你根本就是佛门败类，一个可怜可笑的人间杂碎……”

一声怒吼，行者棒当胸便点，力道如山，有如万斤巨锤向前飞撞。

姜步虚早就算定老和尚会突下毒手，他对这些高手名宿的心理变化，有充分的深入了解。

这些人不动手则已，动手则赢得输不得，输了就断送了英名声誉，所

以必定雷霆一击。

手一抄，他闪电似的抓住了到了胸前的棍尾。

力比力的较劲，神功对神功。

棍棒利于远攻，他向十方行者接近，用意就是减轻对方远攻的压力，贴身便消去棍棒的五成优势。

出手快，一定可以抓住对方的棍，果然一抓便中。

十方行者大惊，奋全力夺棍，浑身肌肉跳动，脚下坚硬的脊瓦开始崩裂。

双手对单手，应该把姜步虚的手震毁的。

姜步虚宝像壮严，单手承受无穷神力的震撼，脚下的脊瓦也开始碎裂。

一声冷叱，他的手徐徐后收。

十方行者仅支持了片刻，感到棍上突然传来一股可怖的怪异引力，不但所发的震力急剧骤减，而且引力逐渐加强增烈，抗拒无力，上体不由自主向前倾。

“我要震毁你的禅功，毁了你一生的根基。”姜步虚脸上出现残忍的表情，语声冷酷无比。

他的左手，缓缓按上了和尚的前额。

两人的脚下，已接触屋梁，整座大宅像在狂风中摇撼，到处传出支支格格怪响。

“贫……憎……僧认……认栽……”十方行者急切中讨饶，感到按在前额的手掌，传来烙铁似的可怖炽热烧灼感，护体禅功呈现脱体消散异象，不得不认栽。

“你是侠义道中人？”姜步虚问。

“贫……贫僧……”

“你为何也仿效邪魔歪道的作为掳人？”

“那丘……丘老魔不……不易对付，不……不掳他的女儿，不易逼……逼他就……就范。”

“人藏在何处？”

四周人影纷现，有八个人登上撼动中的屋顶，八方包围，刀光剑影耀目。

“不……要上……”十方行者厉叫。

任何人接近抢救，首先遭殃的必定是十方行者，即使老和尚不叫，这些行家中的行家，也不会贸然地上前出手抢救，投鼠忌器不敢太接近。

“你是个聪明人，不是吗？”占住右首的紫灵丹士沉着地说，左掌虚引，右掌作势攻击，随时皆可能一掌吐出，在丈外以掌力攻击轻而易举。

“也许，我鬼神愁自信并不笨。”姜步虚的左掌中指，从十方行者的前额徐徐滑下印堂眉心。

“所以你知道毁了圆觉大师，你也将葬送在此地。”紫灵丹士摆出强者的态度。

“是吗？”姜步虚手一抄，便抓住浑身发僵的十方行者拖近，右手已将夺来的行者棒向紫灵丹士伸出，将十方行者挟在肋下。

他早就知道那天用天雷掌计算他的人，就是这位七仙之一的紫灵丹士。

但紫灵丹士的身世，与雷霆大天尊沾不上丝毫关系，必须进一步压迫，或许能查出一些线索来。

这也就是他调查计划中的一部分打算，早晚他会把紫灵丹士和道全法师两个人，弄到手好好追查。

“你知道是真的。”紫灵丹士沉声说：“生死关头，咱们侠义门人，必须为自己的生死打算，难免会发生不顾道义的意外发生。”

“这是说，八人围攻是意外了？”

“贫道……”

“我鬼神愁记住你的话，也会做出一些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事故，让你们心惊胆跳。”姜步虚道。

“放下圆觉大师！”紫灵丹士沉喝声如暴雷。

“休想。”

“贫道……”

“哈哈哈哈……”

狂笑震天中，行者棒以泰山压卵的声势，向紫灵丹士拦腰便劈，单手抡棒力道万钧，人动棒及，威力远及丈五六，棒动风雷骤发。

紫灵丹士心中雪亮，八人围攻根本威胁不了高手中的高手，屋顶不便施展，不可能八个人同时出招围攻，摆出的阵势根本不堪一击，只能虚张声势恫吓而已。

老者没料到 he 敢猝然攻击，更没料到 he 敢向最强劲的人出手，一惊之下，大吼一声，连拍三掌急封拦腰扫来的行者棒。

雷声殷殷震耳，可怖的劈空掌力，将行者棒的扫势消去五成劲道。

果然是传闻中的天雷掌，威力惊人。

行者棒突然脱手飞射，人影似流光，从紫灵丹士的左侧空隙一掠而过，消失在屋后进的屋顶后。

紫灵丹士大叫一声，双手抓住了行者棒，连人带棒飞起三尺高，砰一声大震，瓦片碎裂声大作，摔倒在瓦面，连人带棒向下滚。

其他七个高手中的高手，皆来不及出手策应。

“糟！十方行者被掳走了！”另一端的道全大法师沮丧地叫，首先飞跃而起，急起狂追。

柏家的东跨院后侧，另建有一座偏僻的侧厢，平时少见人迹，外表像是用来堆放杂废物品的所在。

其实，那是柏家作为惩罚犯错下人的地方，也就是说，那是私设的囚牢。

两行栅房，分隔为六间囚室，左男右女，后端有大砖墙分隔，因此囚室的人，既看不到同受处罚的同伴，也看不到左、右、后三方囚室的动静。

西北角那一座小院，却是真正的囚室，那是囚禁外人的绝境，与监禁自己人的地方迥然不同。

姜步虚被囚的地方，就是那座小院。

小魔女丘明月，与天涯怪乞师徒，都是外人，却不囚禁在小院，而秘密幽禁在惩罚下人的囚室内，用意是避免姜步虚前来救人，来了也找不到囚人的所在。

可是，姜步虚掳走了十方行者，老和尚很了不起，也许不会招供，但小心为上，平时罕见人迹的囚室，增加了高手暗中戒备，外表不露痕迹。

小院囚禁外人的囚室，更是虚张声势戒备森严，引诱姜步虚前来救人，

安下窝弓布下金钩，横定了心不顾十方行者的死活，与姜步虚彻底了断。

室内共有一横两直三条走道，悬了两盏照明的灯笼，内外本来各有一人看守，但姜步虚走了之后，内外看守各增加两人。

在室内把守的三个人，注意力并不放在囚室内的人身上，反而把守在门内两侧，全神贯注留意外面的动静，不时透过门侧墙上的小窗，与在外面把守的人，用手式暗语打招呼。

这一切变故，皆落在小魔女眼中，她聪明机警，已猜出柏家必定是发生了难以控制的变故。

她知道后面的砖墙后，有另一间囚室，里面很可能是老江湖天涯怪乞，但苦于无法沟通。

她脚踝有镣，手腕有小型铐枷，柏家把对付外人的戒具，搬来使用在她的身上，她插翅难飞。

“喀！喀喀喀！”她用铐轻叩室后的墙壁。

这是江湖朋友似乎通用的手语变化，意思是说：注意，有变化。

各地的江湖人手语各有派流，只有熟悉的人才能运用自如，可以传遁简单的普通讯息，表达暗示或暗号，有时候还蛮管用的。

后间囚禁着怪乞的门人桑小乙，是江湖朋友颇为熟悉的难缠小鬼。

他江湖经验比小魔女丰富得多，早已看出警卫的神色有异，立即叩出三短声，表示准备应变的暗号。

两人用声音打暗号，由于看不到直走道的情形，不知道在直走道巡视那位仁兄也是一个老江湖。

桑小乙年纪只有十三岁，武功不甚了了，因此不会在手脚上加刑具禁制，侠义道的高手名宿完全忽略了他，认为一个没出息的少年花子，不值得重视。

高大魁梧的看守，出现在囚室的栅门口。

“小子，你会作怪呀？”看守的大嗓门饱含轻蔑：“是你敲墙壁没错，向谁在打暗号？嗯？”

“他向你老祖宗我打暗号。”邻室的天涯怪乞怪叫：“你他娘的混球，你知道暗号是什么？”

“你这狗娘养的老乞，命在旦夕嘴上仍然损人啊？”看守离开桑小乙的囚室，到了天涯怪乞这一间的栅门前：“是什么暗号，你说来听听好不好？”

“这个……”

“你如果不说，太爷就打破你里面的粪桶，臭死你这老狗。”

每间囚室都备有一个粪桶，囚犯用来解决大小问题，桶上有盖，打破了真令人受不了。

“别急别急，我说。”天涯怪乞不慌不忙地说：“暗号的意思是说，咱们准备离开，打破樊笼飞魔女，挣脱金钩走花子。”

“哈哈哈哈……”看守狂笑：“囚室坚牢有如铜墙铁壁，内外戒备森严，你们如何离开？变鸟变老鼠出笼穿逾？别作梦了，老乞。”

“真的呀？”

“千真万确，你们除非会五行遁术。”

“你听说过天下第一偷吧？”

“你是指……”

“天底神偷。”

“不错，很了不起的天下第一偷，你提他……”

“他姓啥名谁？”

“天底神偷桑无尘。”

“姓桑？真巧，我那位徒弟也姓桑，叫桑小乙。”

“那又怎么样？”

“天底神偷之所以称神，是指他能神不知鬼不觉，进出高楼大厦，甚至出入皇宫大内，把他要偷的东西弄到手，此中的技巧，包括可以开启任何重量的怪锁，绝不会偷不成改为抢，讲究穿屋越房无影无形。

你们扣门链的三斤大将军锁，一根柳条或者一根小铁枝，三下两下就可以开启，能锁得住神偷吗？”

“哈哈！可惜你是天涯怪乞，不是天底神偷。”

“天底神偷是我那徒弟的老爹。”

“什么？他？这……”看守吃了一惊。

“他跟了我两年，离开他老爹时，是十一岁，已经获得他老爹的真传。”

“唔，锁扣得好好地。”看守扭头仔细察看邻室的大将军锁，宽心地冷笑：“我一直留意动静，就算他真是天底神偷的儿子，也休想有机会动手脚。”

“你真像猪一样笨，老兄。”天涯怪乞嘲弄地说：“我把你缠住，胡扯了老半天，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打开了那把锁，要不是情势可能有了难测的变化，我们还不想早走呢！”

看守一怔，奔向桑小乙的栅口，不假思索地伸手抓住大锁察看。

这瞬间，桑小乙一脚端在栅门上。

大将军锁并没开启，但扣住的不是门链的双环，扣住一个环而已。

栅门以极为凶猛的劲道向外撞，扣门的大铁链一崩，大将军锁凶猛地弹出，锁与链同时击中看守的胸腹二劲道极为沉重，再被踢开的栅门撞中，一连串的打击避无可避，看守仰面便倒。

桑小乙随栅门冲出，一脚踢在看守的耳门上，看守立即昏原。

桑小乙拔取看守的剑，到了邻房，袖底取出一根扭曲的小铁枝，三拨两拨就拨开了巨大的大将军锁，迅速利落而且无声无息。

潜伏在门两侧，利用小窗向外察看动静的另两名看守，位置与直走道不在直线上，曾听到同伴与天涯怪乞对话的声浪，并没介意。

老怪乞自从被上了戒具推入囚室，一直就笑骂讽刺不绝，没有介意的必要，因此毫不起疑，还不知剧变已生。

老花子是老江湖，情势有变，不得不冒险脱身，内外警卫增加两倍，半夜三更，正是审囚决囚的好时光，与其任人宰割，不如冒险一拼。

铐枷与脚镣都是用锁管制的，而非用铆钉钉死的死囚刑具，有桑小乙这位开锁专家在，解脱毫无困难。

出了囚室，桑小乙将剑交给老花子。

“师父，要不要下杀手？”桑小乙咬牙问：“他们用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

“别急，徒弟。”天涯怪乞悄然向横走道移：“时辰未到，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我们也不能先下杀手取命，何况可以留作人质，忍耐，徒弟。”

“可是……”

“不要说了，你准备救小魔女，我来对付两个看守，就伯惊动了外面的警卫，相当棘手。”

“师父，用这个。”桑小乙在破鞋的底部，取出一支小刀片，和一枚开了锋的洪武制钱。

“我还真忘了你有一身零碎呢！好。”天涯怪乞欣然道：“那些侠义英雄们可以暗算，我邪道人物为何不能用暗器？哼！”

两个看守没听到动静，注意力重新放在窗外，靠在窗侧向外留心察看，不知身后有人接近。

18

老花子一向自命不凡，但经过近来的变故，看到云集开封的超等高于名宿，胆气比往昔弱了许多。

因此，在生死关头，难免有点心慌沉不住气。

闪出墙角，看到两个看守之一的头部离开窗口，以为看守必定转头回顾，心一急，左手立即发射小刀片，弹出飞钱，狂野地挥剑地挥剑跟进。

真不巧，转头回顾的反而是另一名看守。

“哎呀……”另一名看守惊叫，急急转身拔剑，无意中躲开飞钱的袭击。

“铮！”架住了老花子攻来的一剑，火星直冒。

另一名看守被四寸长，形如窄小柳叶刀的小刀片，贯入有背肋，嗯了一声，滑倒在窗下，吃力地反转手在背肋摸索，站不起来了。

老花子不善用剑，心一急，贴身欺近，左掌一伸一屈，五指成了锋利的铁爪，插入看守的右肋，扣住了下面的浮肋骨，猛地一扭一扳。

“啊……”看守狂号，向下挫。

老花子一不做二不休，剑柄撞在对方的脑门上。

糟了，响声惊动了外面的三名警卫。

“里面怎么啦？不好！”有人大叫：“快发誓讯！”

老花子来不及拔门闩冲出，桑小乙还没将小魔女救出囚室，当机立断，取过一旁的门杠，顶住坚牢的室门，再打熄灯笼。

“砰砰砰……”撞门声震耳欲聋。

“我们被困住了！”老花子向摸索近的桑小乙和小魔女说：“先找剑，必要时放手一搏。”

门外人声鼎沸，有人继续撞门。

“南宫不正，是你在里面弄鬼吗？”伏魔剑客的叫声，从小窗外传人：“你如果不乖乖出来讨饶，在下一定先废了你一手一脚，再慢慢消遣你，你最好识相些，快！给我滚出来！”

“出去和他们拼了。”小魔女咬着银牙，进出愤怒的声音：“我要大开杀戒，我……”

“不行，小丫头。”天涯怪乞拉住了她：“蚁多咬死象，何况那些混蛋都是高手名宿，一比一，你我也不是他们的敌手。”

“那……在这里等死？”

“我暗他们明，咱们等他们冲进来，黑暗中来一个杀一个，至少可以赚回老本。”天涯怪乞的那个杀字，说得坚决冷厉：“他们最好别让我老花子活

着离开。”

“南宫大叔，其实你老人家，可以答应他们的条件，充任他们的代表，前往与我爹协商的。”小魔女愤怒徐消，沮丧地说：“至少……”

“那么，我天涯怪乞就成了贪生怕死，欺善怕恶浪得虚名的下三滥了，我这一辈子也白活啦！”老花子苦笑：“你老爹更不是肯在胁迫下低头的人，我老花子变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岂不哀哉？”

砰然大震中，两扇沉重的室门被撞破了，门闩折断，粗大的门杠也从中分为两段。

室内黑沉沉，总算没有人乘机冲入。昊天一剑信心十足的得意语声：“数尽不出，咱们就用烟把你们熏出来。”

“哈哈哈哈……”天涯怪乞狂笑：“这里面还有你们三个走狗昊天一剑不介意朋友的死活，其他来助拳的猪狗朋友么说呢？除了一个个冲进来拼命之外，老花子不想出去和你们一大群欺世盗名的混蛋拼命。”

天涯怪乞是邪道的顶尖人物，小魔女更是众所周知的年轻了代高手，三支长剑堵在门旁暗处出手，冲进去的人必定凶多吉少。

就算为首的紫灵丹士玄功了得，也难以抗拒三位高手三支剑淬然袭击，冲进去的空间窄小，有三头六臂也施展不开。

真正不怕死，敢不要命往鬼门关硬闯的人并不多，外面真采了廿余名高手，以伏魔剑客为首。

这位天下七大超凡高手之一，手中有名剑昆吾，也不愿冒受到暗袭的凶险逞强往里面闯。

里面三名看守的安全，也让外面的人却步。

彼此既无深仇大恨，也非生成对头，硬着头皮冲进去生死相搏，而又对名利毫无帮助，谁愿意做这种傻瓜？昊天一剑硬不起来了，口气不再得意。

“你们能挟小魔女要胁九天飞魔，老花子为何不能？向你们学呀！”

“哈哈哈哈……”震天的豪笑声发自屋顶。

“姜大哥……”室内的小魔女狂喜地大叫。

外面火光明亮，囚室屋顶上的姜步虚左手架住十方行者，右手轻拂着蚊筋索，威猛如天神。

“我鬼神愁学得更快，这位十方行者就是我的人质。”姜步虚声震屋瓦：“似乎你们一群成名人物中，只有一个成名不久的四海游龙，敢保持英雄气概和我拼老命，你们真应该惭愧的。”

南宫前辈，你们出来，谁敢撒野，我把十方行者分解为十块丢下去，江湖上的九菩萨，该改称八菩萨了。”

天涯怪乞大喜过望，小魔女首先仗剑冲出。

“不把逸虹剑还给我，我一定放火烧了这座龟窝。”小魔女用剑遥指着伏魔剑客厉声说：“三条命换一把剑，你换不换？”

天涯怪乞师徒，已把三名看守拖出。

计余名高手真不敢冲上撒野，谁也不敢担当致十方行者于死地的罪魁祸首。

“丘姑娘，急什么呢？留下剑，日后才有机会向他们讨债呀！我负责帮你追讨，快上来。”姜步虚在屋上急叫：“欠债的人会寝食难安的，别让他们无债一身轻。”

小魔女丢掉剑，飞跃而起。

“是啊！我听你的。”她往姜步虚身边一靠，兴奋得浑忘囚室所受的苛待：“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得负责帮我追回宝剑，能保持债主身份，我好高兴，大哥，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暗算我的人，这贼秃驴是主谋，交给我好不好？”

“不好。”姜步虚向上来的天涯怪乞师徒，打出向东速撤的手式：“我是一个守信的人，今晚他是安全的，和尚，后会有期。”

手一松，十方行者挫倒在瓦面。

“快走！”姜步虚挽了小魔女的手，向东飞跃。

前面，天涯怪乞师徒掠走如飞。

跳下另一条小街，街上鬼影俱无。

“为何急于撤走？”天涯怪乞放慢脚步：“不大闹一场，真的于心不甘。”

“他们主要的高手，布置在真的囚牢附近，片刻便可赶到，怎能不赶快脱身？”姜步虚轻松地说：“而且，我另有打算。”

“老弟，什么打算？”

“宇内双凶那些人，潜伏在柏家附近伺机而动，侠魔双方因利害冲突，已是势如水火，我不想夹在中间，暗中在一旁打落水狗捡死鱼。”

“南宫前辈，你老人家见多识广，可知道风云会那位用天雷掌的客卿，到底是什么来路？”

“惭愧，老花子对风云会那些神秘客卿，的确摸不清底细，不过，你说那位客卿会用天雷掌，恐怕你弄错了，天雷掌是一代绿林巨霸雷霆大天尊的盖世绝技，绿林朋友也许会沦落黑道鬼混，但雷霆大天尊不会，假使他真想东山再起，一定重操山大王旧业，绝不会与风云会的一群杂碎鬼混。”

“可是……”

“老弟，你是不是与雷霆大天尊有过节，结了怨？”

“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天雷掌的真面目。”姜步虚苦笑：“先后几次受到疑似雷霆的致命攻击，所以我要查出此中秘辛来。”

他掩饰得不着痕迹，理由也充分。

天涯怪乞人老成精，感觉出某些地方不对，却又无法猜出其中玄机。

“我帮你留意，查那些已露面客卿的底细，老弟在何处落脚？”

“还没决定。”

“跟我去找我爹娘，好不好嘛？”小魔女紧挽着他的臂弯，笑吟吟地征求他同行。

“老天爷！我敢跟你去？你老爹正打算剥我的皮。”姜步虚不胜懊恼：“幸好我把你救出了，不然……烦透了。你老爹也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大哥……”

“不要乱跑了，小魔女。”姜步虚在吹弹得破的粉颊上拧了一手，一跳便上了街右的屋顶：“我还真怕你老爹挥舞着剑，气势汹汹找我算帐呢！诸位，好走！”

“等我……”小魔女焦急地向屋顶飞升。

街道房屋高低不等，屋顶上人影已杳。

弱小动物的窝巢受到强敌的侵扰，通常会加以放弃迁地为良。”

但猛兽却不会放弃，即使巢穴被占据，也会作殊死斗，除非实在无力夺回来。

他预定在李三拐的花园小屋落脚，经过侠义英雄们的骚扰，按常情，

没有人认为他还会回来住宿，毕竟他不是猛兽，江湖禁忌是暴露行藏便远走高飞。

就有人算定他必定回来、而且估计得十分正确。

侠义英雄派了十个人来，吃足了苦头。

这次，似乎人数甚少。

三更将尽，小屋的堂屋烛光明亮，两只相当名贵的双龙烛台，共点了明亮的四支大红烛。

唯一的八仙桌上面，高贵的端庄的辛姑娘，换穿了玉色衫裙，似乎比穿黄色衣裙更出色，肌肤莹洁白嫩的姑娘们，穿玉色衣裙必定更为娇艳出色。

身上除了腰带所悬的香罗帕，以及装饰用的绣金荷包之外，没有兵刃，看不到暗器囊，小腰肢不胜一握，不可能藏有兵刃。

半夜三更，高坐在看守花园的老残废所住的简陋小屋内，真会被人误以为是狐仙显灵呢！

烛台不是李三拐的，李三拐的全部家当，也没有这两座烛台价值高。

茶具也不是李三拐的，开封除了极少数极少数附庸风雅的大户外，极少使用这种宜兴出产的紫砂壶，所以绝不是李三拐的。

大门是大开的，烛光显得更为明亮。

姜步虚站在大门口，眼神百变。

“怎么不进来？”辛姑娘嫣然一笑，流露出醉人的风情：“说起来你也算是半个主人，不是吗？”

“你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劲敌，一个非常杰出的对手。”姜步虚举步入厅，神色开始轻松：“鸠占鹊巢，反客为主，哦！午夜品茗，雅兴不浅呢！”

“请坐。”辛姑娘笑容更为动人，那像一个劲敌？问道：“姜兄，听到一些什么风声了？”

“呵呵！我说得不够明白吗？”他打横落座，顺手接过纤纤素手奉敬的小茶杯：“姑娘冰雪聪明，貌赛临凡谪仙，我这种凡夫俗子上当吃亏，理所当然，哦！活阎罗还好吧？我想他一定发誓要将我剥皮抽筋。”

“不能怪他呀！姜兄，他横行天下半甲子以上，宇内罕逢敌手，被你一个初出道的年轻人，一顿拳脚打得昏天黑地，换了你，你能不恨之切骨？”

“辛姑娘，你说这种话就有欠公允了，在江湖称雄道霸，本来就是赌命的生涯，用性命来追求名利，不可能永远都在赢，风云会胁迫正义锄奸团加盟，要对付的主要目标是侠义道群雄，杀了侠义道几个人嫁祸在我头上，三番两次明暗齐来要挟我就范。

老实说，我绝对有权自卫报复杀掉活阎罗，但我没杀他，他应该知道感恩，再说，武学深如渤海，绝技日新又新，谁也不敢说他是顶尖人物，谁夸口说自己天下无双，一定是白痴，武林没有长青树，他败了应该输得起，是吗？”

“我们不谈这些，好吗？”辛姑娘媚笑如花，娇媚地白了他一眼：“你和四海游龙，争风吃醋争夺孟世家的小丫头，闹了个满城风雨，姜兄，孟家的小丫头长得并不怎么样嘛！值得打破头去争吗？”

“哈哈！那是我们男人的事。”他喝掉辛姑娘奉上的第三杯茶，来者不拒，脸上的神色令人莫测高深，笑声带有浓浓的邪味：“不错，孟家小丫头长得并不怎么样，但你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缘，够简单明了吧？说粗俗些，情人眼里出西施，天下男女各占一半，每个男人都想娶一个美如天仙的宫主，每个女人也都想嫁一个潘安子都一样的手貌双全丈夫，请问，天地间有多少美丽宫主？又有几个潘安子都？辛姑娘，你美如天仙……”

“而且，我是一个宫主。”辛姑娘娇媚地、情意绵绵地注视着他，真像一个为情所迷的怀春少女。

假使换一个角度看，也许该称之为妖媚。

“哦！我明白了。”他突然傻傻地拍拍自己的脑袋。

“你明白什么？”

“你真是一个宫主？”

“没错呀！”

“难怪你在江湖邀游，依然随身携带着紫金双龙烛台，以及宜兴紫砂壶等等日常的用具。”

“习惯所使然，也因为我有人役使，有什么不对吗？”辛姑娘不着痕迹地含笑按住他的右手，阻止他用茶具添茶，而保持主人的风度，雅致地用另一手亲自替他斟茶。

假使真是习惯所使然，有人役使，斟茶应该由使女丫环动手，而简陋的小屋中，并没有第三个人，当然没有使女丫环供役。

此情此景，不像是主客秉烛品茗，倒像是一双爱侣，亲蜜地秉烛喁喁情话。

辛姑娘高贵端庄的风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派纯真无邪，可爱可亲的神韵。

他的右手本能地想收回，男女授受不亲嘛！

可是，收不回来，轻按住他手腕的四支纤纤五指如春笋，但压力却沉重如一座山。

江湖儿女如果在男女授受不亲上，以道学的眼光大作文章，那就不是江湖儿女，不配做江湖儿女，甚至不是升斗小民平常百姓，乖乖做二门不出大门不迈的千金小姐，免生是非以免蜚语流长。

所以辛姑娘这种举动虽则有失大家风范，但在江湖儿女方面来说，事属平常不足为怪，倒是他的表现，不够豪迈迹近造作了。

辛姑娘问他有什么不对，是一语双关。

是神色不对呢？抑或是美丽可爱的小手不对？

他的神色就表现出不对，至少眼神不对；先前轻松甚至傻傻的表情消失无踪，甚至流露出恐惧和震惊等等弱者的神情。

假使他想用劲将手抽回，那么，必然会发生某些变化，那轻按的可爱小手，很可能改按为抓，五指一收，必定扣实他的脉门。

“我听说过，虽则我是初出道的人。”他的声调也变得不对了，含有浓浓的惊恐，放弃抽回手的意图：“九州毒王辛若天，老一代最神秘最可怕的玩毒宗师，名符其实的毒物之王，你姓辛。”

“所以，我配称宫主呀！”辛姑娘的笑更为动人了，满怀喜悦的青春美丽少女，笑起来真有无穷的媚力，有令男士们神魂颠倒的魔力。

可是，那支可爱的小手，五指却自然地徐徐改按为握，完全控制了他的手腕。

如果双方不是敌对的，男的英伟，女的艳丽，午夜小室秉烛亲蜜地品

茗，风光旖旎情话喁喁，该是情海男女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人生最甜美的享受。

但这份情爱发展得太畸形，深深地隐藏着无穷杀机。

据江湖传闻，九州毒王身上一衣一带，谁沾上了有死无生，除非能够获得他的独门解药。

这位威震九州的毒王，其实并不如传闻中的可怕，真正被毒死的人为数不多，有许多死亡事件牵涉到他，大多数是属于传闻而无确凿的事实佐证，以讹传讹，他便成为最神秘最可怕的死亡之王。

姜步虚已经上过一次当，中了辛姑娘一次毒香暗算，这时更坐在一起喝了三杯茶，肌肤相亲手已受到控制，根据传闻，他体内恐怕已有足以死一百次的毒物了。

知道对方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处身险境，他必须得保持镇静，只有绝对的冷静，才能度过难关。

“为什么呢？”他脸上绽发安祥地微笑；“据我所知，令尊为人如何，我这后生小辈，岂能以耳代目妄加评论？但可以断言的是，一个没有理性，不分黑白是非的人，绝不会成为天下闻名的旷代宗师。

令尊在世间，敢说样样不缺，该有的都有了，为何替风云会这种黑道枭霸撑腰？委实让我这后生小辈百思难解。”

“因为地缺孔荣孔老伯，与家父交情不薄”辛姑娘回答他为什么的理由：“孔老伯在风云会任客卿，会主极乐天君对他老人家极为尊重，我在江湖遨游三载。这次恰好碰上这档子事，孔老伯恐怕应付不了侠义道的顶尖高手，我怎能袖手旁观？”

“这是说，风云会有地缺打头阵，必定可以得到九州毒王毒宫子弟的支持了？”他淡淡一笑，语气温露出不满：“我受到侠义道英雄们迫害，受到风云会的枭霸煎迫，算是百分之百的受害人，而我与任何一方都没有不解的仇恨，与辛姑娘你更是素昧平生……”

“我并不想和你结怨，不希望将你列为仇敌……”

“你已经伤害我一次了，这次……”

“茶内没有毒……”

两人抢着表示意见，幸好都不带火气。

“我知道。”他举起右手：“所有的茶水，全在掌心蒸化了，掌中没遗留任何有毒的残屑，谢啦！辛姑娘……”

“我小名叫云卿。”辛姑娘眼中有惊疑：“可能吗？我亲眼看到你喝掉茶的。”

上次，姜步虚中了毒香而不倒，反而以奇速远走高飞，小姑娘认为不可能，这次，小姑娘仍然认为不可能。

用掌心将茶水快速蒸化，内功精纯的人不难办到，但需正式花时间行功，而且速度甚慢。

玄功中的三昧真火，可臻这种境界，但要修成发于体外的三昧真火，首要的条件是内丹已成。

而要修至内丹已成境界，下三四十年苦功不见得有成，下苦功是不够的，必须加上超人的天赋，没有天赋，修一百年也是枉然，或许需要修一千年。但普通人恐怕是活不了这么久的，事实上是根本活不了这么久。

“你我都亲眼看到，你的纤手控制了我的脉门。”他不作解释，话锋一转。

“这……”辛云卿红云上颊，纤手五指本能地抽动了一下，或许两下，想放手却又不愿。

“你再看清楚，有时候，人的眼睛是靠不住的，再锐利的眼睛也有所谓盲点，或者失神……”

不需再看清楚，辛云客的目光，一直就注视着两人的手，一直不曾移动视线。

手的感觉最敏锐，比眼睛更锐利，眼睛看不见的细微物体，用手摸触却可以感觉得出来。

辛姑娘本能地感觉出自己的手掌，似乎有轻微得几乎难以察觉的颤动感。

可是，一点也没发觉两人的手移动，而姜步虚的手，却清清楚楚放在她的小手旁，而不在她的掌握中。

她的手仍保持抓握的姿势，确是明明白白搁在桌子上。

姜步虚的手，确实不在她的手中，看得一清二楚，绝非失神或眼花。

五指一收，这才发现手中的确空无所有。

眼一花，真有鬼，明明手中空无一物，怎么突然又感觉出有物存在了？

翻掌五指一张，掌心赫然有一只小茶杯。

没错，是姜步虚所用的小茶杯。

还来不及有所反应，眼一花，眼角看到眼侧出现一只大手。

她本能地想闪避，眼睛的反应最为灵敏，可以本能地指挥头部闪避迎面飞来的物体，可以指挥眼睑自动闭合躲避飞沙。可是，仍然慢了一刹那。

“再次谢啦！”

耳中听到姜步虚的道谢声，脸颊同时感到被那只大手拧了一把。

“你……”她羞急地叫。

她突然楞住了，张口结舌。

烛火摇摇，乱人视线，小厅堂空空如也，姜步虚形影俱消。

“怎么一回事？”她突然大叫。

敞开的门外，出现两名侍女。

“小姐，怎么啦？”一名侍女探头惑然问。

“人呢？”她傻傻地问。

“小姐，人不是在里面吗？”侍女更是迷惑：“没有人出来呀！是不是躲到里面灶间去了？”

通向内间兴厨房的走道口，闪出另两名侍女和一位中年妇。

“怎么？小姐，人呢？”中年仆妇讶然问：“刚刚还听到你们谈话的声音……”

“人走了。”她不胜惊疑：“不在了。”

“绝对没有人从大门出来。”门外的侍女斩钉截铁表示：“我和小春一直就堵在门侧……”

“绝不是从灶间走的。”后面走道口的侍女，也坚决表示自己尽职。

中年仆妇手一振，飞升丈余手搭横梁，仔细察看可以藏人的每一个角落。

上面没装设承尘，梁柱各处真可以藏身，但蛛网遍布，人上升一定有积尘下坠，跃上藏身，下面的人绝不可能毫无所觉。

“不要找了。”辛姑娘银牙一咬，一掌拍在桌上，茶具乱跳：“我绝不饶”

他，绝不！”

看神情。她似乎怒不可遏，但眼神百变，伸手不住轻抚右颊被拧的部位，脸色也百变，变得红似西天的晚霞。

柏家大院四周，潜伏了不少风云会的高手，沉着地等候柏家发生变化，以便乘机杀人混水摸鱼。

一等再等，眼看五更将尽东天发白，柏家依旧戒备森严，没发生预料中的变化。

终于，他们失望地撤走了。

如果不能乘乱杀人，所付出的代价将空前惨烈，本大利小的生意，愿做的人不多，双方还没正式决裂，如无一举歼除对方主要人物八九成的胜算，就难以控制情势不可收拾了，聪明的人不会做这种笨事。

一场可能由姜步虚入侵柏家所引发的风暴，也因姜步虚以快速救人脱身而消洱。

19

破晓时分。

客院中的四海游龙开始拾夺行囊。

孟姑娘也在替他收拾，神色惶然，凤目中隐有泪光，依依之情形诸于外。

“永泰，真……真的要走吗？”孟姑娘一面替他摺叠一袭宝蓝色劲装，一面幽幽地问。

“是的，念慈。”他在整理百宝囊，语气充满怒意：“再不走，我花了两年光阴，辛辛苦苦在刀山剑海中，所闻出的英雄声誉与建立的形象，都会被你们这些假侠义之名，进行枭霸勾当的人葬送无遗。”

“人一多，难免会犯错的。”孟姑娘叹息一声：“其实，紫灵仙长的顾虑，并非毫无道理，风云会是黑道凶梟所组成，却有不少邪道魔道的高手名宿明暗中支持。

那九天飞魔正是魔道中的代表性人物，随时都可能接受风云会的礼聘，紫灵仙长希望藉机逼他置身事外，阻绝他做风云会帮凶的途径，容或手段有欠光明，但情有可原，永泰，我相信以后……”

“以后，必定有同样的事故发生。”他摇头苦笑：“任何事有一必有二，我已经看出，你们这些人中，对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不以为然，都认为理直气壮……”

“因为风云会的人，掳人肋迫在先呀！”

“念慈，不要替他们作说客，好吗？”他面对着孟姑娘，轻拍姑娘的肩膀：“不要以为我不过问其他的事，便像个张眼睛子，毕竟我是一个有志闯道扬名立万的英雄，我会留意重要的征候动静。”

“你是说……”

“许姑娘被掳，确是华山正邪决斗余波的延续，但与这次风云会、正义

锄奸团、侠义道群豪各方精英，三方面大会开封对明争暗斗，可说风马牛不相及。”

点龙一笔与无双秀士那些掀起风暴的人，时运不济恰好赶上这场明争暗斗，而被风云会的人因势利导胁迫投效，目下进退两难。

华山决斗余波算不了什么，十年来那一天没有人寻仇报复？紫灵丹士实在没有利用余波的必要，最近他甚至忘了这件事只字不提，我没弄错吧？

“我们的注意力，已完全放在替被杀的罗家兄弟，与四方行客报仇。”

“你们仍然认为是姜步虚杀的？”

“这……”

“念慈，我不希望你说谎。”

“从来福老让找出了线索，附近街道也找到那天晚上，听到街上有打斗声的居民，证实是风云会的人，冒充正义锄奸团眼线，引诱姜步虚至文昌阁胁迫入伙的人所为。

所使用的暗器，很可能是断魂钉和问心针，是天下十大暗器名家中，一钉百了温武鸣，与天下一针曾文兴的霸道暗器。

这两外人，有人知道早在风云金君山聚会之前，已和一见魂飞走在一起，而一见魂飞却是筹组风云会的元老之一，所以……”

“所以，你们仍然不肯与姜步虚善了。”

“水泰，是姜步虚不肯善了。”孟姑娘眉梢眼角流露出忧虑：“他不会放过我的，天哪！你一走，我……我我……”

“我愿意护送你回湖广桐相。”

“骑虎难下，我爹能一走了之吗？”孟姑娘的泪水终于流下香腮：“道义在肩，生死与之，情势不由人，在数者难逃，你知说一旦风云会与正义锄奸团结盟，将有多少人遭殃？”

风云会人多势众，消息灵通，正义锄奸团的杀手刺客神出鬼没，每个人都是不世奇士，武功深不可测，两者联手结盟、今后除了向他们低头归顺的人之外，谁也休想平安苟全，我孟家名列武林五世家，恐怕第一个糟殃的人就是我，我……”

这一番话极有份量，理由充分。

按情势论，事实也是如此，侠义道群这次大会开封，主要目的就是阻止该两个会团结盟，假使失败，日后必将人人自危，想邀请天下英雄奋起自卫，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敢挺身而出响应了。

女人的眼泪，具有无穷的威力，四海游龙对孟念慈极有好感，孟念慈对他更是一往情深，情人的眼泪威力更大，四海游龙想剖舍谈何容易？

“不要伤心，念慈。”他心中一软，温柔地搂住了颤抖的娇躯：“我在你身边，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你告诉紫灵丹士那，些人，不要招惹我，我不过问他们的事，千方不要在我身上转恶毒的念头。”

“永泰，你……”孟姑娘兴奋地招起含泪的面庞。

“我到客店投宿，暗中在你左近活动。”

“和我爹住在一起……”

“不，我受不了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人，除了你孟家的子弟，我不和他们打交道，不要勉强我，念慈。姜步虚如果再找你，我要他永远后悔。”

“你……你真的能对付得了他？”

“哼！你会亲眼看到，我用家传绝学送他下地狱，我一定可以找到使用

绝学的机会，你等着瞧好了。”

“你的家传绝学是……”

“请不要问，姜步虚在对街现身时，风云会一群该死的混蛋妄想混水摸鱼，紧要关头，被我用准备对付姜步虚的绝学，把乘机偷袭的两个高手，打得吐了一屋顶血，十天半月保证起不了床，要不是我在仓卒间接招，他们那有命在？”

“好，我不问就是。”

“我走了，你要小心保重。”他提起包裹：“我会留意在你左近出没，你只要提防意外，碰上强敌用游斗支持片刻，我就可以赶到现身的。”

“永泰……”孟姑娘投入他怀中含泪低唤。

开封毕竟是众所瞩目的大埠，也是周王府的所在地，治安人员责任重大，对近来的风风雨雨大感愤怒，即将有所行动，暗中调兵遣将准备用雷霆手段弹压。

治安人员也就是所谓白道人士，与侠义道英雄之间，维持有极为微妙的关系。

有许多侠义英雄，改行成为白道人士。

侠以武犯禁，有时候与白道人士有利害冲突，但一般而言，两者之间合作的情形，比为敌的情形要浓厚些。

这与黑道与绿林道的相处情形相差不远，黑道朋友如果落了案走投无路，上山投绿林当强盗平常得很。

同样的，绿林朋友的垛子窑被官兵挑了，四方逃亡做黑道混混，也极为普遍。

所以官方的动静，侠义英雄必定最先得到消息。

近午时分，英雄好汉们分为数批，陆续乘坐骑或步行，悄然出了大南门，沿大官道南下，向南又向南，离开府城是非地。

不久，风云会的黑道高手名宿，也分批仓惶离城，也走上南下的旅程。

姜步虚是最后离城的，一出城便看到周王府的铁卫军，在城门布岗派哨，立即开始盘查，向每一个出入城内外的人搜身。携有刀剑武器的人，当堂上绑加铐押走。

一场风暴，因官方的干预而风止雨息

风雨并没真的止歇，向南掠过豫南的。

九天飞魔的消息颇为灵通，天涯怪乞更是消息来源充足的老江湖，不但知道官兵出动的时刻，而且知道是中州镖局熊局主，利用各方压力，迫使官兵介入干预的经纬。

但老魔并不急于离城，跟在风云会最后一批人的后面动身，两乘轻车，八匹骏马，从容不迫离城南下。

天涯怪乞师徒，买了两匹健驴，人大驴小，悠哉游哉跟在车马后面，相距约半里徐徐南奔。

过了十里庄，前面行旅渐稀，烈日当头，宽广的大官道热浪蒸腾，旅客们都找地方歇息避暑，末牌左右才束装就道。

车马却不顾炎热，徐徐南行。

九天飞魔一马当先，显然仍在生气，债主面孔令人望而生畏，跟在后

面的两位随从，不住互打眼色偷笑，大概知道主人生气的原因。

前面道右出现一座松林，缓缓踱出活行尸冷寒，和一个右脚断了小腿，装了木脚支着铁拐的花甲老人，脸色青中泛灰，相貌与活行尸同样难看。

九天飞魔哼了一声，伸马鞭阻止两位随从驱马超越，保持领先、坐骑向前缓缓接近。

活行尸两人往道中一站，有意阴挡车马。

在两丈外勒住坐骑，九天飞魔凌厉的目光，狠盯着马前的两个人，冷冷一笑，不言不动。

“嘿嘿嘿嘿……”活行尸只好先发话，先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干笑：“丘老兄，也要南下吗？”

“混蛋！”九天飞魔突然大骂：“老夫邀游京师，倦游返家，我长春谷惜春宫在潜山，不南下难道反往北走？岂有此理！”

“丘老兄，先别生气好不好？”活行尸吓死人的尊容，居然绽起邪邪的嘲弄神情：“你好像吃了一桶火药，犯得着吗？不错，咱们的人，以往的确曾经对令媛不怎么礼貌，好在彼此都不曾造成伤害，实在没有再计较的必要，冷某代表敝方的人道歉，成了吧？”

“蚁多咬死象；该死的！你们似乎吃定我了。”九天飞魔居然不生气，居然捋须微笑：“我九天飞魔声誉不佳、口碑差所以称魔，一向没有容人雅量，甚至被人看成睚眦必报的魔头，但时势不由人，是吗？”

“丘老兄，人是难免会有所改变的，是吗？”

“对，有道理，不但人会有所改变，连大石头也会改变，物换星移，同样是变，好吧！你们人多，我九天飞魔如果不识相不改变，恐怕就永远回不了潜山惜春宫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计较往昔的过节。

冷老兄，你大概还有什么话要说，极乐天君派你断后，给不会仅要你老兄，简简单单灭自己的威风，道歉了事的，是吗？”

九天飞魔一家，有三部双头轻车，八匹坐骑，车内的女眷不算，可看到的八骑士、六车夫。就有十四个人。

而活行尸只有两位，怎么老魔反而说对方人多？

“丘老兄，人际间办事，利害攸关，应该是互惠的，互惠才少是非。”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兵老兄是明白人……”

“该说是明时势的人，说啦！我在听。”

“留驾在这附近，短期间请勿南下。”

“唔！好像并没苛求。”

“本来就没有苛求哪！丘老兄，紫灵丹士与伏魔剑客那些儿死了三个同伴便誓在必报、打算在前途与敝会敞开来算，很可能与正义锄奸团的人破除成见联手，因此，多一个外人在场，任何一方的人都会多一分顾虑。”

“对，等于是多一个目击证人。你们任何一方。都不希望自己的见不得人手段，落在目击证人眼中，以免日后证人在江湖胡说八道，好，我九天飞魔明时势，知禁忌，到前面找村落打尖落脚，休息一段时日。冷老兄，应该满意了吧？”

“嘿嘿嘿……”活行尸没料到九天飞魔人老变性，竟然采取低姿势，有点不知所措：“假使……假使丘老兄能……能改道，走归德转徐州再南下，远不了多少，敝会将……将深感盛情。”

意思很明显，要求车马向后转，或者抄小道东行，改走陈留小官道。

远不了多少是场面话，不远千里也远八里。

“哈哈哈哈……”九天飞魔反常地大笑、向后面的人打出自己人才知道的手式：“好，我说过我是明时势知禁忌的人，该让步时就让一步，后面里余，向东岔一条右通车马的小径，老夫这就转回去，冷老兄，有件事请记住。”

“丘老兄，什么事？”

“老夫接受贵会的道歉，不计较往昔的过节，你说过，办事应该是互惠的，因此，贵会从现在开始，约束你们的人，离开我丘家的人远一点，我说得够明白吗？”

“这……”

“哈哈哈哈……咱们山长水远，后会有期。”

一声吆喝，老飞魔兜转坐骑向后转。

卅年来，九天飞魔从没如此低声下气。

卅年来，没有人敢如此逼迫惜春宫的人。

按理，活行尸已占尽便宜，面子十足，目的已经达成，已没有任何挑剔的藉口和理由，应该满足地走人，神气地返报佳音。

可是，活行尸却僵在当地，没有任何兴奋的表情，却有迷惘不安的神情流露。

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这是成名人物应有的修养，得意浓时便好休，这是禁忌。

官道宽广，车马开始调头。

“这老魔在搞什么鬼？”活行尸向同伴低声问。

“我也不知道。”装了假脚的人摇头。

“他性情大变。”

“不错，变得阴沉难测。”

“咱们怎么办？”

“这……”

“不是咱们预期的情势。”

“问问里面的人吧！你我如果找藉口，毕竟有损咱们的声誉。”装了假脚的人似乎爱面子，不愿在对方完全示弱后再藉故生事。

活行尸立即向松林打手势、原来林内有人潜伏。

一声怪啸，松林人影涌现。

九天飞魔哼了一声，跳下坐骑。

轻车内，老魔的妻子飘渺仙子尚惜春一身劲装，首先下车怒容满脸，随后下车的小魔女更是凤目喷火。

共出来了甘余名男女，领先的一男一女，男的是一见魂飞百里飞，女的是穿了男装，戴了鬼面具的太真玄女，那身灰黑色的宽大长衫，如上狰狞的面具。大白天出现，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魔力。

小魔女眼都红了，便待冲出，却被乃母一把拉住了。

轻车内共出来了九个女人，阵容甚盛。

双方列阵面面相对，气氛一紧。

“哈哈哈哈……”九天飞魔又开始狂笑：“狼子野心，半点不假，老夫总算明白了，彻底了解风云会是什么东西，难怪那些侠义英雄们，为何不顾一切后果，及早图谋你们以便永除后患的原因所在了。

目下，你们羽翼未丰，连我这魔道人士也不耻你们所为，活行尸，你过来，我倒要看你怎么说？”

活行尸居然老脸一红，不肯过来。

“丘老魔，我的事与风云会无关。”太真玄女的女性嗓音十分悦耳，与丑怪狞恶的面具成强烈对比：“是我太真玄女与令媛的过节。”

“哦？不是风云会的事？”九天飞魔脸一沉：“南海妖女，老夫也要找你。”

小魔女一闪即至，凤目喷火。

“既然是你我两人的过节，你出来。”小魔女点手叫：“不相干的人不要插手，你我来一次公平的大结算生死搏斗，你一代妖女，成名的前辈，不会害怕吧？”

“凭你也配说这种大话？可恶！”太真玄女像男人一样大踏步上前：“在我杀死你这前，你必须将那天暗算我的人招出来，把偷走的解药交还，也许我会放你一马，说！”

“妖女，你还没问我是否肯放你一马呢！你只会在嘴皮子上逞能吗？”

一声怒叫，太真玄女手动剑出鞘。

太真玄女与四大残毒、天下四凶齐名，上次用独门迷香擒小魔女，不费吹灰之力，而且眼看小魔女在欲魔韦武的攻击下，只有逃避而还手乏力，因此那将小魔女放在眼下？剑出鞘便毫无顾忌地抢攻。

太真玄女用的是适于女性使用的玄天神女剑，一种轻灵神奥不以力拼而享誉武林的剑术。

这种出于玄门的剑术以柔克刚，比太极剑更富变化。

剑如匹练横空旋舞，倏忽便破空疾射宛若电射星飞，锋尖隐约难辨，小魔女的胸腹与右肋，全被进射的快速电虹所控制，攻势迅疾绝伦，躲闪非易。

小魔女丢失了宝剑逸虹，没有宝剑在手，反而令她更为奋发，丢弃倚赖神刃的念头，在御剑内力与技巧上上功夫，无形中她的技巧更上一层楼，孟姑娘的家传绝学幻剑也胜不了她，太真玄女何足道哉？

上次斗欲魔她胆气不够，被四大残毒的名号所震慑，以至施展不开，这次，她的信心何止提高十倍？

一声冷叱，她拔剑、移位、进步、出招，神乎其神地从进射而来的电虹空隙切入、中的。

旁观的人只看到双方的剑都幻化为电虹，行几乎目力难及的接触，听到一声惊呼，看到人影从交织的电网中逸出飞射丈外，如此而已。

是灰黑色的人影，当然是太真玄女。

一招失手，高手名宿的声威降至谷底。

小魔女不乘胜追击，对太真玄女的迷香仍有几分顾忌，虽则她已用了太真玄女的独门解药，却又怕妖女改变了迷香的配方，解药恐怕效力大打折扣。

“拼武功剑术，你还不配在本姑娘面前称前辈。”她轻指着长剑冷冷地说：“下一剑，我要削掉你的耳朵，包打包票，冲上来！”

太真玄女的右胯，袍裂了一条缝，中段有黑湿的液痕，一看便知是血液。

一见魂飞计余名男女大惊失色，几乎不信眼中所见的事实。

就算九天飞魔亲自出手，也不可能一招击败名头辈份相等的太真玄女。站在远处观望的活行尸，与装了假右脚的人，也吃了一惊，急掠而至。太真玄女真的惊慌失措了，胆气直线沉落，不胜骇异地抚摸右胯的创伤。

伤势甚轻，割裂了一条浅缝而已，但足以让人心惊胆跳，抢攻一招反而受伤，已经表示在剑术修为方面，双方相差甚匹。

一见魂飞知道不妙，太真玄女的心理压力太沉重，再挺剑上不啻自杀，失去信心的人注定了丢命的噩运。

顾不了不许旁人插手的警告，一见魂飞一跃而上。

“小丫头，咱们都估错了你的武功修为。”一见魂飞拔剑在手，鹰目中冷电森森：“你的剑术颇为神奥，老夫陪你练练，冲我来，上次你逃得快，这次……”

“我知道你的暗器铁蒺藜极为霸道可怕，我要砍掉你的手。”小魔女徐徐挺剑逼进，胆气超人一等，一点也不介意天下四凶的吓人名头。

小魔女一顿又道：“其实，你们这些高手名宿、真才实学有限得很，仅倚仗邪门歪道的会俩称雄道霸，如此而已，上次六比一你也无奈我何，这次我绝不饶你。”

她的话也有几分真实性，一见魂飞确是为人阴毒，经常出其不意用铁蒺藜杀人，狼狈为奸走在一起的无我人妖，也经常用小飞剑偷袭下毒手。

不论对方是什么人，高手名宿或后生晚辈一视同仁，能用铁蒺藜或小飞剑猝然杀掉对方，是最省事最简单的办法，能不动手拼搏就尽量避免动手。

因此死在他们暗器下的人，比死在他们拳掌剑爪下的人多好几倍。

孟姑娘的武功剑术，与小魔女不相伯仲，但孟姑娘见到一见魂飞，便被凶名所震慑，一心只想逃避，被逼动手也施展不开，心怯的神情一览无遗。

“小丫头，你将为这些话付出代价，永远后悔。”一见魂飞凶狠地说，剑一举，龙吟隐隐。

“百里飞，你不要大言了。”不远处的九天飞魔声如洪钟：“你如果不全力应付，后悔的将是你，我女儿的九转神魔功火候虽然不够精纯，但她的射星剑术却不比幻剑差，上啦！你不会先斗嘴皮子吧？”

一见魂飞狞恶的面容一变，变得更为狞恶了，但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狞恶中有惊容流露。

射星剑术四个字，也把活行尸吓了一跳。

“屠龙仙客施全，是你的什么人？”一见魂飞连声调也有点变了。

屠龙仙客施全，是老一代的玄门高士，辈份比目下的七仙九菩萨还要高，射星剑术号称武林秘学，与孟世家的幻剑同以快速钻隙著称，对手如果防守稍有空隙，常会莫名其妙挨上一剑。

太真玄女放手抢攻，防守自然不够严密，所以会莫名其妙挨了一剑。

“师公，有什么不对吗？”小魔女胆气更壮，主动何前进逼。

“如此而已，你一剑！”一见魂飞声出剑发。

剑闪电似的点出，攻上盘，左手却悄然发射三枚铁蒺藜攻下盘，极为阴毒。

小魔女早怀戒心，对方剑发手动，她突然一闪不见，几乎同时出现在一见魂飞的右后侧。

移影换形，轻功身法中最难练成的绝技。

“哎……”一见魂飞惊呼，前冲丈余，三枚铁蒺藜远飞出五丈外劳而无功。

“可惜！”小魔女也娇呼：“偏了那么一点点。”

一见魂飞的右背腰，衣穿孔有血沁出，假使左偏一寸，必定刺中肾俞穴，至少也会伤及足太阳膀胱经。

活行尸刚想冲出，装了假右脚的人却抢前半步，铁拐一点地，人贴地飞射而出。

九天飞魔一闪即至，快得令旁观的人也无法看清。

“地缺，你不要脸！”九天飞魔怒叱，剑发似奔雷。

“铮！”铁拐与剑接触，火星飞溅。

地缺孔荣，七大畸形人之一，与活行尸同是畸形人，但武功修为却比活行尸高深多多。

这位老残废心狠手辣，很少与人打交道斗嘴皮子，平时极少开门说话，也从不与人讲理。

所以，由名头比他低的活行尸出面打交道，只负责下毒手杀人。

九天飞魔斜震出丈外，剑缺了口。

地缺也退了两步，冷冷一笑，伸左手食指勾了两勾，示意要九天飞魔上前发招，极为托大。

“时辰不早，咱们上吧！等什么？”活行尸解下勾魂链大叫：“早些了断，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要群殴吗？算我一份。”松林前站着姜步虚，声如洪钟：“鬼神愁专打滥仗，多多益善。”

“哈哈……”一旁的天涯怪乞狂笑如殷雷：“老花子对捡死鱼打落水狗，学有专精，留几条小鱼给我，小姜，上啊！徒弟，你也别闲着，上！”

廿余名风云会的高手，有一大半知道姜步虚难缠、一见魂飞与无我人妖，一见姜步虚便心胆俱寒。

他们的副会主活阎罗，也被姜步虚整治得像条虫，谁还有勇气上前拼搏自寻死路？

一见魂飞最聪明，无我人妖也不笨，两人首先转身飞逃，像是见了鬼，这两个凶魔狼狈为奸，进退默契圆熟。

丧了胆的人，不足言战；有人先逃，就有人效法，用一哄而散四个字来形容，的确传神。

“不许走……”活行尸厉叫。

不叫倒好，这一叫，逃的人逃得更快

主容易势，多数成了少数，不想逃的只剩下三个人：活行尸、地缺、太真玄女，他们是首脑，不能先逃。

再不逃就嫌晚了，姜步虚正大踏步而来。

地缺是唯一不了解姜步虚的人，也没有必胜九天飞魔的把握，不得不明了时势知兴衰，知道大势已去。

“走吧！以后再说。”地缺低声说。

活行尸巴不得老残废赶快说走，猛地一跃三丈。

“姜大哥……”小魔女兴奋地大叫。

叫声中断，她楞住了。

天涯怪乞师徒是掠走的，姜步虚却是大踏步而行，所以落在后面。

天涯怪乞师徒，将接近现场，但后面已无人踪，姜步虚已经不见了。

前面十余里，是开封第一大镇朱仙镇，该镇的岳忠武庙，天下闻名。

日影西斜，大官道上车马渐稀。

姜步虚青衫飘飘，左肩挂着包裹，泰然徐徐南行，不像一个赶宿头的旅客。

在开封惹事招非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往南行，可知这条路上必定是非多，不必急急赶路。

他发觉九天飞魔的车马，仍然向南走了。

原来老魔并非真的肯在胁迫下低头，而是故意装腔作势，诱使活行尸那些人暴露狰狞面目，以便在理字上站得住脚。

他懒得多管闲事，等九天飞魔的车马动身之后，才独自动身南下，不再与天涯怪乞同行。

前面路右出现一座简陋的歇脚亭，居然有茶水供应，可知附近必定有村落。

茶亭中，已有两名灰衫旅客歇息，等他接近至十步左右，这才跟出亭口。

两人年约半百，相貌平平凡凡，很像有修养的地方仕绅，一团和气一脸老实像，但腰间却佩了剑，人的相貌气概不唬人，剑却令人望而生畏。

他不加理会，瞥了对方一眼，泰然自若赶路，没打算入亭歇息。

两位旅客也不打招呼，突然拔剑出鞘，并肩迈步踱出官道，明显地要拦住去路。

他脚下一慢，神色不变。

果然，两人并肩拦住去路，隐发龙吟的长剑，随他接近的速度徐徐升剑，两双神光内蕴的眼睛，不带表情地注视着剑尖。

剑道行家，就是这种气概，神意内凝，外表看不出威势和危险，静如山岳浑忘外界的变化，动将如电火雷霆石破天惊。

“干嘛啦？”他在丈外止步，语气略带责难：“不会是拦路打劫的吧？”

“求证。”站在右首的人说。

“求证什么？”

“届时自知。”

“多久？”他对这人的挑衅举动大感困惑。

“现在。”这人语气十分肯定。

“用剑求证？”

“是的，阁下亮兵刃。”

“届时两位就可看到，可否明示来意？”他摇头拒绝，只希望先了解对方的用意：“在下对无谓的纷争毫无兴趣，动刀剑是万不得已的事，理不直气不壮，你绝对胜不了我的，阁下。”

这人淡淡一笑，举手一挥。

同伴打手式示意，将剑抛出；

“接剑！”同伴出击招呼，向后退。

剑靶前尖后，画出一道美妙的光弧，重心在前，飞行不疾不徐。

他摇头苦笑，泰然将剑接住。

“开封的人，都说你十分了不起，在下颇感怀疑，实在弄不明白，风云

会高手如云，为何提起鬼神愁就谈虎色变。”这人亮剑立下门户，杀气开召弥漫：“现在你有剑，在下要进招了。”

他右脚前移，剑垂在脚尖前，马步不丁不八，握剑的手似乎毫无劲道，脸上神色安详。

“你随时都可以进招……”

他的语气显得托大，话未说完，这人已剑出似奔电，行空前猛烈的攻击，气势磅礴，每一剑绵行正面突击，风雷骤发悍勇绝伦，与剑道宗师级的名宿毫不逊色，绝非武林等闲人物。

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共攻了一剑之多，不但速度骇人听闻，御剑的内力更是惊人，一流高手立下严密剑网，也挡不住这人的中宫强压破网而入。

传出一阵惊心动魄的金铁交鸣，火星四溅。

攻得愈狂猛，封得愈绵密。

他用前面的有脚为轴，以后面的左脚，作小幅度的快速旋扭移位，剑信手挥洒，仅用剑术中最简单的指天画地封架，保护住中宫八寸左右的空间，来一剑接一剑，不回敬不追击，任由对方尽情发挥。

剑招中的指天画地，性质与徒手搏击的双盘手相近，都是防守的招术，手急眼快必可见招破招，反击也容易取得进手好机。

当然，防守的招式缺点也多，假使力道不足，挡不开对方的兵刃或拳掌，反而自陷危局，毫无反击回敬的机会，成了纯粹挨打的局面。

好处是防守的空间窄小，假使封得开，反击也水到渠成顺手得很。

他剑上的御剑劲道，足以将对方强劲的剑势封偏。

最后一剑他反击了，下沉画地震开攻中宫下盘的一剑，顺势滑进一步，剑向上一挑。

锋尖闪电似的到了那人的右脸下，妙到颠毫。

那人脸色大变，飞退丈外，右胁裂了一条两寸长小缝，没伤到肌肤。

“阁下在剑上下了苦功，很好，但还不够好。”他轻指着长剑沉静地说：“你攻击的速度必须快三倍，御剑的内劲也必须强三倍，才能攻人在下的中宫。”

即使如此，你也胜不了区区在下，你们走吧！我不伤害无意伤害我的人，我想，我知道我们的来历了。”

手一拂，剑轻灵地飞向另一个站立处。

“我想，我已证实你不是风云会的人；侠义英雄们将你列为仇敌，也是真的了。”那人收剑苦笑：“风云会的副会主活阎罗，也不可能从容接下我这一招七星联珠，难怪你在开封一鸣惊人，老弟，你为何两方面的人都得罪了？”

“一入江湖，身不由己呀：他们两方面都毫无理性地找上我，我初出道怎能怕死装孬种逃避，日后我还用混吗？他们不能如此苛待我而一笑了之，是吗？”

“有道理，需要帮助吗？”

“谢啦！兄台，能听得进忠言吗？”

“兄弟就教。”那人谦虚地抱拳说。

“风云会存心胁迫你们会盟，以便壮大声势震慑江湖，侠义英雄们心怀鬼胎。你们会盟成功，必定威胁他们的生存和利益，所以蓄意破坏，目下他

们双方都操之过急，出了人命，双方都被迫走上全力周旋的绝路，也因此而极端重视你们的态度和立场。”

“那是一定的。”

“假使你们心怀激忿，志切报复，结果，将无可避免地走上两面对敌的绝路，要不，就必须与某一方联手，澈底地消灭另一方，结果是丧失立场声誉，丧失你们标榜的正义宗旨，成为一个欺世盗名自欺欺人的混世集团。”

“谢谢老弟的忠告。”

“这就脱离是非地吗？”

“是的，远离是非。”

“祝顺风。”

“谢谢，老弟，后会有期。”两人同时行礼致谢。

“后会有期。”他抱拳行礼。

两人含笑挥手，从亭后的树林轻快地走了。

这是最宽阔的南北大官道，旅客络绎于途的交通大动脉，人人都可以走，谁也干涉不了谁。

但鬼鬼祟祟跟在别人身后蹑行，却是犯忌的事。

走不了两三里，他便发觉身后有人，像附身的鬼魂一样紧跟不舍，而且愈来愈逼近。

猛地扭头邪笑打算示威，笑容却僵住了。

的确有人蹑踪，已经到了他身后不足一丈，脚下无声无息，甚至涌起的浮尘也不多。

风迎面吹来，跟踪的人脚下轻灵，踏在三五寸厚的浮尘上，当然声音轻微。

按理他绝难听到身后的声息，也绝不可能嗅到下风的气味，可是，他居然知道身后有人蹑踪。

是一位梳了盘龙髻，穿了鹅黄衫裙，雍容华贵的艳丽少妇，也可能是年过二十的妇人。

美丽而又打扮出色的年轻女人，很难估料真实的年龄，也许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反正一瞥之下，绝难分辨到底年龄有多大。

但盘龙髻，却明白表示不是闺中少女。

又不是吊膀子勾引良家妇女，那能扭头向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邪笑？难怪他的笑容僵住了。

总算看清女郎佩了剑，不是普通豪门大户人家的高贵夫人。

“你怎么啦？”女郎也颇感惊讶，沉下脸质问。

他脚下一紧，女郎亦步亦趋。

“你像个鬼一样跟在后面，烦不烦呀？”他扭头大抗议，脚下逐渐加快。

“你怕鬼？”

“怕。”

“原来是个胆小鬼。”

“所以我跟在那些英雄豪杰们的后面避风头呀！”

“你并不想避，不是吗？”

“我……”

“急于追孟家的大闺女？”

“胡说八道！”

“你好笨哦！”

“笨的人有肉吃，聪明人会挨饿。”

“你为何拒绝正义锄奸团的帮助？”

“那不是他们该帮助的事，君子爱人以德，我不希望他们背弃正义的宗旨，这世间还真需要一些主持正义的人，让那些任所欲为的豪霸们有些顾忌。”

“休走……”

一声长笑，他飞掠而走。

女郎穿了长裙，那能在大官道上飘扬裙袂飞奔？

“我怕你，不要追来！”他大叫。

“你知道我……”女郎竟然敢追，裙袂飘扬，像是佛寺壁画中的仙女飞天，路人人为之张口结舌。

“那位玩毒的辛宫主，相貌与你相似，你如果不是她的姐姐，就是她的母亲，所以我怕你，不要追来，不然我一定大叫女疯子。”

“你戏弄我的女儿，我绝不饶你。”

20

姜步虚听了女郎的话，吓了一跳，果然不幸而料中，同时，也心中暗叫侥幸，假使晚一刹那发现身后有人，这时……

上次接近辛宫主，就几乎一脚踏入鬼门关，再被她老娘接近，不死才怪。

第一次与辛宫主见面，他步步提防，冒险相处一室午夜品茗，幸而辛宫主并没用毒计算他。

他心中明白，假如对方真的全力施毒，他能否抗拒得了大成问题，也许凭他的修为与强烈的戒心，或可全身而退，但也将大吃苦头，不死也脱掉一层皮。

他敢和辛宫主赌运气，可不敢与丰宫主的老娘赌命。

他这一招还真管用，辛宫主的老娘果然停止追赶了。

官道上不时有旅客往来，被看成女疯子，毕竟是极为难堪的事，女人追男人，本来就令人侧目。

“你跑不了的，我在前头等你。”辛宫主的老娘在他后面怒叫。

他心中颇感困惑，九州毒王该是年登花甲的老翁，这位辛宫主的老娘，到底是九州毒王的妻子呢？抑或是媳妇？

“男不与女斗，你等吧！也许会等得头发变白，为何不早些返回万毒宫纳福？”他一面飞奔一面大声说：“与我这种人玩命，你将偷鸡不着蚀把米，哈哈……”

笑声摇曳，他的速度突然增加了一倍，沿官道飞掠，冉冉远去。

歇马营，是官道旁的一座小镇，位于朱仙镇与尉氏县城的中途，所以也是一处歇脚站。

南面什余里，便是小小的尉氏县城。

据说，辽金时代，金哀宗南下，曾经在这座小市集驻驿，所以叫歇马营。

从府城至尉氏县城，路程约百里左右，通常算一程，但乘坐骑大半天便可抵达。

最先离开府城的侠义英雄们，首批先行的人是乘坐骑走的，虽则是午后动身，半天该已抵达县城了。

徒步的人脚程也相当快，大概志在赶路，半天赶百十里轻而易举，人黑之前已先后进入尉氏县城。

歇马营应该没有人留下，这里只有卅余户人家。

路旁的小镇天一黑，便家家闭户不见有旅客行走了，没有生意可做，家家闭户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唯一可供赶上不宿头旅客借宿的小埠，反常地店门大开，甚至悬了一盏可作为门灯的灯笼，似乎在有意吸引旅客的注意。

小食厅灯火明亮，只有一副座头有三位食客，其中之一是幻剑功曹孟守仁，另两位是一僧、一道。

店伙已被打发躲到里面去了，三人神色泰然地品茗，低声交谈，似有所待。

跟着南下看热闹的江湖人士，确在尉氏亲眼看到孟家的人进城，亲眼看到幻剑功曹在北门的张家老店，与店伙打交道商讨落店细节，但他却反而出现在歇马营，表示他神不知鬼不党反往回走。

小镇没有打更的人，只能凭经验估计更鼓时刻，从星斗的方位估计，应该是三更初正之交了。

门外传来一声轻咳，三位青衫客出现在店门外，迎门一站，堵住了店门，花花太岁阳起凤站在后面，可知身分地位是最低的一个。

“原来是你大悲和尚主事，难怪料中了咱们的行动。”为首的青衫客虬须戟立，声震耳膜，一面说一面举步入厅：“看来，双方都有了周详的准备，各展神通。没有多饶舌的必要了。”

和尚是九菩萨之一大悲僧，年已花甲，依然神目炯炯，脸色红润，像个四十来岁的人。

“花施主也不是为饶舌而来的，极乐天君请你大力神范宏撑腰，本来就请你大展神通。”大悲僧淡淡一笑，拍手示意：坐，有兴趣喝茶，保证茶中绝无异物，花花太岁阳檀越，贫僧不陌生，另一位是……”

“年下詹凌风。”那位乾瘦像竹竿的青衫客，脸色灰中泛青，不像个活人，说话也带有几分鬼气相当阴森刺耳：“大和尚应该知道我这号人物”

“嘿嘿嘿嘿……”年近古稀的老道，笑声特别刺耳：“至少，贫道知道施主的惊世名号，阴司三使者之一，勾魂使者伸一个手指头，就可以勾掉超高于的魂，贫道如果所料不差，阴司三使者必定全来了。”

“咱们阴司三使者三十个手指全伸出。也撼动不了你五湖散仙吴一仙长的一根汗毛。”勾魂使者冷笑，语气充满调刺：“位在此地等候，可知已有周密的准备，知道咱们一些助拳的入留在后面，是否打算阻止咱们助拳？”

“谁都不会贸然阻止任何人助拳，反正这次劫难人人有份，在数者难逃，来的人愈多，愈容易澈底解决，以免日后纠缠不清。”大悲僧见对方无意坐下，不再促请：“极乐天君跟来，用意不点自明，因此贫僧在此相候，转达

紫灵道友的意思。”

“吕会主跟来，是因为你们已摆出结算的阵势，不得不跟来作一番了断。”大力神沉声说：“当吕会主发现你们的人，全部南下走在一起，他便知道你们的打算了，能不跟来吗？”

“有三个人被贵方的人谋杀嫁祸，紫灵道友能罢休吗？”大悲僧脸色一沉：“贫道在此相候，转达紫灵道友的意思，不知范施主是否愿意接受？”

“在下当然接受，请说。”

“明早天一亮，双方各展神通。”

“在尉氏？”

“不，在任何地方。”大悲僧一字一吐。

“包括这里？”

“对，包括这里，贵方是否提前发动，悉从尊便，但只要贵方发动，我方将不遵守明晨发动的约定，比方说，施主就可以随时发动，贫僧也立即反击。”

门外，突然出现雍容华贵的辛夫人。

“似乎你们都铁定了心各走极端，何必呢？”辛夫人并没有进入的打算：“十年前华山之会，双方死伤之惨，忧目惊心，这次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残杀，恐怕卅年一世仍难恢复元气。”

“咦？你是谁？”两方面的人都吃了一惊，六个人几乎同声发问。

“不要问我是谁。”辛夫人苦笑：“双方各让一步，岂不江湖幸甚？”

“女檀越，敝方能让一步吗？”大悲僧摇摇头：“敝方有三个人被谋杀，谋杀的现场那晚有人目击，甚至已认出三个凶手的身份，请问，紫灵道友与伏魔剑客贺施主，如何向死者的亲朋，与同患难的朋友交代？”

“总该有解决之道，不是吗？大师是出家人，佛门弟子慈悲为怀，或许能平心静气，提出解决之道。”

“女檀越可问问极乐天君，他会接受解决之道吗？”

“我……”

“紫灵道友并不想承担双方死伤殆尽的责任，但他已别无抉择，除非……”

“除非什么？”

“交出三个凶手。”大悲僧语气极为坚决：“这是唯一避免两败俱伤的解决之道，贫僧不知道女檀越是何许人，但坚信女檀越绝难说服极乐天君让步，因为他认为他的实力，已经有把握一举歼除贫僧方面的人。

甚至这位助拳的大力神花施主，也绝不会同意让步，他一辈子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女檀越出面干预而不站在他的一边，这是十分危险的事，请赶快离开。”

大力神更不知道辛夫人是何许人，对有人干预大感不悦，但由于辛夫人的高贵风华极为耀眼，一时不便发作，知道这位胆敢出面干预的美丽女人不好惹，犯不着横生枝节树敌。

“小女人，你走吧！”大力神不悦地挥手赶人：“这件事已成定局，各走极端无可挽回，只许一方雄霸天下，你没有干预调解的份量。”

丽质天生的女人巧妆打扮之后，尤其是在夜晚光度有限的地方，不易看出年龄，大力神还真以为辛夫人是年轻的少妇，叫小女人理所当然。

“小娘子，你如果是赶来看风色，隔岸观火看热闹的人，最好赶快转闪

开封，远离是非之地。”勾魂使者善意地说：“看风色是十分犯忌的事，池鱼之灾你受不了的，走吧！你真不配强出头做说客调人。”

好色如命的花花太岁眼都直了，身分地位低不便发言，以行动表现心意，身形一晃，便到了门口，两人门内门外面面相对。

“小娘子……”花花太岁淫笑着说，腔调充满邪味。

正想伸手有所举动，毛手毛脚是这恶贼的惯技。

“你的狗爪子如果敢伸出，我一定砍掉你的狗爪子。”外面门侧传出悦耳但饱含怒意的女性嗓音：“或者弄瞎你一双狗眼，绝不宽贷。”

原来门外侧有人藏身，门内的人当然听声不见人。

心念被人料中，花花太岁心中暗惊，伸手抓人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消退，左手食中两指徐徐升起。

这恶贼功臻化境，射天指绝技是指功中，最具威力最可怕的一种，威力可远及丈八左右，猝然一击，应该可以将远不及丈的辛夫人击倒。

“我们走吧！这些人已注定了在劫难逃，没有人能阻止这场大劫发生。”辛夫人向藏身门侧的人挥手，转身叹息一声以背向敌：“花花太岁，我饶你一次，绝不会有第二次，刚才你的手想伸出时，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花花太岁心中一抖，劲已蓄满待发的手指一松，悚然退了两步，竟然不敢出指攻击辛夫人的背部。

话说得太托大，谁敢断定是虚言恫吓？他不想死第二次，骇然后退。

人影一闪即逝，辛夫人的身影像是幻没了，出指攻击的机会消失，他又吓了一跳，就算他刚才不畏恫吓出指攻击，也无法击中如此快速的人。

“话已传到，贫僧也该走了。”大悲僧整衣而起，拈起搁在椅侧的罗汉竹制手杖：“施主们，贫僧告辞，后会有期。”

三人出了店门，大悲僧转身，默默地立左掌深深稽首道别，泰然转身走了，眼神怪怪地，似乎在等对方动手。

“咱们该放手一搏的。”勾魂使者低声向大力神说：“至少可以杀一杀贼秃驴的威风。”

大力神和右手一拇指向肩后一伸，摇头示意表示屋后有人潜伏。

“他们人多。”大力神也低声说：“贼和尚就希望咱们提前发动，你以为他们三个人，就敢在这里等候吗？老弟，一比一，咱们也胜算有限，贼和尚的金刚禅功火候精纯，我的大力金刚掌奈何不了他。”

双方都认为自己有必胜的把握，因此不惜作孤注一掷，一举歼灭对方一劳永逸，谁胜谁就可以主宰江湖，就可以任所欲为号令天下。

两方面的人，都把一部份注意力，摆放在正义锄奸团方面，谁能先一步争取到该团，谁就可以获得绝对优势。

即使无法争取合作，能诱使该团袖手中立，就成功了一半，至少可以减少压力，避免第三方介入。

可是，正义锄奸团的人，似乎平白失了踪，反而令正邪双方暗暗焦急。

在没有获得正义锄奸团正式表明态度之前，正邪双方皆有所顾忌，暂时采取观望守势，不想抢先发动暴露实力，暗中则积极准备，风雨欲来前暂保片刻的宁静。

正邪双方的人，都无法阻止前来看风色的人南下，看热闹的各方人士纷纷抵达尉氏县城。

这些人为了防范意外，逐渐与同道组成小集团相互呼应，气候渐成，以至正邪双方皆不敢忽视这些小集团，不敢再干涉或驱逐，以免引起反感另树强敌。

九天飞魔一家老小，住进大东门附近的悦来老店，实力比其他小集团强大，风云会的人再也不敢派人找他们示威了。

正邪双方都又恨又怕的鬼神愁，不知躲在何处落脚，所有的眼线，都没发现他的踪迹，很可能在城外某一处角落投宿，两方面的人，都把他看成最严重的威胁，都在找机会除掉他永绝后患。

其实他无意保持神秘躲起来，一是赶不及进城落店，再就是不希望与辛姑娘母女再起纠纷。

他的确对辛姑娘母女深怀戒心，最好能避免碰头。

玄门弟子对炼丹与冶金学有专精，炼丹难逸涉及毒物，天地间所有物质，多少都具有毒性，饭吃多了也会把人胀死，懂得愈多，愈觉得毒物可怕。

他懂，所以深怀戒心，除非万不得已，他不希望与玩毒的大宗师玩命，天地间绝无可解多种毒质的解药，连九州毒王也怕另一宗师的毒物。

再就是他发觉辛姑娘对他的敌意相当薄弱，他又何必逞能树立强敌？其实，他对自称宫主的辛姑娘颇有好感，虽则他曾经上当大吃苦头。

他在城北郊找到一处小村落，在一家人口简单的农户借宿，放心大胆睡大头觉，次日天色大明，寄了包裹，弄一根束木棍做手杖，悠哉游哉觅路进城打听消息。

小村落向东伸出一条小径，三里左右与大官道接，三岔口小径的南北两侧，各生长一株半腰精粗亭亭如盖，枝浓叶茂的大槐树，所以也叫双槐口。

双槐口大官道向南五里，就是尉氏县城，向北五里，则是本县三大镇之一的庐馆镇。

两株人槐树下，建了露天的歇脚固定式长排凳，另一侧则树了栓马栏桩，便利乘马的旅客栓坐骑。

他施施然抵达双槐口，已是日上三竿，天色不早了，大太阳逐渐炎热，官道上北行的旅客渐稀，南下的旅客已近乎绝迹。

北上的旅客早就动身了，南来的旅客还远在府城十里庄附近呢？因此往来的行人，几乎全是北乡的居民，看不到鲜衣怒马的旅客。

远远地，便看到槐树下的排凳上，坐着两个穿青直(及膝短衫)的人。

走近之后，才看清是一男一女中年人，女的年约四十出头，青衣布裙青帕包头，生了一双白多黑少的死鱼眼。

身侧，各有一根形如鸭舌枪的铁手杖，乌光闪亮份量不轻，用来做兵刃，双手使用威力绝不比鸭舌枪差，已可算是重兵刃，绝不是作为问路杖的玩物。

两双怪眼目迎他到来，眼神极为凌厉，女的死鱼眼中，更多了一份慑人的厉气和诡秘感。

他暗怀戒心，但神态自若，施施然点着束木棍，脸上有怡然自得的神情，微笑着经过槐树下，不疾不徐向官道走，仅泰然地瞥了两男女一眼。

“站住，你。”男的突然沉叱，声如沉雷。

他站住了，徐徐转身回顾。

“哦？大叔是叫我吗？”他沉着地问。

这人年约半百，称一声大叔表示客气。

“废话！这里还有谁？”这人的态度相当霸道，一面说一面站起，身高竟然有八尺左右，显得又高又瘦，鹰目中冷电四射。

“说得也是。”他故意四面张望：“这里的确没有旁人，应该是叫我，倒是我的不是了，抱歉，哦！大叔有何见教？”

“你贼头贼脑，由何处来？”

“那边的小村。”他往西面来路一指。

“往何处去？”

“进城。”

“哼！你不像本地人。”

“那又怎样？”他说：“大官道往来全是外地人。”

其实，他的中原语音咬字清晰，标准的开封腔，不折不扣的本地人。

“姓什么？”

他心中雪亮，有麻烦了。

“鬼神愁姜步虚。”他不怕麻烦，干脆亮名号：“阁下高名上姓呀？应该算一号人物吧？”

那人一怔，眼神一变，女的也似乎吃了一惊，突然支杖而起。

“你还不死心吗？”那人沉声问。

“死心？开玩笑！”他颇感意外，侠义英雄们怎敢两个人就在路上示威，不怕风云会的人蚕食？“心死了，人活着实在没有意思，我鬼神愁要做某一件事，一定全力以赴把事办妥，老兄，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在下陈瑞。”那人一挺胸膛表示胆气足：“就算本会的人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你这位江湖新秀，咱们愿意补偿阁下的损失，开出合理的价码来。”

他恍然，原来不是侠义英雄方面的人。

“陈老兄，我不知道你算老几，也不知道你陈瑞是那座庙的神佛，我怀疑你是否够份量代表贵会谈条件，依我的看法，只有贵会正副主才配和我谈，至少也要客卿身分的人出面，你

“陈某就是风云会的客卿……”

“好，证明给我看。”他抢着说：“并不是任何一个阿猫阿狗，拍拍胸膛用大嗓门，说自己是风云会的客卿，就可以让人死心塌地相信的。据我所知，我鬼神愁曾经与贵会的两位客卿交过手，我要那两位客卿出面打交道，你能说出他们的身分底细，我才能相信阁下是风云会如假包换的客卿，可以配和我谈条件，不然，你最好去叫他们两个来。”

侠义英雄中，有两个会使用天雷掌的人，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主持大局的紫灵丹士。

风云会的两个客卿，也使用天雷掌，迄今为止，他仍然不知道两个客卿的根底，副会主活阎罗，是知道客卿底细的人，但宁死不招供，他无法可施。

也许，从这个姓陈的客卿口中，可以探出一些线索。

“可恶！”陈瑞怒叫：“你要在下如何证明？”

“那是你的问题。”他却神态轻松，与对方激怒的神情成强烈的对比。

在气势上，他已占了上风，通常最先激怒的人，必定是被逼急了的一方。

“把曾经在白杨坡随活阎罗现身的两客卿，身分来历说来听听，不然我不相信你是客卿，免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各行其是。

我不会咬牙切齿把你打个半死，因为我无法认定你是风云会的人，冤有头债有主，我是一个讲理的人。”

这简直是故意刁难的耍赖手段，一步步将对方逼上梁山。

陈瑞的怒火已快要冲上天灵盖，铁杖一提要爆发了。

“老伴，这小鬼在用激将法，不要上了他的当。”女人毕竟心细冷静些，伸手虚拦阻止陈瑞动手：“让他走独木桥好了，反正与你我无关，我们在这里办我们的事，他不在这里岂不正好吗？”

“哈哈！我知道你们胆小，吕会主知道我鬼神愁不好惹，不会派你们巡风把路的人出面对付我，以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大笑着昂然举步：“哈哈……陈老兄，咱们后会有期，我走啦！”

他是真的不想动手，风云会爪牙众多，那能在每个爪牙身上浪费时间？而且，他没有胡乱找人逼供的坏习惯，除非对方主动找上了他。

陈瑞夫妇上当，任由他大摇大摆离去。

远出里外，他向路旁的田野一钻，形影俱消。

